

OUR
NATIONAL
— PARKS —

再见，骄傲的世界！我回家了。

我们的国家公园

【美】约翰·缪尔著 范世瑜译

美国
纪念版

他是罗斯福总统终生挚友
他与梭罗、爱默生齐名
他与乔布斯、里根、迪士尼等 同为加州名人堂成员

与《瓦尔登湖》齐名的经典散文

在众多歌颂大自然的文学大师中
没有谁比缪尔更传奇，更富激情，更能抚慰心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国家公园/(美) 缪尔 (Muir, J.) 著; 郭名
惊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214-08066-0

I. ①我… II. ①缪… ②郭… III. ①散文集—美国
—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59756号

书 名	我们的国家公园
著 者	[美] 约翰·缪尔
译 者	郭名惊
责任编辑	蒋卫国
策划编辑	徐 江
特约编辑	张 磊
责任校对	陈晓丹
装帧设计	王强工作室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杨庄双菱印刷厂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12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7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8066-0
定 价	30.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约翰·缪尔与《我们的国家公园》

约翰·缪尔是世界早期环保运动的领袖、国家公园之父。他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一生的朋友，也是与《瓦尔登湖》作者梭罗、思想家爱默生齐名的文学大师，他的书促使“国家公园”这一美国有史以来最好的保护自然的构想成为现实。

1839年，缪尔生于苏格兰的邓巴，11岁时，他随家人移居到美国威斯康星州，他的父亲在那里开辟出了一片农场。缪尔帮父亲分担着繁重的工作，但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去观察那里的草木鸟兽。缪尔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了几年书，在那里，他接触到了爱默生与梭罗的著作，这两位作者对他日后的思想与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缪尔只读了两年半就决定加入“自然大学”。他找了份在车辆厂的工作，希望挣了钱便去进行野外考察。可他遭遇了一场可怕的事故，险些夺去右眼视力。康复之后，他更坚定了要将余生投入到大自然中去的信念，由此开启了终其一生的旅程。

缪尔是自然之子，是进入大自然就会狂喜的人：他爬到树顶迎接风暴的袭击，以此来体验树木面对风暴时的感觉；爬上地震造成的崖锥，毫不犹豫地踏着石块往下跳，用双脚感受大自然演奏的和谐乐曲；顺着水帘攀到峭壁的边缘，体会瀑布倾泻而下的壮观；他会和花草谈心，与鸟兽共饮，他享受着大自然赋予的一切。

与爱默生和哲学家亨利·乔治的会面，让缪尔形成了通过建立“国家公园”

的形式，保护自然环境的构想。他开始着手将约塞米蒂辟为“国家公园”的计划。缪尔通过措辞有力的文章，对包括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内的政治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03年，约翰·缪尔陪同罗斯福在约塞米蒂作了一次旅行。途中，缪尔向总统提出了诚恳的忠告：只有通过联邦政府力量，自然才能得以保存。甚至还没进公园，罗斯福总统就已经被打动了。他们在野外露营，围着火堆彻夜畅谈，罗斯福后来回忆道：“约翰·缪尔的谈话比他写的还要好，他总是能对他有过接触的人产生巨大影响。”缪尔继续努力争取，终于在1905年，美国国会决定将约塞米蒂山谷纳入国家公园。在他去世两年之后的1916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成立了。在缪尔奠定的基础之下，目前，全世界已建立了6000多座国家公园。

缪尔对自然事业的执著使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梭罗在自己的书中表达了对缪尔的敬意；而爱默生也将约翰·缪尔列为“我钦佩的人”。

本书以美国霍顿·米夫林公司1901年的版本为蓝本，两位年轻的画家为本书绘制了精美的插图。这个版本也是《我们的国家公园》迄今为止最原初、最经典的版本。

对今天疲惫不堪地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来说，《我们的国家公园》是一部至高无上的指南，所有去过美国国家公园的人们，以及有一天将要去那里旅行的人们，都会被缪尔的描述迷住。让我们与约翰·缪尔一起聆听瀑布、小鸟和微风的歌唱，读懂岩石，学习洪水、风暴和雪崩的语言，与冰川和野外的公园熟识，尽可能地去靠近世界的心灵。

缪尔的文字将使我们打破“宅在室内”的生活习惯，更让一切关于“世界末日”的传说不攻自破。走出去吧，告别世俗的束缚与纠缠，摆脱都市的锈迹与疾病；去旅行吧，大自然在召唤，去终日不息的山间风暴里洗清自己的烦恼，荡涤由恶魔编织的欲网；去做深呼吸，去欢呼，去雀跃，找回纯真，回归自我，用神圣的真诚道一声：“再见，骄傲的世界！我回家了。”

编者

OUR 目录 NATIONAL PARKS

1 | 序言 约翰·缪尔与《我们的国家公园》

1 | 第一章 到自然中寻找安全

阿拉斯加苔原 / 一群爱斯基摩人，身披长长的毛发，手足张开，大笑着扑倒在柔软的沼泽上，开始大吃起莓果来。 / 西部的公园和保护区 ……

25 | 第二章 黄石公园：“世界末日”传说的源头

间歇泉的悲歌与地震的轰鸣交相呼应，仿佛到了末日。然而乌云散去，又是晴空万里 …… 水鸟鹤在河水中惬意地歌唱，消除了所有恐惧，使一切都化为了爱。

49 | 第三章 约塞米蒂：上帝总爱在这里装扮美景

这里有无数的湖泊、瀑布和平滑如丝的草地，这里有最静穆的大森林、最高的花岗岩穹丘、最深的冰蚀峡谷以及最为炫目的水晶质地表。

63 | **第四章**
森林帝国和爱默生先生的一次来访

灿烂的阳光穿过巨大的树冠，树干笔直地矗立，仿佛庙宇的廊柱，撑起一个由无数树叶交织的拱形天棚，上面星星点点、天光四射。

87 | **第五章**
数以千计的美妙花园：造物主化身为园艺师

数以千计的花园“养在深闺人未识”。鸟、风和倾泻的雨水将各种顽强的山花种植在这些花园里，只要那里有足够的水分，它们就在那里争奇斗艳。

109 | **第六章**
我们亲切而天真的动物伙伴

一只英俊的林鼠正在拖走我的冰斧，它用力拽着斧柄上的鹿皮绳。我向它投去几块树皮，它居然站住对着我唧唧喳喳地骂开了，它那美丽的眼睛里闪烁着受到伤害的无辜。

135 | **第七章**
到鸟的天堂做客

克拉克鸦经常去偷一些对自己毫无用处的东西。一次，我无意中将洗刷用的肥皂丢在了岸边，几分钟后，我便看到我的肥皂在树林中穿行飞过。

153 | 第八章
激流、岩爆以及“天崩地裂”

转瞬之间，我便被雪崩冲到了谷底，只觉耳边“呼呼”风响，仿佛升仙一般。经过一天的艰难跋涉，才爬了一英里山路，如今只用了大约一分钟就下到了起点。

169 | 第九章
格兰特将军公园的主人

巨杉像居住最久、身体最壮的居民，充分地掌控着这块土地。与周围的树相比，它看上去神态举止都异常神奇，仿佛鹤立鸡群。

205 | 第十章
森林的“美国梦”

任何一个白痴都会毁树。树木不会跑开……伐倒树的人没有谁再去种树，而即使他们种上树，那么新树也无法弥补逝去的古老的大森林。



OUR 第一章
NATIONAL PARKS

到自然中去寻找安全

阿拉斯加苔原 / 一群爱斯基摩人，身披长长的毛发，手足张开，大笑着扑倒在柔软的沼泽上，开始大吃起莓果来。 / 西部的公园和保护区 ……

不要停下脚步，
轻松地旅游，快快上路；
无论走到哪里，
身心依恋着故土。
在太阳照耀的每一片土地上，
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欢欣鼓舞。
为什么世界如此广袤？
因为这是一片海阔天高的乐土。

今天，到大自然中去旅行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而这正是我们所乐见的。成千上万心力交瘁生活在过度文明之中的人们开始发现：走进大山就是走进家园，大自然是一种必需品，山林公园与山林保护区的作用不仅仅是作为木材与灌溉河流

的源泉，它还是生命的源泉。当人们从过度工业化的罪行和追求奢华的可怕冷漠所造成的愚蠢恶果中猛醒的时候，他们用尽浑身解数，试图将自己所进行的小小不言的一切融入大自然中，并为大自然添色增辉，摆脱锈迹与疾病。通过远足旅行，人们在终日不息的山间风暴里洗清了自己的罪孽，荡涤着由恶魔编织的欲网。徜徉在弥漫着松香气息的松林里或长满龙胆的草原上，穿行于查帕拉尔灌木丛中，拨开缀满鲜花、香气袭人的枝丛，沿着河流走到它们的源泉，去感触大地母亲的神经；从一块岩石跳上另一块岩石，去感受它们的生命，去聆听它们的歌声；气喘吁吁地进行全身心的锻炼，在纯净的大自然中去做深呼吸，去欢呼，去雀跃。这当然是一种好的潮流，它充满了希望。与此同时，人们对于从整体上关注和保护森林与自然生态地区的兴趣在与日俱增，而人们对于城市之中半自然状态下的公园和花园的兴趣也在逐渐增长。尽管自然风光正处于受到人类影响最严重的状态之下，眼镜、蠢行和照相机混迹其中，热爱自然风光的人们比猩红裸鼻雀还要引人注目，他们的红色雨伞使野生猎物受到惊吓。然而即使是这样，这也是令人鼓舞的，可以被认为这个时代希望的象征。

所有的西部山地还仍然处于非常原始的自然状态，但是随着良好道路的修筑，它们与文明之间的距离在一年年地拉近。对于洒脱的智者，无论前面是怎样的坦途大道，也没有必要去横穿整个大陆来寻求自然之美，因为他们随处都可以发现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自然美。像梭罗那样，他们从果园和片片越橘灌丛中看到了森林，从池塘和露珠中看到了海洋。在这个“熙熙攘攘，皆为利往”的黑暗年代里，洒脱的智者已是凤毛麟角。利令智昏的人们像尘封的钟表，汲汲于功名富贵，奔波劳顿，也许他们的所得不多，但他们却不再拥有自我。

当我们像一个如数家珍的商人一样清点我们的自然财富时，我们欣喜地发现：许多最容易遭到破坏的自然环境仍然保存完好。当我们这片大陆还处在完全原始的自然状态的时候，放眼望去，只见它横卧在美丽的海洋中间，上面是繁星

点点的天空，下面是星罗棋布的岩石，大陆东西两端两相对照，就像两相对照的彩虹的两端——然而它不再同样美丽。我想，今天的彩虹应该像它最初出现在天空的时候一样光彩照人，尽管有文明的砍伐和践踏，我们的一些自然风光却在一年比一年变得更加美丽，新的动植物使森林和花园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许多自然风光是全新的，随着层层叠叠塑造着大地的冰川向后退去，这些鬼斧神工般的景物现在第一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千姿百态、美丽动人的生命一下子贯注其中，新生的河流在其间闪烁、歌唱。像健康的树木一般，旧有的河流也比以前变得更长了，随着山中最上游水源处残存的冰川的退后，它们拥有了新的支脉和湖泊；与此同时，它们像根须一样密布于平坦的三角洲上的水网支流，如今也向更远更广的海洋伸展出去，造就出新的陆地。

在地球内部神秘的巨大应力作用下，大陆和岛屿缓慢地升起和下沉。由于风化作用，绝大部分山体都在不断受到侵蚀、逐渐变小，而与此同时，也有个别的山体还在不断升高、不断增大，尤其是那些火山山体，一股股新的岩浆洪流沉积在山巅，而且像树木的年轮一般，一层层地不断扩展，积存在山体附近。既像湖泊与海洋中升起的岛屿，又似老树果侧翼长出的附生树果，新的山系在不断地形成。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平衡，它们实现着新陈代谢，真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人类也使大自然的面貌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一半是禽兽、一半是天使的高等动物其影响力最为巨大，他们迅速地繁殖、扩散，用船舶覆盖住湖泊和海洋，用房屋、旅馆、教堂和林立的城市店铺与住宅覆盖住大地，所以不久之后，我们大概要走出比南森^[1]所走的道路远得多的路，才能找到一片真正的宁静与安详。只要是未经人类染指的处女地，风光景色总是美丽宜人。我们可以欣慰地说，其中很多景色将永远处于自然状态之中，特别是海洋与天空、如

[1] 弗里乔夫·南森：挪威探险家，以其跋涉格陵兰冰盖和横跨北冰洋的航行而被人们所铭记。

水的星光以及温暖而不会受到破坏的地心。尽管我们只能用想象的眼睛去洞烛其幽暗的存在，但它们展现着无尽的美丽。间歇泉从炽热的地下世界喷涌而出；长年不融的稳定的山间冰川也只听从太阳的命令；约塞米蒂穹丘以及所有壮丽峻峭的山峰峡谷——这一切都将永远保持其原始的自然状态，因为人类对它们所造成的改变和伤害并不比盘旋在它们上面的蝴蝶多多少。然而这片大陆美丽的外表却在迅速消失，特别是其中的植物部分，它们是所有美景之中最容易受到伤害也是最迷人的部分。

只是 30 年以前，500 英里长、50 英里宽的巨大的加利福尼亚中央河谷还开满了金色和紫色的鲜花。如今，它已被开辟成农田和牧场而不复存在了，永远地消失了，只有在篱栅的一角或伸入溪流的陡坡上还保留着些许记忆的印痕。尽管地形复杂，道路崎岖难行，然而北美西部山地的花园以及保护区与非保护区中的大森林都没有逃脱被闯入、遭践踏的噩运，只有那些由不多的士兵守卫着的国家公园中的花园和森林才免遭不幸。在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大森林里，曾一度秀美迷人的大地如今却变得荒凉而面目可憎，仿佛满目疮痍的脸庞。太平洋海岸及落基山脉的许多其他河谷和森林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除非觉醒的公众上前阻止，否则同样的命运将落到它们每一个的头上。即使是很难吸引拓荒者的位于亚利桑那、内华达、犹他及新墨西哥的大沙漠，数年以前还被拓荒者视为畏途，当做死亡象征的不毛之地，如今竟被开垦成一两英亩只能养活一头牛的牧场，当然，它们的植物宝藏——千娇百媚的美花莉、天蓝绣球、吉莉草等等也就随之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味苦、刺多、不能吃的灌木和一些用尖刺保护着自己的顽强不屈的仙人掌。

东部大部分珍贵的野生植物也已消失，走进了尘封的历史。曾在草原和林地上繁盛一时的野生植物如今仅剩下一点依稀的残迹，在不宜垦殖的沼泽与乱石中祝福着人类。幸运的是，其中一些植物还保持着完全原始的自然状态，使人们仍

然能够看到造物主的一片爱心。每到夏季，安全地把根深深扎入泥沼之中的白色水百合在上千的湖泊岸边，用繁星般芬芳的花朵构成一道银河。在人迹罕至的生满苔藓的岩石上，在虎耳草、蓝铃花与草蕨之间，会有一丛野草摇曳着它的花穗。即使是农田中央珍稀的水苔沼泽，由于那里地表过于松软，牲畜无法涉足，它们也因此得到保护，保留了诸如伏地杜属、乌饭树属、山月桂属、北极花属以及泉女兰属等属种的原生态植物。北美匙唇兰仍然隐藏在加拿大的罗汉柏沼泽中，从那里向南有一些仍然保持着自然状态的大一些的沼泽弥漫着瘴气，蛇虫、鳄鱼出没其间，它们像守护神一样，捍卫着它们的宝藏，使之保持着纯洁，成为一座天堂。除了众所周知的一切外，东部还拥有美丽的冬季和厚厚的彤云，它们将洁白的雪花洒满大地，至少每年一次将大地的所有疮痍全部掩盖，使最黯然的景色美不胜收。

在这片大陆上，绵延范围最广、受到破坏最小、最不容易遭到侵害的花园是辽阔的阿拉斯加苔原。夏季，从北纬 62° 直到北冰洋沿岸，这里是一片鲜花与绿叶的海洋，平整、均匀，碧波滚滚。冬天，无边的雪花使四野银光闪闪，整个大地闪烁着白色的光芒，仿佛一颗明星。北冰洋的植物并不像从没有见过它们的人们所猜想的那样是遭霜打了一般的可怜虫。尽管它们的株体很矮，紧贴着冰封的大地生长，仿佛充满了对大地的爱恋，然而它们却是生机勃勃、乐观向上的，与它们在南方的亲戚们一样，它们也在诉说着造物主的爱意。它们轻轻地蜷缩在疏松的积雪之下，沉睡中度过了漫长的白色冬天；春天，不等植株长高，它们就忙着绽放出花朵，也有一些北冰洋植物长得较高，在风中摇曳、飘摆，展现着大片色彩：黄色、紫色和蓝色，色彩是如此浓烈，看上去就像落地的彩虹，数英里之外都能望见。

早在 6 月间，人们就可以见到开花的冰川水杨莓，它是那么艳丽夺目，而矮柳则吐出毛茸茸的柳絮，随后，特别是在较为干燥的地方，迅速长出了滨紫草、

厄里特里乞姆草、花葱、辣豆、黄耆、山黧豆、羽扇豆、勿忘我、报春花、山金车、菊花、甘松茅、凤毛菊、千里光、飞蓬、马特里卡里亚草、驴蹄草、缬草、繁缕、岩菖蒲、蓼、罌粟、天蓝绣球、剪秋罗、桂竹香、北极花以及土生的葶苈、虎耳草和石南，中间布满了星形与钟形的花朵，开这种花的植物以雪灵芝、乌饭树、杜香、鹿蹄草和越橘为主，而在所有这些植物中，最茂盛最漂亮的当属雪灵芝。这里也生长着多种野草：早熟禾、银须草、拂子茅、看麦娘、三毛草、披碱草、羊茅以及甜茅等，它们在其他花朵的上面摇曳着淡紫色的穗头与花序。在这么北的北方，居然也有蕨类植物生长，它们舒展着自己的复叶，谨慎而惬意，三叉蕨、冷蕨以及岩蕨都生长在覆盖着繁盛的苔藓和地衣的地面上。这里的地衣不像南方的地衣那样，一片片鱼鳞似的附生在木杆、树身及倒下的朽木上，这里的地衣数量众多、相连成片，外观呈圆形，色彩斑斓，是一种类似珊瑚的植物。其超凡的美丽，值得不远万里去观赏。我愿意将我在这个凉爽的自然保护区里一夏天旅行中所见到的所有植物朋友一一介绍出来，但我担心没有谁会有耐心去读它们的名字，尽管我确信如果能在家里看到它们盛开的样子，每一个人都会爱上它们。

1881年，将近9月中旬的时候，我最后一次造访了科茨布海峡附近的地区，当时的气候温和宜人，很像东部诸州印第安之夏的天气。风息了，苔原上闪烁着融融的金色阳光，石南、柳树、桦树那成熟的叶子呈现出明亮鲜艳的红色、紫色和黄色，而散布在四处仿佛云端落下的冰雹一样的樱桃，其色彩又为它们增光不少。我来到距离海岸一两英里的地方，尽情欣赏这斑斓的色彩，心想要是能够切下普通画幅大小的一块苔原，给它装上画框，悬挂在我家中书房墙上的油画中间，那该有多好呵！我自言自语道：“这样一幅从千里湖沼中随机抽取的大自然的油画将使其他油画黯然失色。”就在这时，听到一阵欢呼声，我环顾四周，看到一群爱斯基摩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像野兽一样身披长长的毛发，桀骜不驯、放荡不羁，他们正向我跑来。起初，我无法猜测他们是来找什么的，因为他们很

少离开海滨。然而不久我就知道了。他们手足张开，大笑着扑倒在柔软的沼泽上，开始大吃起莓果来。他们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同时也是一幅快乐的画面。雷鸟受到惊吓，“扑扑啦啦”地飞了起来。各种美丽的酸莓果使他们那油腻的胃口大开，他们将这些莓果装进海豹皮的袋子里带走，准备留到冬天的节日里吃。

在我的旅途中，除了在这片被很多人看做是不毛之地的辽阔的北冰洋保护区外，我再也没有看到过如此热血沸腾、如此快乐欢畅的生命。沿着海岸线，这里不仅有众多的鲸鱼，无数的海豹、海象和白熊，而且在苔原上还有大群膘肥体壮的驯鹿和野羊以及狐狸、野兔、田鼠、土拨鼠和飞鸟。在同面积的地方，出生在这片大陆上的鸟可能要比任何其他地方的都多。这里不仅有羽翼强健的鹰隼和水鸟——对于它们来讲，整个大陆的距离只是一段惬意的旅程，每年夏季，它们大批地来到这里——这里还有多种短翼的鸣禽、画眉和雀类，它们成群地来到这里，在安全的环境中养育着子女，用它们的羽毛为盛开的花朵增光添彩，用它们的歌声为大自然演奏着甜美的音乐。它们中的一些从佛罗里达、墨西哥和中美洲一路飞来。到了北方也就到了家，因为它们就出生在这里，到南方去只是过冬而已，就像住在新英格兰的人们到佛罗里达去一样。这些嗓音甜美的吟游诗人，冬天，它们在橘林和覆盖着藤蔓的木兰林中歌唱；夏季，它们在低矮的桦树和赤杨枝丛中歌唱，它们总是唧唧喳喳唱个不停、说个不停，使整个大地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在新英格兰，当最后几片积雪消融殆尽，槭树中的树液刚刚开始流动的时候，在果园附近和农田边上常常可以听到这些可爱的鸟儿的歌唱，它们正在那里啄食着不多的食物，它们不会长久停留，因为它们知道自己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追随着春的脚步，它们于六七月份来到苔原上的家，九月或当它们的一家都能振翅高飞的时候，它们就又起程返航了。

这是大自然自己设立的保护区，对于这种通过冰封雪冻的形式来实现有效的自我保护的做法，每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都会和我一样为之欢呼、为之喝彩。最

近有关这里有金子在闪光的发现或许鸣起了警钟，因为金子这种奇怪的刺激物，可以使胆小鬼变得胆大妄为，使懒汉变得四处钻营。目前，数以千计至少是半疯的人已经涌入其中，一些人是从南部的山口过来的，与他们一生中第一次见到的大山遭遇，他们气喘吁吁，一片狼狈，与此同时他们还带着沉重的装备与工具。他们翻过棱角鲜明的嶙峋巨石，穿越泥泞不堪的沼泽。另一些人是穿过加拿大，从东边沿着旧时哈德孙湾^[1]商人那充满罗曼蒂克的山路和水路过来的。还有一些人从白令海和约肯一路乘船而来，沿途也许能够偶尔看到著名的毛皮海豹、浮冰、无数的岛屿以及阿拉斯加大河上的沙洲。尽管大地冰封雪冻，前途困难重重，然而科隆代克^[2]的黄金会使远征的队伍一年比一年庞大，不过即便如此，他们对这里的破坏也是相对较小的。人们将在冰层上烧融一些孔穴，在坚硬的地表或以石类为主体的山上随处打出一些洞来。像河狸窝与麝香鼠巢一样的破烂市镇将会建立起来，工厂和机车将制造出刺耳的噪音；然而至少在造物主没有将解开冻土的缓慢施转的气候钥匙准备好之前，采矿者的镐头之后不会紧跟着锄犁。另一方面，早期采矿者所开辟的道路会将许多热爱大自然的人们带到这片保护区的腹地，如果没有这些采矿者，人们将永远无法看到它。

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寻求摆脱烦恼、烟尘和早夭的旅游者来说，近在咫尺的充满健康与快乐的最原始的地方就是西部的公园和保护区了。有四座国家公园很容易去，它们是黄石国家公园、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格兰特将军国家公园和巨杉国家公园。30座森林保护区构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森林王国，其中大部分森林保护区沿着铁路、土路以及开阔的山梁都能很容易地到达，这些保护区不仅对于

[1] 指哈德孙湾公司，全世界最早成立的公司之一，承担了早期北美大陆的开发探索。如今成为了加拿大最著名的百货公司。

[2] 科隆代克：加拿大西北部的一个区，位于阿拉斯加以东。19世纪90年代，许多人前往此处寻找金矿，史称“科隆代克淘金热”。

那些笑迎困难、信念坚定的人们来说是容易到达的，而且对于那些不累、没病、只是每个夏天自发地来探寻大自然的人（但愿他们的队伍日益壮大）来说也是容易到达的。这些保护区有 4000 万英亩，大部分尚未遭到破坏，然而在它们外缘较为开阔的地方，却正遭到来自刀斧、野火、伐木工、投机家以及长着蹄子的蝗虫的破坏和威胁。这些长着蹄子的蝗虫与那些长着翅膀的蝗虫一样，将所到之处的绿叶吞噬殆尽，而牧羊人和羊的主人们为了使树木间的牧草长得更好到处放火烧荒，其结果不仅烧死了树木，也烧死了牧草。

南达科他州上百万英亩的布莱克山保护区位于大森林保护区的最东端，它是为农场主和采矿者划定的。在那覆盖着黄松的开阔的园地上徜徉，令人心旷神怡。这里的黄松株距很大，充裕的阳光将大地晒得暖洋洋的。在美洲的松树中，黄松是最为变化多姿的，也是分布最为广泛的。它在所有种类的土壤里和岩石上顽强地生长，有一层铠甲般厚厚的树皮作保护，不怕寒霜、不怕烈火，也不怕疾病，它顽强地搏击着各种危险，于平和宁静之中显示着美丽和坚毅。在布莱克山保护区，它主要生长在其他树木都无法生存的外部峰峦和山坡上。夏季，黄松树的土地都被怀西亚金山车、亚波罗帕波斯草与一枝黄花以及其他的喜光植物染成一片夺目的黄色。尽管这些植物并不是生长得密不透风，但它们色彩浓重，使整个森林化作了一个花园。在黄松林之上，是一个怪石嶙峋的世界，这里的岩石虽然不高，却犬牙差互、形态各异。无数石塔、岩锥、尖峰和穹顶的纤细山柱在一起攒簇林立，其上生长的尖顶美洲云杉仿佛是它们身上的羽毛，两者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奇异的混合林——一半是树林，一半是石林。其中间或出现的平坦的花园，使人在惊叹之余，心醉神迷。让人心醉神迷、惊叹不已的还有草原边上及众多小湖里的百合花、蓝铃花、银莲花、雏菊、火焰草、假柳穿鱼等。此外，使大自然更加精彩的还有众多有趣的动物——麋鹿、鹿、河狸、狼、松鼠和鸟。在不太久远的过去，这一带曾是印第安人最好的猎场。1846 年曾带着一马车索克斯野人

从这片著名的山中招摇过市的帕克曼这样描述道：当水牛猎季结束后，人们到这里来度过冬季的饥荒。在那些不把最刚毅、最好斗、最嗜杀的对手放在眼里的淘金白人进入这片肥得流油的猎场并将其破坏殆尽之前，这里的人们不知道什么是饥饿。如今，这里的印第安人都死了，而落基山早期浪漫年代中那些不太显眼的靠设井下套捕猎的印第安人，也大部分都死了。弓箭、子弹、猎刀，都不再令人畏惧，整个大自然已敞开和平的大门。

落基山保护区包括提顿保护区、黄石保护区、路易斯与克拉克保护区、比特·鲁特保护区、普里斯特河与弗莱特海德保护区，它们占地超过 1200 万英亩，大部分是无人居住的覆盖着森林的崎岖山地，我们国家的大河都发源于此。在这些保护区的大部分地方，最常见的树种是威武不屈、令人钦敬的龙胆松。龙胆松在各种各样的气候土壤条件下广泛分布，它在冰封雪冻的阿拉斯加快乐地生长，呼吸着来自海洋的带盐的潮湿空气就像呼吸着来自北冰洋内陆地区干燥而凛冽的寒风一样。它们四海为家、随遇而安，在落基山脉山火肆虐的最危险的山坡上，它们千姿百态、郁郁葱葱。几乎每个夏季，都有数千英亩的龙胆松被山火吞噬，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新的生命在灰烬中又迅速崛起。龙胆松的株体一般都不大，产出的具有商业价值的木材很少，然而对于农场主和采矿者来说，它的重大价值是无法估量的。龙胆松为他们提供了栅栏和矿井用材，为他们提供了木柴，还在陡坡上为他们固定住疏松的土壤，防止了滑坡和塌方。龙胆松给动物们提供了一个食物充足、舒适安全的家，同时它还是哺育着生命的河流的广阔水源。其他树木主要有：云杉、山松、红杉、杜松、落叶松和香脂冷杉。它们中的一部分，特别是生长在山脉西坡的一部分长得非常高大，形成大量质地优良的用材林。

在所有这些陆地保护区中，人们知之最少的也许要数比特·鲁特自然保护区了。比特·鲁特自然保护区有 400 多万英亩，这里有落基山脉保存最完好、面积

最大的原始森林。在比特·鲁特自然保护区中，到处生长着快乐、健壮、热爱暴风骤雨的树木；到处奔涌着欢歌雀跃的溪流；到处生活着大自然的动物——麋鹿、鹿、野羊、熊、山猫以及无数的小型动物。

在宁静的印第安之夏，当浩荡的天风渐渐停息之后，巨大的森林覆盖着峰峦与峡谷，随着陡峭崎岖的地势绵延起伏，消失在远方，仿佛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当登临峰顶，我们看不到一个活动着的东西，耳边响起的只有低低切切的流水声，而这水声却衬托得周围更加宁静，真是“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然而就在这一片默默的沉寂之中，在林木的掩盖下，却有无数流动着鲜红热血的心脏在跳动，无数颗牙齿、无数双眼睛在闪亮！尽管这些多姿多彩的动物与我们密切相关，但我们对它们知之甚少，像我们为自己的事业而奔波一样，它们也在为它们的事情而忙碌着：河狸在构筑修补着过冬用的水坝和巢穴，向里面贮存着食物；熊小心翼翼地站在开阔地上，寻找着它们越冬的地方，一阵轻风拂来，吹起了它们后背上的长毛；麋鹿与鹿聚集到高山上，它们在思考哪里的冬季草场离狼群最远；松鼠与土拨鼠正忙着运送物资、加固小巢，以抵御将要降临的寒霜和冰雪；而数不清的上千种鸟类则聚集成群，把幼鸟召集到身边，准备飞向南方；蝴蝶与蜜蜂显然丝毫没有意识到即将来临的艰难岁月，仍然在晚开的一枝黄花上盘桓，在阳光里，它们与无数其他昆虫一同翩翩起舞、放声歌唱，那“嗡嗡”的欢鸣使空气为之震颤，形成一首快乐的乐曲。

如果条件允许，你可以在这里游览，度过整个夏天。造物主会将成千上万大自然的祝福赐予你，把你当做海绵一般把祝福注入你的内心，而充实的日子会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过去。如果你是一个为庶务缠身、责任很重的人，沉重的一年之中只能腾出几个星期的时间，那么你就去弗莱特海德保护区吧，因为走北线铁路可以很快很容易地到达那里。在贝尔顿站下火车，几分钟之内，你就会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你自己所信心十足地说的这片大陆上最使人解忧忘情的风光之中了。

直接源于冰川的秀丽湖泊，峭拔的高山耸立在迷人的湛蓝色天空之中，山上覆盖着森林和冰川，山中的沟壑和峡谷是无数没有名字的生满苔藓与蕨类植物的瀑布——在美不胜收的风光里，到处是秀丽的花园。当你静下心来，细心地观察，你会发现落叶松之王——在北美西部的大树中最上乘的一种，它秀美、壮丽，有着帝王般的威仪，显然是世界所有落叶松之冠。它的树高可达 150 英尺至 200 英尺，地面处的树干直径有 5 至 8 英尺，没有任何其他树木能像它们那样将自己的枝条伸向天空，争取着光。对于那些以前只见过欧洲落叶松和东部落基山莱尔种落叶松的人，或者以前只见过东部诸州及加拿大的小美洲落叶松和美洲落叶松的人，这些西部落叶松之王真是值得一看。

与这一巨大树种一同构成弗莱特海德森林的有高大秀丽的山松，或称西部白松 (*Pinus mouticola*)、龙胆松、扭叶松、云杉和红杉。林地上覆盖着我所见过的最为茂盛的北极花，这是一条散发着浓郁芬芳的地毯，上面不时点缀着鲜亮的苔藓、七筋菇、鹿蹄草和雪灵芝，这一条由盛开的鲜花编织而成的上百英里的锦带，会使垂暮的北极花流下欢快的眼泪。

麦克唐纳湖位于这片森林的中央，湖中到处都是活蹦乱跳的鳟鱼。阿瓦朗什湖在麦克唐纳湖上面十英里处，位于覆盖着冰川的群山脚下。在这片珍贵的自然保护区中至少度过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段时间绝不会占用你的生命，它不仅不会使你的生命缩短，相反它却会使你的生命无限延长，使你获得真正的永生。你从此将忘却时光的流逝，心中再也没有了沉重的焦虑，一切都像来自天堂的礼物一样降临，轻柔而美好。

根据面积大小排序，位于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广袤的太平洋海岸保护区依次是：瀑布保护区、华盛顿保护区、瑞尼尔山保护区、奥林匹克保护区、布尔·朗恩保护区和阿什兰保护区。这些保护区所涵盖的大森林超过 1250 英亩，林中生长着秀美的巨大树种，它们沿着未经开发的奥林匹克山以及瀑布山脉干燥和湿

润的两翼绵延分布。在瀑布山脉的东翼，林地开阔，阳光充足，这里的森林主要由中等大小的黄松构成，然而它们的巨大价值在于它们覆盖着一些用于灌溉的河流。这些河流入干旱的内陆，那里进行着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在温暖潮湿、云雾缭绕的瀑布山西翼，那里面向大海，树木都生长到株体的最高极限，除了加利福尼亚红杉以外，它们是这片大陆上最大的树木。构成这些森林的主要树木有洋松 (*Pseudotsuga taxifolia*)、巨红杉以及浓郁茂密、变化多姿的几种冷杉和铁杉，它们所构成的森林王国与其他任何森林都不相同，在距离长满苔藓的幽暗的地面之上 250 英尺、300 英尺，甚至 400 英尺的地方，“枝枝交相互”。繁茂的树冠生机盎然、光彩照人，洋溢着自得的喜悦。在所有树种之中，洋松具有超然的王者风范，它不仅是株高在美国仅次于巨红杉的大型树种，而且也是一种非常秀美的树种。它有飘然下摆的鲜绿色叶子，它有美丽的悬垂杉果，它有笔直、浑圆而规则的树干。在有些地方，洋松独自绵延成林，它们高昂的锥形树冠直刺云天，紧凑地生长在一起的树冠是那样均匀平整，就像精耕细作的农田里生长的谷物一般。没有哪一片种植着小麦的土地能够比得上生长着森林的瀑布山这样受到过精心的平整与耕耘：威力巨大的冰川为它们犁开大地，随着冰河期结束时冰川的后退，起源于冰川的汪洋溪流为它们耕耘着、耙梳着，并拓展着它们的面积。

根据干燥后的重量看，洋松材可能比全国其他针叶树的材质都要坚固，由于洋松的材质坚硬、耐磨、具有弹性，它特别适用于造船、造高大建筑以及充当一般意义上的重型木材，但由于它具有坚硬、可弯曲的特性，所以一旦被切割成板材，就不再适合精加工了。在加利福尼亚的木材市场上，它被称作“俄勒冈松”。在砍伐最好的洋松林时，特别是在砍伐普哥特海峡附近的洋松林时，人们留下许多又长又细的洋松树干，准备用来做桅杆。由于洋松具有超凡的上乘材质，全世界几乎每一个造船厂都在求购它们，而追踪它们的命运却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它们被伐倒，剥去树皮，拖到潮水之中，在那里它们作为船的帆桁与桅樯又一次

被竖起，人们给它们安上铁制的树根，挂上风帆的树叶，用旗帜装饰着它们，然后将它们送入大海，在那里，它们兴高采烈地在海洋的大草原上驰骋，遍历每一个经度和纬度。与它们在森林中时同样的天风吹拂着它们，它们迎风歌唱、随风摇曳。它们在一个地方站立了几个世纪之后，现在像个旅游者一样周游世界，与许多从森林故乡来的朋友相会：有的朋友和它们自己一样也在漂洋过海、周游世界；有的则头朝下扎在泥泞的港口，支撑着码头，而其他的则承担着各种各样由木材承担的艰苦工作，无论这种工作是显而易见的还是深藏不露的。

这种上佳的树种一直分布到很远的北方，在不列颠哥伦比亚也有生长。在向南沿着海岸及俄勒冈中部地区与加利福尼亚一带地区，只要一有空隙，洋松就会在红杉林中茂盛地生长，而在北美西部山地，它们则与兰伯氏松、黄松和肖楠属松共生在一起。洋松一直延伸到圣·加布里埃尔、圣·伯纳第诺以及南加利福尼亚的圣·杰辛脱山。洋松在沃塞奇山中的长势也很好，在那里它被称作“红松”，此外，在落基山脉的许多地方以及大盆地中的一些不长的内陆山脉里，洋松的长势同样不错。尽管洋松的分布十分广泛，然而只有在俄勒冈、华盛顿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某些地方它们才得到最完美的发展。

从一个能够俯瞰森林的制高点上放眼望去，瀑布山西侧的森林就像一整片浓郁、阴森的田野，只有沿着山脉顶峰分布的白色火山锥破坏了它的整体一致性。在那些人类尚未涉足的自然界里，黄褐色的苔藓构成了毛茸茸的厚地毯，像外衣一样覆盖着大地，它们在树下密密层层地生长，用浓郁的植株轻轻包裹着、装点着每一块岩石、每一段树干，不留一处空白；在小草原上留下斑斑点点，为草甸、溪岸镶上花边，尽管这一切并不能一目了然。我们发现：除了高大的针叶树外，这里还有很多硬木树种——橡树、栎树、槭树、赤杨、野苹果、樱桃、浆果莓、努塔尔开花山茱萸，有些地方还有栗树。在少数条件得天独厚的地方，阔叶槭树可在由自己所构成的单一树林中长到 100 英尺高，它伸展出的巨大枝干形成了纵

横交错的美丽飞梁，上面覆满了苔藓和蕨类植物，似乎造就出一个高高在上的空中花园，有它的遮荫，下面的草木感到凉爽惬意。我们找不到比槭树飞梁更美妙的森林天棚了，而地面上则装点着高高的蕨类植物和悬钩子的藤蔓，它们与覆满苔藓的隆起的树根一起构成了凸出的小丘，与上面的“天棚”相映成趣。

在浓郁的林荫下穿行，所到之处的几乎每一个地方，你都会踏入由百合、兰花、石南和野玫瑰构成的可爱的花园。沿着较矮的山坡，尤其是沿着俄勒冈地区较矮的山坡一带，林木较为稀疏，那里有绵延数英里的杜鹃花。春天，漫山遍野，一片姹紫嫣红。在所有的溪流、湖泊及高山草原周围，丛生着茂盛的榛树、李树、樱桃、野苹果、山茱萸、白珠树和悬钩子，与它们一起争奇斗艳的还有另一些娇媚的开花植物，如赤莲、卜若地、贝母、饲草七筋菇以及北方可爱的隐者——匙唇兰。除了这些开花植物外，许多水雾弥漫的瀑布旁还生长着迷人的蕨类植物，有的复叶叶丛可高达 10 英尺，而其他的蕨类植物则大多属于蕨类家系中最纤巧的一族，最为轻盈的水花洒向岩石边飘起的秀发般的蕨芒，而崖壁上的垂柳却俯下了身子，看上去就像一个认真的倾听者，急于抓住永无休止的每一声水响。秋天，到处是五颜六色风味各异的莓果，不仅可以让鸟儿、狗熊饱餐一顿，而且足够让每一个人大快朵颐，尤其是在阳光可以照射到地面的溪畔和草原，莓果更是丰富：有越橘、红莓、蓝莓和黑莓，一些紧贴地面生长，另一些则挂在 10 英尺高的灌木枝头。白珠树莓，印第安人称之为“萨欧欧”；橙莓的直径有 1 英寸，生长在浓密的枝丛中，它的花与野玫瑰类似，当然要比果实漂亮；此外还有蔗莓、醋莓、加仑、黑莓及草莓。树下的灌木丛及草原周围大部分都由这些莓类灌木及藤蔓构成；然而在森林深处，这种树下灌木就很少见了，只有一些稀疏的悬钩子、越橘和藤蔓槭。

尽管去年冬天在华盛顿有一阵反对保护区的叫嚣，声称无数的农场、市镇和村庄被划入了保护区，而所有商务活动都因保护区的设立受到了威胁和阻滞，然

而保护区中的几乎所有的山上还仍然覆盖着原始森林。尽管在这些保护区的边境上木材厂已经起劲地干了很长时间，寻求家园的人们不顾空间的狭小，已开发了所有可供种植的林间空地，然而如果你走进保护区的腹地，你会几个星期都遇不上一个人，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白人，甚至连一点人的踪迹都见不到。印第安人过去在到山里猎捕野山羊的路上常常攀到主要的河流，他们用这些野山羊的毛来制作他们的衣服。然而由于海滨的食物十分丰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吸引他们到森林里来了，他们留在其中的遗迹丝毫不比鸟儿和松鼠留下的印痕显著；而比起河狸留下的痕迹来就差得更远了，河狸在溪流上筑起的拦水坝和在陆地上清出的空地将保存数个世纪。这些森林中也没有什么可以吸引牧牛人的。最初的一些拓荒者曾把位于华盛顿州相对开阔的考利茨河谷与切哈里斯河谷中的小片平原开辟成农场，然而在淘金热之前，绝大部分来自东部诸州的移民还只是定居在俄勒冈州肥沃开阔的维拉麦特河谷。即使在对可耕地的寻求十分狂热的今天，除了普哥特海峡附近的河滩地外，整个西华盛顿还没有被开垦的地方。虽然有一些草甸和开阔地适合放牧牲畜、种植蛇麻或开辟成小片农田，但它们每一片的面积都太小，而且彼此之间相距又太远。所有较大的开阔地早就被占领了，因此绝大部分新来的居民都只能在河狸筑巢的地方修建自己的小屋。他们饲养着不多的几头牲畜，通过焚烧过于迫近自己的森林边缘，以蚕食鲸吞的方式艰苦地拓展着他们的草原，在巨大的黑色枝干与树桩中间耕耘着播种着。他们在残杀树木的同时，也在画地为牢，作法自毙。

除了维拉麦特河与罗格河谷地以外，华盛顿与俄勒冈的绝大部分农田都分布在山地的东侧。瀑布山东坡上的森林在到达山脚之前便消失了，它们的生长因为干旱戛然而止，就像它们在西边因为受阻于海洋戛然而止一样；这明确地说明这些森林巨人对丰沛的雨雾有多么地依赖，而多雨多雾正是人们时常抱怨的沿海气候。在冬季的几个月里，保护区内地势较低的地方被雨水和云雾搞得泥泞不堪，

而阳光却少得可怜，然而即使如此，每一个对木工知之甚少的人都会喜欢在雨季里到森林中旅行。那些灰暗而充实的日子令人热血沸腾、激动不已，而枝叶和覆盖苔藓的树干的颜色那时则正处于它们的最佳状态。获取着食物的大树们看上去异常清醒，在暴风骤雨的雨露滋润下，每一根针叶都激动地震颤着，它们在辉煌的和谐之中歌唱着、摇曳着，而每一滴雨滴、每一片雪花都被看做是来自天空的仁慈的使者。落在地势较低的森林上的降雪大多十分松软，像片片羽毛从树间飘落，积存在枝丫上，将它们压弯，贴向树干，直至它们看上去像弓箭一样。这时，四周笼罩在异乎寻常的沉寂之中，一切都显得格外庄严肃穆。然而这些低地暴风雪以及它们的影响很快就消失殆尽。积雪在一两天内，有时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融化了，被压弯的树枝重又向上弹起，整个森林又是一片雨雾蒙蒙。与此同时，干雪飘落在地势较高的森林和山顶上。一天又一天，往往一连几个星期，大片的乌云翻滚着，毫不停歇，仿佛知道它们要做的工作有多么重要似的。在空中盘旋、闪烁的阵阵飞雪加大了狂风的威力，树木与岩石都被压在10至20英尺厚的雪中。这时，山里人躲在一片不受风寒侵袭的小树林中，备足干粮，点燃篝火，除了静观、聆听和享受这一切以外，无事可做。暴风雪低沉的咆哮声不时被雪崩的轰鸣所打断，高处过厚的积雪滑下长长的白色山坡，将作为泉源的洼地积得满满的。较小的溪流都被掩埋，销声匿迹。树木线边缘年轻的云杉林和冷杉林都轻轻地伏在地面上，悄然入睡，直到春天以前，它们不会再见天日，也不会再抖动枝叶。

尽管人们毫无道理地忽略了这些保护区的存在，而破坏者们被允许随心所欲地迅速损毁着它们，但是，至少在夏季，这些广袤的保护区应该吸引来数以千计慕名而至的旅游者。尽管有一些被砍下来、去掉树皮当做桅杆的树木将从这里起程前往伦敦、费城和芝加哥，在那里它们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和关注，然而无数在当地还活着的树木仍然在家乡的大山里欢呼雀跃，这些大山却一点也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这里的大部分旅游者都满足于他们从车窗和旅馆阳台上看到的一

切，他们每到一处，都离不开他们那宝贝的火车和站台，就像惊恐万状的水手紧抓着救生筏一样。一旦制定出一个到森林里旅行的计划，人们就会想象出这样或那样的种种危险——蛇啦、熊啦、印第安人啦。事实上，在造物主的树林中漫步远比人们在黑暗的公路上旅行和待在家里安全。来自蛇的危险极小，简直不值得一提。熊是一种温良平和的动物，它们只关注自己的事情，绝不是那种四处乱窜寻找着可以吞食的人的恶魔。这些可怜的家伙不断被人们用毒药毒死、用夹子夹死、用猎枪打死，直至它们失去了与人类和平共处的信心，如今，你已经很难与它们接近了。至于印第安人，他们大部分不是死了，就是已经开化。据我所知，美国的大自然中没有哪里能比“拥有当代全部进步成果”的城市家园更危险。一个人如果不去寻求别的什么东西，那么他可以到森林中去寻找安全。尽管那时整个西部尚未开化，但在路易斯和克拉克于1804年至1805年所做的那次著名的横穿大陆的旅行中^[1]，却没有因为印第安人和动物而减员一人。克拉克船长在他躺下睡觉的时候被咬伤了手，而这是在100多人9000英里的旅程中唯一的一咬。在保护区或保护区边界附近，遇见伐木者的机会要远比遇上印第安人和熊的机会多，这些人在风吹雨打之中皮肤已呈褐色，脸上像树皮一样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他们无精打采，行动迟缓，像他们所砍伐的树木一样东摇西晃。森林里的一切使他们的衣服越来越结实，沾在身上的松脂和树胶，经过摩擦后渗入衣服内部，穿着的时间越长，他们身上单薄的外衣却变得越厚，而且永远不会磨损。虽然很多森林大树被这些年迈的伐木工所伐倒，但是这些佝偻的伐木工也在大树被伐倒的同时跌跌撞撞、摇摇欲坠。尽管如此，却有另一些伐木工在准备取代他们的位置，那些健壮的小伙子，像树苗一样笔直地挺立着，树木的敌人总是要比它们的朋友多。走上白雪皑皑的高山之巅，你肯定会遇上野山羊，野山羊也称美洲臆羚，这

[1] 1804年至1805年，路易斯和克拉克带领探险队，完成了杰斐逊总统发起的横越大陆的考察活动。杰斐逊总统靠这次考察得到的信息，从法国手中低价购买了21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是一种令人艳羡的高山动物，它对森林、冰川和岩石同样熟悉。在枝叶繁茂的树丛里，可以找到鹿，还有许多享受着美好生活的毛色圆润的动物在四周出没，它们动作敏捷，转瞬即逝。鸟类也是如此，然而在走马看花般的旅程中你是看不到几只的。水鸟的甜美歌喉使溪流最急的峡谷变得意趣盎然，无论看上去多么宁静，但每一片树林都有自己的歌唱家——画眉、红雀和鸣禽。蜂鸟闪现在环绕着草原与山峰的花丛中，而湖泊则因为有了水鸟的加入而变为一幅生动的图画。

瑞尼尔山森林保护区应该在它的鼎盛时期被辟为国家公园并由人守卫，因为组成西部风光被我们认为可以成为公园的诸如进行休息、获取灵感以及进行祈祷的要素，瑞尼尔山地区都具备了，它理应成为这样的公园之中的一员。在瑞尼尔山地区的中心，有一座顶部覆盖着积雪的孤零零的山峰，以这个冰封的山巅为中心，冰川向四外辐射伸展，年轻的河流从这些冰川中诞生了。这座山的山坡以优美的曲线向下绵延，上面覆盖着森林和花园，森林里、花园中充满了飞禽走兽。在规则的界线之内，以简洁的对称美的形式，这里荟萃了自然宝库中最美妙的样本。

在曾一度沿着太平洋海岸像烽火一样熊熊燃烧的所有火山之中，瑞尼尔山在形状上是最卓尔不群的，除了莎斯塔峰以外，它也许是最高和山花最为烂漫的。它那巨大的白色穹丘从森林之中高耸而出，仿佛自身就是一个世界，其高度有 1.4 至 1.5 英尺。森林分布的地方可达海拔 6000 英尺多一点的高度，而在森林之上，则是一道最迷人的鲜花带，其环绕山腰的一圈长有 50 英里，宽度将近 2 英里。这里的鲜花生长得是如此茂密，仿佛造物主有意在如此浓密的森林和如此深厚的积雪之间拓展出一片空地，充分地利用这片宝贵的空间，看看能够在这座大山的宝库中装下多少自己的宝贝。雏菊、银莲花、老鹳草、北美耧斗菜、赤莲以及飞燕草等都有齐腰深或者没膝深，花团锦簇，争奇斗艳。在鲜花带的下部边缘，像岛屿一样零星耸立着一簇簇尖塔般的枯叶冷杉，而在鲜花带的上部边缘却密布着

布列安属、雪灵芝属、山月桂属及其他石南属的植物，再往上是虎耳草属和葶苈属的植物，它们的植株越来越矮，一直延伸到雪带的边缘。这是我所见到的植物品种最丰富的亚高山花园。一个完美的花的乐园。冰封的穹丘不需要人类的关照，然而如果没有人来守卫保护区的话，盛开的鲜花不久将被摧残殆尽，除了焦黑的树桩残迹以外，森林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所有的森林保护区中，加利福尼亚的山地保护区是最开阔、最秀丽、最具利用价值的，除了俄勒冈的瀑布保护区与蒙大拿和爱达荷的比特·鲁特保护区外，加利福尼亚山地保护区还是面积最大的一个保护区。它所覆盖的地区拥有 400 万英亩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这片大陆上最高大的林木，这里的森林都生长在最能发挥它们功效的地方，这功效不仅在于悦人耳目，而且还在于对它们下面圣·乔奎恩大河谷地的农业生产的贡献上。加利福尼亚山地保护区向南从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一直延伸到山系的终端，距离近 200 英里。世界上再没有其他的针叶林能像这里的针叶林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树种和如此巨大如此美丽的林木，这里有约瑟夫·胡克尔^[1]爵士所说的“高贵树种中最高贵的针叶树之王”——巨杉；有无论是在绝迹的松树中，还是在现存的松树中，都是世界松树之王的兰伯氏松；有大小仅次于兰伯氏松的黄松，它们在这里达到了完美的生长极限，其葱茏的巨大塔形树冠可达 200 英尺之高；这里有分布于高山之巅的山松，它们在险峻崎岖的山岩上搏击着最寒冷的风暴；这里还有另外五种松树，它们在各自的领地上生长得枝繁叶茂——同一片森林中，一共生长着八个种的松树。此外，还有众多其他树种为森林增光添彩，有巨大的洋松、肖楠松以及两个种的银杉，这些树木既高大又秀美；有最优雅的常绿树——巴顿铁杉，有奇异的吐敏树，有很多种的橡树，还有槭树、赤杨、杨树和开花山茱萸，所有这些乔木之下都生长着开满鲜花的低矮

[1] 约瑟夫·胡克尔：英国植物地理学家，达尔文的亲密朋友。

灌木，它们是加利福尼亚熊果、蕁木、野玫瑰、樱桃、榛木和杜鹃花。在这些友善且容易走近的森林中信步而行，你会随处遇上最迷人的百合花园，有些百合花高达 10 英尺，你还会遇上最平整的龙胆草原以及只有山里人才知道的约塞米蒂的众多河谷。一次，我与阿萨·格雷^[1]和约瑟夫·胡克尔爵士在莎斯塔山上的篝火旁度过了一个夜晚，鉴于他们对世界上的所有大森林都十分熟悉，我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别的针叶林能够与北美西部山地的针叶林相媲美，他们毫不犹豫地说：“没有。无论是从每一株树木的大小和美丽程度上看，还是从森林中拥有的树木数量和树木种类上看，北美西部山地的森林都超过了其他的所有森林。”

这座由合众国总统于 1893 年 9 月宣布划定的北美西部山地自然保护区，仅就其自身的价值而言，而不去考虑它涵养的圣·乔奎恩大河谷地所赖以保持水土肥沃的河流水源的价值，就已经值得得到政府最为周到的关注和保护，然而它却没有得到丝毫的关注和保护。在税收、金钱和附庸政治的阴霾笼罩下，北美西部山地保护区竟没有得到丝毫的守卫和看护，而邻近的仅由几个士兵守卫的国家公园已经清楚地表明要想使它得到保护是多么地轻而易举。与此同时，伐木工却被允许在其中随心所欲地乱砍滥伐，无数的羊群践踏着它，所到之处，绿叶被吞食殆尽，而像毁灭之神一样的牧羊人则燃起无数篝火，这篝火不仅将烧掉森林赖以持续生长的尚未成熟的幼苗，而且也将毁灭无数岁月悠久的大树。如果每一个公民都能到这片保护区中走上一遭，那么对它的关注和保护就不再会成为问题，因为只有蒙昧的黑暗之中，焚琴煮鹤的愚蠢举止才会盛行！

圣·加布里埃尔、圣·伯纳第诺、圣·杰辛脱以及特拉布科等南加利福尼亚的保护区虽然面积不大，它们全部加在一起只有约 200 万英亩，但它们很有可能是所有保护区中最令人赞叹不已的。从太平洋沿岸肥沃的谷地直到干旱的内陆平

[1] 阿萨·格雷：被誉为 19 世纪最重要的美国植物学家。

原，这片保护区的山坡上都覆盖着浓密的，几乎是密不透风的开花灌木。尽管山地十分开阔，但在较高的山梁上，兰伯氏松、黄松、洋松、肖楠松以及白杉仍然生长得郁郁葱葱，形成密林。作为用材林，它们的价值并不大，然而作为鸟儿与蜜蜂的牧场，作为灌溉着低地的宝贵的溪流的天然屏障，作为人们可以迅速避开灰尘、热浪与焦虑的世外桃源，它们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质量优良的道路已经修进这些保护区中，沿着这些道路，低地居民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一步登天，栖身于招待殷勤的营地和俱乐部中，在那里，他们一边呼吸着令人精神振奋的新鲜空气，一边饱览着四周的美景，悠然地眺望下面繁忙的城镇和自从有了园艺以来栽植得最好的橘林。

占地近 200 万英亩的亚利桑那大峡谷保护区，或者这一保护区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也应像瑞尼尔山地区一样，以其超冠的壮丽被开辟成国家公园。从艾奇逊、托皮卡与桑塔·费铁路线上一个叫做弗拉格斯塔夫的车站出发，在去往峡谷的一路上，你将穿行于美丽的黄松林中，这些黄松林与布莱克山上的黄松林十分相似，但分布的范围更广；你还将穿越由坚果松和杜松构成的奇异的矮森林，在这些树侏儒之间的空地上，生长着仙人掌等许多有趣的植物，当你骑马或步行 75 英里，走过这片令人心旷神怡的大地时，圣·弗兰西斯科山以及其他山峰都在一路目送着你，这些山中到处都是公园般开满鲜花的开阔地，浅缓的谷地将人们的视线引向远方，景物错落有致，仿佛鬼斧神工一般，你就这样来到了世界上最为奇伟壮观的大峡谷。由于大峡谷深深地切入森林高原，所以在你突然之间来到它的边缘之前，你什么也看不到。当你突然之间身临其境的时候，你会发现变幻多彩的颜色、千姿百态的危岩一下子呈现在你的面前和脚下。无论此前你走过多少路，也无论此前你见过多少著名的峡谷与沟壑，然而这一个科罗拉多大峡谷，将以其超乎想象的色彩与壮丽以及数不胜数的山岩杰作令你耳目一新、惊叹不已，仿佛你是在来世的另一个星球上看到的一般。在我们这个由火焰、地震、雨水、波浪、河流

与冰川塑造的世界上，科罗拉多大峡谷无可比拟的超凡魅力与壮观超出了所有其他峡谷。在你第一次看到它的地方，大峡谷约有 6000 英尺深，两边的悬崖边缘相距从 10 英里到 15 英里不等。科罗拉多大峡谷与其他大峡谷不同，它不以瀑布、深度、峡壁的风化岩以及公园似的美丽地表取胜，目力所及的地方，看不到任何瀑布，而地表的开阔处也没有什么悦人耳目的地方。一条大河在仅能够容纳下它的地方奔流，发出低沉的咆哮，它用尽浑身解数，在各处摸索着前进的道路，仿佛一个精疲力竭、不堪重负的旅行者，在自言自语地试图逃出崎岖荒凉的巨大迷宫，而它的咆哮声刚好加深了死一般的沉寂。两侧峡壁之间巨大的空间里充斥的不是空气，而是林立的造物主的建筑杰作——这是一座由这些建筑杰作构成的超级城市，上面涂着五彩缤纷的颜色，并装以千姿百态的网状林带和拥有城垛的尖塔。凡是人类的建筑发明在这里都能找到，而这片巨大的上帝地球城中的建筑种类要超出人类的建筑种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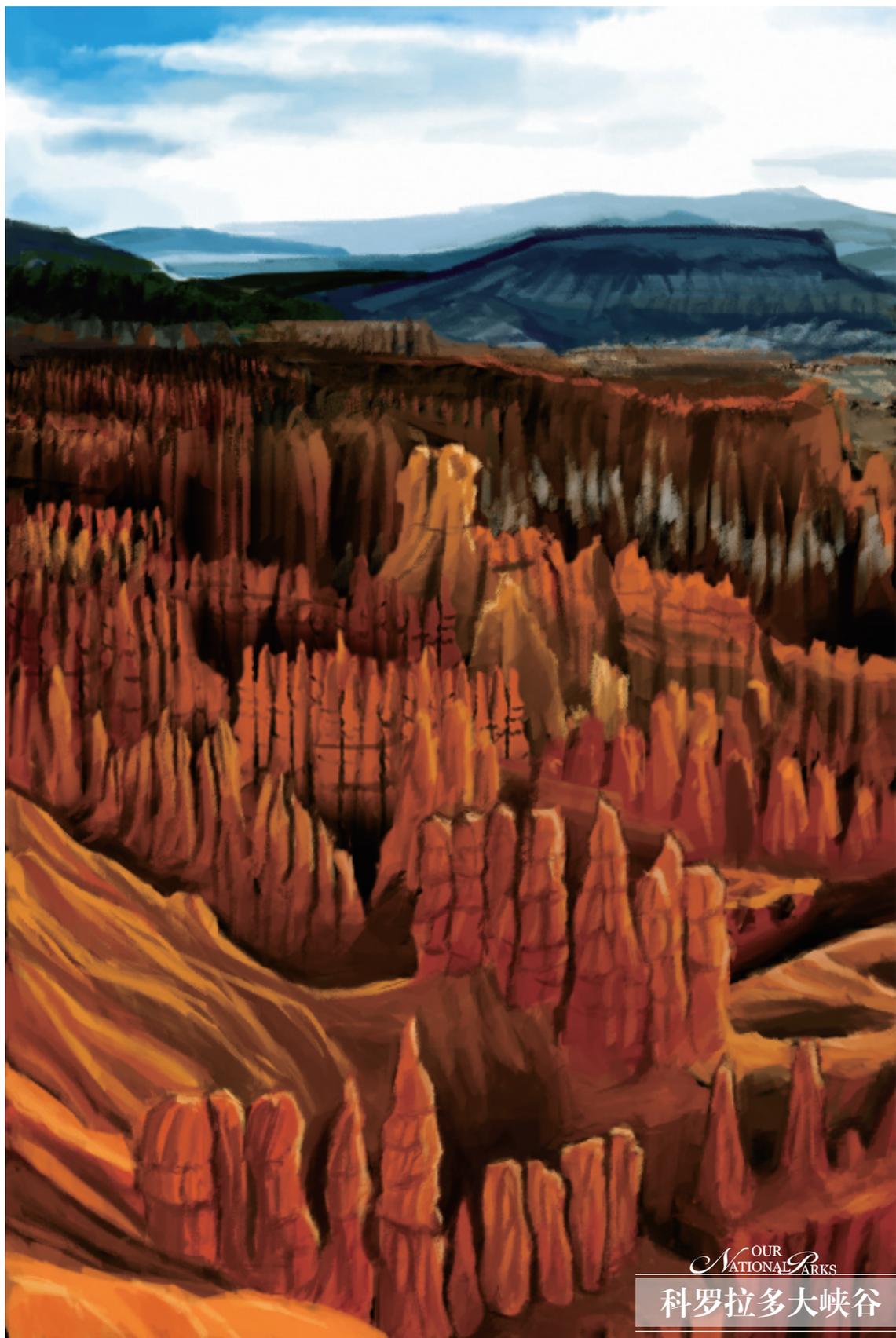
OUR NATIONAL PARKS

落基山保护区



OUR NATIONAL PARKS

落基山保护区包括提顿保护区、黄石保护区、路易斯与克拉克保护区、比特·鲁特保护区、普里斯特河与弗莱特海德保护区，它们占地超过 1200 万英亩，大部分是无人居住的覆盖着森林的崎岖山地，美国的大河都发源于此。



OUR
NATIONAL PARKS

科罗拉多大峡谷



OUR NATIONAL PARKS

无论此前你走过多少路，也无论此前你见过多少著名的峡谷与沟壑，然而这一个科罗拉多大峡谷，将以其超乎想象的色彩与壮丽以及数不胜数的山岩杰作令你耳目一新、惊叹不已，仿佛你是在来世的另一个星球上看到的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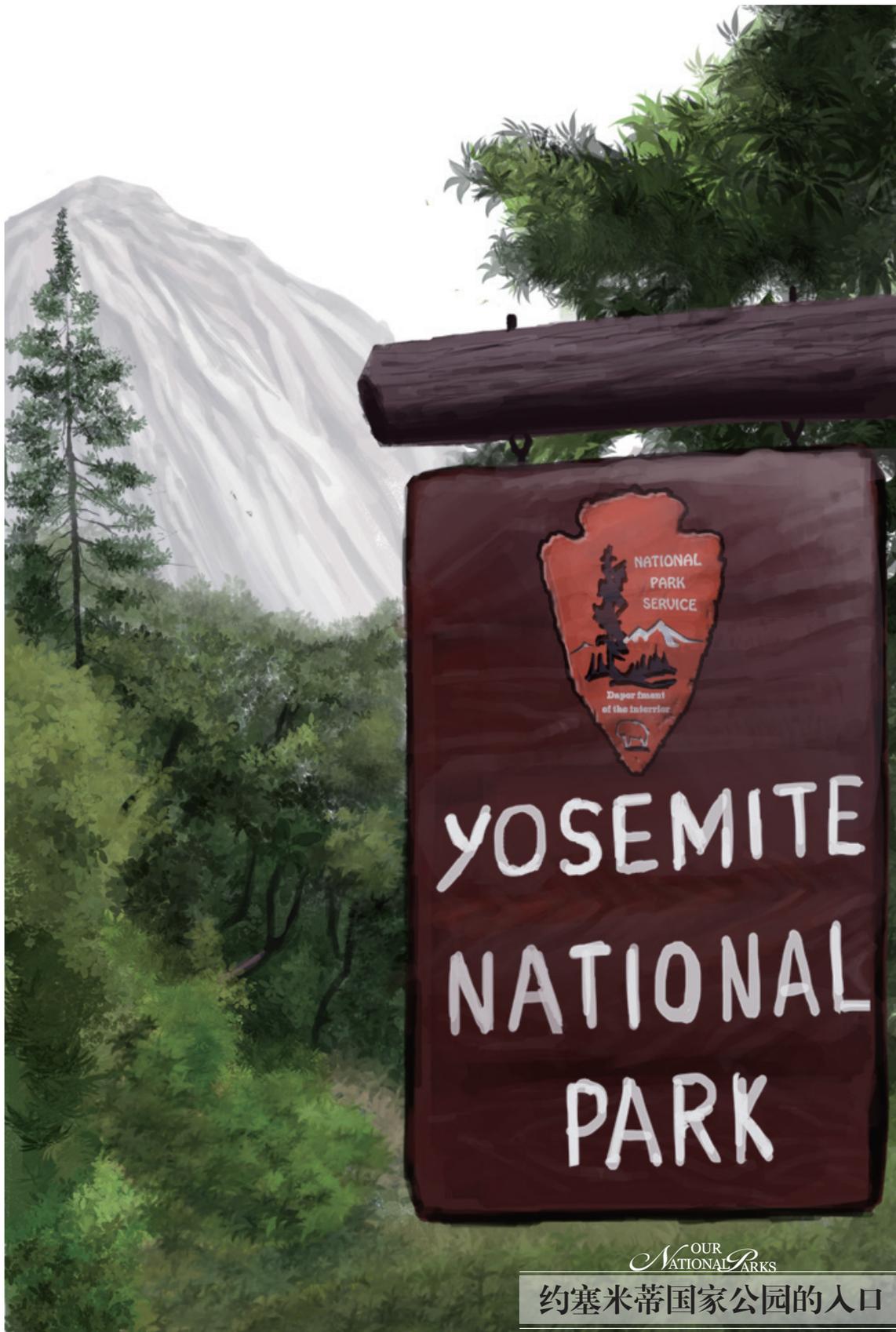
OUR NATIONAL PARKS

黄石国家公园的间歇泉



OUR NATIONAL PARKS

在公园成千上万的沸泉之间，世界上最为猛烈的间歇泉，成群结队，得意扬扬，闪亮登场，它们载歌载舞，既美丽又可怕，它们的泉眼仿佛巨型花朵，五光十色，异彩纷呈。间歇泉和温泉冒着滚滚蒸气，在它们美丽的泉盆中喷发，展现着五彩斑斓的颜色。



OUR
NATIONAL PARKS

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人口



OUR NATIONAL PARKS

辉煌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是北美西部山地最杰出、最全面的代表，长 36 英里，纵深 48 英里。这里有无数的湖泊、瀑布和平滑如丝的草地，这里有最静穆的大森林、最高的花岗岩穹丘、最深的冰蚀峡谷以及最为炫目的水晶质地表。



OUR 第二章
NATIONAL PARKS

黄石公园：“世界末日” 传说的源头

间歇泉的悲歌与地震的轰鸣交相呼应，仿佛到了末日。然而乌云散去，又是晴空万里……水乌鸦在河水中惬意地歌唱，消除了所有恐惧，使一切都化为了爱。

在西部的四个国家公园里，黄石国家公园远远大于其他三个，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这是一片广袤而洁净的原始自然区。分布在落基山脉辽阔的最高峰，丰沛的雨水和降雪，使这里成为美国众多大河的发源地。公园的中部是一片覆盖着茂密森林、相对平坦的火山高原，其平均高度约有海拔 8000 英尺。周围环绕着壮丽的加勒廷山支脉、温德河、提顿、阿布萨罗卡以及一些白雪皑皑的山峦。无数的湖泊在其间闪烁，将它们彼此串连在一起的著名的溪流群，有的在灼热的熔岩上流淌，有的从冰封雪冻的山巅奔泻而下。河道有的危岩嶙峋，有的光秃平坦，有的苔痕遍布，有的林木丛生，一直汇入主要的大河，一路欢唱着克服艰难险阻，自然地分为两脉，向东向西，奔向两个遥远的海洋。

绵延的冰川草原和河狸草原使溪流两岸充满了迷人的魅力，森林中有公园般的空地，崎岖幽深的大山之中有无数神秘的花园，很多花园中的花朵要多于枝叶，与此同时，欢快的动物使整个大自然充满了勃勃生机。

公园中除了拥有大部分山地所共有的由温和的气候所赋予的原始宝藏外，还充满了神奇的景观。在公园成千上万的沸泉之间，世界上最为猛烈的间歇泉，成群结队，得意扬扬，闪亮登场，它们载歌载舞，既美丽又可怕，它们的泉眼仿佛巨型花朵，五光十色，异彩纷呈。灼热的彩泥泉、泥泉、泥火山以及泥糊泉中充满了各种颜色的黏稠泥浆，在一齐翻滚、沸腾着，发出“咕嘟咕嘟”、“噼叭噼叭”的巨响。在附近的山中，活着的树木之下，石化的森林边缘已经暴露出来，仿佛博物馆架子上的标本，在它们生长的地方层层覆压，它们在数千个世纪之前曾随风摇曳，如今却寂然无语，化作坚硬的晶体，向人们展示着昔日气候与生活的壮观景象，美不胜收。这里也有遍布着光芒四射的石英的山峦，有硫黄山，有石英山，有熔岩山，山峦形态各异，有的覆盖着积雪，有的披挂森林，有的像喜米图斯山^[1]一样开满了芬芳的花朵，有的山体则像土豆一样被煮得稀烂，并染成满天落霞的颜色。造物主在黄石公园展示着众所周知的一切以及超出众人所知一倍的新景观。因此，它被叫做“神奇的山地”，每年夏天，成千上万的游客蜂拥而至，流连其间，陶醉其中。

值得庆幸的是，黄石公园几乎一经发现，就立即被划分出来，奉献给人类，在公共领域那普遍充斥着烟尘与灰烬的历史中，一段立法的故事闪烁着温和的光芒。为此，全世界都应首先感谢海登^[2]教授。正是他带领着第一支科学考察队进入了黄石地区，将黄石地区描述出来，并以极大的热忱敦促国会对其进行保护。按照1872年的描述，黄石地区的面积约有3344平方英里。1891年，依照全体意愿，将其扩大为黄石国家公园林木保护区，1897年12月，公园再度扩大，将提顿森林保护区并入其中；这样，它的面积已经将近其最初面积的两倍了，而向南延伸的边界也足以将巨大的提顿山脉和落基山著名的大型动物的草场划入其中。而从

[1] 喜米图斯山：位于希腊雅典东部，是蜜蜂成群的地方。

[2] 海登：美国地理学家。他说服了美国议会，使黄石成为了国家公园。

公共领地中划出这样一大片土地却没有使任何人受到损害，因为它的高度为海拔6000英尺至1.3万英尺以上，到处都是厚厚的火山岩，这些使其失去了进行农业生产和开采矿石的可能；而另一方面，它的地理位置、令人焕然一新的气候以及神奇的景观加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巨大的疗养、休闲和研究的胜地，一个全世界旅游者的聚会点。

与森林保护区不同，国家公园不会对盗卖和闯入现象默不做声，它们被卓有成效地管理着，由内务部长所领导的一小队合众国骑兵在守卫着它们。在这些保护与关照之下，森林生长得茂密繁盛，没有刀斧与山火之忧，当然，树下浓密的灌木和草木植被也一同受益，而那些被称作“奇迹”的自然景观也获得了保护。不久以前，很多面临灭绝危险的飞禽走兽，如今数量开始增多，在邻近地区仍在进行着的盲目而无情的破坏之中，看到这一切令人耳目一新。士兵们静静地履行着他们的职责，游客几乎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吵吵嚷嚷、上下钻营、四处劫掠、唯利是图的贿赂者，他们像购买商品一样从政客老板那里谋取职位，他们的管理朝令夕改，完全是瞎指挥。

黄石国家公园是公园中气候最凉、地势最高的一个。一年之中的每一个月都有霜降。然而尽管如此，即使是最娇气的游客也觉得这里的夏天足够暖和。空气受到电离，充满负氧离子，清纯新鲜，怡神醒脑，寒霜与烈火使之保持着纯净，而险峻奇绝的风光则足以震撼人心。这是一个适宜生活和休息的美妙地方。将营地扎在湖滨，扎在被向日葵染成一片金黄的林间温暖的开阔地上，扎在小溪的岸边，扎在水花飞溅的瀑布旁，扎在自然奇观的近旁，或者远离它们，将营地扎在山间扇形的崖壁中，那里绝对避风，或者将营地扎在长着珧琅般龙胆丝一样平滑的草地上，还可以将营地扎在山峰之间古代冰川低洼的泉源处，那里有清凉的池水和溪流，有遍布着从不匮乏的珍稀植物的花园，千姿百态的悬崖峭壁危岩嶙峋，它们近在咫尺，诱惑着你去驻足欣赏、去攀登锻炼。

从这些可爱的驻地出发，你可以随时漫步于公园的腹地。那里间歇泉和温泉冒着滚滚蒸气，在它们美丽的泉盆中喷发，展现着五彩斑斓的颜色，它们的活动神奇莫测，它们的力量巨大无比，令人惊异、令人惶恐，即使是最冷漠的人，也能在它的魅力和震撼下，被唤醒一丝知觉，走进新的生活。

无论你的旅程是安排周密的还是漫无目的的，当你一遍遍置身于沉静的景物之中时，你会在那些对自己全新的现象面前慢慢停下脚步，驻足而立，并为它们的神奇所倾倒。在这片清凉的高山上，数以千计的沸泉和池水碧蓝的大湖深潭波涛汹涌，水声鼎沸，仿佛一炉烈焰正在它们下面熊熊燃烧，上百个间歇泉喷射着沸腾的水柱，冒着滚滚蒸气，好似倒转的瀑布，它们从火热而黑暗的地下世界不时喷涌而出。一些间歇泉的水柱气势磅礴，像巨杉树一样高大，其直径从5英尺到60英尺不等，高度有150英尺至300英尺。巨大的力量可以使它在这样的高度上持续数分钟，有的可持续将近一个小时。水柱笔直而坚挺，水光闪烁、水声鼎沸，仿佛暴风雨正在它们的脚下肆虐咆哮。水柱的外缘凸凹不平，像满是沟纹的树干一样，水柱在顶端分成羽毛状的分支，落下的水花在阳光照射下，时时幻出虹霓，仿佛飘向四周的花雾，在覆盖着松林的群山映衬下，烘托出光彩熠熠的巨大水柱。有些水柱或多或少有些倾斜，好像随风摇曳一般，这些水柱不是圆的，而是扁平的或扇子状的，它们呈放射状从硅石地表那不规则的缝隙中喷涌而出，道道阳光从中穿过，瑰丽壮美，令人神驰。有的水柱像橡树一样粗壮高大，并拥有一个圆形的水冠；有的水柱很矮，且攒簇在一起，像灌木丛一样紧贴着地表伸展枝蔓。还有一些水柱的中心是空的，仿佛巨大的雏菊和水百合花。寒霜无法使它们冷却，在它们四射的支脉上，冰雪既不能将其覆盖，也不能积存。对于冬夏，它们一视同仁，一样迎候。无论形状怎样，无论大小如何，也无论天气条件怎样，所有间歇泉都在日夜不停忠实地一会儿腾起，一会儿沉落，仿佛有节奏地跳着舞蹈。它们有的一次喷洒数分钟，有的一次喷洒数小时，也有的一次喷洒数星期。

水柱在瞬间迅速腾起，仿佛命中注定难以驾驭一般，随风摇曳着它们水珠四溅的束束小水柱，水流像最为娇嫩的花朵一样绽开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造物主所栽培的植物，它们一年的收获成千上万，而暴烈的土壤却丝毫没有显示出地力用尽的征兆。这些生长着许多稀有植物的所谓间歇泉盆地大多是一些位于中央高原上的开阔谷地。当那些较大的火山停止燃烧之后，冰川的刨蚀作用造就了这些谷地。当你从附近高地走近它们的时候，从林中俯瞰，你会看到白茫茫的一片从谷地中升起，有水柱、有蒙蒙的热气、有横空出世的射流、有蒸气形成的迷雾。它们缭绕在附近的树间，仿佛滚滚的浓烟，使人想起了繁华市镇上的工厂和军营里的篝火。所有这些都标志出每一个泥泉、彩泥泉、温泉以及间歇泉的位置，间歇泉在冰岛语的词汇里也称涌泉。当你信步徜徉在这光彩照人的泉华地表上时，你可以看到在群峰的山影里它们是多么纯净多么洁白，有的泉水则呈现出珍珠般的灰白色，你可以看到在阳光的照射下它们是多么绚烂夺目，你会陶醉于其中的。它们数量众多，千姿百态，仿佛造物主尽其所能，将全世界的所有珍稀泉水的标本都集中到了这里。在黄石国家公园里，人们统计出来的有4000多个温泉，100处间歇泉，至于在此之外还有多少，无人知晓。

这些位于大河源头的谷地可以被视为实验室和厨房，在这上千个“烧瓶”和“锅灶”中，我们看到大自然像一个熟练的化学家或者厨师，将无数种矿物质混合在一起，她烹饪整个山峦，将坚硬的燧石蒸煮成均匀的“稀稠”——黄的、棕的、红的、粉的、淡紫的、灰的、奶白的，创造出世界上最为美丽的泥浆；并通过蒸馏，赋予它们最轻灵的丽质。有些泥泉已经沸腾了几千年。硫黄泥泉中到处都是团团、一块块的泥巴，泥汁像墨水一样黑，经过精心搅拌，形成一层薄薄的透明物质，纯净细腻得简直难以称之为水。它们在美丽的泉华碗中轻轻地煨着，而随着使用的时间越长，这些泉华碗也就越加美丽。在有的泉水盆地，尽管水还是热的，它们却非常平静，在花草掩映的泥沼间闪烁着柔和的光芒，仿佛它

们已经被完全蒸煮好了，放在一边冷却。另一些泉水则沸沸扬扬，仿佛要奔泻四溢，数千吨珍贵的液体被抛入空中，然后，滚烫的洪流又落到珊瑚般光洁的地表，将观赏者拒于千里之外。有些泉眼中拥有的不是一池碧水，而是滚烫的热泥，它们从泉眼向上喷涌，那是一种散发着浓烈的难闻气息的黏稠物质，其高度从三四英尺到三十英尺不等。泥泉喷涌时，发出“咕嘟咕嘟”的声响，并将附近的树木糊上一层泥浆。每一个泥泉、每一个温泉以及每一个间歇泉，都有它独特的地方，没有两个具有相同温度、相同颜色或相同的物质构成的泉眼。

在这片大自然的实验室中，要想从容不迫地感受这一切，你必须拥有坚定的信念。脚下的大地发出空响，随着大地的颤抖，这可怕的地下雷霆会使你胆战心惊，尤其是在月色朦胧的夜晚，或彤云密布的阴天。在一片萧索阴郁之中，若隐若现的间歇泉看上去就像手舞足蹈的巨大魔鬼，它们鬼哭狼嚎般的悲歌与地震的轰鸣同头上的风暴交相呼应，加倍地恐怖，仿佛上帝的统治到了末日一般。然而颤抖的山峦仍在原地，没有改变位置。乌云散去，又是晴空万里，满天朝霞使人重新树立了信心，喷薄而出的旭日好像一个神灵，将他诚信的光芒洒向群山，洒向森林，像点亮每一座山峰，每一棵树木一样，也将每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间歇泉点亮，阳光在烟雾蒸腾的泉眼上闪烁，给它们披上一道彩虹，仿佛黑暗里的纷纷扰扰一下子融入了各种各样的和谐之中。世界重又开始了正常的工作。看着飞虫在阳光里飞舞，鸟儿在给幼雏们喂食，松鼠在收集着坚果，听着美妙的水鸟鸪在浅浅的河水中惬意地歌唱，我们心醉神痴。这是最忠诚的福音，它消除了所有恐惧，使一切都化为了爱。

被淡淡地染成各种颜色的泉华与钙华结构，四处蔓延，覆盖着间歇泉河谷的广大地区，沉积于泉水盆地及间歇泉口的咽喉处，在它们四周形成珊瑚状美丽的花环和凸起，格外令人瞩目。而将它们带到这里沉积的泉水也同样引人入胜。其中的各种矿物质五光十色，而在池水、溪流中生长的光洁细腻、色彩斑斓的绿丝

藻又将这些泉华和钙华高高托起，没有什么花托能够与这种纤嫩的植物丛媲美，它们生长在滚烫的热水里，只有丝簇成长时才能够看到。大部分泉眼的边缘都呈低洼的扇贝状，表面有城堞般的凸起，缀满珍珠般的泉华。一些间歇泉的泉眼有大片壮观的泉华，既像城堡的废墟，又似烧毁的巨杉树桩，顶部有菜花般向外翻卷着花瓣的泉华作装饰。以这些泉眼为中心，由层层叠叠薄而且脆的石英构成的地表下缓缓倾斜，其间在有些地方为低矮的棱坎轻轻截断。也有一些泉水，比如位于公园北端的猛犸温泉，那里的流水来自旁边一个陡峭的山峰，矿物质不断沉积，形成一个由紫白相间的钙华构成的层层叠叠的石台，就像著名的新西兰罗托马哈纳粉红石笋一样，承接上方丛簇的石钟乳。每一个石台上，都有一池美不胜收的泉水，池壁四周是一圈隆起的石环，上面点缀着绿丝藻，从一两英里之外遥望，整个喷泉就像一个巨大的瀑布，倾泻在层层叠叠的岩石上，溅起粉白色的水花。

这些石头的形成真如鬼斧神工一般，首先，从无人可见的采石场中将这些看不见的石灰、硅石微粒开挖出来，然后由澄澈见底、水波不兴的溪水或汹涌澎湃的洪流将它们带到它们的指定位置，一切是那样准确无误，有条不紊，就像植物的汁液流经主干，输送到枝叶、叶子和花朵一样。就这样，这一美丽的杰作已经创造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而且还将这样创造下去。

穿过漫漫松林和云杉林，走近公园的中心时，你就来到了著名的黄石湖。黄石湖长约 20 英里，宽约 15 英里，掩映于浓郁的森林和皑皑的雪峰之中，其所在位置的海拔高度将近 8000 英尺。黄石湖的湖岸蜿蜒曲折，绵延 100 多英里，密布森林、众多的港汊使这里的风光旖旎多姿。湖水不深，只有 200 英尺至 300 英尺深，其水容量赶不上位于加利福尼亚山地的著名的塔胡湖。塔胡湖的面积和它不相上下，海拔 6400 英尺，水深却超过 1600 英尺。然而在北美，却没有任何一个与黄石湖处于同等高度的湖泊能够在面积上和它并驾齐驱，或像它这样成为大河的源头。黄石湖湖岸附近的一些台地显示：在冰河期结束的时候湖面要比现

在高出 160 英尺，而它的面积则几乎是现在的两倍大。

黄石湖中有丰富的鳟鱼、天鹅、鹈鹕、大雁、鸭子、鹤鸟、苍鹭、麻鹬、千鸟、鹬，数量众多、种类各异的鸟类在湖中和岸边觅食，而许多森林动物也走出丛林，在沙质的浅滩上涉水走出不远，一边喝水，一边环顾着四周，在畅行无阻的微风中乘凉。

风平浪静的时候，它是一面倒映着森林与群山的美丽的镜子，一会儿落下“噼里啪啦”的雹子和“淅淅沥沥”的雨滴，一会儿又被乍起的狂风吹皱水面，汹涌的波涛拍击着湖岸，荡涤着边上的石砾和细沙。位于黄石湖东南面的阿布萨罗卡山与温德河高原将其汇聚的河水泄入湖中，而位于黄石湖北面的泄水河口却水面宽阔、水流舒缓而平稳，它静静地流淌，如此庄严肃穆，你也许会猜测：它已经知道了在自己的面前有 4000 英里的遥远路程要走。在最初的 20 英里中，河水流经一段阳光灿烂的平缓谷地，两岸是稀疏的树木，在这一河段，河水银光闪闪，鸭子和跃起的鳟鱼时而激起层层涟漪，除了岸边垂柳与芦苇轻拂的水花在低吟轻唱外，没有一点声响。随后，仿佛是为艰巨的工作做准备，河水陡然变急，以它那勃勃的生命力一往无前，冲开四溅的水花，形成两道壮丽的瀑布，轰鸣着泄入大峡谷，这两个瀑布一个有 100 英尺高，另一个有 300 英尺高。

峡谷格外险峻，动人心魄，即使是这些大瀑布也无法吸引住你的注意力。峡谷长约 20 英里，深约 1000 英尺，在这个惊险奇绝的峡谷中充满了嶙峋的危岩，它们大多色彩纷呈、光怪陆离。在这里，作为黄石盆地北缘的渥什伯恩山脉被河水从中切断，形成一个开阔的山口。这里的河床多由在热水作用下溶解的流纹岩构成。这是一段著名的河段。对于前来观赏的人来说，最引人入胜的既不是峡谷的深度和形状，也不是唱着勇敢的歌曲在浪花中汹涌奔流的深绿色的河水，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风化火山岩。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以外，来到陌生土地上的旅游者总会发现：在不同的国家里，无论风光和植物有多么大

的差异，大地母亲总是熟悉亲切、永恒不变的。可是在这里，大地的变化太大了，仿佛这是一片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地方。峡壁从头到脚都闪烁着耀眼的光彩，在阳光下绚烂夺目——白、黄、绿、蓝、朱红以及无数种与红色相调而出的间色。四周的一切看上去都像油彩。眼前是数百万吨这样的岩石，仿佛毫无顾忌地暴露在风吹日晒之中，颜色是那样鲜艳，牢固的色彩既不会被冲刷而去，也不会因风吹日晒而褪色。这效果太奇异太恐怖了，我们猜想：即使是进入这里的一条河流也会退避三舍的。然而这里繁茂柔美的植物却令人有所慰藉。可爱的北极花在崖边垂着它那双生的钟形花，树林与花园含着自信的微笑在两岸绵延，展现着自己的风采，无论峡底发生着什么，崖上的坚果和莓果照旧熟透。视而不见的恐惧消失了，大峡谷看上去成了和谐的整体中善良而美丽的一个部分，充满了和平、欢乐与美好的祝愿。

黄石公园交通便利。火车将你拉到公园北部边界上的辛纳巴尔，剩下的路程由马和导游完成。从辛纳巴尔你坐上马车，一路摇晃着，沿着白浪翻滚的加德纳河来到猛犸温泉；从猛犸温泉穿过森林和草原，越过上加勒廷河、麦迪逊河以及法尔霍尔河支流上的峡谷来到主要的间歇泉盆地；从间歇泉盆地翻越大陆分水岭，再一次上上下下穿行在浓密的松林、云杉林和银杉林中，来到壮丽的黄石湖，沿着黄石湖北岸来到出水湖口，顺流而下，来到瀑布及大峡谷，从那里再穿过森林回到猛犸温泉和辛纳巴尔，在间歇泉、涌泉、彩泥泉和泥火山等所谓景点的地方不时停下，在那里你被允许逗留几分钟或几个小时，可以漫步于泉华地表，观看几处间歇泉的表演，并走马观花地对那些最壮美、最恐怖的火山口和泉池投下一瞥。你会陶醉于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中，同时你也会陶醉于眼前的群山之中，特别是加勒廷山脉和阿布萨罗卡山脉，垂柳般长长的冰川和河狸草原，开满紫罗兰、龙胆、天蓝绣球、紫菀、伐塞利亚花、一枝黄花、绒毛蓼与众多其他花朵的大地，一些种类的花草使整个草原和山麓为之尽染。你会沉醉于对这些大湖、大

河与大峡谷走马观花般的短暂印象中。你不会见到一个狩猎的印第安人。曾一度在这里出没的布莱克斐特人与巴诺克人都没有了；昔日那些捕河狸的印第安人、考尔特人以及布里奇尔人连同他们富于魅力的鹿皮和罗曼史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公园中还有几群美洲水牛，然而以这种旅游的方式，你不会轻易见到它们，也不会轻易见到隐藏在大自然中的其他大型动物。尽管路旁时时传来画眉、鸣禽、金莺和松雀等的甜美歌声，然而对于行色匆匆的游客来说，叫声婉转的鸟儿是看不到的。也许在路过激流和瀑布时，你能瞥见水鸟鸬的身影，但是在巨大的水声中，你却无法听到它的歌声。幸运的是，路上的喧嚣没有吓跑道格拉斯松鼠，它们有趣的玩耍和唧唧喳喳的叫声将伴你一路开心地穿过森林。偶尔可以见到一只鹿或一头熊横穿道路。然而，你最有可能见到的是那些半驯化了的熊，它们每天夜里到旅馆去寻找晚餐的剩饭——发面粉饼干、芝加哥罐头食品、什锦酱菜以及游客觉得太硬的牛排。

乘马车旅行的收获是可以加深对人性的认识，并用一种崭新的眼光来审视它，因为大自然是一块敏感的试金石，即使是像这样浅尝辄止地走近它，它也会展现出许多奇异的特质。出发了，驾车人甩着响鞭，四匹马以一种训练有素、炫耀招摇的姿态小步慢跑着上了路，直至旅馆从视线之中消失。车厢里人满为患，老老少少人挨人、肩并肩，无论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还是风烛残年的老人，全都充满了希望、欢乐和好奇。有些人看着景物，有些人看着马，他们都在问着问题，很多人都有一些常见的问题：雨伞在哪里？那里的那朵蓝花叫什么名字？你肯定你把那只小袋子带上车了吗？今天早晨你的嗓子怎么样？你刚才说那个间歇泉能喷多高？高度对你的头有什么影响？那边岩石中冒烟的地方是一个间歇泉，还是只是一个温泉？走过一段长长的上坡路，巍峨肃穆的群山出现在眼前，小小的焦虑没有了，所有的人都变得安详而宁静，只有那些读过导游手册上的地质学的可怜的人们或许是个例外，他们正喋喋不休地讲解着什么，直到被颠簸的车子震得

前仰后合、险些被掀出车外。当你走进它们的时候，驾车人会告诉你那些山峰、草原和溪流的名字。他会让你注意玻璃之路，并向你讲述这条道路的铺设有多么艰难——黑曜岩崖壁如何自然而然地将测量者画的线条推向了右边，而辛勤劳碌的河狸又如何通过在崖壁前的河谷里引发洪水又将它们移向左侧。

然而主要的目标还是间歇泉，一旦它们映入眼帘，其他的奇迹就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大家全都聚拢到一个要最先喷发的泉眼处。在诸如比海夫泉和老忠实泉这类较小的间歇泉喷发的过程中，尽管人们最初有点害怕，但都热情激动地迎接着这一壮观景象的出现，并大呼小叫着：“噢，多好啊！多美呵！多壮观呵！”有的人大着胆子走近水柱，伸手去触摸它，仿佛那水柱是一根石柱或一棵树，具有坚实而永恒的实体。而当游客们围在一起等候诸如城堡泉和巨人泉等大型间歇泉喷发时，他们就失去了严肃的表情，而去“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在泉水预备性的喷发间歇时，偶尔有一些勇敢的游客前去探看一下泉眼，欣赏那钙华结构，并琢磨着地狱是否与它同样美丽。然而一旦大地深处发出山崩地裂、电闪雷鸣般的轰鸣，大量泉水开始剧烈喷射时，所有的人都跑到安全的距离以外，静静地看着，惊恐不已，充满了虔诚的好奇。

最大也是最壮丽的泉水之一是棱镜泉，导游肯定会指引你去观赏此处泉水。棱镜泉泉眼的周长有 300 码，看上去更像一个湖，而不是一个泉。泉水从泉眼中心处纯净的深蓝色向岸边逐渐变淡，化为绿色，泉盆及泉盆四周微微隆起的沿状地表色彩斑斓、溢彩流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作为荟萃了黄石国家公园中各种泉水的综合体，棱镜泉本身就值得成为踏上横穿大陆旅程的理由。毫无疑问，这些泉水造就了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在人类世界的孩提时代，很多泉水都被尊崇为圣灵，认为它们具有神奇的力量。即使是在充满冷漠与怀疑的科学时代，黄石公园中的很多泉水看上去仿佛仍能制造出奇迹。距离棱镜泉不远是气势磅礴的细刨花间歇泉，据说它喷射出来的滚沸的水柱高达 50 英尺至 300 英尺，直径

有 60 英尺至 70 英尺，而间歇的时间却长短不一，没有规律可循。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所有间歇泉中最大的一个。从一旁淙淙流过的法尔霍尔河，一般情况下水面有 100 码宽，水深有 3 英尺深，而当间歇泉喷发的时候，大量的泉水注入法尔霍尔河，使它的水量骤增一倍，而且水也变得又急又烫，无法涉过。

在冰岛、新西兰、日本、喜马拉雅、东阿奇帕拉格、南美洲、亚佐尔以及其他很多火山地区都有间歇泉的发现。然而只有在冰岛、新西兰和这座落基山公园里，间歇泉才展现出它们最为恢宏的气势与最为壮丽的风采。在这三个著名的地区中，无论从间歇泉的数量上，还是从它们的规模上，黄石公园的间歇泉都当仁不让地拔取头筹。冰岛的大间歇泉，其水柱实际测量的最大高度为 212 英尺，而斯特罗克尔间歇泉的高度则只有 162 英尺。

在新西兰，位于陶普湖的普埃亚间歇泉、位于罗特尔纳的维基特间歇泉以及另外两处间歇泉据说偶尔能将它们的泉水射上 100 英尺的高空，而位于罗托马哈纳的著名的特·塔拉塔间歇泉有时喷出的滚沸的水柱，直径可达 20 英尺，高度则有 60 英尺。然而所有这些都将被细刨花泉遥遥领先地超过了。很少有游客能够看到细刨花泉喷发时的景象，也很少有游客能够看到公园中位于马车道路和旅馆视线以外的众多奇观。常规的游程以三天至五天不等，实在太短了。以每天 40 英里的速度行进，什么也做不好。走马观花之中，那些异彩纷呈的美景奇观令你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绝大部分都不会留下什么印象。你需要比这多得多的时间。漫无目的、默默地信步而行，去体味山里人的逍遥。在冰川草原的野草和龙胆中宿营，在充满着造物主的宠儿的崎岖的花园缝隙里宿营。大自然的祥和将注入你的身心，就像阳光注入林木一样。微风将给予你它们的清新，狂飙将给予你它们的力量，而物欲与焦虑则像秋叶一样飘零而去。随着岁月的流逝，快乐的源泉在一个接着一个地枯竭，只有大自然这个源泉永不枯竭。如同一个慷慨的主人，大自然在这座宏伟的殿堂里盛满丰盛的杯盘，天空是这殿堂的屋顶，群山是这殿堂的

墙壁，斑斓的色彩装点着这殿堂，乐队奏起的飘飘仙乐使它蓬荜生辉。笨手笨脚的游客以及缺乏经验的宿营者所有的那些小小不适很快就被抛到脑后，而留下的只有这些珍贵的记忆。一个人一旦无拘无束地沉醉于大自然中，恐惧就会随之消失。

笼罩在不成熟的人们心头的大部分危险都是想象出来的，而现实中的危险可能远远少于其现实中的有益成分。每次人们准备进行野营旅游时，总是认为像林木一样多如牛毛的熊会跳出来张牙舞爪地冲到被吓得魂飞魄散的游客面前，实际上，当这些熊发现自己不再会遭到枪杀之后，已变得十分温顺了。过于文明化的人们所认为的另一个毫无道理的巨大威胁是响尾蛇，响尾蛇在这里十分罕见，因为公园的大部分区域都在蛇的生活线之上。这些只得到造物主宠爱的可怜的生灵，山里人知道，它们既胆小又凶猛。其实响尾蛇是一种十分善良的动物，尽管它背着黑锅已经很久，即使是出于误解或偶然发生的意外，它们也极少对人构成危害。对于那些令人钦慕的落基山里的捕猎者，响尾蛇所造成的痛苦和导致的死亡不到造成他们痛苦与引起他们死亡的原因的百分之一。尽管如此，无论是在有蛇的季节，还是在无蛇的季节，这样的问题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提出来：“响尾蛇有什么益处？”似乎凡是对人类没有明显益处的东西都没有存在的权利；似乎我们的利益就是造物主的利益。很久以前，有一个法国游客向一个印第安人提出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那个印第安人回答：它们的尾巴可以治牙痛，它们的脑袋可以退烧。当然，它们的一切，无论是头还是尾，都只对它们的自身有益，但我们大可不必因为它们与我们分享生命而嫉恨它们。

什么都不要怕。没有一个城市公园像黄石公园这样没有任何危险，适宜人们漫步其中。这是一个令人流连忘返的地方。即使是你导游手册中的地名就已极具魅力，它们会将你吸引到远离马车道路的地方。有一些早期的地名不在这些地名之列，它们得名于那些环境格外险恶的地区，如：地狱咆哮河、地狱清汤河、恶魔之釜等等。的确，整个这一片地区最初被称作考尔特尔地狱，这一名称源于猎

人考尔特尔^[1]所讲述的关于可怕的硫黄石的故事。1807年考尔特尔离开了路易斯和克拉克探险队，与一群班诺克印第安人穿行在公园之中。后来的许多地名的命名，我们要感谢美国地质调查团的阿诺德·黑格^[2]先生，正是这些令人心旌摇荡的美妙的名字使我们在旅途开始之前，就已抑制不住脉搏的狂跳而神醉于其中了。三河峰、两洋口、大陆分水岭，这些都是绝妙的地质学描述语，这些地名意味着有数千英里欢腾的溪流属于它们；大角口、野牛峰、大猎物山梁，这些地名使我们想起了勇敢的山中动物；桦树岭、柘榴石岭、紫晶山、风暴峰、雷电峰、怒吼山，这是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闪亮的名字；马鹿湖、河狸湖、燕鸥湖、天鹅湖，以及鸢鹰瀑布、水乌鹑瀑布，在我们的脑海中展现出一幅幅美丽的图画；羚羊溪、水獭溪、水貂溪、茴鱼溪、晶球溪、碧石溪、猫眼溪、光玉髓溪、玉髓溪，这些生动、闪亮的名字使那些溪水更加光彩照人；而杜鹃溪、繁缕溪、山金车溪、紫菀溪、天蓝绣球溪等地名又展现出多么迷人的画卷呵！紫罗兰泉、晨雾泉、健康女神泉、绿柱石泉、朱砂泉、靛蓝泉以及其他许多泉名，为我们勾勒出比金紫色的所罗门泉更加美丽的泉水的图景。所有这些地名以及许多的其他地名都在召唤着你到那里宿营。在树木线以上的山顶上，有些夜晚，你或许略微觉得有点冷，却可以看到满天繁星。你可以在城里的床上或至少在你的坟墓中得到足够的睡眠。你在大山中的机会是多么难得呵，还是睁开清醒的眼睛吧！

如果你的身体不很强壮，那么就试着在大片充满电荷的积雨云笼罩着山顶的时候去攀登闪电峰吧，在那里去呼吸雷电释放的新鲜空气，让你自己去经受震撼。你将注定忘情于美妙的奇景之中，你头上的每一根头发都将竖立起来，放声歌唱，发出热情激动的和声。

体验了这些令人焕然一新的经历后，你应该仔细看看公园中巨大的地质图

[1] 约翰·考尔特尔：美国探险家，曾是路易斯和克拉克探险队的一员。

[2] 阿诺德·黑格：美国地质学家，他对黄石国家公园进行的地质调查最为人所熟知。

书馆里的第三纪岩层，了解造物主是怎样书写历史的。不需要任何技术知识，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晴和的日子和一种平静的心态。在落基山中，也许再没有哪个地方能比这里的火山活动更频繁了。在第三纪中，从火山口中喷发出来的物质将这一万多平方英里的区域全部覆盖，厚度至少有 5000 英尺，形成大片的玄武岩、安山岩、流纹岩等，以及大块灰烬、砂粒、焦渣和石头的坚硬的固体混合物，其中还夹杂着生活在火山喷发间歇中平静温和的时期里的动植物残骸。

对于行色匆匆的游客来说，这些岩石中最有趣最生动的也许要属那些构成紫晶山的巨石了。在紫晶山的北侧，有一面 2000 英尺高的岩壁，上边是一层层有粗有细的沙子、火山灰及固体混合物，它们那毛糙的外表构成了一个奇妙的岩石层剖面，这是有数百万年历史的书籍，界限清晰，有数英里大小，具备整页的图示。在这块岩壁的每一层中，我们可以看到 15 至 20 层远古森林的树干和残桩，它们层层覆压，有的仍旧矗立在它们生长的地方，有的则只是一片残枝断干，像荒凉的土地上庙宇废墟中的断柱一般。每一层的森林都有 15 层楼至 20 层楼高，它们的根系就分布在下面那层森林的树梢上，这一切讲述着过去的世纪中美丽的故事，讲述着它们的冬夏，讲述着它们的生死，讲述着火、冰和洪水。

在那些岁月里，有一些株体巨大的树木。那些呈猫眼石状和玛瑙状的直立树桩以及倒伏的树干，最大的高度或长度从两三英尺到五十英尺不等，直径则从 5 英尺到 10 英尺不等。它们石化得完美无缺，年轮和维管束都更加清晰，甚至比活树的还更容易观察和统计，千年的埋藏不仅没有使它们模糊，反而使它们更加闪亮。它们显示：第三纪的冬天使植物的生长受到既定的抑制，这一点和现在的冬季是一样的。某些生长环境中，得天独厚的树木长势迅猛，在一段时间里，它们的直径可以增加 20 英寸，而生长在较差的土壤里或生长在阴影中的同一种类的树木，在相同的时间里直径却只增加了两三英寸。

在远古森林的地面，在树根与树桩之间，我们可以找到蕨头和灌木以及种子

和树叶的残迹，这些落叶所来自的树木与今天生长在南阿利甘尼斯的树木一样，有木兰、檫木、月桂、菩提树、柿树、栲树、赤杨和山茱萸。研究那些最底下的森林，以及它们生长的土壤和掩埋它们的沉积物，我们发现这些森林的植物种类非常丰富，而且曾在温暖平和、阳光充裕的气候中繁盛一时。正当这些树木处于鼎盛时期的时候，火山爆发了，像较大的间歇泉一样，烟尘、焦渣、石子和泥土被喷上高空，又像冰雹和雪片一样落到了处于绝境之中的森林上，从枝叶间簌簌而下，堵塞了溪流，覆盖了大地，压死了灌木和蕨类植物，并迅速增厚，在林木四周堆积起来，将它们摧折，这些火山物质不断向上堆积，直到最高的大树枝条也被埋没其中，一眼望去，看不到一枝一叶，多么完全彻底的荒凉！最后，火山风暴开始减退了，动荡不息的土壤固定了下来，泥石流从上面流过，使它变得更加肥沃，并将它冷却下来；阳光雨露滋润下，它又成为一片沃土，随时迎接下一茬作物的生长。鸟和风以及四处漫游的动物将较为幸运的植物的种子带到这里，一片新的森林在被掩埋的森林之上生长了起来。多少个适宜长生的温和的世纪过去了，幼苗长成了大树，它们用伸展着的强健的枝干，在灰黑的焦土上撑起一片绿荫。

沉睡的地火又一次醒来，震撼着群山，每一片叶子都在颤抖。旧有的火山口，也许又加入了一些新的火山口，都张开了，大量烟尘、浮石和焦渣再一次被抛上云霄。光芒四射的太阳就像一个惨淡的红球，最终躲进了硫黄构成的云雾之中。来自火山的“雪片”、“冰雹”和“洪水”降临到新生的森林上，就像掩埋它们根系以下的那个森林一样活生生地将它掩埋。然后又是一系列喧嚣的泥石流，搅拌着混合着沉积下来，使新的大地更加膏腴，接着是新的种子，催生的阳光和雨水，第三层巨大的木兰森林被精心培植在第二层森林的上面。这样循环往复。森林生长在森林之上，然后又被毁灭，仿佛大自然总是不满于她所辛勤做出的一切，又让它恢复原貌、将它掩埋一般。

当然，这毁灭也是一种创造，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征途上的一种进步。这些古

老的遗迹能够多么迅速地激起人们的兴趣，并使人陷入无尽的遐思呵！我们看见这古老的石化树桩在含苞、在吐蕊，像秀美的树木一样在随风摇曳，它们比肩而立，“枝枝交相互”，构成了一片由多姿多彩的圆形树冠组成的大森林。我们看见晨曦和落照将它们巨大的树干镀上金黄，正午的阳光将木兰那繁茂的叶子照得熠熠生辉，并透过菩提树与栲树那半透明林冠，落在覆盖着蕨类植物的长长宁静的地面上。我们看见雨后的它们光芒四射，我们呼吸着它们清新的芬芳，我们倾听着风声鸟语和小溪与昆虫的低吟轻唱；我们看着它们从一个季节进入另一个季节，当春季树汁开始流动时，我们看见欲放的花苞，我们看见夏季成熟着的浆果，秋季的斑斓色彩，以及严冬删繁就简的枯枝；我们也看见将它们席卷而去的突如其来的风暴。

约塞米蒂河谷一个宁静的清晨，日出时分，我目睹了被一场地震摇撼着的橡树和松树，它们的树冠前仰后合，每根树枝、每个松针都在战栗，仿佛吓得尖声乱叫的鸟儿一样惊恐万状。人们可以想象在古老的黄石森林中所激起的狂涛巨浪，人们可以想象当第一次前兆性的地震被感觉到，天空变得越来越暗，卷着岩石的洪水开始咆哮时，森林中的居民该有多么惊骇！尽管森林被紧紧地覆压和掩埋，不见天日，它们那摇曳着枝叶的幸福光景一去不复返了，然而另一种洪流流淌到它们中间，抚弄着它们的每一根纤维，于是美丽的木头化作了美丽的石头。现在，它们的石冢已部分打开，显示着死亡的自然之美。

森林时代和火山时代过去之后，火山的熔炉被封堵住，处于休眠状态，另一种巨大的变化发生了。冰河期的严冬来临了。天空又一次变得阴郁，不过这一次弥漫在空中的不是烟尘和灰烬，而是飞雪，它们纷纷扬扬地飘落，越积越厚，在堆积过厚的高处，它们产生了松动，以雪崩的恢弘形式滑落下来，压缩成冰川，冰川在整个陆地上流动，将森林芟夷殆尽，通过刨蚀作用，将相对索然无味的岩溶地表打磨、塑造、装点成富于美妙节奏的起伏的山峦纵横的沟壑以及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山系，为湖泊创造出盆地，为溪流创造出河道，为森林、花园和草甸创

造出新的土壤。就在这一冰川活动进行之时，休眠中的火山将地下的水体加热煮沸，用奇异的化学方法使岩石解体，在冥冥之中创造着美。这些看起来水火不容的力量却和谐地一同工作着。我们可以想象，当它们在地表彼此相遇时冲击将有多么剧烈。冰河期开始的时候，间歇泉与温泉很可能比今天更壮观。当它们轰鸣着喷射时，冰川从它们身上流过，带走了它们那细腻的泉华与钙华结构，也缩短了它们神秘的泉道。

通过向下的刨蚀作用创造土壤，需要将大地现有的地形地貌全部清除，做到这一点，比清除那些旧的火山土壤还难。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旧的火山土壤养育了壮丽的大森林，然而冰川风光的壮美是旧的火山地貌所无法比拟的。像远古的夏季与火山时代一样，冰河期的严冬也过去了，尽管在地质纪年表上它们都属于现代。只有在最高的高山凉爽的北坡还有冰川的小片残余，它们只剩下些丛簇在一起的大块冰盖，就像远古火山所留下的硫气孔及间歇泉。

现在，在黄石公园这片巨大的可重复涂写的老“羊皮纸”上，后冰川因素正在工作着，它们又镌刻上新的风貌；然而黄石公园中保留的最为生动的地貌还是明显的冰川特征。冰碛土壤经过平整、细分、精选和改良，覆盖上了植被；破碎的熔岩上的光滑表面、划痕以及其他表层冰川痕迹被迅速抹去，在解体的流纹岩和疏松的混合岩处，峡谷被切割出来，耸起的尖峰仿佛生长的树木，而间歇泉则冲积出数英里的泉华和钙华。尽管如此，冲川刨蚀的痕迹还很少被抹去。这些后继的影响只是在公园的冰川地貌上加的斑点和皱纹。

也许你已经说过这一辈子你已经看够了。然而就在你离去之前，你应该在山顶度过至少一天一夜，去最后一次静静地观赏，获得一个难忘的整体印象。若要做这样的话，那么渥什伯恩山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它耸立在公园的中央，没有其他山峰阻挡，非常容易去，登上顶峰只不过是一次散步。首先，你放眼环顾四周，只见群峰环抱：有的山势平缓，有的山势陡峭，并由壁立的山堞拱卫；有平

顶的，有圆顶的，既像汹涌的海浪，又像哥特教堂的尖塔，峡谷处有层层积雪，而沿着山梁勇敢生长的林木则加重了山色。较近的山峰偶尔身披宝石蓝色，而较远的都呈现着乳白色。在正午阳光普照的耀眼光辉里，它们似乎都收缩到了它们实际大小的一半，变得笨拙而迟钝，那是一片死寂，一片由灰尘和石头构成的烂污堆，你一点也看不出其中会有多姿多彩的动物在幸福地生活，有岸边开满鲜花的熠熠闪亮的溪流和湖泊。而当狂风劲吹的时候，它们却觉醒了，它们起身披上云雾的衣袍，一副庄严的样子，仿佛神明一般。在晨曦与落照的光辉中，它们变得更加迷人；沐浴在高山辉的神光里，它们失去了大地的特征，融入了天国，看上去没有了高低上下之分。

从这里望去，整个中央高原看上去就像一马平川，在山麓小丘和山脉的低坡上，森林仿佛一片清一色的昏黑的野草草坪绵延分布，只有湖泊、草原和被称作公园的小片焚毁的地方打破了森林的连续性。然而除了黄石湖以外，所有这些在一览无余的全景中都只是斑点和纹痕，因它们的颜色和光亮而突出了出来。公园总面积的大约百分之八十五都覆盖着森林。绝大部分树木是不屈的扭叶松 (*Pinus contorta*, var. *Murrayana*)，也有零星的小片洋松、美洲云杉、银杉 (*Abies lasiocarpa*)、白松以及不多的赤杨、白杨和桦树。洋松只分布在地势最低的地方，而银杉则分布在海拔最高的地方。美洲云杉生长在最湿润的地方，那里最容易抵御山火的侵袭。在开阔地的边缘生长着一些长势良好堪称样本的白松。这种坚强的树木又粗又高，枝繁叶茂，它的主干有5英尺粗，树上缀满了紫色的松塔和玫瑰色的花。美洲云杉和亚高山银杉秀丽多姿、引人注目，它们有高高的塔形树身，性格坚毅，战霜斗雪，广泛地分布在西部地区，攀缘着每一座高山，覆盖着每一片寒冷的冰碛坡地。然而这两种树木全不是抗御山火的斗士。由于树皮较薄，而且每年种子一旦成熟它们就立即将其播撒出去，所以它们很快就被赶出了山火肆虐的地区。当冰川融化的时候，这些坚强的高山树木大概是最初一批来到新生的

冰碛土壤上的树种，但是随着高原变得越来越干，山火开始肆虐，它们就被赶到了更高的山上，现在我们只能在湿润的地方和岛屿上见到它们，而将几乎整个公园都留给了扭叶松。尽管扭叶松的树皮像美洲云杉和亚高山银杉一样薄，并像它们一样容易被山火烧死，然而它克服着苦痛，用坚固而紧闭的松果将种子储藏起来，这些松果可将种子保存3至9年，这样它就做好了死亡和转世再生的准备，可以任凭山火肆虐了。因为当致命的山火吞噬了松叶和充满松脂的薄树皮时，很多松果只是被烧焦、熏黑了表面，一旦浓烟散尽，它们就会崩裂开来，将储藏其中的种子播撒在广阔的被清除干净了的表面上，于是新一代立刻从灰烬中萌生，充满勃勃生机。因此，这种树不仅坚守着自己的领地，而且每场山火过后，又都能将领地向远方拓展。这也就是它能均匀而稠密地分布的原因。

在我考察过的一片森林里，扭叶松生长得十分紧密，就像甘蔗林一样。每棵树的直径4至8英尺，树高达100英尺，树龄有175年。由于缺少阳光，下面的树枝刚长出来就枯死掉落了。这些密植树木的生长就是一场争取阳光，争取更多阳光的赛跑。因此它们笔直地冲上云霄。如果将森林从顶部以下10英尺的地方砍下，那么它们将变成一片林立的电线杆，因为只有沐浴着阳光的树梢才长着叶子。一棵生长在阳光里有10年树龄的幼树，其树叶与丛生在一起树龄为一两百年的树木一样多。随着山火越来越大，山地变得越来越干，这奇妙的扭叶松以其强大的竞争力占据了几乎整个西部地区。

从这里望去，森林是如此宁静，树木一动不动，隐身其中的动物所引起的扰动一眼就能看见。它们挖着、啃着、咬着、眼睛闪闪放光，它们工作着、玩耍着，寻觅着食物、养育着雏崽、穿越着灌丛、攀缘着岩石、涉过宁静的湖沼、沿着湖泊和溪流的岸边踽踽而行！一群群的昆虫在阳光中翩翩起舞，在大地上打洞钻穴，在水中潜泳、畅游，这片目睹着一切的浮云讲述着大自然的欢悦！植物与动物一样，也忙碌不停，每一个细胞都在快乐中扭动伸展着，像蜂巢一样发出“嗡嗡”

的鸣声，唱着古老的创造新歌。树梢上升起几处袅袅的蒸气，有的很近，但多数都在远方，这些升腾的蒸气指示着间歇泉与温泉的所在，它们空灵缥缈、寂无气息，仿佛淡淡的浮云，平静地显示着地表与炎热的地球内部之间正在发生的反应。从这里眺望它们要比你到它们旁边观看好，在它们旁边，你会惊恐万状，手足无措，将它们视作变幻莫测的灾异。地震的摇撼、火山的爆发、间歇泉的喷射、风暴的肆虐、波涛的拍击以及植物汁液的向上输送，所有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肝脏那充满爱意的律动。

向东望去，你可以鸟瞰大峡谷与大河流域的全景。遥远的南方是一片大湖，对于密苏里与密西西比的所有高地泉源来说，它是最大、最重要的，也是最后才被发现的。

1541年，德·索托^[1]带领一队充满浪漫色彩的探险家去寻找黄金、荣耀和青春的源泉，他在湖口上面500英里处发现了密西西比河，并将自己埋葬在它的洪流之下。1682年，拉·萨勒^[2]在发现了密西西比河最大最美丽的支流之一——俄亥俄河之后，又沿着它从伊利诺伊湖口一直走到大海，他们所经历的艰难险阻在今天看来也是不易克服的。大约在相同的时间，乔利特与开国元勋马凯特^[3]经由威斯康星来到这片“水域之父”，然而在这片位于高山之中的最高的水源被发现之前，已有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文明的洪流一直向西部奔涌，但是生活在它的岸边的数以千计的印第安部落却没有一个告诉探险者它发源于什么地方。从德·索托和拉·萨勒那充满浪漫情调的日子直到拥有火车机车和旅游者的当今，这条大河目睹了怎样的变迁，为人类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啊！尽管随着三角洲和盆地区域的拓展，随着源头的冰川后退，它在继续延伸变长，今天的它已蔚为壮观，

[1] 德·索托：大航海时代的探险家。

[2] 拉·萨勒：法国探险家。

[3] 1673年，乔利特与马凯特神父一起，成为最早看见密西西比河并绘图的欧洲人。

然而在冰河期即将结束，群山的冰盖一起消融的时候，它的规模远比今天恢弘磅礴。它那30万英里长的支流遍及整个大陆的平原与河谷，水中卷带的充满养分的泥沙，创造出世界上最辽阔、最肥沃的土地。

想想吧，这气势磅礴、波澜壮阔的大河最初却源自大海上升腾的水汽，随风飘荡，以冰雹、雨雪的方式落在山间，化作无数山泉滋润着草木，然后将其分散的水流汇集在一起，从浩渺的湖泊中泄出，一路歌唱着回到故乡大海！沿途，它穿过山口，跨过广袤的草原和平原，流经浓郁繁茂的森林、甘蔗林以及阳光充裕的热带草原；从冰川、雪岸和松林一直流到木兰、棕榈丛林。间歇泉在它的源头翩翩起舞，与此同时，海浪却在拍击着它的入海口。在激湍中它咆哮轰鸣白浪滔滔；在巨大的瀑布上它浪花飞溅，水光熠熠；而在银光闪闪的漫长河段里，它低吟轻唱，一会儿摆到这儿，一会儿冲到那儿，蜿蜒曲折，在旋涡阵阵的浅滩改变着方向。它庄严、肃穆，桀骜不驯，冲破所有对它的约束，吓得两岸的居民魂飞魄散。它建设着，也破坏着；既将一些植物连根拔起，也将一些植物播种下来；它冲毁旧有的岛屿，又造就了新的岛屿，仿佛做游戏一般将农田和市镇席卷而去。在它的洪流之中承载着独木舟和商船，将整个大陆哺育成一片广袤的农场。随后，它的任务完成了，高高兴兴地消失在了它的老家——海洋之中，等候着的波涛在欢迎着它。

站在这里，站在它泉源的中间，我们很自然地追寻着这条大河的命运。而俯瞰着这片神奇的大地，我们不禁浮想联翩！哥伦比亚河与科罗拉多河的源头就在我们面前，与黄石河和密苏里河的源头交织在一起，沿着它们，你可以一直走到太平洋；然而太阳已经挂在了西天，我们的一天马上就要结束了。

远处是紫晶山，以及一些拥有的古老森林绝不比紫晶山少的群峰，现在，那些古老的森林又一次拔地而起，就像它们的鼎盛时期一样，而你看到了将它们掩埋的风暴——灰烬和泥石流，看到了多少个世纪的阳光、黑暗和火光冲天的夜晚。你又一次看到了巨大的熔岩流，有的放着滚烫的红光，有的闪着灼热的白光，从

巨大的间歇泉中喷涌而出，注满了湖盆与河谷，吞噬、驱赶着里面翻腾的流水，在峰峦周围流淌，掩埋了所有不够突出的地形地貌。随后，你看到积雪与冰川统治了大地，创造出新的自然风光。多么令人心悦诚服啊！经历了这么多冰霜、烈焰和洪水的变迁，大地的风貌仍然如此美丽！

回顾沧海桑田的过去，我们发现大自然像人一样在热情地工作着，像铁匠吹着锻铁炉中的火焰一般吹着他的火山熔炉；像木匠刨着他的木板一般用冰川刨蚀着大地；像农夫和园艺师一样开荒、翻耕、犁耙、灌溉、栽植和播种；干着粗工和细活，栽种着巨杉和松树，玫瑰和雏菊；把颗颗宝石镶嵌在每一个裂隙和凹陷处；蒸发着细腻的物质；像一个不断工作、追求至善至美的艺术家一样，将油彩涂上植物、地表、云朵、山脉以及整个大地和天空。在什么地方能使我们这样浮想联翩、遐思无限呢！黄石公园成百上千的奇观在召唤：“向你的上下、向你的四周放眼看看吧！”你可以听到一阵静静的低语，它引导着你的目光穿过变幻着的被称作“实体”的物质，进入真正的实体，真正的精神世界，然而在那个世界里，血肉和草木、岩石和水流、空气和阳光都是看不见的，你会领略到：这里就是天堂，这里就是天使居住的地方。

太阳在西沉，长长的紫色阴影逐渐升起，笼罩着绵延在公园西部边缘的山林。阿布萨罗卡山接受着高山辉神光的洗礼，它的岩石和树木都变了形。在高山之巅，高山辉是仅次于晨曦的最引人注目的自然美景。

现在黄昏降临了。高山辉渐渐融入幽冥之中，但是不要让你的城市习惯将你拉回到旅馆中去。留在这座火山上，与满天繁星共度一夜。看它们在黎明到来之前熠熠的光辉，再接受一次光的洗礼。然后，带着清新的心境，走下山回到你的工作中去。将来，无论你的命运如何，无论你遇到什么，你将永远记住这美好、自然的景象，当你回忆起你在黄石这片古老而又神奇的大地上所做的游历时，你的心中永远都会充满喜悦。



OUR 第三章
NATIONAL PARKS

约塞米蒂：上帝总爱 在这里装扮美景

这里有无数的湖泊、瀑布和平滑如丝的草地，这里有最静穆的大森林、最高的花岗岩穹丘、最深的冰蚀峡谷以及最为炫目的水晶质地表。

在我爬过的所有山中，我最喜欢内华达的高山。尽管这里的地势格外险峻崎岖，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山高谷深，但它是容易攀登、热情好客的。它以令人震撼、痴迷的方式显示着自己的壮丽，吸引来一批又一批慕名而至的旅游者，吸引着他们不断登上更高的高度，陶醉其中。笼罩在神光中的内华达高山是那样仁慈、肃穆、凝重，每一处景物都闪烁着长眠的圣灵。其中的每一个生命，无论是身披毛皮的动物还是身着绿叶的植物；岩石中的每一颗水晶，无论闪烁在地表的阳光中还是深埋在数英里之下被我们称之为不见天日的地下，都与上帝的心在一起律动。整个世界躺卧在同一个温暖的怀抱中，北美西部山地似乎比其他山地获得更多的光线。天气以晴为主，绚丽多姿的风雨成为晴好天气的美妙点缀。从山脚到山顶，岩石、溪流、湖泊、冰川，挂着彩虹的瀑布以及银杉和银松林，几乎每一种物质都光芒四射。夏日的阵雨和多露的夜晚之后，春秋季节的霜夜之后，当晨光穿过夏日挂满草木的晶莹的水珠，洒向冬日白雪压枝的树木时，真是光芒四射，

亮彩照人。

全年的阴天平均不会超过百分之十。尽管这里并不缺少美丽的积雨云，但几乎整个夏季都不会有一个全阴的日子。积雨云主要出现在中部地区，六七月份炎热的正午时分，它们仿佛新崛起的山脉、更高的高原一般升腾着，使风光更加壮丽，为森林和花园带来雨水，并播散着它们的芬芳。良辰美景吸引着人们攀上更高的高度，去观光游览。夏季里的每一天都是出游的好日子，短暂的降雨不仅不会中断你的旅行，反而是你歇脚的好机会。冬季暴风雪肆虐的日子，整个山脉银装素裹，但其令人振奋、感到亲切的特性没有丝毫的减弱。北美西部山地或许应该被称作光芒四射的山脉，而不应该叫做雪域高山，因为只有在冬季它才是雪白的，而一年之中它总是光彩照人、熠熠生辉。

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坐落在这片辉煌的山脉腹地，长 36 英里，纵深 48 英里。著名的约塞米蒂峡谷位于公园的中心，这里是世界上两条水声最动听的河流——托勒姆河与莫赛德河的源头；这里有无数的湖泊、瀑布和平滑如丝的草地，这里有最静穆的大森林、最高的花岗岩穹丘、最深的冰蚀峡谷以及最为炫目的水晶质地表。在幽深的峡谷和盆地间隔下，彼此分列的簇簇尖峰刺向 1.3 万英尺的苍穹。阳光融融的坡顶花草繁茂，而银装素裹的长长的陡坡上雪却在崩塌、呼啸，瀑布激湍在九曲回肠、起伏跌宕的峡谷中咆哮，水花四溅，冰川在阴影中的山坳里无声地工作，缓慢地完成着它们塑造大地的任务；冰川的脚下是新生的湖泊，湖水湛蓝、澄碧，上面不时漂浮着大冰块，就像在北冰洋上一样，湖面恬静安详、波光粼粼。

任何地方你都看不到这种在最娇嫩、最轻柔、最温和的东西旁边所清晰显现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几乎整个公园就是一片祥和与宁静。当然它也充满了动感迷人的一面，充满了上帝的思想，这是一个恬静与安详、激昂与亢奋交织在一起的地方，这是一首新歌，一个充满生命源泉的地方，也是一个

造山运动发起的地方，它充满了不可战胜不可割裂的永恒的秩序，所有这一切通过洋溢着人格特性的岩石、风暴、树木、鲜花和动物表现出来。在冰河期的最后阶段，也就是不远的过去，这一山系的旧有特征像黑板上的粉笔轮廓线一样被抹得一干二净，新的开端随之形成。因此岩石的每一部分都是令人吃惊地清晰与新鲜。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是无法用文字表达的，即使是最粗线条地勾勒出其中的一种特征都要占用一整个章节。如果尽力去描摹刻画，那么洛阳会为之纸贵。对于被蒙骗的奔波劳碌的城里人来说，杂志上有关公园的文章无异于画饼充饥，我能写出的只是一些暗示，以此激发有志的旅行者前来大快朵颐。

辉煌的约塞米蒂国家公园是北美西部山地宝藏最杰出、最全面的代表，与此同时，它还幸运地处在北美西部山地中交通最方便的地方。它与旧金山遥遥相对，距离约为 140 英里。铁路将山麓丘陵与整个大陆的所有地方连接在一起，从大橡树洼地、考尔特维尔和雷蒙德而来的三条很好的马路一直通入约塞米蒂峡谷。另一条被称作泰奥加的马路从克罗克斯车站延伸至托勒姆巨杉林附近的约塞米蒂大橡树洼地，从山脉的顶峰横穿公园，沿途经过坦那亚湖、托勒姆大草原和达纳山。这些路以及从约塞米蒂峡谷呈放射状向外延伸的小径使每一个人都能很容易或比较容易地抵达公园的绝大部分地方。

根据高度、地貌和植被，很容易区分公园中自然形成的三大部分：低地区、中部区和高山区。平均高度约为 500 英尺的低地区分布着茂密的大森林，构成这些森林的树木有兰伯氏松、银黄松、洋松、肖楠属松、冷杉、银枞以及巨杉，其中兰伯氏松是世界上所有松树中最大、最美的，银黄松紧随其后，而巨杉则是针叶树之王，贵族树种中最高贵的一员。在紧挨山麓丘陵的温暖的山坡上生长着不多的加利福尼亚松；峡谷中分布着美丽的橡树林，而溪水两岸则掩映着杨树、赤杨、槭树、月桂和开满鲜花的努氏楸。很多松树树高超过 200 英尺，但它们彼此

之间并没有拥挤在一起。道道阳光穿过羽毛样的拱形天棚，将地面照亮，你走在这光芒四射的天花板下，心静如水、一片虔诚，仿佛置身于一座巨大的教堂之中。柔和的光线透过彩色的玻璃窗，向任何一个方向望去，都能沿着开满鲜花的柱廊看到一幅迷人的远景。尽管在土壤层较薄的地方森林分布较为稀疏，但在整个地区，极少有哪一座峰峦光秃秃地从森林中耸起。当你站在一个微风轻拂、凉爽宜人的高度，放眼远眺，目力所及的地方便是一片波涛起伏、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常青树种覆盖着所有峰峦和平缓的山坡，每一处山坳、每一个深陷的峡谷都郁郁葱葱，充满欣欣向荣的勃勃生机。

从黑兹尔·格林附近的莫赛德与托勒姆分水岭的山顶，可以获得公园中也许是最好的观测点一览松林，这也是整个山脉中最好的观测点之一。在海拔 5000 至 6000 英尺植被覆盖较好、长长的平缓山坡上，松树达到了最完美的生长状态，它们巍然挺立，蔚为壮观。那巨大的锥形、弯形树头与宽大的掌状树冠深深地刺入云霄，一棵接一棵，一棵比一棵高，这是一群最完美、最健康的巨人，在它们的保护下，沐浴在阳光里的林中居民一片欢腾，随着轻风，应着流水在歌唱。对于徒步旅行的人来说，这里的土地最开放，也最好客。杜香构成一张方圆数英里的地毯；像果园中的树木一样分布的加利福尼亚熊果林在春天里开着粉色的钟形花，花朵朝着太阳，山谷中是榛树与加利福尼亚美洲茶，温暖的坡顶生长着紫色的薄荷、黄色的向日葵和紫罗兰，在草原的边缘和长满蕨类植物与苔藓的溪流两岸，高高的百合花敲响了它们的铃声。山林从未像这样被装点得花团锦簇。

黑兹尔·格林恬静安详，不仅是一个宿营与进行研究的好地方，而且是一个熟悉树木与飞鸟的好地方，一个能够喝口醒脑的清水、尽享美好的天气、观看迷人的日子里多变的光线的好地方。黎明玫瑰色的光芒爬上繁星之间，化作水仙花般的黄色；随后，强烈的阳光越过柔和的山脊，水平地射来，射向一棵松树又一

裸松树，射向云杉和冷杉，射向肖楠属松和高贵的巨杉树，洞烛幽隐，直到所有的地方都苏醒温暖起来。在明亮的正午它们银光闪闪，每一根松针、树干树皮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旺盛的生命中颤抖；全部景物有意识地闪烁着光芒，仿佛神的一张脸。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晚霞呈现一片紫金色彩。从低地一直不断吹来的微风停歇了，远近众多的树木接受着紫色流光的洗礼，它们沉思肃立，等候着太阳的祝福和告别——仪式是如此动人，仿佛太阳将不再升起。白昼的光芒暗淡了，来自雪峰的夜风开始吹起，树木在繁星下摇曳着，重又开始了自由的呼吸。

这样的宿营地和森林令人难舍难分，而对于大部分旅行者来说，公园的中部地区更有趣，因为那里汇聚了整个北美西部山地景色中最动人的特征——著名峡谷中最深的部分，这些峡谷包括约塞米蒂峡谷、赫奇—赫奇峡谷，以及一些较宽的小峡谷，其谷底平坦，崖壁极高，雕塑般的地形蔚为壮观。公园的中部地区还拥有大量秀美的冰川湖泊和冰川草原、巨大的花岗岩穹丘以及最光彩夺目、分布范围最广泛的冰蚀地表。尽管其中很大一部分地区非常崎岖、光秃秃的，但这里仍然拥有丰富的树木。在海拔 7000 到 9000 英尺的高度，巨大的大银枞 (*Abies magnifica*) 形成一条绵延的林带，在松林的上方横跨公园，除了在主要峡谷中断以外，林带布满了南北边界及山脊的极点。

这里也有范围广大、光芒四射、被大自然重重塑造的古老花岗岩地区，它生动地讲述着这片大陆靠近太平洋一侧所经历的冰川时代的故事。据我所知，地球上没有哪一个山系能像北美西部山地这样拥有轮廓清晰、具有震撼力、保存完好的冰川遗迹，只要是能耐心观察的人，都能容易地发现它们。每一处景物都或多或少地体现着冰川的特征，而山脉中平坦的庭院式部分则是其中最闪光最清晰的。每一个山峰、山脊、穹丘、峡谷、湖盆、花园、森林和溪流都以某种形式解释着昔日流冰的存在和活动形式，这些流冰摩擦着，塑造着，创造出了土壤，也创造

出了大地的景物。尽管像空气、雨、霜、河流、地震、雪崩等后冰川因素在数万年的风雪岁月中对山脉的大部分地区施加着影响，将它们的印记铭刻在冰川遗迹的上面，但冰的作用仍是最主要最持久的，即使在它大规模消融的时候，它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溪流只是冲刷出浅浅的皱纹，雪崩、风、雨及融化的雪所留下的也只是一些模糊的疤痕，而所有这些变化对地貌表面的影响都比不上一年的风霜雨雪对一个山里人的脸产生的影响大。

在这里所体现的所有冰川现象中，对旅游者来说最具震撼力和吸引力的是那些光滑地表，因为它们是如此美丽，而这种美丽又是稀世罕见的，与人们居住生活的任何土质疏松的低地都不同。这是一个由坚固耐磨的花岗岩构成的平坦或略带起伏的区域，古代冰川曾在这片未曾改变过的地表上流动。它们中间最完美的部分分布在海拔 8000 至 9000 英尺的地方，有的方圆达数英里，只有几处星星点点的疤痕，那是花岗岩在风雨侵蚀作用下最终让步的结果；而保存最完好的部分则光彩照人，像平静的水面和玻璃一样反射着阳光，尽管数千年来它们一直暴露在风吹雨打之中，但它们每天都像被擦亮了一样光芒四射。

无论是刀劈斧削似的冰碛地貌、鬼斧神工般的岩石，还是悬崖壁立的幽谷深涧，都很难吸引住旅行阅历丰富的猎人和淘金者。然而，当走近这片光滑之处时，他们却都跪倒在地上，虔诚地用手擦拭着熠熠生辉的地面，努力破译着这光滑而明亮的神秘现象。他们也许见过冬季山间的雪崩冲过森林、卷走树木、横扫大地，但他们肯定地说这绝不是雪崩作用的结果，因为划痕的条纹显示曾经在上面流动过的物质，无论是哪种物质，它不仅在高耸的山梁、穹丘之上反复流动、盘桓回旋，而且也曾充斥幽谷深涧。他们也不认为这种流动的物质是水，因为这种奇异的光滑表面都分布在任何洪水可能流经地区的数千英尺之上。从纹路的方向上看，似乎只有风才能将地表吹成这样。

坦那亚湖一带的光滑地表特别美丽，印第安人将坦那亚湖叫做匹韦亚克，

即闪光的岩石湖。印第安人很少给他们自己出地质学上的难题，然而有一个莫诺印第安人曾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告诉他是什么将坦那亚湖的岩石弄得如此光滑。甚至连第一次到这个地区来的狗和马都要惊异地盯着这片闪着神奇光芒的大地研究地质结构，它们用爪子扒，用蹄子刨，用鼻子闻，仿佛怕在上面滑倒或沉入其中。

在造就这一令人艳羡的坚硬的完美地貌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冰川施加的压力超过每平方英尺 100 吨，它将花岗石、板石和石英不加区分地刨平，暴露出它们的结构，在巨大的长石结晶占主要部分的岩石里，呈现出美丽的镶嵌效果。这种地表，就像抛光的白银，阳光照在上面总是耀眼夺目。

总体而言，这里也是整个北美西部山地中最耀眼的一道风景。在同一高度上向南北两方延伸的区域或许受到了同样时间和强度的冰川的影响，然而由于那里的岩石抗风化侵蚀的能力较差，所以它们光滑的表面在风吹雨打之下已经千疮百孔，只有不受雨雷侵蚀的崖壁的最坚实的部分和那些在巨石边上保持相对干燥的凸地才得以零星保存下来。在山脉东侧长度短而坡度陡的峡谷中，某些地方光滑闪亮，但比起开阔平坦壮丽迷人的山脉西侧来却逊色很多。

一览约塞米蒂公园中部地区最好的地方之一是一座很久以前被我称作冰川遗迹的巨大穹丘。它位于教堂峰北面数英里的地方，从山脚到峰顶的相对高度约有 1500 英尺，而海拔高度则有 1 万英尺。一眼望去，这座穹丘似乎是绝对无法攀登的，但一个好的登山者会从它的南坡找到一条登山的路。从这一侧走近它，你要穿过四周长满布列安属植物的浓密的山地加利福尼亚铁杉林，那高耸在深绿色的常青植物之上的巨大穹丘不时闪现在眼前；当你最终走出树林，艰难地穿过杜鹃花与杜香树丛时，你的脚便从树荫之下布满苔藓和落叶的松软地面一下子踏到了光裸的斑岩地表上，巨大的穹丘毫无遮掩地展现在你的眼前。我们不妨以这样一个比例作假设：在一片美丽的大地上，矗立着一块从石头上凿下的 8

至 10 英尺高的石碑；将其放大到 1500 英尺高，但仍保持原有的简明形式和细腻程度，而将其表面覆满水晶晶体；这样你或许就能想象出被冰川打磨得光彩照人的穹丘有多么雄伟瑰丽了，而这座穹丘只是众多装点着约塞米蒂公园的穹丘中的一个。

在你向上攀登的时候，你会发现山脚平缓的弧度会突然之间变得陡峭起来，直到你感到有滑落的危险，而在风化作用中凸起两三英寸长的长石晶体则提供了不大的落脚点。与坡面和山脚一样，峰顶也被部分打磨得平滑光亮，上面的纹路和划痕显示：当它像一块巨石牢牢矗立在河床上时，深达两三千英尺的巨大的托勒姆冰川曾从它的身上流过。它所承受的压力一定是巨大的。如果它不够坚硬的话，它一定会像它最初镶嵌其中的普通的山体物质一样早被压平或碾成冰碛碎片了。它只是一个紧密坚固的残留凸起物，有着格外强度的紧密结构，它之所以以凸起的形式存在是因为周围耐侵蚀能力较弱的岩石都风化掉了。这个实例说明只有最坚固的石头和所处位置最优越的石头才能存留下来。

试想一下从初见天日之时起它所经受的风风雨雨，那么它现在所呈现的不受侵蚀的状况的神奇性就毫不逊色了。通过从未曾变化的光滑表面为起点测量，它所经受的所有后冰川风化侵蚀作用的总和都没有使它们体量磨损一英寸。事实上，以同样方式测得的整个地区受到后冰川侵蚀作用所磨损的地表厚度都不到两英寸，这与冰蚀作用形成了巨大反差，因为这里冰蚀作用所磨损的地表厚度不少于一英里；这也就是说，在最近一次冰河期内的地貌形成过程中，凡是体积小于一英里的岩石体都被流冰无声地卷走了。

穹丘的圆形峰顶稳稳地立着几块怪石，它们讲述着一个有趣的故事。它们来自东边大约 12 英里以外的一座山峰的峰顶，像碎片一般漂浮在冰的海洋上，当穹丘初见天日的那一天，它们便搁浅在了峰顶，而与它们为伴的另一些巨石则碰巧处在山坡的位置，那里它们无处落脚，于是它们又被变浅的冰流继续卷

到更远的地方。

从穹丘的峰顶放眼望去，可以看到一幅壮观的图景，有冰川造就的峰峦和山岩以及绵延起伏的山脉，有湖泊、溪流和草原，有广布的带状冰碛地区，有覆盖着、点缀着森林与树丛的平原，数百平方英里的大地上充满了大自然的和谐。山脉的中轴线上，是刀削斧劈般的雪山，东面和北面庄严的群峰刺破苍穹；西面是擎天柱立的灰色的霍夫曼峰支脉和约塞米蒂的众多穹丘以及无数其他峰峦；南面是群峰峭拔的教堂峰和相邻的山峰与穹丘；中间则充斥着起伏不定的光滑的重重山岩，高度从 50 英尺或低于 50 英尺到 1000 英尺不等，它们那奇特的形状看上去似乎是在向西翻滚。近在你脚下的是托勒姆大草原，两侧各有一条深色的松树林带，一条年轻的河流激活了草原的生机，它沿着宽阔的冰川河道一会儿摆到这儿，一会儿窜到那儿，波光闪烁，熠熠生辉。

从达纳山、吉布斯山、莱尔山、麦克卢尔山以及其他无名的雪山上奔涌而来的冰流注入古老的托勒姆冰川，形成一条四五英里宽的冰雪激流，滔滔汨汨，汹涌澎湃，高耸的霍夫曼山首当其冲，将其分为左右两支，就像河流被处在河道中央的岛屿分为两支一样。于是两条不同的冰川形成了，一条流经托勒姆大峡谷和赫奇—赫奇河谷，而另一条则在其上 500 英尺的地方形成一道宽阔的冰流，横穿托勒姆与莫赛德盆地之间的分水峰，注入坦那亚盆地，然后再从那里向下穿过坦那亚峡谷和约塞米蒂河谷。

无论一个人最初对它的科学意义是多么没有意识，但面对着这地图一般独特而新颖的冰川地貌，谁也不会无动于衷。位于开阔的中部的这些光滑的岩石向西倾斜着，它们那浑圆的后背和肩膀都朝向山峰的冰川源头，而它们齐刷刷的断面彼此相对。所有这一切都显示着物理构成和冰川作用的巨大力量，显示着无数个世纪以来流冰冲刷在它们身上的巨大作用力，同时也显示着流冰的走向，而刀削斧劈般的山峰和磨损侵蚀的山坡则指示着冰川曾到达的高度；冰碛地区那屈曲蜿

蜒的美丽的弧线标志着冰河期结束时冰川主干及支流所存在的界线。无论海上还是陆地，没有哪一条由航标、灯塔或路栅、路牌做标记的商道能够像已经消失的托勒姆冰川那样将自己的河道标志得如此准确无误。

无论是以河流形式存在的冰川，还是以宽阔的大面积层层覆盖的形式出现的冰川，与其他塑造地貌的介质相比，流冰的作用都是匪夷所思的。在有类居住的地方，河流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雨也同样，而大海则荡涤着全世界的海岸；至于空气的海洋，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是万籁有声，它以自己的方式施加着作用和力量。冰川却不同，它们在久远而寒冷的孤独年代，在没有人类的情况下，于黑暗之中悄无声息地释放着巨大的能量。它从海洋蒸腾的水汽中来，飘飘乎如凭虚御风，以雪的形式落下，化作冰，像洁白的精灵，广泛地覆盖于预定的大地上，在无尽的岁月里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直到历经沧桑，塑造出了峰峦和山谷，为河流掘出了河道，为草原和湖泊造出了盆地，为人类和野兽赖以生存的森林与田野创造出了土壤。然后，它就像浮云一样散尽，化作溪水，唱着歌儿回到大海的家。

一个人，在这样的风景中心，看到如此古老如此倔犟不屈的冰川遗迹，体味着上帝的思想火花，日子仿佛凝固了，太阳停住了脚步。对于《圣经》中关于太阳为耶和華驻足停步的篇章人们喋喋不休，但都是些无稽之谈。在这里，你会发现：对于每一个虔诚的登山者，每一个做着值得做的事情的人，每一个看着值得看的东西的人，奇迹发生了。一日仿佛千年，千年就是一日，以肉体存在的你也会得到永生。从这座穹丘你可以找到一条很容易走的路，向下穿过森林，沿着托勒姆大草原一直通往达纳峰，从达纳峰的极顶可以一览高山地区。一路上，景色是那样迷人，你信步而行，根本体会不到是在攀登。辽阔的草原阳光灿烂，一条闪亮的河流穿过它的中央，向东毫无阻挡地流淌，延伸有十英里，两侧直到树木能够生长的极限地带，都挺立着茂密的森林，森林的上边，是一带点缀着雪山的

灰色峰岭。在北美西部山地的中轴线上，达纳峰与它的姊妹峰们构成了庄严的主体，它们巨大的山体和简洁流畅的轮廓线与它们南北两侧地平线上起伏突兀的尖峰锐岭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沿着丝绸般的草地缓缓上行，看着壮丽的景观逐渐毫无掩饰地展现在眼前，在地势较高的森林中你会发现雪崩造成的断裂带，开满龙胆属植物的蓝花与布列安属和雪灵芝属植物的紫花的草地令人流连忘返。矮柳只比柔软的灰色草坪高出一英寸，随处点缀的山月桂属植物与遍布大地的越橘属植物的粉色钟形花熠熠生辉，仿佛天上落下的晶莹剔透的雹子。心旷神怡之中时光悄悄逝去，当你抵达山脚的时候，你全然不知自己走了多少英里。走上山顶的路也是一样，因为在长长的覆满红色石板的坡路上，你总是能够在不远的地方发现一小丛低矮的天蓝绣球、伊维西亚和蓝色的北极雏菊，它们一直走进你的心田。无数的奇迹保佑、温暖着所有的登山者。你现在所处的位置高出海面 1.3 万英尺以上，向北向南，你可以看到巍峨的群山层层叠叠，雪峰林立，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东面是大盆地，荒芜而宁静，显然是一块不毛之地，唯一不缺乏的就是美丽的光线。14 英里长的莫诺湖展现在你的脚下，其宽度近 7000 英尺，它那由火山灰和沙子构成的湖岸没有一棵树，饱受阳光的灼烤。湖的南岸林立着形状完好、未曾风化的火山锥；湖的东岸是起伏平缓的重重高山，它们绵延向远方，呈现出灰色、淡紫色和蓝色，直至逐渐融入遥远的地平线。西面你可以俯瞰无数冰碛、冰川草甸、上托勒姆盆地那波澜壮阔的穹丘与山岩的海洋，起伏绵延的教堂峰和霍夫曼峰以及森林地带，托勒姆峡谷北面的神奇土地穿过浓密的银杉林一直伸向海岸淡淡的远山。

位于达纳峰南面莱尔山与里特尔山的群峰中的冰川源头是北美西部山地中三条最主要的河流——托勒姆河、莫赛德河与圣·乔奎恩河的发源地，它们海拔最高的支流相距只有几英里，奔涌在雪盖和冰川之下充满冒险色彩的河道中。

我在北美西部山地发现了 65 个正在缩小的小冰川，它们是曾经塑造了这一山系的巨大的冰川系统的残余。其中约有 25 个位于公园之中，而有 8 个可以从达纳峰望到。

冰川湖泊闪烁于所有的高山和亚高山地区，像在浓重的岩石眉毛下眨动的眼睛，它们的岸边有的生长着一圈树木，有的则光秃秃的，还有湖泊隐现于森林之中或横卧在绿紫色的草甸盆地中央，而大部分湖泊则分布在距冰川不远的顶峰山脉那阴凉的洼地中，最高的湖泊位于海拔 1.1 万英尺到将近 1.2 万英尺的地方。在北美西部山地，不算最小的那些，冰川湖泊的总数也不在 1500 个以下，而其中的 250 个就在约塞米蒂公园里面。从雷德山上的一个地方，我数出了 42 个，它们中间的绝大部分都在半径 10 英里以内的地方。冰川草甸广布于湖泊消失后淤积而成的盆地，并构成一道最迷人的风景，它们的数量又远远超过了冰川湖泊。

如果一个人冰河期时站在这里，那么他将俯瞰到层层叠叠的冰雪绵延不尽，就像今天覆盖着格陵兰大陆的冰雪一样，而现在闪亮在阳光中的蔚为壮观的所有景物，在那时只能看到群山的顶峰，它们像饱受暴风雪蹂躏的岛屿一样屹立在黑暗之中，死气沉沉地浮现在堆满岩石的冰涛之上。如果在大自然的造山运动中有一个因子最容易使人联想起“毁灭者”的名字，那么这个因子就是冰川，然而我们很快意识到毁灭也是创造。在北美西部山地尚沉睡于黑暗之中的苦难的世纪里，在北美西部山地还处于重重冰封重压之下的冰河期时代，就已存在一种不屈不挠稳步向前的力量，走向今天温暖的生活和壮丽，而越是昔日冰川碾压破坏力最强的位置，也就越是今天景色最为壮丽的地方。这些继承了前冰川时期地貌的新地貌也同样被它们未来的继任者所取代。我们将那些显然是不会朽蚀的花岗石穹丘与地表看做永恒的象征，而把那些脚下寒冷的沟壑里不断有雪崩倾泻的崩碎的山峰看做是变化与朽蚀的象征。然而它们

都是一样的，迟早都必将消亡。

造物主一刻不停，一边建树一边推倒，一边创造一边毁灭，使万物有节奏地不停运转。在无尽的歌声中造物主追逐着万物，从一种美丽的形式中走出，又进入另一种美丽的形式。



OUR 第四章
NATIONAL PARKS

森林帝国和爱默生先生的一次来访

灿烂的阳光穿过巨大的树冠，树干笔直地矗立，仿佛庙宇的廊柱，撑起一个由无数树叶交织的拱形天棚，上面星星点点、天光四射。

无论是从树的大小、树的美丽程度，还是从树的集中的数量及其生长的山地的壮观程度看，约塞米蒂公园以及北美西部山地的针叶林总体上都要超过美洲乃至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同类森林。离开枯燥乏味的平原，徜徉在大山深处，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世界，站在庄严的松树、冷杉和巨杉旁，肃然起敬，默然无语，仿佛从其他星球新来的超级生物出现在自己面前，它们是那样平和沉静，光彩照人，就像神仙一般。

走向森林就是重返家园，我认为我们人类最初就是从森林中来的。然而在某些天然林中，那些敢于冒险的旅行家却像是一个软弱无力、不受欢迎的生灵；野兽和恶劣的气候试图置他于死地，密密匝匝的植物，丛生的荆棘，阻挡着他前进的道路，使他的生活成为一场艰苦的抗争。这里的一切却是热情好客和慈爱友善的，仿佛是为了赢得你的欢心而设计的，可以满足身心的每一样需求。即使是暴风雨也是友善的，仿佛把你看做是它的一个兄弟，它们的壮观美丽与忠贞不渝同

样魅力无穷。然而大部分情况下天气都是晴朗的，无论冬季还是夏季，晴空万里、阳光普照是公园中最突出的特色之一。即使在树木最高、丛林最为稠密的主林带密林区，也不见丝毫的阴郁和惨然。灿烂的阳光穿过巨大的树冠，每一株林木都是健康与力量的象征。巨大的树干笔直地矗立，仿佛庙宇的廊柱，撑起一个由无数树叶交织在一起的拱形天棚，上面星星点点、天光四射。林木较为稀疏的部分就像开阔的公园一般，地上覆盖着小型灌木，或只在掉落的针叶间不时闪现些花朵。在那些地势平坦或坡度较缓的地方，树木丛生在一起，形成一个个小丛林，鲜花、低矮灌木及灌木丛错落有致，仿佛园艺公园或经过精心栽植的私家花园一般。它们有时还有规则地成行生长在草原和湖泊的周围，并沿着峡谷的陡坡生长。然而森林总体上还是按照气候及每一树种对土壤索取和固着能力的相对大小而广泛分布在一个宽阔的地带的，而地形的巨大变化以及像刺绣织锦一样千差万别的土壤则防止了树种的单调。这里的土壤都是古代冰川造就的冰碛土经过或多或少的风化及水流作用而形成的，树木寻找着这些土壤生存，翻山越岭，直到大山深处，在平地，它们比肩而生，在那些由逝去的冰川为它们准备好的肥沃的长长山坡边上，它们一株高过一株，层层叠叠地生长。

如果北美西部山地的森林很容易进入，那么这一最具商业价值的优势便会使它落入木材商的虎口。这就是为什么海岸山脉的红木及俄勒冈与华盛顿的洋杉要比北美西部山地的松木更容易得到的原因。到 1000 英里以外的海岸去寻求木材要比走上 50 英里的山路寻求木材花费的开销少，因为那边的树木可以被直接砍倒在通航的河流和海湾岸边。尽管如此，兰伯氏松在众多领域的巨大价值已经吸引资本家投入大量财力去开凿通往最好的森林的运河、修建通往最好的森林的铁路，然而这些企业中也也许没有一家支付过税款。幸运的是，在最近建立的公园与保护区系统已经制止了这一带最具毁坏力的商业经营的大规模拓展。

由于约塞米蒂公园地区逃脱了伐木场主的魔掌，那些成群的吞噬一切的“拿

着木锯的蝗虫”们被赶出了林区，所以这里总体上仍是一片自然的净土。除了山下的边缘地带有一些定居者为了自己搭建木屋、圈围花园而在干草草原边上的林中伐出了几小片光秃的地方，约塞米蒂尚未受到刀斧之灾。但那只是小片的垦殖区，对于浩瀚的静穆来说没有丝毫惊扰。二三十年前，人们为获取树子伐倒了很多树，沿着当初的路径仍能看到这种杀鸡取卵式的采集种子的遗迹。然而伐木采子与伐木造屋一样，它们所造成的林木损失很快就被树木的补偿性生长所挽回，那曾一度被羊所毁坏殆尽的花草、低矮灌木又再次焕发出野性的蓬勃活力，枝繁叶茂。约塞米蒂公园就是一座天堂，它的存在似乎使伊甸园的失去都变得无足轻重。

在通往约塞米蒂峡谷的路上，你可以一览莫赛德和托勒姆盆地森林的壮观景色，你还可以不离马车座位，时时欣赏到路边闪过的最雅致的树木。然而要想知道它们在纯自然的环境中是如何生活和表现的，要想看到它们在不同的季节和气候中如何变幻；如何在大风大雨里，在神灵般的山之光中欢腾；当溪水涨起春潮，鸟儿开始歌唱，它们如何披上新绿，挂上春红；又如何在整个大地都闪烁在沉静的躁动之中的印第安之夏里迸射出自己的种子……要看到了解这一切，你必须热爱它们，与它们生活在一起，要像树木一样不受时间和世俗的束缚与纠缠。

可以肯定不会有人在其中遇到困难，即便是盲人也一定能够欣赏到这林木之美，他可以吸吮其中的芳华，倾听林风的乐章，用手指感触花朵、羽状叶丛、树果以及沟槽密集的树干。所进行的研究和探索就像呼吸一样容易和自然。不需要多少有关植物学与木工学的知识，你就可以在一个季节中认清公园中几乎所有树种的名称以及其他一些更多的东西。

除了个别树种之外，北美西部山地的大部分树种在公园中都有生长。这里生长着九种松树，两种银杉，洋松、肖楠属松、铁杉、杜松和巨杉各一种，共计16种针叶树，圆形树冠的树种数目与之相仿，有橡树、槭树、杨树、月桂、赤杨、

山茱萸、吐敏树等等。

从西边上山，遇到的第一种针叶树是加利福尼亚松 (Pinus Sabiniana)，这是一种非常舒展、稀松、树枝向外延伸很远的树木，有 40 至 60 英尺高，叶子长而稀疏，呈淡绿色，松果很大。一般在距离地面 15 至 30 英尺的高度，主干开始分杈，形成几个主要的分枝，它们向四外伸展，然后笔直地向上挺起，形成彼此独立的树冠，树看上去仿佛被从中劈开了一般，而从这些主要的分枝上又不断地分杈再分杈，形成较细的稀松穗状小枝，上面的叶子有 8 至 12 英寸长。黄紫色的花朵约有 1 英寸长，雌蕊呈丛簇状。粗大的松果长 5 至 8 或 10 英寸，直径有五六英寸，成熟时呈深棕色，里面充满的硬壳坚果是印第安人及松鼠孜孜以求的东西。这种外观奇异的树木像棕榈一样喜爱灼热的阳光，它们沿着北美西部山地中最干燥的部分稀疏地分布于小橡树及查帕拉尔灌木丛中，对于耀眼的天空来讲它的叶子构成的淡淡薄雾以及它那强壮的树干和枝杈、粗大的松果是一种调剂，加利福尼亚松构成了山麓小丘植被中最明显的特征。

瘦形松是一种纤弱的箭形小树，淡绿色的树叶三片三片地簇生在一起，簇生的花朵有半英寸长，呈棕黄和深红的颜色。在树枝与主干的四周，簇生松果的轮生现象十分显著。直到树木死去，松果绝不会掉落或散开。松果约 4 英寸长，极其坚固，上面覆盖的一层坚硬的漆状树脂使它成为一个防水又防虫和松鼠的包装盒，终其树一生，里面的种子都被安全、新鲜地保存着。有的时候，主干上的个别松果会出现疯长的现象，这种松果嵌入木质部，就像一个木结，但是几乎所有松果都是向外生长的，随着木质部不断层层长粗，作用在松果基部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强，于是它们都被顶在主干的表面。

这种令人艳羡的小树生长在灌木丛生、阳光普照的山坡上，它们所处的位置以及当地植被易燃的特性使这里时常山火肆虐，化为焦土。在这样的土地上，无论受到多么凶猛的打击，瘦形松都能处之泰然，它可以将种子保存到自己死亡之

日，当所有生成的种子都被散播在焦土之中时，新一代瘦形松便从灰烬中迅速萌发。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所有簇生在一起的瘦形松树林都由同一年龄的瘦形松构成，而所有的瘦形松都纤弱摇曳、袅娜多姿，这是因为大量的种子被同时播撒在一起，所以造成了密集的生长，而树苗同时破土而出，它们竞相为生存而争夺着阳光。

在约塞米蒂公园里，瘦形松与加利福尼亚松生长得不多，前者分布在莫赛德峡谷的侧翼，后者则分布在赫奇—赫奇谷的崖壁及其下面的峡谷中。

坚果松 (*Pinus monophylla*) 是一种株体不大、坚韧不拔，看上去知足常乐的树种，它约有 15 至 20 英尺高，1 英尺粗。幼树阶段，它那蓬勃向外伸展的密密的树枝形成一座基座宽阔的美丽的金字塔；一旦长成大树，它却像苹果树一样，拥有圆形的树冠，枝丫屈曲盘结。叶子呈淡淡的灰绿色，约一英寸半长，它们不簇生在一起，而是单独地生长，针叶的截面呈圆形，叶尖为锥状，像穗子一样坚硬，春天，红色的花朵绽放在其中，鲜艳夺目。松果只有两英寸大小，里面几乎一半都是甜甜的坚果。

这种果实累累的小松树沿着莫诺的鼠尾草原边缘，生长在公园东侧的干旱地带。在大盆地的短山脉中，坚果松是最常见的树种，成千上万英亩的坚果松是印第安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果园。由于松果长得很低又唾手可得，他们很容易用木杆打落，将采到的松子用火烤直至坚壳爆裂。对于生活在沙漠及鼠尾草原上的印第安部落来说，坚果松的种子是他们救命的口粮。坚果松松子既可以生吃，也可以烤熟吃，此外还可以煮粥或压成松仁饼。秋天收获松子的季节是印第安人一年中最欢快的时光。在下雪之前的一个月里，一个像松鼠一样勤劳的家庭可以采集五六十蒲式耳的坚果松松子，这样他们过冬的口粮就有保证了。

白松 (*Pinus flexilis*) 广泛分布在落基山脉及大盆地的山脉中，在那里的很多地方它们都长得很高，是重要的木材树，因为当地没有其他树种的材质优于

它。在约塞米蒂公园中，白松从莫诺山口南面沿着山脉的东坡零星分布，其生长的高度为 8000 至 1 万英尺，高于坚果松的生长高度。在木材线附近，松长得很矮，仿佛一丛灌木，然而在适宜的环境里，它可以长到四五十英尺高，三到五英尺粗——长长的树枝向四外大胆地伸展，看上去很像与之关系密切的山松和兰伯氏松；针叶五根五根地簇生在一起，在树枝梢头长得密密匝匝；松果约有五英寸长，较小的松果呈卵圆形，大一点的松果呈圆柱状。而白松最有趣的特征是它的花，闪烁在针叶中的鲜红的雌蕊仿佛煤火一般。

主教松或白皮松 (*Pinus albicaulis*) 肯定会引起每一个看到它们的人的兴趣，因为它们那种伏地蔓生的习性太奇异了，而它们在如此之高的雪山上勇敢地生存也令人惊叹不已。在顶峰山脉的两侧，它构成了木材线最上面的边缘，如果这么矮的树也可以被称为用材树的话。它的生长高度在海拔 1 万至 1.2 万英尺。在林带的下缘见到的主教松有三四十英尺高，而继续向上到了饱受风暴摧残的崎岖的山坡上，那里厚厚的积雪可持续半年之久，那里的主教松则伏地而生，枝叶浓密，盘根错节，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踏在上面行走。尽管在这种重重重压之下，主教松只能像地毯一样匍匐而生，但它仍然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每个春天，它都在穗状的枝梢长出新叶，在疾风骤雨中勇敢地绽开红色与紫色的花朵，花团锦簇，欣欣向荣；在短暂的夏季里，它的种子日臻成熟，其生命期甚至比生长在海拔低得多的阳光地带的优越的大树还要长。在我观察的主教松中，有一棵只有三英尺高，紧挨地面的树干直径为六英寸，它的树枝呈水平状向四周滋蔓，仿佛它是在一块天花板的压盖下生长的；这株主教松已有 426 年的树龄，其中一根生长了 75 年的柔软的细枝虽然其树皮内的直径大约只有八分之一英寸，但却韧性极强，无法折断，我将它打成了一个结。像这株主教松同样树龄的兰伯氏松、黄松和巨杉，其直径都有 7 英尺，而树高都在 200 英尺以上。

对于精疲力竭的登山者来说，那些从未被山火摧残的针叶丛及数个世纪以

来累积的落叶是一张极富弹性的上好的垫子，而流苏般的枝梢在他的头上撑起一顶天棚，这里常常可以找到丰富的半树脂死根，它们能燃起熊熊篝火，这篝火在雪雨中最强烈的风暴里都不会熄灭。从远处眺望，这种将山坡染成暗色的一条条一块块的主教松林看上去就像屋顶的苔藓，正是它们使人想起了约翰逊博士^[1]对苏格兰树木的评介。他的导游急于炫耀马尔^[2]，滔滔不绝地谈论其中的树种，并将树名对号入座。“先生，”约翰逊说，“我在托伯尔莫里见到的被他们称作是树的东西，很不幸被我当做了石南。如果你指给我看看我会当做金雀花的植物，或许有点意义。”

在北美西部山地的树种中，山松 (*Pinus monticola*) 是最大的，而且远远大于其他树种。它像主教松一样攀上几乎同样的高度，无畏而坚强地屹立在风吹雨打的峰顶和山梁，在疾风中摇曳着它那果实累累的树枝，生长了千年之后才达到株体的最大极限：高度为 90 至 100 英尺，直径有 6 至 8 英尺。在那里作为它的同伴的其他树种都很矮。然而山松却不能像主教松与白松一样在冰雪的掩埋下长久生存。因此，在山松林带的上部边缘，它们只分布在一些山坡上，这里的山坡由于坡度较陡并暴露在阳光里，所以很少积雪。幼树阶段的山松袅娜多姿，它的叶子、松果以及向外伸展的羽状枝条使你总是想起兰伯氏松，而兰伯氏松和它也是近亲。在更加寒冷与荒芜的山中，这种令人钦敬的树种高高地挺立，卓尔不群。

在条件优越的中部地区的主林带里，大型林木有：巨杉、兰伯氏松、黄松、肖楠属松、洋松以及两种银杉。约塞米蒂公园只有两小片巨杉林，它们相距几英里，分布在距离约塞米蒂峡谷约 17 英里的托勒姆和莫赛德分水岭上。通向峡谷的大橡树平原路穿过托勒姆巨杉林，而考尔特维尔路则穿过莫赛德巨杉林。较为

[1] 塞缪尔·约翰逊 (1709—1784)，常被称为约翰逊博士。英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文人之一，花了九年的时间独自编出《约翰逊字典》。

[2] 马尔：苏格兰的一个地名。

著名的马里波萨巨杉林归属州政府，它距离约塞米蒂公园的西南角不远，在瓦屋纳上面数英里的位置。

在约塞米蒂公园中，走进阳光明媚、鲜花盛开的开阔林带，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兰伯氏松 (*Pinus Lambertiana*)。兰伯氏松的最低生长高度约为海拔 3500 英尺，在海拔五六千英尺的地方兰伯氏松最为茂盛，而在海拔 8000 英尺的地方兰伯氏松就渐渐消失了。在很多地方，特别是与河流相间的主山脉北坡，兰伯氏松构成了林带的主体，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它还是与那身材高大的同伴亲密地生活在一起，在每一座峰峦、每一道山梁、每一个高原上，都能看到兰伯氏松秀出众木之外的塔一样的高大身姿，这一壮观的景色绵延不绝，长达 500 英里。在全世界七八十种松树中，兰伯氏松是最大、最壮丽的一种，而在所有的针叶树中，它也是仅次于针叶树之王巨杉，屈居第二的树种。

不少兰伯氏松的树高都在 200 至 220 英尺之间，距地面 4 英尺的树干直径有 6 到 8 英尺。偶尔有一株树龄为七八百年的老兰伯氏松，它有 240 英尺高，10 英尺甚至 12 英尺粗，其巨大的树冠有 70 英尺。1826 年秋在南俄勒冈发现“这一最美丽的巨型树种”的大卫·道格拉斯^[1]称：被风刮倒的几株最大的兰伯氏松，“在距地 3 英尺的地方，其树干的周长有 57 英尺又 34 英寸（或直径足足有 18 英尺）”；“在距地面 134 英尺的地方，树干的周长为 17 英尺 5 英寸；最长的树干达 245 英尺”。从可靠的测量角度讲，我们或许应当将“57”读作“37”，只有这样才能使之与其他尺寸相匹配；因为在迄今为止所见到的这一种树中，尚未发现有如此巨大的树围，即使树围达到 30 英尺都是罕见的。我所测量过的一株倒下的兰伯氏松，在距地面 4 英尺的地方，其树皮以内的直径是 9 英尺 3 英寸；在距地面 100 英尺的地方，其树皮以内的直径有 6 英尺。一株被砍倒的较为年轻的兰

[1] 大卫·道格拉斯：苏格兰植物学家。

伯氏松，其树龄有 330 年，它的树桩有 7 英尺粗，而在距地面 150 英尺的地方，其直径为 3 英尺 3 英寸，其总长度为 210 英尺。

主干呈圆形，从下到上逐渐变细，树皮有细腻的沟槽，呈紫褐色，在地面以上 100 英尺或更高的地方不枝不蔓。主干的顶端是相对纤长的枝条，它们向外伸展，飘然下垂，婀娜多姿，只有在枝条的梢头才分出流苏般的羽状小叶，形成一个 50 至 75 英尺方圆的树冠；这树冠虽有棕榈的形状，却不像棕榈以及其他针叶树的尖形树冠那样单调乏味、少有变化。兰伯氏松的老树像橡树一样多姿多彩。没有两棵兰伯氏松是相同的，我们为每一株兰伯氏松所吸引，无论它是在静静的充满松香的阳光下肃立，还是在风暴中摇曳，我们都会驻足赏玩。叶子约三四英寸长，每一簇叶丛由五个叶子组成，叶丛呈放射状，叶色鲜绿，富于弹性。兰伯氏松的花只比主教松的花略大一点，但没有主教松的花夺目。巨大的圆柱状松果有 15 到 20 英寸长，有的甚至长达 24 英寸，直径有 3 英寸，它们有的单生，有的簇生，在长长的枝条梢头仿佛装饰性的穗子，果色青绿，朝阳的一面略带紫色。与其他绝大部分松树一样，兰伯氏松的松果也是在开花的次年秋季才成熟，那些逃脱了印第安人、熊和松鼠之口的种子飘落四方。此后，松果就更具装饰性了，随着鳞片向外展开，松果的直径几乎翻了一番，果色则变成浓重的褐色。在接下来的冬季和夏季，它们仍留在树上，因此繁殖期的兰伯氏松都带着松果。即使这些大松果落下之后，它们仍在积满松针、繁花似锦的地面上展示着自身的美丽。兰伯氏松的木质细腻，木色淡黄，并散发着美妙的芬芳。兰伯氏松也叫糖松，之所以以“糖”为名，是因为木心受到火烧斧斫的伤口上会生成一种酥脆的不规则的白色糖状物质。尽管它不能大量摄入，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味道与槭树糖一样甜美。

无论热爱树木与否，每一个旅行者都不会忘记他的第一次兰伯氏松林之游。巨大的树冠彼此相接，撑起了一座秀美的华盖，束束阳光从枝叶间泻下，松针闪

着银光，坚实的树干被镀成金黄，整个大地都沉醉了。

在株体大小与身姿的优雅程度上，黄松 (*Pinus ponderosa*) 仅次于它那富于王者风范的同伴。在主林带，与兰伯氏松生长在一起的黄松成树约有 175 英尺高，直径有五六英尺，但比这更大的黄松也很容易找到。我所测量过的最大的一株黄松，其距地面 4 英尺的树干直径有 8 英尺多一点，树高有 220 英尺。在阳光充足且其他条件有利的情况下，黄松巨大的塔形树身呈几何对称状，粗壮笔直的主干笼罩在无数分枝之中，它们分权再分权，直至梢头生出繁茂明亮的松针，挂满绿色和紫色的松果。在黄松生长过于密集的地方，一半或一半以上的主干都没有分枝。在开阔的丛林里，这种树木可以生长到最大极限，那是在约 4000 英尺高的湖盆，且土壤层要厚，透水性要好。在那里，几乎所有的老树都超过 200 英尺高，繁茂的枝叶将主干几乎包裹到地面。这样的树很容易爬，沿着由屈曲盘结的树枝形成的旋梯攀上树梢，那么你对树的高度、树枝的浓密程度以及极富弹性的闪亮的长长松针的美丽程度就可以有一个生动而难忘的印象了。在风和日丽的天气中，你会看到坚硬的松针像冰凌一样静静地闪烁着寒光；然而一旦暴风骤起，强壮的塔形树体就会弯曲摇曳，仿佛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激情。森林中的每一株树都在闪亮，它们以一个整体的形式放射着白色的光芒。

只要不拥挤，在优质土壤里黄松和兰伯氏松生长得很快。树龄达到 200 年时，它们约有 2 英尺粗，100 或 100 多英尺高。尽管两者并不相像，但那时它们都很英俊。兰伯氏松轻柔多姿，枝叶繁茂，向上的树枝将主干紧紧裹住，黄松则枝叶扶疏，从下面到树梢你都能看到它的主干。轮生的树枝很少分权，它们向外伸展，在枝头转而向上，形成生满坚固闪亮的长长松针的美丽枝梢，这种叶丛簇生的枝梢往往有三四英尺长，一英尺半宽。在森林里，黄松是最耐看最英俊的树种。与它的同伴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黄松不仅不恣肆生长，反而形成一个紧凑、匀称的塔形树身；树皮一般很厚，在地面处有 4 至 6 英寸，它们形成块块巨大的护板。

在树干的下半部分，其中的一些长达四五英尺，宽有 12 至 18 英寸，它们有力地起着阻燃作用。叶子三个三个地簇生在一起，长度从 3 英寸至 1 英尺不等。5 月开花，雄花呈粉红色或棕褐色，雌花呈深红色，花体有四分之一英寸大，大多隐现在枝梢的针叶间。松果呈簇状坐生于距离转向上方的树枝很近的地方，长度从约 3 英寸到 10 英寸，直径从 2 英寸到 5 英寸不等。

由于黄松具有耐火、耐饥饿且能适应多种气候的特性，这一巨大的树种分布十分广泛：从太平洋海岸向东横跨辽阔的落基山脉，直到达科他的布莱克丘陵，距离超过 1000 英里，从接近北纬 51° 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向南直到墨西哥，约有 1500 英里。在哥伦比亚河以南，它与兰伯氏松会合在一起，两者相伴，沿着海岸山脉、瀑布山脉以及北美西部山地和南部山脉，一直分布到下加利福尼亚半岛的山中，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是它们最南方的共同家园。黄松的变种极多，令植物学家头痛的是如何在变化莫测的黄松中把握和确定它们的种属，不知它是有两个种还是有十几个种：杰弗里松、德福来克萨松以及宽叶松等等。然而无论分布在哪里的黄松，也无论它以哪种形式出现，都显示出无穷的力量。身着厚厚的树皮，仿佛披挂着铠甲的武士，它们遍布于北美大陆荒无人烟的一侧的高山上，光彩夺目，在北部海岸与海平面等高的地方，它们沐浴着雾霭与甘霖，生长得郁郁葱葱；在风雪交加的山梁上，它们傲雪挺立；在内陆高原及平原那耀眼的阳光中；在海市蜃楼时隐时现的沙漠边缘；在火山旁，在火山灰形成的沃土上，它们随着无休止的热风摇曳着羽状枝叶，多少世纪以来，花开花落，岁岁年年，将它们那成熟的大松果抛入自然之炉的灰烬里。

洋松与株体较大的松树生长在一起，尤其是在山脉与峡谷那凉爽的北侧，在这里，它长得与黄松几乎一样大，分布却没有黄松那样密集。其木质坚硬，树皮很厚，树皮上有深深的沟槽。在那些朝气蓬勃、生长速度很快的洋松树上，向外伸展的坚实的树枝都笼罩在无数袅娜摇曳的纤条里，纤条身披短叶，飘逸潇洒。

洋松的花约有四分之三英寸长，花色鲜红或略带绿色，却没有那下垂摇摆的苞状松果夺目。而在六七月份，当新叶吐出明黄时，整株洋松看上去就像披满鲜花一般。

就是这一株体巨大的树种构成了覆盖着西俄勒冈、华盛顿及与不列颠哥伦比亚毗邻的海岸地区的著名森林，在这些地方，它们的株体达到最大，分布也最为茂密，数千平方英里的森林几乎都是由单一的洋松构成的，浓密黑暗的丛林几乎无法进入。很多洋松都笔直地巍然挺立，树体从下至上不易察觉地渐渐变小，树高达 300 英尺，它们彼此相连的树冠遮天蔽日。洋松是所有西部大树中最大、分布最广也是最重要的树种之一。

成年的翠柏 (*Libocedrus decurrens*) 非常英俊，其高度从 120 英尺到近 200 英尺不等，直径有 5 至 8 英尺，偶尔可达 12 英尺，树皮呈肉桂色，叶子为暖暖的黄绿色，样子很像罗汉柏。它遍布于海拔 3000 至 6000 英尺的主林带，在海拔 7500 英尺高的为峡谷所遮护的温暖的一侧，翠柏也有分布。仲冬时节，当大多数树木尚在沉睡之中，翠柏便已开花吐艳。雄花是隐形花，呈淡绿色；雌花呈黄色，约四分之一英寸长，其数量众多，将树枝全部染成金黄色，使屹立在白雪中的树体看上去就像一株金色立柱。尽管在开阔的丛林中，其分布要比同伴稀疏一些，但它绝不会从视线中消失，它那亮棕色的树干及暖暖的浓密的羽状树叶构成了一道动人的风景。在开阔的条件下，生长迅速的幼树呈现出标准的金字塔形状，这在约塞米蒂公园里株体相同的其他树种中是绝对没有的。树枝像扁平的羽毛向外伸展，复叶的分布十分精美。除了梢头勃勃向上的树枝外，其他树枝都优雅地向下向外垂落，最低的树枝可以拂到地面：它们彼此交织在一起，遮蔽着雨雪，对于被暴风雪所围困的登山者及鸟类而言，这是很好的帐篷。老年翠柏则呈现不规则的奇特形状，这大多是由意外事故造成的，野火、积雪压折的树枝、雷电击碎的树冠以及促使它从侧枝上生长出一个新的树梢的强迫力量等。翠柏经常生长到千年以上，其不可征服的美丽使之无愧于与洋松及其他大型松树为伍。

这种难以与之媲美的森林被两种漂亮的银杉装点得更加富丽堂皇。麦格尼菲卡冷杉与康克洛冷杉是从银杉主林带向下延伸的两个小支，它们分布在山梁与沟谷凉爽的阴影中。麦格尼菲卡冷杉是同类树种中最英俊的，它生长在海拔七八千英尺的冰碛地区，树高有 200 至 250 英尺，直径有 5 至 7 英尺，其巨大的株体使之成为北美西部山地最富丽雍容、最规则对称也最完美无瑕的树种。树枝轮生，多数为五枝一个轮生体，它们从紫红色的主干笔直地水平伸出，在老树上，树枝像衣领一样向下翻垂，每一根树枝都规则地长着蕨类般的羽状分枝，上面覆满银色的针叶，宽阔的羽状树叶浓郁而华美。

盛花期约在 6 月中旬：雄花呈红色，密密地簇生在枝梢的下方，使几乎所有的银杉树都染上浓烈的颜色；雌花呈略带绿色的黄色，间或有些粉色，它们笔直地绽放在树枝梢头的上方；新生叶丛的颜色与洋松的一样鲜亮，数周以后，从棕褐色的叶芽中散发出芬芳，形成另一个壮观的场面。

杉果与花在同一季节成熟。完全成熟的杉果约 6 至 8 英寸长，三四英寸粗，呈圆柱状，饱满而没有棱角，颜色灰中带绿，上面覆有一层银色的细茸毛，并坠着透明的胶质，它们像小桶一样直直地长在树枝的尖端，一副十分丰满、珍贵的样子。如果能够看到的话，那么杉果的内部更漂亮：鳞苞呈红色，种子紫色的护翼闪着虹彩般的晕光。

康克洛冷杉也称白银杉，它在比麦格尼菲卡冷杉低 2000 英尺的地方长得最好。它与麦格尼菲卡冷杉的株体大小差不多，但它的羽状枝条却没有后者轮生得规则，其叶子比麦格尼菲卡冷杉的叶子要长，它们不像麦格尼菲卡冷杉的叶子那样环绕枝梢向上簇生在一起，而是大多水平或朝上地排列成行，其杉果小于半英寸。麦格尼菲卡冷杉的树皮呈略微泛红的紫色，沟槽分布得十分紧密，而康克洛冷杉的树皮则呈灰色，沟槽分布较为稀疏。这一对高大的树种，在俄勒冈、华盛顿及北加利福尼亚海岸山脉的森林中只有格兰蒂斯冷杉、亚马比利斯冷杉和诺

比利斯冷杉可以望其项背。然而没有一座由北部树种构成的单一森林能在面积和美丽程度上赶上北美西部山地上同样的森林。

针叶树种子的形状和颜色都十分古怪，有白色的，有棕褐色的，有紫色的，有色彩单一的，也有像鸟蛋一样有斑点的，其中的一个例外就是杜松的种子，它们为了便于播撒，都生有巧夺天工的美丽护翼。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飞行器，仿佛一只只有一个翅膀且只有一根羽毛的飞鸟。它们只起飞一次，在风和日丽的天气里它们从树果中飞出，如果碰巧落在树枝上，它们就会等候下一阵风。尽管这些护翼只被使用一次，它们却像鸟的翅膀一样色彩斑斓、光艳照人，其长成需要一到两个季节。为了能使种子借助风力飘行，松树、杉树、铁杉以及洋松的种子护翼都呈螺旋状，将种子紧紧裹在其中，使它们能在空中停留足够长的时间，以便风能将它们吹出很远的距离，这是一种快速、欢悦的飞行姿态，与在羽状冠毛中那缓缓飞行的种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那些起程寻找自己的好运的冒险家中，没有比它们更幸福的了。只有在冷杉林中才能见到大片飘行的种子，因为冷杉的杉果与松树、洋松及铁杉等树种的树果不同，后者的树果释放种子的速度很慢，随着松果鳞苞的展开，一次只崩出一两粒种子。而冷杉的杉果成熟之后就落下摔成碎片，在适宜的天气里一下子将几乎所有种子播撒出来。轻风送爽的秋季，数百英里的北美西部山地那充满阳光的森林里，巨大的塔形树身之间充满了紫光闪闪的种翼旋风，而收获树种的松鼠们已经以它们最快的速度工作了几个星期，它们要在种子飘飞之前剥落每一个树果。巨杉种子的护翼是扁平的，飞翔中闪烁的身姿仿佛男孩子放飞的风筝。杜松种子的播撒受到以鸟为媒的梅子与樱桃的分布的影响，因此它们在搭便车的时候，又利用了一双多余的好翅膀。

在巨大的冷杉林带上方，参差不齐的主教松林带下面，生长着浓密宽广的龙胆松林或九里香林，它们一般被称为美洲落叶松。在宽阔的由冰碛物质构成的土地上，形成了几乎清一色由龙胆松组成的森林，那里的高度为海拔八九千英尺，

它们株体不高，大小适中，高有五六英尺，直径有一二英尺，薄薄的树皮呈灰色，树枝屈曲盘结，分杈众多，短短的针叶两两簇生，花朵呈明黄和殷红色，松果多刺而小。我所测量过的最大的一株龙胆松有 90 英尺高，距离地面 4 英尺处的树干粗 6 英尺多一点。沿着溪水，在有屏障保护的低地，只要土壤湿润且透水性好，龙胆松便向上长出纤长的枝条，形成 50 至 75 英尺高的箭形优美树冠，而树枝只有五六英寸粗。

公园中由这种松树所构成的最大的森林坐落在大托勒姆草原的北部，那是一片著名的鹿场，也是著名的莫诺印第安人的猎场。在绵延数英里的冰碛土壤上，它们均匀地分布，几乎没有其他树种杂生，其间只是间或为冰川草原隔断。草原边上，龙胆树装饰性地耸立着它们尖尖的树梢，无论是在鲜花烂漫绿色满园的夏季，还是在白雪皑皑的冬天，都是那样傲岸。由于它们在很多地方都长得很密，而它们的树皮又很薄很松，所以它们很容易被野火焚毁，在龙胆松成林的地方，野火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然而新一代龙胆松会很快从灰烬中崛起，因为它的种子可全部或部分地保存上一两年或许多年，一旦龙胆松死去，它的松塔就会崩开，而松子便像加利福尼亚松一样散落到烈火焚烧过的大地上。

在承受积雪重压的能力上，这一树种仅次于山地加利福尼亚铁杉和主教松；而在忍饥耐寒的能力上，在嶙峋的山巅没有任何树种可以超过它。它分布在从阿拉斯加到南加利福尼亚以及内陆整个落基山脉的广大地区，为了适应不同的气候和土壤，应付不同的对手和敌人，它们变换着自己的形态。在不断有盐粒倾泻到身上的海滨沼泽与沙丘、在高高的雪山之巅、在幽深的死火山口，它们耐心地生长着。“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它们不断地扩大着自己的领地。

在海拔 7000 至 1 万英尺高度的松林带上部，顶风傲雪的北美圆柏以花岗岩穹顶、山梁及冰川地表为家，宴然自乐。在这里，它可以得到充足的阳光和雪水以及游刃有余的空间，不致为生长迅速的对手所遮蔽。它们从不形成森林，甚

至连树丛都很少见到，它们彼此相距很远地独立于风中；它们悬附在山岩之上，吸吮的只有积雪和稀薄的空气，它们就靠着这样的饮食，保持着强健的体魄达2000年或更久，它们的每一个特征、每一个身姿都显示着顽强不屈与坚韧不拔。最大的北美圆柏直径一般约有6至8英尺，高约15至20英尺，极个别的直径达10英尺。在与世隔绝的冰碛堆上，有的北美圆柏有40至60英尺高。很多北美圆柏纯粹就是个树桩，高与粗相等，它们被雪崩和雷电折断，顶端丛生着浓密的灰色鳞状树叶，格外夺目，看上去丝毫没有垂死的迹象。雄花与肖楠属松的相似，但略小，雌花则为显性花序；木质红色，纹理细腻，且散发着香味；树皮呈鲜亮的肉桂色和红色，在生长茂盛的树上，树皮交织成网，并一片片剥落，形成光泽闪亮的细丝带，印第安人过去常用它织成毯子和粗布。这些坚不可摧的棕色立柱在光滑的冰碛地面上肃然挺立，枝头缀满浓密的叶丛，格外引人注目，当然更不会放过艺术家的眼睛。它们看上去似乎是某一古老物种独一无二的幸存者，与其邻居们没有丝毫关系。

我花了很多时间来确定它们的年龄，然而大部分老树由于干枯使树干中出现空洞，所以我无法完整地计算出最大的北美圆柏有多少树龄。有些树毫无疑问超过2000年了。在土质良好的冰碛土壤里，它们与橡树生长得同样快，而在穹丘地区那光秃的冰碛地表及被冰川缓慢刨蚀过的花岗岩山梁，它们却生长得极其缓慢。在斯塔尔·金山梁上，一棵直径仅有2英尺11英寸的北美圆柏，其树龄竟达1140年；在同一山梁上的另一棵北美圆柏，其直径仅有1英尺7英寸半，而树龄却已达830年。在特那亚冰碛地表北部，有一棵直径6英尺的中等大小的北美圆柏，在其树皮以内最外层的15英寸木头中，竟有859道年轮，也就是说在1英寸的木头中，就有57道年轮。再往里去，由于木质干枯及旧伤造成的疤痕使统计无法进行下去了。我检测过的最大一株北美圆柏，其树围达33英尺亦即直径近10英尺，尽管我无法进行完整的统计，但我从这个例子以及其他样本中

获得的一切足以使我确信：挺立于冰碛地表上的 8 至 10 英尺粗的大部分北美圆柏，其树龄只会多于 2000 年，而不会少于 2000 年。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树除非遇到不测，否则将永远生长下去。死去的北美圆柏，其树木消失的速度几乎与花岗岩的风化速度一样缓慢。挺立了如此之久以后，即使被雪崩击倒，它们也拒绝躺下休息。它们坚强地斜倚在巨大的残枝上，仿佛要东山再起，树根只与岩石一线相牵，却吐出新叶，一副“永不言死”、“永不倒下”的冷峻表情。

就像杜松是最顽强不屈、最岿然不动的树种一样，山地加利福尼亚铁杉 (*Tsuga Mertensiana*) 是最柔美温顺、最敏感易动的树种，它在微风中轻轻拂动。在它达到五六十英尺的高度之前，树身都被下垂的枝条一直包裹到地面，这些枝条分生出无数纤嫩的枝丛，摇曳不定，一束束、一丝丝，美妙绝伦，难以描述，上面还点缀着众多漂亮的棕色杉果。山地加利福尼亚铁杉的花也异常美丽、动人：雌花呈很浓很浓的深紫色；雄花则为纯净无瑕的蓝色，仿佛高天中的碧空就是从其中浓缩而成。

尽管山地加利福尼亚铁杉在山地树种中显然是最纤柔娇媚的，但它生长最繁盛的地方也是积雪最深的地方，那是高度为海拔 9000 至 9500 英尺的山地山坡的洼地。然而只要是在能够挡住盛行风的地方或不被盛行风吹到的地方，在任何气候土壤条件下，无论土质肥沃与贫瘠，山地加利福尼亚铁杉总保持着它那优雅柔媚的风度。海拔 10500 英尺高的饱经风霜的山巅是山地加利福尼亚铁杉生长的最高极限，在这里，它们像主教松一样枝干蜷曲，紧贴地面，然而即便如此，它们仍努力舒展着自己的枝条和叶丛，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在透水性良好的湿润的冰碛土壤里，山地加利福尼亚铁杉的叶、花、果则显现出热带植物那样的繁茂。

冬季第一场风暴来临，雪一般是松软的，它们落在树叶浓密的枝条上，将它们压向树干，随着负荷的增大，纤弱下垂的轴心不断向下弯曲，直到树梢触及地面，形成一个美丽的拱形。随后，一场暴风雪接着一场暴风雪，积雪大量堆积，整棵

树最终将被掩埋。不到第二年的六七月份春雪消融，山地加利福尼亚铁杉是不会重见天日的，枝叶则更是动弹不得。被一片洁白所精心覆盖，在最为洁白的床上睡上五六个月的不仅是年轻的幼苗，三四十英尺高的大树也是如此。从4月到5月，当积雪被压实的时候，你可以跃马走在倒伏的山地加利福尼亚铁杉丛林之上，而不会看到它们的一枝一叶。秋季，当克拉克鸦、松鼠和金花鼠收获着丰收的树子，而鹿隐在浓密的树枝下休息时，山地加利福尼亚铁杉林中充满了欢快的生命。约塞米蒂公园中最好的山地加利福尼亚铁杉林距离康奈斯山不远，从托勒姆苏打泉通往山区的道路从中穿过。这片丛林中的许多树都有三四英尺或五英尺粗，约100英尺高。

从北美西部山地高原的最南端附近，向北沿着俄勒冈与华盛顿的瀑布山以及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海岸山脉，一直到阿拉斯加，山地加利福尼亚铁杉都有广泛分布。而阿拉斯加的山地加利福尼亚铁杉是在1827年发现的。迄今为止，就我的考察，其分布的最北极限是北纬 61° 威廉姆斯海峡那冰封雪冻的峡湾。在那里与海平面等高的地方，有由山地加利福尼亚铁杉单一树种构成的森林。在巨大冰川的崖岸，它们长得又高又大，随着山风与冰山坠落的轰鸣，它们摇曳不停。这里也好，北美西部山地也好，山地加利福尼亚铁杉总是美不胜收，它们是美洲最可爱的常绿树。

公园里圆形树冠的双子叶树种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黑橡树和驴蹄草橡树。它们生长在主林带的某些部分，像较为浓密的查帕拉尔灌木丛一样零星分布于大松树之间，只有在约塞米蒂河谷及主要峡谷的平台地上，它们才绵延成林，生长完好。加利福尼亚黑橡树(*Quercus Californica*)是最大最美的西部橡树之一，在适宜的条件下，其树高可达60至100英尺，主干直径从3英尺到7英尺不等。美丽的树枝向四外伸展，绿色的叶子光滑亮泽，呈美丽的扇形，春天，它是紫色的，秋季，则呈现黄色和红色。在地表覆满蕨类植物、北美稠李、犬蔷薇、悬钩子、

薄荷、一枝黄花等的充满阳光的开阔丛林中，加利福尼亚黑橡树生长得最好。如果有的话，也极少有哪一种著名的欧洲橡树林能够在大小、气势和亮丽程度上与加利福尼亚黑橡树相颉颃，就连树下植被所展现的颜色和散发的芬芳也是无法企及的，更遑论充斥于枝叶穹拱间的光质及周围景色的壮丽了。约塞米蒂公园中最好的加利福尼亚黑橡树林位于赫奇—赫奇以上几英里处托勒姆峡谷中的一条小约塞米蒂河谷。

山地活栎，或称驴蹄草橡树 (*Quercus chrysolepis*) 在峡谷及约塞米蒂河谷中由地震和雪崩造成的崖锥与台地上绵延成林，那里的高度约为海拔 3000 至 5000 英尺。驴蹄草橡树因其具有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的气魄堪称橡树中的精品。从整体外观上看，它与南部诸州的大活栎很相像。驴蹄草橡树的树皮呈淡灰色，主干短而粗细不匀，如荷重负，它常常在距地面几英尺的地方分枝，树枝粗壮有力，向外伸展，形成一个巨大的穹顶，梢头则分出细小的枝丛，数也数不清，最外面的树枝像垂柳一样一直拂到地面，枝条上覆满了光亮的小单叶，巨大浓密的树冠在阳光的照耀下光芒四射。橡子壳斗很浅，但壳壁很厚，外面覆有一层黄色的绒毛。五六月份是驴蹄草橡树的盛花期，其花粉呈现一片金黄，随后古铜色的新叶便长了出来。

约塞米蒂公园里，没有任何其他树种能比橡树更好地用来测量高度了。在海拔 4000 英尺的峡谷中，你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一棵直径 6 至 8 英尺粗的橡树，而在比这里高出 3000 英尺的侧翼峡谷顶端、你爬上去需要至少两小时的地方，你会发现虬枝盘结的大橡树居然被压缩成了纤弱不经的灌木，而它的叶子也变得与肾越橘一样，然而它同样结出橡子，而且看上去心满意足、自得其乐。它们构成一片片浓密的查帕拉尔群落。你可以像石南上面的高山居民一样，在它们上面铺好床，舒舒服服睡上一觉。在比这里高出约 1000 英尺的地方，驴蹄草橡树变得更小，它们只有 1 英尺高，丛生在巨石的周围、冰碛硬面的缝隙以及峡谷的岩坎

上，在难以攀缘的峭壁上，它们是随处可见的抓手。我测量过的最大的驴蹄草橡树，其树围有 25 至 27 英尺，树高达五六十英尺，树枝展开的直径约是树高的两倍。

主要的河边树种有杨树、赤杨、柳树、阔叶槭及纳塔尔开花山茱萸。由于苞芽上有树脂，所以杨树 (*Populus trichocarpa*) 又常被称为吉里德香胶，它高大、稳重，在海拔约 4000 英尺的主要溪流岸边，高高地秀出其他树木，浓荫环抱、清雅幽深。繁茂的叶子在秋季变成明晃晃的黄色。印第安之夏，当溪水退至最浅的时候，阳光透过杨树的枝叶，欢快地洒向波光粼粼的水面。

在阴郁的日子里，开花山茱萸更加亮丽，它那巨大树冠的每一个枝头都闪烁着一簇殷红的火焰。春天，当溪水高涨的时候，它是树中最洁白的，像积雪的河岸一样洁白，它那美丽的花朵阔达 4 至 8 英寸，格外夺目，吸引着成群的飞蛾与蝴蝶。

阔叶槭主要分布在充满巨石的凉爽的峡谷，那里溪流翻着银白色的泡沫，而阔叶槭伸展的枝条在两岸之间搭起了一座美丽的天棚，形成一个充满柔和绿光与水雾的浓密的树叶构成的隧道，对于水鸟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家。在比这里高两三千英尺的冰川湖泊周围，白杨一般沿着湖边成行成丛地生长；秋天，它们光彩照人，使你联想起东部森林那斑斓的色彩。

植物学家还可以找到一些其他的树种，它们或零星生长或丛簇成林，但大多都不大，这些树有：山地红木、樱桃、板栗、月桂及豆蔻。加利福尼亚豆蔻 (*Tunion Californicum*) 是一种英俊的常绿树，属水杉科，其树皮呈灰白色，叶子有刺，果实与青梅子相似，种子像豆蔻。公园中最好的加利福尼亚豆蔻林生长在约塞米蒂下的大瀑布区。

然而高大的橡树与所有这些掩映着岩石与溪水的树木都被淹没在针叶树那巨大的林海之中。在北美西部山地的第一年里，我向每一个我能接触到的人呼吁要去欣赏这些树木，然而直到爱默生到来之前，没有一个人显示出半点热情。我曾谈过爱默生的文章，确认在所有人中他是最能诠释这高贵的大山与林木的人。

当在约塞米蒂遇到他时，我的这种信念更坚定了。他看上去像巨杉一样沉静，他的思想像天空一样高远，当我建议他在大山深处进行一次旷日持久的野外旅行时，他忘记了自己的年龄，抛弃了自己的计划、职责及一切庶务的羁绊。他似乎急着要去，但又照顾周全地提起了与之同来的一行人。我说：“别管他们，大山在召唤；出走吧，让那些计划、同行者以及牵扯人的低地世俗事务都‘见鬼去吧！’我们将走上峡谷去唱你自己的歌，用神圣的真诚道一声：‘再见，骄傲的世界！我回家了。’在那里有一个崭新的天堂，一个崭新的地球；让我们去看那是什么样子的。”然而不幸的是，太晚了，距离他生命的日落太近了。影子在不断地变长，他倚靠着他的朋友。与他同来的一行人满脑子都是室内的哲学，他们看不到大自然的美，也看不到我那越野计划所承诺的丰厚内涵，他们轻蔑地笑话我的计划，好像设想让波士顿人付出艰苦的野营代价去接受上帝揭示的北美西部山地是非常可笑的。无论如何，他们不肯这样去做，而且他们又将爱默生先生拉回了旅馆和老路。

在约塞米蒂度过了仅仅五天旅游者的日子之后，他就被带走了，然而我却和他多待了两天，因为我有幸被邀与那一行人同行，直到马里波萨的巨杉林。我告诉爱默生先生说我非常愿意陪他到巨杉中去。他由衷地表示同意，我确信我们在巨杉旁的篝火边会度过至少一个充满野趣的难忘的夜晚。第二天，我们骑马穿越莫赛德盆地那壮美的森林，我不断让他留意兰伯氏松，并引用他的森林笔记“来倾听松树在说些什么”等语，指出这些树像国王与牧师一样尊贵，它们是所有山林中最雄辩最不容置疑的布道者，在它们四周围满的密密层层地祈祷者中，它们伸出年龄有一个世纪的臂膀，进行着祷告。爱默生先生双目凝神，充满了虔诚的景仰，说了一些话，但说得很少，而他那美妙的微笑却渐渐消失了。

那个下午的早些时候，当我们抵达克拉克站时，我吃惊地看到那一行人都下马了。我问我们是不是不到森林中去露营了，他们答道：“不去了，夜里躺在野外是绝对不行的，爱默生先生会感冒的，而你知道，缪尔先生，那将是一件可怕

的事情。”我徒劳地争辩着，说只有在家里和旅馆中才会得感冒，没有人会因为在这些森林中宿营而得感冒，在整个北美西部山地甚至连一声咳嗽、喷嚏都没有。随后我又指出气候巨大的变化以及我会燃起的熊熊篝火，我对巨杉火焰的美丽和芬芳赞不绝口，我还告诉他们在紫色的火焰下屹立在我们周围的巨杉将如何变形，而繁星却从巨大的穹顶向下张望……最后，我鼓励他们再接再厉，度过一个永生的爱默生之夜。然而，住在房子里的习惯无法改变，尽管那只是稍带露水的凉爽的白天的空气，他们却受不了这种奇怪而可怕夜晚的空气。于是他们选择了地毯的尘土和说不清的臭气，而认为这就是波士顿的选择。多么可悲的对于文化的评价，多么辉煌的先验哲学。

我已养成“一条路走到底”的习惯，于是准备独自一人爬上山宿营，并等着第二天那一行人的到来。然而由于爱默生先生很快就会离开这里，所以我决定留下来和他在一起。整晚他都没怎么说话，当然只是和他近近地相处就是一种极大的快乐，沐浴在他面前温暖的光辉中就像在火边一样。清晨，我们骑马上路，穿过巨大的松林和杉林，进入著名的马里波萨丛林，在那里停留了一两个小时。尽管爱默生先生偶尔也独自一人，仿佛在某种召唤下走来走去，但大部分时间还是以普通游客的方式度过的：望着巨杉，用线绳测量它们，策马驰过倒伏的过大树干，等等。当我们徒步穿越一片生长得很好的丛林时，他指出“古时候它们就是巨人”。这说明他意识到了这一物种有多古老。为了纪念爱默生的这次来访，森林守护员盖伦·克拉克先生^[1]挑选了一处未命名的最美丽的林木，让他取名。爱默生先生将其命名为萨默赛特，这是一个新英格兰的印第安酋长的名字，也是他想到的最好的名字。

可怜的一点点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一边整理着马鞍，一边再次敦促爱默生

[1] 盖伦·克拉克，守护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长达24年之久。

留下来。“你本人就是一株巨杉，”我说，“停下来和你的这些大个子兄弟们熟悉一下。”然而他已过了兴头，现在他已成了他那些关心备至但过于文明的朋友们手中的一个孩子，他的那些朋友满脑子都是陈旧的不变模式，就像知识分子大胆的独立性一样。这是一天中的下午，也是他人生的下午，他现在就要向西走下大山，走进日落的地方。与他同来的那一行人心满意足，上马而去，显然，他们走的是巨杉林下加利福尼亚熊果与山茱萸灌木丛中的那条路，那是分水岭背后巨杉盆地的山坡。我随着他们走到丛林边缘，爱默生恋恋不舍，落在了队伍的后面，当他走上山顶的时候，那一行人都已翻过了山梁，消失在视线之外。爱默生掉转他的马，摘下他的帽子向我挥舞，作最后的告别。我感到孤独，我确信爱默生在所有来看大山并为之歌唱的人中，是最来去匆匆的。向他消失的地方凝望了片刻，我又回到了丛林深处，在一条溪流边用巨杉的枝叶与蕨草铺就了一张床，收集了一些柴火。那些见不到的鸟儿，知更鸟、画眉及鸣禽等来到了我的周围，于是一切都归于宁静、欢畅。日落之后，我燃起一大堆篝火，像往常一样，火，只对着我自己。尽管在这些森林里我第一次感到孤独，但我很快重新振作了起来——树木没有去波士顿，鸟儿也没有去；当我坐在火边的时候，精神上的爱默生仍然与我同在，尽管我再也不会见到肉体的他了。他寄来书并写来信，令我开心；他劝我不要在孤独中待太久。之后他希望我的守护神会暗示我的见习期将很快结束，随后我将收起我的植物标本、草图和诗（尽管我从来不知道我有过什么诗）到他家去；当我厌烦了他及他那贫寒的环境之后，他还会介绍给我一些更好的人。

然而，在我去看他的瓦楚塞特、蒙纳德诺克、波士顿和康科德之前，我还有很多森林要去穿行，很多山峰和冰川要去跨越。当我站在他那位于斯里皮洼地上边小山上一棵松树下的墓地旁时，那已是我们在瓦屋纳山梁分手的17年之后了。在我的想象中，他已经去了更高的内华达山地，他以友好的姿态又一次挥着他的手。



OUR 第五章
NATIONAL PARKS

数以千计的美妙花园：造物主 化身为园艺师

数以千计的花园“养在深闺人未识”。鸟、风和倾泻的雨水将各种顽强的山花种植在这些花园里，只要那里有足够的水分，它们就在那里争奇斗艳。

当加利福尼亚尚未垦殖的时候，那里是整个大陆上鲜花最为烂漫的地方。尽管在成群结队的农民到那里耕耘之前，低地植物就已在大部分地区消失，但它现在也许仍然还是大陆上鲜花最为烂漫的地方。加利福尼亚州中的主要谷地繁花似锦，虽然一百朵花中的九十九朵已被除去，但它仍是一片花团锦簇，比起伊利诺伊和威斯康星那美丽的大草原或南部诸州的热带草原原来要远为茂盛。早春的加利福尼亚，是一块平坦、均匀的紫金色花毯，花朵密密层层，绵延 400 多英里长，几乎看不到一片绿叶。

更为趣意盎然的则是山地那浓郁而变幻莫测的鲜花。从西部高原横跨约塞米蒂公园，攀上 1.3 万英尺高的顶峰之巅，你会看到不同地方植被的巨大差异。这种植被的变化以惊人的速度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因为你是几天之内穿过了数个呈垂直分布的气候带和植物带，就仿佛你从低纬度地区走到北冰洋一样。

除了气候以外，造成这种植被变化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不同地区间的地形特

征。此外，土壤、湿度的特殊分布也对植被的变化有着深刻影响。宽广深厚的冰碛土壤，岁月悠远，久经风化，分布在较低的地区；粗糙而年代相对较近的未风化冰碛土壤，分布在中高地带，这种土壤与光秃的山脊、穹丘以及冰川刨蚀的坚硬地表交替存在于一体；最高处是冰封的山巅，那里的土壤尚属生动，很不稳定，其中有些还处在生成阶段，因此，那里至今仍极少有植物生长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除了这些主要的土壤外，还有许多其他相对较小的冰川土和风化土的变种，在流水冲积和风力吹扬的作用下，零星分布于平缓的山坡以及各种凹地、地壑、河谷、湖盆等，有些处于干燥多风的环境中，有些则有自然藩篱的屏护，湖泊、溪流以及瀑布四溅的水花为它们保持着湿润，使这些地方成为差异巨大的众多植物的舒适家园。总体而言，冰川对地势高的土壤和地势低的土壤的影响几乎是相同的，而水流则是引起苦乐不均的调配者，它使山脊不断走向贫瘠，而使河谷逐渐变得膏腴。冰川将所有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无论它是泥土的微粒还是直径 50 英尺的巨石；水，无论是波澜不兴的缓流，还是汹涌澎湃的激湍，对于它所裹挟的物体，不论大小和形状，从来不加选择。冰川带来的泥沙是颗粒最细的沙质土壤，在约塞米蒂公园中可以被派上任何用途。年轻的河流，其首要任务就是将冰川泥沙搬运到湖泊中，构成鲜花盛开的草原的基础。沼泽只出现在较浅的山间盆地中，那里气候凉爽，适宜水苔的生长，四周的地形条件足以保证它们的安全，尽管在大雨和解冻的天气里，洪水激流会冲来大的砂砾，但那里的水供给从未中断过。年复一年，死去的苔藓逐渐形成一种肥沃的海绵状腐殖质层，很多高山植物都乐于生活其中。不时横扫北美西部高地的强风对特殊土壤层的分布起到的作用要比我们最初感觉到的更为重要，它带来大量的细沙、石砾以及云母片屑等，并将它们艺术地散布在平地上，它们不仅适合某些最顽强、最美丽的高山灌木和花卉的生长需要，而且也成为它们的点缀。较为顽强的平滑而坚固的冰川刨蚀穹丘和山梁可以说几乎没有一点土壤，而其他开始风化的穹丘和山梁则布满一层薄薄的棱

角分明的粗质砂砾。它们中的一些覆满了晶体颗粒，随着岩石外层的解体，这些晶体颗粒散落出来，覆盖着顶峰，并随着小的雪崩滑落，使地表形成一层水晶质的土壤。有时候，不同种类的晶体颗粒星罗棋布，在灰色的砂砾中熠熠闪光，仿佛草地上的朵朵雏菊；然而在一半或一半以上的土壤都由晶体颗粒构成的地方，这些镶嵌其中或零星散布的宝石在一天中不同时刻的阳光照射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比阳光还要强烈的光芒将周围的花朵映衬得更加美丽动人。

在北美西部山地的各种土质中，这些熠熠闪光的片状、带状及由穹丘围绕的环状水晶质土壤是最为美丽的；而沿着大峡谷的峭壁分布的崖底斜坡状碎石堆则是地势最低、土质最粗的。与那些经过缓慢风化作用、逐渐由上面峭壁上落下的沙石堆积而成的普通崖底斜坡状碎石堆不同，它们都是在至少三个世纪前的一次地震中瞬间同时形成的。尽管它们的出现是由于一次猛烈的崩塌，但它们在山脉中的所有土壤里却是最为稳定的。除了那些被直接抛入河道的石块外，这里的巨石大多彼此相扣，紧紧地卡在一起，从它们形成之日起，就再也没有移动过位置。虽然构成崖底斜坡状碎石堆的巨石多为棱角分明的花岗岩，其中许多都是 10 至 50 英尺见方，但树木在上面仍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长得郁郁葱葱，甚至连纤嫩的草本植物如德拉波里亚属、栲洛米属以及佐斯纳属等属种的植物也在其间生长繁茂。丛密的花草使险峻的石崖不再显得崎岖。走马观花，很难发现约塞米蒂公园中的花卉财富，只有充满爱意细心地审视，你才会发现公园中到处都繁花似锦，无论是森林还是旷野，无论是冰川周围的峰顶山巅和崎岖的坡地，还是阳光充沛的草原，处处鲜花盛开。

即便是那数千英尺没有一丝裂缝、看上去注定是不毛之地的巨大的峡谷崖壁，在它那肉眼难以分辨的凸出和凹进的地方，只要能够生根，就有快乐的鲜花在歌唱。造物主仿佛是一位热情奔放的园艺师，抵御不住要将花朵撒遍大地的诱惑。在地势较高、干燥而崎岖的峰顶和高原，大部分植物都生得非常矮小，即使

是在盛开的花季，你也很难发现它们的踪影。然而在大森林中相对开阔的地方、草原、溪流两崖以及约塞米蒂河谷中的平地，植物则花团锦簇、百花齐放，有的百合花和飞燕草可高达8至10英尺；而在地势较高的草原，蓝色的龙胆和雏菊以及白蓝相间的紫罗兰方圆有数英里；在崎岖的冰碛地带，盛开的杜鹃花将广袤的大地掩盖在一片壮丽的玫瑰紫色之中；与鲜花争奇斗艳的蜂鸟、蝴蝶以及各种昆虫为这壮丽又平添了几许盎然的意趣。在中低部地区，依然是花光如海，这里盛开着鲜花的主要是各种灌木：腺喉木、加利福尼亚熊果、蓟木、蕨叶属的加利福尼亚黑莓、樱桃、玫瑰、悬钩子木、绣线菊、扶移、月桂、杜鹃花、苜蓿、夏腊梅、茶藨子、山梅花，还有许多其他灌木，在它们周围阳光明媚的地方，是明丽而芬芳的薄荷、羽扇豆、老鹳草、百合花、雏菊、一枝黄花、火焰草、吉莉草以及钓钟柳等。

簇生的腺喉木属蔷薇科，是一种秀丽、坚实、类似欧石南的灌木，在松木林带下面干燥的土地上生长得非常茂盛，常常用它那浓郁的深绿色遮掩住20至30平方英里的在烈日灼射下的山丘与河谷，形成一个几乎无法穿透的查帕拉尔群落，从远处望去，很像苏格兰欧石南。腺喉木高约6到8英尺，纤细的枝条富有弹性，龟裂的树皮泛着红色，叶子呈针状，春季一英尺长的圆锥花序中开着的白色小花不时飘出阵阵芳香。对于野火，它们毫无抗拒，与伴生的其他开花灌木、藤蔓以及百合科植物一道像枯草一样迅速消失，除了灰烬之外，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伴随着顽强的生命力，它又会从根部不断地萌生，展现新的英姿，重建昔日好客的大厦，让各种动物逃避藏身其中。

一旦你走进松树林，你就会遇到那迷人的小叶黑莓，这是约塞米蒂公园中最漂亮的灌木之一，在山地，它的秀丽仅次于杜鹃花。与腺喉木一样，它也属于蔷薇科。小叶黑莓有12至18英寸高，树皮呈棕色，枝条纤细，有着与草莓类似的白色花朵，黄绿色的三重羽状叶片被剪裁得十分精细，呈鱼鳍状，仿佛在装扮它

们的过程中经受了异乎寻常的痛苦。在 3000 到 6000 英尺的高度上，哪里阳光充沛，它们就在那里茂盛地生长，它们叶叶相连，密密匝匝，绵延几百公顷，在黄松与兰伯氏松下形成一片美丽的地毯，其间偶尔会冒出一棵百合花或一丛穗头弯下的雀麦，间隔更远的地方还会冒出一丛蔷薇、一丛蓟木或一丛加利福尼亚熊果，但其间绝不会杂生任何高矮不一的杂草。

加利福尼亚熊果 (Arctostaphylos) 的许多属种植物在整个约塞米蒂公园和整个北美西部高原也许是分布最为广泛的灌木，当然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灌木。尽管其中的一个种——熊果广泛地分布于世界各地，但它们的大部分都在加利福尼亚。熊果大多 4 至 10 英尺高，由无数枝条形成的树冠呈圆形，树皮为棕色或红色，生在茎侧的叶子呈淡绿色，盛开的细颈、茶壶状小粉花与浆果莓相仿。枝条屈曲盘结，像骨头一样坚固，树皮薄而光滑，主干与分枝看上去都像被剥了皮，赤裸着被涂上了一层红颜色。木质部也呈红色，又硬又沉。

这些伟岸的灌木几乎总能吸引并抓住旅行者的注意力，特别是当他穿过熊果生长茂密的地带如约 7000 英尺高度的冰碛山坡，或充塞着因地震而滚落的巨石的峡谷时，因为它们在查帕拉尔群落中是最为顽强不屈的植物。如果可能的话，即便是熊在通过这片艰难的地段时也要付出痛苦的代价，当它们强行通过后，将留下一条由它们的一缕缕毛发和折断的树枝为标记的通道。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不过硬的登山者会失去他们的大部分衣服并丧失他们的全部理智。

加利福尼亚熊果喜欢阳光充裕的地方。在温暖的山脊和阳光灼射下的峡谷峭壁下的沙质平地上，某些最高大的熊果标本可以被很好地取样记录下来：主干可达 6 英寸到 1 英尺或更粗，它们彼此相隔一定间距地生长，仿佛果园一般，花季时，它们是约塞米蒂公园中最为美丽的一道风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一株熊果，其主干呈圆形，上面有细微的凹槽，直径几乎有 4 英尺，而仅仅长到距地面 18 英寸高的地方就开始向四面八方分杈，形成高、宽约 12 英尺的一丛。春天，山上的

所有灌木都开满了玫瑰色的鲜花；秋季，所有的灌木的枝头又都挂满了累累果实。可口的红酸莓约有豌豆大小，样子像小苹果，尽管果实中的一半都是硬的籽粒，但那些饥饿的登山者都爱吃它。印第安人、熊、北美郊狼、狐狸、鸟以及其他山中居民数月以之为生。

与加利福尼亚熊果伴生的有蓟木属的六七个种，这些开满鲜花、芬芳四溢的灌木丛生在密林中阳光充足或半阴凉的地方，这些地方的高度可达海拔 9000 英尺。在兰伯氏松林中，最秀美的灌木种是常被称作加利福尼亚丁香或鹿灌丛的全缘叶美洲茶。它株高 5 至 6 英尺，枝条光滑而纤长，酷似垂柳，它有鲜亮的叶子和密密匝匝的蓝色花朵，其圆锥花序十分夺目。蓟木属的两个种——普鲁斯塔特斯和匍匐蓟木——将松林下温暖的山梁铺上了一层由蓝色花朵组成的地毯，这层地毯对于疲惫的登山者来说是一张无比惬意的睡床。最常见的蓟木属植物是山地美洲茶，它主要分布在银杉带。山地美洲茶开着白色的花朵，长满尖刺，枝叶交错纠缠丛生，尽管每到冬季它都会被厚达 10 至 15 英尺的积雪压得平平的，但它所构成的查帕拉尔群落穿行起来似乎太密，而走在上面又嫌太深太松。

在这些长满尖刺的花床上，不时夹杂一株挂着红色果实的樱桃，它在灌木丛中恣肆生长，花开时节仿佛一片香雪海。尽管樱桃的果实不大而且略带苦味，不像生长在峡谷中的北美黑稠李和北美皱稠李那样可口，但画眉、知更鸟和北美花鼠都喜欢它。在树影婆娑的樱桃树下，金叶锥栗和驴蹄草橡树构成了丛密的查帕拉尔群落，它们与邻近峡谷中的榛树及茶藨子丛一起装扮着峻峭的山野风景，并为众多动物提供着食物。凉爽的草原和溪流两岸是绚烂的欧美山梅花。欧美山梅花有 2 至 5 英尺高，叶子为明亮的绿色，白色和黄色的大花，花团锦簇、芬芳四溢，按照所处的不同高度（从 3000 英尺至 6000 英尺），其全盛花季分别为 6 月、7 月和 8 月。只有处于盛花期的红木林中的紫色杜鹃花才能赶上或超过欧美山梅花的美丽。

从开满山梅花的溪流两岸略向后走，便是花满枝头的一种小丛野玫瑰，它们常常绵延数公顷，在朝露涓涓的清晨或阵雨之后，散发着甜甜的芬芳，与巢居其间的鸟儿的歌唱交织融和在一起。在距离这些玫瑰花园不远的地方，悬钩子属的纳特卡奴斯用它那宽大的天鹅绒似的叶子和纯白色的花朵将大地紧紧覆盖，其覆盖的面积与它的邻居玫瑰所覆盖的面积不相上下，而从质地上却更加细腻；夏末时节，它们结出软软的红色莓果，不仅是鸟类和野兽的美味，而且也令人类胃口大开。这在开花的浆果类植物中是最常见也是最美丽的一属。

高山地带的花季，构成绚烂海洋的有石南、雪灵芝、布列安、山月桂和乌饭树属植物，而零星散布其间的高山苜蓿、忍冬、康加格亚里斯以及紫花矮生灌木报春花又为它们增添了更加迷人的姿彩。开紫花的矮生灌木报春花是在加利福尼亚发现的仅有的一种樱草花，也是这一属植物中唯一的呈灌木状生长的种。矮生的雪灵芝具有顽强的冒险精神，它的枝条匍匐而生，格外纤细，叶子呈鳞片状，蜡质的钟形花分淡粉色和白色两种。无论大小，几乎没有其他植物能够承受如此恶劣的气候并覆盖如此广大而崎岖的地面。7月，它那可爱的花朵构成了一条不间断的摇曳着的锦带，环绕着冰川湖泊和草原，并在长满石南属植物的荒野上蔓延；溪流在它的两旁奔涌，它覆盖着整个北美大陆的西部高原。寒空下向北纵贯俄勒冈、华盛顿、不列颠哥伦比亚及阿拉斯加的山脉，其间到处都是盛开的雪灵芝，它们的分布一直延伸到北冰洋地区，并随地势逐渐下降，到达北美大陆北端时，它们的分布区已达到了海平面的高度；无论是在长满藓类的冰封苔原，还是在北美西部的冰碛高地，雪灵芝的花季几乎都是相同的，它们的花朵都同样繁盛。

与雪灵芝属植物为伴的是布列安属植物，它与雪灵芝属植物一直相伴，北至阿拉斯加南部，在冰川上面的圆形山顶，两种植物共同编织出厚厚的华美床垫。布列安属植物大多生长在地势略低的地方；这一植物带的上缘可被称作西部山地

布列安属植物带与雪灵芝属植物带上缘相接或交插的地带。开口宽大的钟形花呈明丽的紫色，直径有四分之三英寸，在一平方码的地方，大多直立的新枝上开满了数百朵这样的花。北美西部山地的登山者在盛开的布列安属植物所构成的床垫上得到的豪华享受，是任何一个高原人在石南属植物中所无法体验到的。在一个朝露涓涓的恬静的清晨，当阳光洒过时，每一朵花的花喉都闪烁着一滴露珠，而针状叶子间又有更小的宝石般的水滴在发光，想象一下这景象吧！

在同样荒凉、寒冷的地带，低矮的番樱桃属乌饭树与山月桂和矮柳一起铺就了片片略薄的地毯，在压得平铺于地上的叶子间星罗棋布着粉色的钟形花朵；在较高的沙质山坡上，你会发现绒毛蓼属植物的数个高山种群，它们开着浓郁的黄花，而可爱的北冰洋雏菊则与许多幸运的植物伴生在一起。这些迷人的植物、温文尔雅的山中居民是造物主的宠儿，似乎它们的家园地势越高、生存环境越恶劣，它们越是感到舒适。

从山麓小丘到树木线上面一点，整个约塞米蒂公园广泛分布着各种有趣的蕨类植物，数量较多的是岩石蕨类，有佩雷埃蕨、唇果蕨、水龙骨蕨、铁线蕨、岩蕨、隐花蕨等。它们有丛状复叶，伏生在峡谷沟壑、峭壁、冰碛的边缘。体型较大的种有狗脊蕨、三叉蕨、铁角蕨和常见的凤尾蕨。有根狗脊蕨是一种5至8英尺高的超级蕨类植物，在平地上它长成花瓶状的一丛，而在山坡上它却呈规则的茅草状，复叶重重覆压，仿佛屋顶的木瓦，在约塞米蒂公园内，从西部边界到5000英尺的高度，都有它的分布。在向外奔腾的溪流浸润的峡谷山坡台地上，是大部分有根狗脊蕨分布的地方。而有根狗脊蕨最为茂盛的地方，却是在高贵的红木林带之下的海岸山脉，在那里，它的株高可达10至12英尺。三叉蕨大部分仅分布于低地森林的潮湿地带，冷蕨则分布在沼泽状的溪流边。顽强的鹰嘴蕨是最为常见的蕨类，在海拔3000至6000英尺高的阳光充足的平地 and 山边，它们长得又高又壮。那些只是在东部诸州认识它的人们是无法想象它在西部山地阳光下的壮美

的。在约塞米蒂河谷中的平坦沙地上，鹰嘴蕨常常长到6至8英尺高，绵延生长，方圆可达30至40公顷。它那几乎是水平伸出的美丽的丛丛绿叶为行走其间的人们提供了一道惬意而柔和的阴凉。秋季，没有任何其他蕨类植物像鹰嘴蕨那样富于斑斓的色彩。它变幻着棕、红、黄不同的颜色并将其交织在一起，即使是冬天凋零在冰雪之下，也为荒凉的大地铺上一层棕色的绒毯，直到有一天，满怀信念与希望的幼芽从美丽的残枝败叶中再次萌生。鹰嘴蕨的生长只需几个星期，随后，它们便在各自的环境中优雅地舒展着枝叶，各种恶劣的气候它们都能适应，好像受到过长期的训练一般。狂风乍起之时，我曾见过威严的老糖松陷入瞬间的迷惘，仿佛睡眠蒙眬的人手足无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而我从未见过这种高贵优雅的蕨草出现类似的惊异和窘迫。

在约塞米蒂公园的五种佩雷埃蕨中，最大最美的是乌饭树蕨，它生长在灌木丛生的山麓小丘，与之伴生的有凹缘铁线蕨。在这一属中，布氏旱蕨是最坚强同时也是最易受到伤害的，它丛生在风暴频繁的山边岩石中，这里是蕨类植物生长线的上缘。这是一种迷人的小型蕨类植物，4至5英寸高，像玻璃一样容易破碎，闪亮的青铜色枝梗羽状复叶泛着淡绿色。在其生长带靠下的部分，与之伴生的是卤蕨属的隐花蕨和亚高山鳞毛蕨，后者细嫩柔弱，尽管生长在积雪时间最长的岩石中，却一点也不像岩石蕨类。心羽旱蕨拥有细细的蓝绿色简单羽状复叶，与布氏旱蕨的大小相仿，生长在巨石和冰蚀地表的罅隙中，是仅次于布氏旱蕨的高山蕨类。在大约1000英尺下方是形体较小但更为茂盛葱郁的齿旱蕨，它生长在岩台上、满是巨石的地表裂隙中以及附近的草地中；直到夏末，从雪崖上缓缓流下的水流或从冰碛地区发源的涓涓小溪不断滋润着它。它那鲜绿色的三角形三重羽状复叶丛约有1英寸长，格外纤巧，其中的叶片像野草一样丛密。鸟足旱蕨的羽状复叶丛是它的两倍或三倍，颜色较暗，生长在炎热带而崎岖的山边查帕拉尔群落中。

唇果蕨属的三个种——加利福尼亚唇果蕨、细叶唇果蕨及菜属唇果蕨拥有 2 至 4 重美丽的羽状复叶丛，每丛长达 1 至 5 英寸，它们装点着峡谷间巨大无比的峭壁，无论那里有多么地干燥和险峻。最为精美有趣的加利福尼亚唇果蕨十分罕见，其他蕨类则在 3000 到 7000 英尺的高度广泛分布，时常与株体很小的金蕨、无齿三角蕨共生，但极少与奇异的小单体阴地蕨共生，这种单体阴地蕨不足 1 英寸高，是蕨类中最小的。

岩石蕨类中最优雅的要数铁线蕨，它喜爱瀑布及轻轻飞溅的彩虹色水雾——其他西部山地蕨类没有像铁线蕨这样长期与这白色水雾笼罩的溪流为伴——它最喜爱的家园是大瀑布旁的穴状空洞，在这里它一边呼吸着潮湿的空气，一边舒展着羽状冠毛，而不会受到喷射的水流的伤害。这些边缘生满苔藓的众多壁穴十分凉爽、湿润，彩虹色的七彩光明亮耀眼，其中生长着数以千计这样快乐的蕨类植物，它们轻轻攀缘在祖母绿色的岩壁上，从暗色的光滑茎柄伸出极其精巧的掌状叶丛，它们敏感地颤抖着，充满热望地生存，水流激荡的每一个声响和震撼，都能激起它们回应的律动。每一丛叶子依次颤抖，仿佛是在弹奏美妙的乐章，拨动看不见的琴弦。还有百合花，当你走进山中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斑百合，它开着橙黄色缀满紫色斑点的大花，花朵大得可以当做婴儿的帽子。在高于海拔 3500 英尺的地方，斑百合极为罕见，每一片斑百合由 50 至 100 株或更多组成，分布在充满浪漫色彩的瀑布幽谷中的松林里，那里上有枝叶婆娑的槭树、柳树、赤杨及山茱萸遮荫，前有灌木丛为屏，而灌木丛前则生长着蕨类植物和芦苇，百合的球茎所植根其间的黑色腐殖质上遍布着苔藓和地钱。对于托勒姆河与莫赛德河下游支流上的瀑布而言，这些争奇斗艳的百合花园是它们的骄傲。这些瀑布与约塞米蒂峡谷中那些从九天之上飞流直下、雷霆万钧的瀑布不同，它们水量小、落差低，悄然轻柔，只是在静谧的树荫中浅吟低唱。它们上方的水雾仿佛雪白的裙裾，四射的水珠滋润着周围的百合花。

华盛顿百合 (*L. Washingtonianum*) 具有中等大小的植株，总状花序由 3 至 10 朵花组成，花色洁白，散发着诱人的清香。我测量过的最大一株华盛顿百合高 8 英尺，总状花序有 2 英尺长，由 52 朵花组成，其中盛开着的有 15 朵，其余有的已经凋谢，有的则正含苞待放。这种著名的百合花分布在兰伯氏松林里阳光充裕的地方，从不像斑百合那样大面积地簇生在一起，但它的分布十分广泛。在蕨木与加利福尼亚熊果所构成的浓密的查帕拉尔群落中，华盛顿百合脱颖而出，那美丽的花朵摇曳在争奇斗艳的灌木花丛之上，花香随风荡漾。这些坚硬而多刺的灌木丛是你在山区能够找到百合花的最后的地方。尽管它们不像逆境中的人们要去抗争、苦斗，但它们也是尽力而为。由于它们巨大的球茎很可口，所以它们常被印第安人和熊挖出来吃掉，因此，就像被追猎的动物一样，它们在查帕拉尔灌木丛中寻求庇护，在巨石与盘根错节的坚硬的根系之间，它们要相对安全一些。这一西部山地百合的宠儿，如今已广泛生长在全世界所有最好的公园和花园里了。

在约塞米蒂公园里，最引人注目的花园镶嵌在主要分水岭峰顶的银杉林中或像五光十色的彩巾垂挂在银杉林旁。那里，潮湿地方的大部分都被藜芦属、玉凤花属和绶草属植物所占据，藜芦属植物叶子宽大、植株茁壮，一心要出人头地；而较为干燥的地方则长满了高高的北美耬斗菜、飞燕草、火焰草、羽扇豆、霍撒豆、飞蓬草以及缬草等。在深密的野草中，它们仿佛鹤立鸡群，于边缘地方不时显露出一线紫色。而这些森林花园中最为美丽的当属小百合属，它的植株大小差异很大，最高的可达 6 至 9 英尺高，美丽的总状花序由 10 到 50 朵橙色小花组成，在从四周围护的树墙偶尔吹拂下的轻风中，它们高贵典雅地摇曳在群芳之上。尽管小百合属植物看上去十分娇嫩脆弱，它却很坚强，在海拔 8000 英尺的高度展现着蓬勃的生机，挥洒着生命的美丽，在有些地方，它甚至敢于挑战 1.1 万英尺的高度。

饲草属，亦称蝴蝶郁金香，是北美大陆加利福尼亚一侧所独有的一个属，它

拥有若干个种。这些魅力无穷的植物与欧洲的郁金香有某些类似的地方，但要远为精美。饲草属植物最繁茂的地方在约塞米蒂公园的西部边界下方，那里有 5 到 6 个种。在冰碛地区的双叶松松林中，门策尔郁金香十分常见，而蓝色与肉粉色蝴蝶郁金香则植株矮小，枝叶纤弱，在约塞米蒂附近潮湿的花园中可以觅到它们的芳踪。白色蝴蝶郁金香开着纯白的花朵，生长在山麓小丘灌木丛中的树荫下，我认为白色蝴蝶郁金香是百合科所有植物中最可爱的，它有一颗无瑕的灵魂，是植物中圣洁的神仙，每一个人都会爱上它并使自己的心灵得以净化。它使最粗野的登山者变得文质彬彬。有了它，整个世界仿佛都是那么充实，而其他的一切似乎都不复存在了。除了饲草属，若地属便是最引人入胜的一个属了。几乎所有这些种的植物的枝头都绽满了美丽夺目的蓝色、丁香紫色和黄色的花朵，为地势较低的松林地带的花园增色不少。其他容易吸引注意力的百合科植物有开着蓝色花朵的卡马夏属植物、贝母、鹿药、黄百合以及弯曲攀缘的鹅掌楸，其中卡马夏属植物的球茎是印第安人的美味佳肴。

常见的兰科植物有珊瑚兰属、斑叶兰属、绶草属及玉凤花属植物。高山杓兰是我在约塞米蒂公园中见到的唯一一种杓兰属植物，这种潇洒而深沉的植物生长在凉爽的溪流岸边。大大的椭圆形唇瓣呈白色，花脉泛出淡雅的紫色；其他带状的紫色萼片则优美地卷曲着。

对于旅游者来说，森林里所有鲜花中最富吸引力的是红肉质草 (*Sarcodes sanguinea*)。在松树林和杉树林中，它那从腐烂的松针中拱起的鲜红、多汁的肉质枝芽仿佛一个巨大的芦笋。森林里由朽烂的松针所构成的褐色腐殖质出现的松裂和凸起，便是红肉质草破土而出的最初迹象，透过这些裂缝，你可以瞥见它鲜艳的色彩；那是一个直径为 1 至 2 英寸的钝圆形芽尖，上面紧裹着鳞状苞叶。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里，它将长到 6 至 12 英寸高。随后，那些裹在外面的长长的苞叶伸展开来，卷向一边，于是 20 或 30 朵五瓣的钟形花绽放了，它们可以从

肉质的轴心直接看到外面的世界了。传说红肉质草在雪中生长，事实正相反，尽管有时它会与其他早春植物一样被春季的暴风雪掩埋或半掩半埋一到两天，但它总是等到大地转暖才破土而出。从花到苞叶、花柄、鳞叶和根，整个植物通体呈红色。除了它那艳丽的花朵外，红肉质草显得格外冷酷无情。所有人都惊羨于它的神奇，却没有一个人喜爱它。植根于腐殖质中的红肉质草没有一丝芬芳，它孤寞无声地挺立在松树和杉树下面，仿佛陵园中的墓碑一样僵直。

在主要的峡谷中，是杜鹃花与玫瑰共生的花园，那里的地表覆盖着丰富的草本植物：高高的薄荷与向日葵、鸢尾花、月见草、若地，在生满蕨类植物的草原上是大片艳丽的红皮兰。鳞茎兰属、景天属以及仙羽缥缈、开着紫花的霍草属植物装点着瀑布附近长满苔藓的各个角落，低垂的树枝与攀缘而生的野葡萄、铁线莲编织出美丽的花环和流苏。在稀疏的树荫下，平地上长满了吉莉草属与尤纳娜斯属众多种的植物，此外，还有霍撒豆属、山金车属、开那克梯斯属、卡约菲特姆属、鼠草属、芳香那尔德拉属等众多属的植物。

约塞米蒂公园中数以千计最为有趣的花园都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因为它们面积很小，又分布在峡谷峭壁的凸台和凹穴中，只要哪里有一小片土壤，无论多么狭窄、多么薄浅，它们就在哪里落脚。鸟、风和倾泻的雨水将各种顽强的山花种植在这些花园里，只要那里有足够的水分，它们就在那里争奇斗艳。许多花园被涓涓的细流所滋润，而这些细流似乎都消失在了悬崖峭壁之间，它们如丝如缕，悬在巨石前面，从一个崖棱跌到另一个崖棱，悄无声息，简直不能被称作是瀑布；它们川流于高山草甸，水过无痕，多少个世纪以来，它们一直在努力寻求一条通往它们所隶属的河流的道路，但从未冲刷出一条像样的沟渠，因为在它们抵达崖底之前，不是蒸发殆尽就是把水分奉献给了途中的植物。悬崖峭壁上美丽的花园植物之所以欣欣向荣，无不得益于这些默默无闻的涓涓细流。在稍大一点的花园中，蕨类及各种夺目的鲜花格外繁茂，狗脊属、耬斗菜属、栲洛米属、火

焰草、德拉波里亚属、老鹳草、红皮兰、粉色或鲜红的沟酸浆属、霍撒豆属、虎耳草属、向日葵和雏菊与杜鹃花、绣线菊及夏腊梅共生在一起，每一种都仅有几株，好像是从悬崖上和峭壁下的花丛中精选出来的。在这些有水灌溉的崖壁花园里，甚至还能找到百合花的踪影，它们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悬崖峭壁间摇曳着钟形的花朵，看上去与它们在崖下瀑布幽谷中的亲戚同样惬意欢快。大部分的崖壁花园都靠夏季的雨水进行灌溉，由于土壤层太薄，它们时常是干燥的，尽管如此，上面仍然开着绚烂的鲜花，而且数量惊人：猩红的佐斯纳花、紫色的灌木钓钟柳花、薄荷、吉莉草以及美洲雀稗。至于较为常见的植物则更不会少，在这些花园中常常可以找到样子不太雅观的西洋蓍草，而散发着甜香的三叶草和苜蓿则吸引着蜜蜂。

在更高的峡谷，岩壁的倾角较小，上面堆着冰碛物质，穿过这些冰碛物质，溪水在宽阔的地表被扯得丝丝缕缕，四季流淌，每一缕水流中间，都夹着一片长长的摇曳的花丛。溪水像落差很小的瀑布一样从森林中下泻，它们流畅的线条显示着动感；它们在林岸间奔涌，滔滔汨汨，遇到中流砥柱般的山石曲折，它们又能随物赋形。在这些开满鲜花的许多小水跌旁，植物的主要构成是与垂柳相拂的芦苇和野草；在另一些水跌旁，则鲜花盛开，像主要分水岭上的百合花园一样浓郁。另一类妙趣横生的壮观的崖壁花园分布在涓涓细流淙淙流过的冰碛地带和溪水轻轻淌过的平滑的冰蚀山坡。溪水带来的泥沙颗粒，逐渐形成了厚达一二英寸的一对耳形的土壤层，一个从破沿上向下垂探，一个则从坡底向上耸起，仿佛低垂的石钟乳与上耸的石笋一般，两块土地被生长在其间的开满鲜花的喜湿植物连为一体。

沿着湖盆之间崎岖峡谷的底部，溪水形成激湍，越过冰川刨蚀的花岗岩，那里有成串的小片洼地，形成了一个袖珍花园，长满了蕨类、雏菊、一枝黄花以及附近地区所能见到的常见的花草，它们彼此组合搭配得很好，就像一束扎好的

花束，在光秃不毛的岩石岸边，这些高耸的花束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从峡谷到峰顶的一路上，无论夏季多么短暂，只要哪里拥有任何一种土壤，哪里就少不了鲜花。在山阴处一片方圆6至10英尺的积雪岸边，你会看到迟生的蕨草在9月里展开它们的叶丛，而芦苇则在冰雪消融只有8至10天的土地上只争朝夕地吐出褐色花穗，而再过几个星期，这片土地又将为冰雪所覆盖。在这些最为寒冷的山阴花园中，冬季长达11个月左右，而春、夏、秋三季都被挤压到了一个月里，匆匆而过。需要重申的是，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比山阴花园高3000至4000英尺的高山花园是在6月份进入盛花期的。在峡谷源头的顶峰，由于阳光直射在岩坡上并折射在巨石间，于是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效果。在海拔11500英尺的一个冰川湖北岸就有这样一个自然温室，直到8月末，我还在这里找到了毛茸茸的羽扇豆、蓟草、一枝黄花、丛生的委陵菜、匍匐草和山地柳叶菜，它们开着成千上万朵一英寸大的紫花。然而在只有300码远的对岸却是一片冰天雪地——一边是繁花似锦的炎夏，一边是寒冬。在约塞米蒂北部崖壁的一个岩台花园，我发现那里不多的几种鲜花在整个冬季绽放；它四周密布的岩石将夏季的阳光储存起来，其热量足以使刚刚飘落的雪花融化。当我厌倦了小木屋的枯燥乏味后，常常在1月里到岩台花园中宿营过夜，除了暴风雪的日子和其后的那几天中，在那里我总能找到鲜花和蝴蝶。

人们很容易在一天之内从约塞米蒂走到霍夫曼山顶，霍夫曼山是耸立在公园中部的一座巨大的灰色山峰，它的南侧山坡平缓，间或有一些小的起伏，北侧是险峻的悬崖，崖边是终年不化的积雪。宽广的峰顶大部分都比较平坦光滑，遍布着石英、云母、普通角闪石、长石、石榴石、锆石、电气石等，随着风吹日晒，已变得非常稀松，仿佛是播撒在上面一般。在有些地方，它们闪烁的光芒掩盖了生长其间的大量小花。无数白色或彩色的美丽光束几乎永远笼罩着整个大地，在较大一片闪光的大地上，不时闪烁着百合花的光影。第一眼望去，只能看到这些

水晶质的葵花，然而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纤小的吉莉草，伊维萨花、尤纳娜斯花和天蓝绣球等等，这些数以千计的植物，花萼要比叶子还多；大一点的植物生长在洼地及小溪边上。羽扇豆、委陵菜、雏菊、蓝铃花、北美山地耧斗菜、黄耆与四缘的欧石南共生在一起。你徜徉在这一个个令人心醉神驰的花园，就像漫游在繁星之间，群英荟萃、金碧辉煌。显而易见，一切的一切都在满怀激情地尽着最大的努力，仿佛万物都仰仗着这诚挚的光芒，沐浴在阳光中的花朵很多看上去就像一大群在阳光中长时间飞舞后正在歇息的飞蛾和蝴蝶。现在你的注意力将被吸引到啄木鸟和鼠兔的领地，它们洞穴前的小土包就像一个堆满珠宝的小丘——在这片土地上，生是浪漫人，死是风流鬼。

这时，你极目远眺，环顾这低垂的穹宇所笼罩的景物，整个约塞米蒂公园仿佛一张地图：森林、草原、湖泊、嶙峋的岩石、白雪皑皑的山峰，一切尽收眼底。北面是约塞米蒂河盆地，其中遍布着闪亮的水晶宝石；东面是起伏不定的托勒姆草原地区和耀眼光芒中的群山顶峰；南面是约塞米蒂；西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森林。在我所知道的所有山峰中，没有一座像霍夫曼山这样令人流连忘返。这里有最佳的宿营地，丛密的北美矮松提供松香质的树根和树枝作燃料，山溪则提供着纯净水。晴朗的夜晚空阔而静穆，当你在它的最中心躺下休息时，篝火旁的花儿似乎都在期盼地望着这片光亮，而水晶质的砂粒则毫无倦怠地闪烁不停，它们都是与你为伴的良友佳宾。

在 9000 英尺以上的高度有最为美丽的冰川草甸花园，它们镶嵌在高山松林中，仿佛光的湖泊。这些冰川草甸花园地势平坦，长约 1 至 2 英里，肥沃而透水性好的大地被一层柔软、光滑的精美草皮所完全覆盖，草皮上面绣满了花朵，没有哪怕是一丝的杂乱和鄙俗。在一些地方，草皮上夺目的花朵过于拥挤，以致难于见到草叶，在其他地方，草叶也只是间或闪现出来：在那一大群追芳逐艳的快乐昆虫心中，似乎每一片叶子每一朵花都有一只属于自己的飞翔的精灵，而正是

这些小精灵们使花园充满了盎然的生机。

冬季暴风雪来临的时候，苞翼和萼片都卷曲了起来，在半年以上的时间里，草原的积雪深达 10 至 15 英尺。6 月，积雪开始融化，一小片没有生命的泥地显露出来，面积逐渐扩大，直到冰雪全部消融，大地回暖，与天空面面对峙；无数生长的嫩芽从冒着蒸气的沃野中破土而出，青蛙在欢快地歌唱，不久，鸟儿也加入了进来，好像猛然从死亡中苏醒一般，快乐的昆虫也回来了。很快，大地又布满了绿色的苔藓和地钱，中间星星点点生长着小真菌，这便是这个季节中的第一场收获。随后，草叶织就了一片新的草地，草叶上挺起的纤细的花序仿佛是笼罩在大地上的一层紫色迷雾，很快，委陵菜、伊维萨花、簇生的黄色和紫色的直果草及不多的钓钟柳长了出来，再往后长出来的是雏菊和一枝黄花以及紫菀和龙胆属植物，最后长出的三个种的植物纤巧可爱，花朵格外浓密，呈现不同色调的蓝色。在草皮最浅的地方，它们将无垠的大地染成了蓝色。只有 2 到 3 英尺宽的小溪在草原腹地无声地流淌，仿佛不愿打破这默默无语的庄严。小溪的两岸是弯向水边的草地，上面整齐地长着苔藓和紫罗兰；纤细的花序斜刺出来，好像一株株迷你松树，在最干旱的地方，整齐地分布着小片的欧石南，它们的出现不仅没有使向下凹陷的草地更加崎岖不平，反而使它更加浓郁、充盈。春夏两季，天气寒冷而干燥，阳光和暖，连绵的山峰一般在正午时被烘托得最为雄伟，它们阴影中的凹陷处被染成淡淡的紫色，朦胧而雅致。白雪皑皑的突起部分在阳光的照射下向天空折射着光芒，在一至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形成一道凉爽的阴影，随着一场迅疾的瓢泼大雨，它们消逝得无影无踪。然而，在随后的几天里却万里无云，要有也只是几缕难以辨识的云丝。

到了 8 月底，阳光变得雾气蒙蒙，昭示着印第安夏天的来临，景物的轮廓变得柔和起来，山峰越来越明显地披上了光彩，白色中微微透着淡紫，早晨和傍晚最为浓重。温暖的季节不仅充满了生命，而且也在孕育着生命，它们为明年的夏

天乃至今后百年的夏天孕育着成熟的种子。夜晚有说不出的宁静，令人难以忘怀，奇巧的霜晶结在草上，每一颗的生成与消失都是精心安排的，仿佛有意要永久地赋予。草地变成了黄褐色，晚生的紫菀和龙胆在夜间小心翼翼地闭上它们的花朵，似乎不会感到冰霜的寒冷；看不到任何一种植物因霜打而凋零，即使是早来的暴风雪也不能使它们屈服。最后，宝贵的种子成熟了，这个季节的全部工作完成了，如诉的松涛预示着冬季的到来，让大家休眠。

走上山梁，你会发现许多高一些的花园坡度很陡，一些疏松的物质被冲到它们的盆谷；芦苇与灯芯草与野草共生或取代了野草的位置，但它们仍旧或多或少地开着鲜花，与欧石南、辛巴德草及矮柳相邻而生。你随处可以遇到一些小片的沼泽，它们极其湿润的表面光滑无比，上面点缀着梅花草与毛茛属植物，另一些沼泽布满了簇生着苔藓的小丘，看上去很像北冰洋的苔原，其上的苔藓与地衣和矮生灌木枝叶交互，丛生在一起。巨石堆中，尖鼻彩虹草长得十分繁茂，在沙质和石砾遍布的坡地生长着几种开黄花的灌生飞蓬属植物，一些植物高不足1英尺，年龄却很老，巨大的根部上的年轮显示，它们已生活了一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在这些由星罗棋布的花卉点缀的山坡之上，是一片蛮荒的危岩和山峰，那里看上去是毫无生机的不毛之地。在最高的群山顶峰，人们普遍认为那里覆盖着终年不化的积雪，然而那里拥有一片片花团锦簇的艳丽的花园。它们那温暖的色调使人们联想起极地火山从冰雪世界中喷射出来的火星和火柱。山顶的主要植物有天蓝绣球属、葶苈属、虎耳草属、麦瓶草属、赛莫波特拉斯属、赫尔萨属和花葱属植物，它们生长在零星的小块土地上，冲破高山的严寒，成为夏季波涛中的一朵浪花和水滴。最美的是天蓝绣球属植物（道格拉斯天蓝绣球和簇生天蓝绣球）和开红花的麦瓶草属植物，它们无法数计的花朵将叶子完全遮蔽。尽管草本植物也像乔木和灌木一样，随着地势的升高，植株变得逐渐矮小，——高山植物中的两种——寒带赫尔萨和簇生赫尔萨属植物——却是明显的例外。开黄花的赫尔萨属植物高

8至12英寸，茁壮、挺拔，它的叶子有3至6英寸长，分泌出一种松香质的芳香胶。它们勇敢地挺立在长满地衣的危岩边缘，从不露出丝毫的疲倦与气馁。边花及盘心花均呈黄色；头状花序有近两英寸大小，是山间游蜂汲汲寻觅的对象。花葱属植物与同它伴生的花草一样茂盛，具有热带植物的外观，它们生长在相同的高度，具有腺体，散发着芬芳。它那蓝色的花朵紧紧包藏在8至10只花头中，每一只花头中有20至40朵花。它与赫尔萨属植物永远不会太远，在1.1万英尺至1.3万英尺的高度，凡是存有一点点风吹来的土壤的小岩穴和石缝，就有花葱属植物生长。

从这些寒冷的高空花园你可以一下子下到莫诺地区那长着美花莉、门策尔及月见草属植物的花园，那里阳光温暖，足以供棕榈生长。

然而所有花园中最壮观的是森林花园。春天，林带开满了蓝色、紫色、红色和黄色的花朵，每一棵树上都有一株长达50至100英尺的巨大花序。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它们极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很少有人会在盛花期穿行于森林之中，而许多最夺目的品种是在冰雪从大地上消融之前就绽放了的。也许有人会想，如此巨大的花海，一定很快就会美名远扬的，而全世界的旅行家也一定会赶来观赏这一奇观。人们迫切地探询万山红遍的杜鹃花在什么时候绽放，约塞米蒂溪流岸边什么时候群芳吐艳。他们或许会在盛开的花季来到那些地方；而那些使群山尽染的林花要远为壮丽，可又何曾有人去问津呢？粗心的参观者没有看见松树和杉树那只有雌蕊的花朵还不算太令人奇怪，因为它们高高地绽放在树梢上，很难从树下看到，但如果从山梁上俯视，它们在阳光的照射下依然十分夺目。而更多的松树雄花簇生在一起，形成玫瑰色的花丛，无数银杉的雄花则分布在树枝的下面一侧，无论你站在哪里，它们都不会被遮挡住。加利福尼亚铁杉也盛开着艳丽的蓝紫色花朵，颇有鬼斧神工的神奇。6月中旬，即使是一株松树、加州铁杉或银杉盛开时的美丽，也值得付出不远万里的奔波之苦，更何况那是绵延数十英里的森林呢！

观赏林花最好的方法之一是爬上一棵最高的树，切身感受它们，然后再向四周望去。提起爬树的好处，梭罗说：“我回忆起自己的一次爬树经历。那是一棵生在山顶的高大的白松，虽然我重重地摔了一跤，但摔得很值得，因为我在地平线上发现了我从未见过的新的山峰。我已经在这棵树下走了46次了，可我却从未见过它们。然而更重要的是我在自己身边的发现——那是快到6月中的时候——在最顶端的树梢上开着纤巧精美的松塔状花朵，白松那繁茂的鲜花看上去仿佛在伸向天国。我将最顶端的塔尖部分带回了村里，并将它展示给一个走在街上的陌生法官看——当时正是审判周——又将它展示给农民、伐木工及猎人们看，他们中没有一个以前看见过这东西，他们吃惊的样子仿佛是看见星星掉落下来一般。”尽管这里花朵的繁盛程度和动人程度要翻上数千番，但同样的熟视无睹在这里还是出现了。有一次，我在塔豪湖上面的一个山间旅游胜地采集红银杉的花，当我抱着一捧开满鲜花的树枝走向旅馆时，这些花吸引过来一大群好奇而又羡慕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噢，你是从哪里弄到这些的？”他们惊叹着。“它们多漂亮呵——简直太美了——比任何东西都美——它们长在什么地方？”“就在你们身边这些最普通不过的树上，”我答道，“你们现在就站在这些树中的一棵旁边，它开满了花；朝上看。”我指了指一棵缀满花朵的麦格尼菲卡冷杉，这棵冷杉有120英尺高，它长在旅馆的房前，被用作拴马桩。当这株被用作他们的拴马桩的银杉突然以花影摇曳的亚伦杖^[1]形象出现时，那些第一次见到它的美丽的人们毫不掩饰地露出了从未有过的惊诧。

沿着北美西部山地及北方山脉直到威廉王子海峡，山地栂树绵延分布，几乎形成了一条连续的林带，沿途只有个别地方与松树伴生。我们的两种银杉一直分布到沙斯塔山，从那里杉木林带继续绵延生长，穿过俄勒冈、华盛顿、不列颠哥

[1] 亚伦杖：出自《希伯来圣经》，指摩西之兄亚伦使用的手杖，它曾被摩西放在约柜之前，因此而发芽、开花和结果。

伦比亚，品种的构成却改为另外四种：诺比利冷杉、巨冷杉、太平洋银木枞和枯叶冷杉；锡特卡云杉开着鲜艳的紫色大花，将从加利福尼亚到库克湾和科迪亚克的海岸地区装扮得一片瑰丽。所有这一切彼此交织，在6月里汇成一条锦带、一个花园，成千上万的花枝在疾风流云中摇曳，馥郁的花香弥漫在数千英里的野山之间，海滨长长的山坡、峭壁、海岬及无数的岛屿都笼罩在一片氤氲的芬芳之中。世界上最华美的花朵为冰川海岸镶上了一条摇曳的彩带，对这一切的探寻值得耗尽毕生的爱。



OUR 第六章
NATIONAL PARKS

我们亲切而天真的动物伙伴

一只英俊的林鼠正在拖走我的冰斧，它用力拽着斧柄上的鹿皮绳。我向它投去几块树皮，它居然站住对着我唧唧喳喳地骂开了，它那美丽的眼睛里闪烁着受到伤害的无辜。

无论棕熊还是灰熊，美洲熊都是动物中的巨杉，尽管很少有旅行者有这份荣幸见到它，它却徜徉于整个公园。它漫步在大森林、大峡谷，精神百倍地直面各种气候，四海为家，与树木、岩石及浓密的查帕拉尔灌木丛和谐地融为一体。快乐的家伙！它的身影隐没在美妙而惬意的地方——在银杉林中的百合花园里，在起伏的山峦与沟壑以及溪流与峡谷沿岸那繁花似锦的花丛中，那里充满了音乐和瀑布，是伊甸园般美好的公园，在这种地方，人们指望见到的是天使，而不是熊。

在这片幸福的土地上，饥饿不会向它袭来。一年四季，它的食物都有保障，因为它所喜欢的上千种食物中的许多总是随时唾手可得，它们摆在山中，就像摆在食品店里一样。随着节气的变换，随着它爬上爬下，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它一种接一种地饱餐痛饮，它享用着各种各样的食物，仿佛到了南北遥远的列国去周游一般。对于美洲熊来说，除了花岗岩之外，几乎每一样东西都是它的食物。

每一棵树、每一丛灌木以及每一株草都帮它提供着——果实、花朵、叶子和树皮，而它所能捉到的动物——獾、北美地鼠、地松鼠、蜥蜴、蛇等等乃至蚂蚁、蜜蜂、黄蜂，无论老少，连同它们的卵、幼虫及巢一起都是美洲熊的美餐。嚼碎后统统落入它那威力无比的胃中，像投进火里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它活吞下一只羊、一只受伤的鹿或一只猪的速度与一个男孩吃掉一块黄油小松糕的速度同样快。即便是一个月之久的腐肉，它也来者不拒。吃下这么一顿大餐之后，下面也许要吃些草莓、山莓，或蘑菇、坚果加覆盆子，也许还要吃些起皱的橡子和北美稠李。好像是怕其领地里的所有可吃的东西从嘴边逃走一般，它闯入木屋去寻找糖、干苹果、咸肉条等等。偶尔它会去咬山里人的床，然而只要它已经饱餐了一顿更加诱人的美味之后，它一般是不会理睬的，尽管据说有一次美洲熊把一张床从屋顶的空洞中拖出，并将其拽到一棵树下，然后躺在上面午睡了一会儿。美洲熊什么都吃，但除了人类以外，却没有什麼能吃它的东西，也只有人类是美洲熊所唯一畏惧的。“熊肉，”我向一个猎人打听情况，他说，“熊肉是山里最好的肉；它们的皮可以做最好的床，它们的肥膘是最好的黄油。蘸上熊油的饼干像豆子一样又松又脆；人吃上几块这样的饼干，就可以走上一天的路。”

在我与美洲熊的第一次遭遇中，我们双方都很恐惧和尴尬，然而熊的表现却比我的好。当我发现它的时候，它正站在一片窄窄的条形草地上，而我就隐身于草地旁的一棵树后。当我观察完它休息时的站姿后，我冲向它去恫吓它，准备观察它跑动时的步态。然而与我所听到的“熊是胆小的”的说法相反，它根本就没有跑；而当它在自己的位置上摆出打一场姿势之后，我就在距离它只有几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我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随后，我换上了好的表现，从此以后再不会忘记与大自然打交道的正确举止了。

这场遭遇发生于我在约塞米蒂河谷北部森林里进行的一次西部山地之行。我渴望遇到动物，而且很多动物来到我面前，仿佛愿意展示它们自己并与我交个朋

友；但是熊却一直躲着我。

一个年迈的山里人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告诉我：除了凶残的老灰熊外，其他的熊都很胆小，我可能山里走上几年也见不到一只，除非我刻意去追寻它们，并学会像猎人那样蹑手蹑脚、潜行伏隐。然而就在我得到这一说法之后仅仅几个星期，我就遇到了上边提到的那头熊，并获得了第一手资料。

我在约塞米蒂边缘后面一英里的丛林里扎下营地，那里紧傍着一条小溪，小溪注入通往印第安峡谷的河谷中。数个星期以来，我几乎天天都登上北穹丘的峰顶，去画速写，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河谷，我恨不得画出每一棵树、每一块岩石以及每一个瀑布。一只名叫卡尔罗的圣·伯纳德犬与我为伴，这是个聪明伶俐的家伙，它的主人是一位不得不在炎热的平原上度过整个夏天的猎人，他把卡尔罗借我用一个夏天，让我带着它待在山里，因为山里它会感觉舒服得多。卡尔罗通过长期的经验了解了熊，尽管见到我那种非猎人的举止它似乎像熊一样惊异，然而正是它带着我第一次遇到了熊。

6月里的一个清晨，当阳光开始洒进树林的时候，我便起程到穹丘上去写生，就在我们从宿营地走出不到半英里的地方，卡尔罗嗅来嗅去，小心翼翼地向前方张望着，把它那毛茸茸的尾巴拖得很低，垂下耳朵，开始像猫一样蹑手蹑脚地向前走，每走几码，就转过身来看看我的脸，表情神秘，显然是在对我说：“前面不远有一头熊。”我沿着它所指示的方向小心翼翼地走着，直到走近我所熟悉的开满鲜花的一小片草地，随后，我在草地边上的一棵树下蜷起身，脑子里牢记着所听到的“熊是胆小的”的说法。我从树身一侧谨慎地向外望去，只见约30码开外的地方有一只健壮的大肉桂熊，它半立着，爪子搭在倒伏在草地上的一棵冷杉的树干上，臂部几乎隐没在花草之中。它正侧耳倾听，试图捕捉到什么气味，这说明它多少已察觉了我们的到来。我观察着它的一举一动，努力利用这个绝好的机会将我能从它身上得到的一切知识都记录下来，唯恐它

不会久留。它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图画：在由世界上最美丽的冷杉所环抱的明亮的花园里，它警觉地站立着。

我注意到肉桂熊尖尖的吻部好奇地向前伸着，其宽阔的胸膛上长满了凌乱的长毛，硬硬的耳朵几乎被埋在了毛发之中，它的头部移动时又慢又笨，观察完静态的肉桂熊之后，我愚蠢地冲向了它，一边挥舞着胳膊，一边大喊大叫吓唬它，想看它跑起来的样子。然而它并没有把我的表演当回事；它只是把头向前挥了挥，警觉地望着我，似乎在说：“怎么回事？如果你想打架的话，我准备好了。”随后我开始畏惧了，恐怕该轮到它跑了。然而我不敢跑，因为那样会鼓起它来追击我的勇气。于是我站着不动，在约十几码的距离内，我与它面面相觑。我尽量做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希望人类眼睛的威力真有传说中的那么大。在这种紧张的关系中，我们的相会似乎持续了很久。最后，那头熊看到我坚持一动不动，便静静地从木头上抽回它那巨大的爪子，冷冷地盯了我一眼，仿佛在警告我不要跟着它。它转过身，慢慢走到草地中间，进入了森林；每走一步，它都停下来回头望一望，以确信我没有利用它背对着我的有利时机从背后进攻它。和它分手我很高兴，看着它从百合花与耧斗菜中消失的身影，我喜不自禁。

从那以后，每当走近熊的时候，我总是有礼貌地通知它们，它们一般都给我让路。尽管熊经常在夜里来到我的营地周围，然而就我所知，从那以后只有一次我在白天和一只熊相距很近。这次我遇到的是一头北美灰熊；幸运的是，这次我与它的距离比上一次我与那头大肉桂熊的距离还近。尽管这头北美灰熊不算大，但在不足 12 码的距离里它看上去还是个庞然大物。它那浓密凌乱的毛发呈纯灰色，其头部近乎白色。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它正在一株加利福尼亚黑橡树下吃着橡子，我们彼此间的距离约有 75 码，我试图不惊动它，从旁边溜过去。可是它要么听到了我踏在砂砾上的脚步声，要么嗅到了我的气味，因为它径直朝我

走来，每走一竿^[1]来远，就停下来看看、听听。唯恐自己一跑会被它发现，我手扶地跪着向一侧微微缩成一团，躲在一棵肖楠属松树的后面，希望它不会发现我就走过去。不久，它走到了我的对面，站住向前张望着，而我也隔着突起的树干在看着它。终于，它转过头，看见了我的目光，它冷冷地盯了一两分钟，然后，不紧不慢地悠然消失在覆盖着加利福尼亚熊果树的地震崖锥里。

若考虑到熊那沉重的身体和巨大的爪子，就不能不庆幸它们给自然物造成的伤害并不大。即使在花草长得最高，天气暖和的时候熊常在那里打滚的中部地区水源充足的花园里，也看不到草木被破坏的迹象。相反，在造物主的指挥下，大型野兽发挥着和园丁一样的作用。在铺满针叶与小灌木的林地上，在冰川草原那坚硬的草地里，熊过无痕；而在湖滨的沙地上却点缀着一行行它们那醒目的足迹。尽管在某些尘土较大的地方大地留不下什么疤痕，但在主要峡谷的两侧都遍布着它们几乎磨灭的踪迹。它们折断一些松树和橡树的树枝以获取干果，然而这种对树枝的裁剪十分轻微，几乎没有哪个山里人会注意到。尽管它们会将倒下腐烂的树木撕成碎片，以获取寄居其中的蚁群，从而打乱生满地衣的腐树那有规律的腐朽进程，但是这零落的残枝断干会很快被雨雪以及严重倾斜的植物压缩到原有的和谐之中。

据猜测，在约塞米蒂公园中居住的熊的数量可能与被两个最好的猎手——邓肯和大卫·布朗杀死的熊的数量差不多。大约是在1865年，邓肯开始以猎熊能手而闻名。那时，他游荡于森林中，在莫赛德的南岔口处寻猎狗熊。一个朋友告诉我，邓肯杀死第一头熊是在瓦屋纳他的小木屋附近。当他鼓足勇气开了火之后，连等一下看看他那一枪效果都没看就逃了。几个小时之后，他回来了，发现可怜的棕熊已经死了，于是他获得了再尝试一次的勇气。1875年，当我们一同旅行

[1] 竿：长度单位，合约5.03米。

的时候，邓肯向我坦白说，第一次他怕熊怕得要命，而当他杀死了半打熊之后，他开始统计他的猎物，并雄心勃勃地要成为一个伟大的猎熊者了。9年中，他杀死了49头熊，这有他小木屋里的一根木柱上用刀刻的划痕为证。他的小木屋坐落在克莱森特湖的湖滨，距离约塞米蒂公园的南部边界不远。他说他对熊的了解越多，就越敬重它们，也更不怕它们了。然而与此同时，他变得越来越谨慎；无论他等候了多久，也无论他为了找到对着熊的正确风向、恰当的距离以及一旦出现意外逃跑的路线而走了多远，除非一切都对他有利，否则他决不开枪。而且，针对老熊、幼熊、肉桂熊及美洲灰熊等不同特点的熊，他都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他说对付老灰熊他无能为力、一筹莫展，对于它们的接近他总是格外小心地回避。他想在杀死整整100头熊后就不再从事这种危险的工作了，而猎熊根本挣不了多少钱，差不多100头也就足够炫耀的了。

近来我没有再见到他，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不知道他那血淋淋的统计数字怎么样了。在我的旅行中，我偶尔路过他的小木屋；他的小木屋里挂满了从房椽上垂下的成捆的兽肉和兽皮，而周围的地上则堆满了兽骨和兽毛，比一个熊窝还要乱上无数倍。有一两年时间，他以猎人和向导的身份与一个地质考察组在一起，他对自己获取的科学知识感到非常骄傲。他说，那些崇拜他的山里人夸赞他不仅知道所有乔木和灌木的植物学名称，而且还知道“所有熊的植物学名称”。

这一地区最有名的猎人是大卫·布朗，他是一个最早来到这里的人。早在淘金热潮之初，他就在位于莫赛德北岔口的一小片林间空地上建起了自己的主要营地，那个地方现在仍被叫做“布朗平台”。对于猎人来说，这里的宁静是无与伦比的。气候终年宜人，天上地下的景色永远赏心悦目。尽管他不是“醉心山水的人”，但他的朋友说他每知道一个美丽的地方，总会与别人一起去观赏，而且他很想登上山的主梁去“饱览”那景色。

当他断了粮时，他会从壁炉上方的鹿角架上取下他那旧式的长筒来复枪，出

发去寻觅猎物。为了打到猎物，他很少会走远，因为鹿喜欢派劳特·匹克山的林坡，在那里的开阔地带，它们可以一边休息一边四处张望，在炎热的天气里，还可以享受来自大海的微风，这里没有讨厌的苍蝇，而鹿灌丛则为它们提供了隐身场所和美味佳肴。一只聪明的小狗——桑迪是布朗的唯一伙伴，这个小小山中居民清楚每一个猎捕的目标，无论那是一只鹿还是一头熊，或者只是藏在冷杉梢头的大雁。在猎鹿的过程中桑迪没有什么可做的，它的主人在芬芳的森林里无声地走着，它则跟在后面一溜小跑，小心翼翼，不重重地踩踏干枯的枝芽。布朗扫视着查帕拉尔灌木丛中的开阔地。从很早的清晨直至日落，鹿都在那里进食。每到一处新的瞭望点，他都望望山梁和小丘，沿着边上长着赤杨和柳树的平地与溪流行进，直到发现一头幼鹿，然后杀死它，把它的腿捆在一起，扛在肩头，就这样回到营地。而在猎熊的时候，桑迪却是一个起着重要作用的先导，并多次救了它主人的命，而它也像大卫·布朗一样成为了一个著名的猎熊能手。据我从一个经常在大卫·布朗的小屋里过夜并听他讲那长长的冒险故事的朋友那里得到的说法，大卫·布朗是这样猎熊的，他只带上几磅面粉和他的来复枪，缓缓地潜行于野外最偏僻的山峰峡谷之间，直到小桑迪找到一处新鲜的熊迹，然后跟踪而去，将熊杀死，一气呵成。无论有多么崎岖艰险，只要熊走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桑迪在前领路，它不时回头看看它的主人是否跟了上来，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步伐；它从不会变得疲倦，也不让他被其他熊迹引上歧途。每到一个高地，他都要停下来，向各个方向的开阔地扫视一番，偶尔可以发现一只臀部着地坐得直直的棕熊在吃熊莓——它用自己的掌将果实累累的树枝拉下来，压在一起，以便获得满满的一口果实，尽管这一口中可能掺着树叶和嫩枝。一年中的不同季节，可以使猎人大致确定捕猎的地点：春天及初夏，在茂盛的草原及沿着溪岸的莓丛或豌豆藤与苜蓿覆盖着的山坡；夏末和秋季，熊在松树下吃着被松鼠摘下的松果，在峡谷底部的橡树丛中吃着橡子、熊莓以及樱桃；下雪以后，熊以蚂蚁、黄蜂为食。接近这

些熊进食的地方总要小心翼翼，以避免与熊的突然遭遇。

猎人说：“无论怎样，只要我在熊看到我之前发现它，我杀死它就一点麻烦都没有。我花了很长时间弄清楚它去什么样的地方，在那里要待多久，也花了很长时间分析风向，研究地形。然后无论要走多远的路，我都要绕到它的下风向。我蜷缩在100码以外，离一株我能爬上的树不远，然而这棵树要是熊来爬，它就太小了。我好好看着我的来复枪，脱下我的靴子，以便必要的时候迅速爬到树上。我端着来复枪，桑迪在我的身后，就这样等着，直到熊直立起来，我有了十分把握，至少要击中它前腿后边一点的地方。如果它要攻击的话，我就在它冲到我这里之前爬到我心里准备好的树上。然而熊的眼睛比较迟钝，如果逆着风向，它们嗅不到我的气味，我常常能在它们看见硝烟之前开第二枪。它们受伤之后常常想要跑开，我让它们走，有了一段安全的时间间隔之后，我就在灌木丛中冒险追去。而桑迪能够相当肯定地确认它们是否死了，如果没死，它会像一头狮子那样大吼大叫，以吸引注意力，它也会冲过去从后面牵制它们，以使我能够找到安全的距离，找机会补上一枪。”

“噢，是的，猎熊是一项非常有趣的工作。只要得法，不会有任何危险。不过就像所有其他工作一样，尤其是那些刺激的工作，难免会有意外，桑迪与我随时保持着密切的联络。熊一点不傻，除非受伤、被困或正养育着幼崽，它们决不招惹人类。在我看来，如果可能的话，一只饥饿的老母熊是会干出抓一个人吃的事的，不过这也是公平的游戏，谁让我们吃它们呢？！但是据我所知，在这富饶的大山里，还没有人被熊吃掉。我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熊不攻击一个躺着睡觉的人，它们可以易如反掌地将我们饱餐一顿。不过我想，也许是天性让它们尊重一个熟睡的人吧。”

以投毒和各种诱捕为主要方式，羊的主人及牧羊人杀死了大量的熊。熊喜食羊肉，每一群赶进山里的羊，都要被熊吃掉不少。它们通常在夜晚来到羊圈，翻

进圈栏，只需用掌一击，即可打死一头羊，然后它们将羊拖到不远处，吃掉一半，第二天夜里再来吃掉另一半，整个夏天它们就这样不停地吃，直到有一天它们自己被猎杀为止。被熊直接捕杀致死的羊并不多，由于恐惧，在羊圈中互相拥挤窒息而死的羊占羊群损失的绝大多数。每一次攻击之后，羊圈中都能找到10至15只窒息而死的羊；有时羊圈被破坏，羊群便走散到四面八方。春季，羊群或许能有一两个星期逃过熊的注意，然而一旦熊尝到这大山养育的美味佳肴之后，它们便不顾任何防范措施，频频光顾羊群。有一夜我与两名葡萄牙裔牧羊人在一起，他们被熊搞得焦头烂额，几乎每天夜里熊都要光顾他们那里二到四五趟。他们的营地接近公园的中心，他们说，这些混账狗熊越来越猖獗，现在不等天黑，它们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走出树丛，肆无忌惮地将羊抓走。一天傍晚，太阳还没有落山，他们正缓缓地赶着羊群回圈，一头带着两只幼崽的熊就早早地来找寻晚餐了。乔，两个牧羊人中年长的一位，由于有过许多惊心动魄的经历，所以十分谨慎，他立刻爬到一棵高大的美洲落叶松上，让那些强盗们随心所欲地劫掠；而安东却说乔是个胆小鬼，他宣称自己绝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羊被熊吃光，他将狗撒了出去，自己一边大喊大叫，一边挥舞着棍子向那三头熊冲去。两只吓坏了的小熊跑上了树，母熊则迎着牧羊人和狗冲了过来。看到即将扑过来的熊，安本站住愣了片刻，然后比乔跑得还快，熊在他身后紧追不舍。他爬上他们小木屋的屋顶，这是仓促中唯一的避难所。所幸的是，那熊十分牵挂自己的幼崽，没有追着他爬上去——只是瞪眼恐吓，让他惶惶不安了好几分钟，然后便急忙回身去找它的幼崽，把它们叫下来，走向吓得挤成一团的羊群，咬死其中的一只，然后静静地享用。安东可怜兮兮地向小心翼翼的乔求助，让他给自己指点一棵绝对安全的树。然后他像水手爬桅杆一样“噌”、“噌”蹿上树，双腿紧紧盘在树上，丝毫不敢放松。乔给他指点的那棵细树几乎没有枝杈。“这么说，你也和乔一样，是个怕熊的胆小鬼。”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说。“噢，我告诉你，”他一本正经地答道，“和熊

脸对脸实在是太可怕了；它简直就要吃到我了。它的这些所作所为，就仿佛我的每一只羊都是它的一样。我再也不迎着狗熊上了，每次我都躲到树上。”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两位牧羊人每晚在日落前一个小时前就将羊赶入圈中，砍下大量的干木柴，在羊圈四周点燃一圈篝火。在小木屋旁的一棵松树上，他们搭了一个瞭望台，一个人睡觉的时候，另一个人守望。这道篝火围墙只起了一两天作用，当熊习惯了篝火以后，篝火反而为熊的偷袭提供了照明。

我在他们营地度过的那个夜晚，当火焰最旺的时候，篝火围墙造就了一幅壮观的图景——在黑沉沉的夜幕衬托下，四周的树木被点亮得流光溢彩，2000只羊卧在一起，形成一块灰色的整体，其间星星点点地闪烁着晶莹的宝石光芒，那是羊的眼睛反射出的火光。将近子夜时分，一对熊来了，它们满不在乎地从火圈的空隙中走进来，打死两只羊拖走，消失在黑暗的树林里。羊圈里十只被踩倒的羊排成一排，躺在圈栏边上，已窒息而死。整个过程树上那惊恐万状的守望者始终未发一枪，他说不等他瞄准，熊就钻到羊群中间去了，他怕开枪会打中羊。

早晨，我问牧羊人他们为什么不把羊群赶到新的牧场上去。“嘻，没有用，”安东大声叫道，“看看我的死羊吧。这之前我们已经挪过四次地方了，这些熊会跟着你。没有用。明天我们就回下面的老家。看看我的死羊吧。不久它们都会死的。”

于是，他们比往常早一个多月被逐出了大山。除了山姆大叔的士兵外，熊是最起作用的森林警察，但是某些牧羊人却能非常成功地猎杀它们。过去30年中，在约塞米蒂公园里被猎人、登山者、印第安人和牧羊人猎杀的熊，总计达五六百头。但它们并没有灭绝的危险。由于公园有士兵看守，不仅很多地方植被重又覆盖了荒凉的大地，而且所有野生动物的数量都在增加。除了在某些限制之下，从主管官员那里得到许可证，枪是不能带进公园的。这就阻止了牧人、猎人和为打猎而来的旅游者对熊，特别是对鹿的野蛮猎杀。对于那些为打猎而来的旅游者来说，不见流血，他们就觉得索然无味。

黑尾巴的山地鹿在林带下面一点的地方越冬，这里地势特别崎岖，长满了低矮的灌木，比起它们往来于山巅附近的夏季草场所穿越的相对开阔的树林而言，这里猎人更难涉足。早春，积雪初融的时候，山地鹿不等冰雪褪尽，便来到山上，6月1日前后，它们到达顶峰，而冰雪从峰顶最后消失还要一个月或更久。我曾在3到10英尺厚的硬雪地上追踪它们达数英里。

鹿是登山健将，它们奔走在最崎岖的大山深处，寻找的不只是草场，还有凉爽的气候和安全的庇护所，在这里它们将养育自己的儿女。在攀岩动物中，鹿不是顶尖高手，它们只能屈居亚军，冠军的位置要让给野羊，野羊的栖息地比鹿的要高，它们生活在最高的山峰峭壁上。尽管如此，野羊与鹿仍能时常相遇，因为除了高耸于冰川之上的个别峰顶外，鹿几乎爬上了所有山巅。它们穿过嶙峋的巨石，跨越波涛汹涌的激流、滩地和壁立的峡谷，这一切足以使最坚强的高山动物胆战心惊，然而它们却能轻松而过，这不能不令人心生仰慕。某些种类的鹿四海为家——无论陆地的平坦与崎岖，无论地势的高耸与低洼，也无论是沼泽、荒原还是密林，到处都有它们的身影。它们能够适应大陆上的各种气候，无论酷热与严寒，它们都能保持健壮的体魄，步履总是那样地轻盈。站立、躺卧、行走、进食，即使是逃生，它总是那样优雅，为每一处景色增添美感与活力——多么迷人的动物，给大自然增光。

我每一次见到作为约塞米蒂公园中唯一品种普通黑尾山地鹿，无不产生新的景仰。由于我从不带枪，所以我能很好地观察它们：看它们伏卧在悬崖边或山梁一端松林和矮松下褐色的针叶中，那里视野开阔；看它们在阳光灿烂的查帕拉尔灌木丛的开阔处觅食，挑剔地选食着散发着清香的树叶和嫩枝；看它们将幼鹿领到远离我的地方，或让幼鹿躺下藏身；看它们跳跃着穿过森林，或好奇地一遍遍上前又退后。

一个清晨，我正在卡维阿的一个小花丛中吃早饭，周围环绕着查帕拉尔灌木



OUR
NATIONAL PARKS

莫诺湖



OUR NATIONAL PARKS

14 英里长的莫诺湖展现在你的脚下，其宽度近 7000 英尺，它那由火山灰和沙子构成的湖岸没有一棵树，饱受阳光的灼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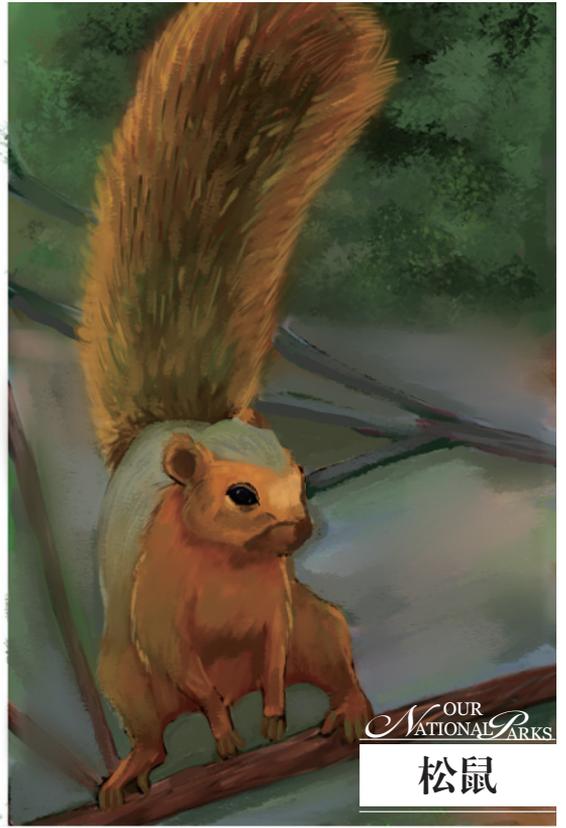
OUR
NATIONAL PARKS

数以千计的美妙花园



OUR NATIONAL PARKS

约塞米蒂公园中数以千计最为有趣的花园都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因为它们面积很小，又分布在峡谷峭壁的凸台和凹穴中，只要哪里有一小片土壤，无论多么狭窄、多么薄浅，它们就在哪里落脚。





OUR NATIONAL PARKS

1. 无论棕熊还是灰熊，美洲熊都是动物中的巨杉。它漫步在大森林、大峡谷，精神百倍地直面各种气候，四海为家，与树木、岩石及浓密的查帕拉尔灌木丛和谐地融为一体。快乐的家伙！

2. 松鼠漂亮的尾巴飘飘然，一会儿在身后，一会儿在身上，一会儿纵立伸直，一会儿又优雅地卷起。它的身体似乎还没有它的尾巴重要。

3. 鹿的步履总是那样地轻盈。站立、躺卧、行走、进食，即使是逃生，它也是那样优雅，为每一处景色增添美感与活力。



OUR NATIONAL PARKS

艾松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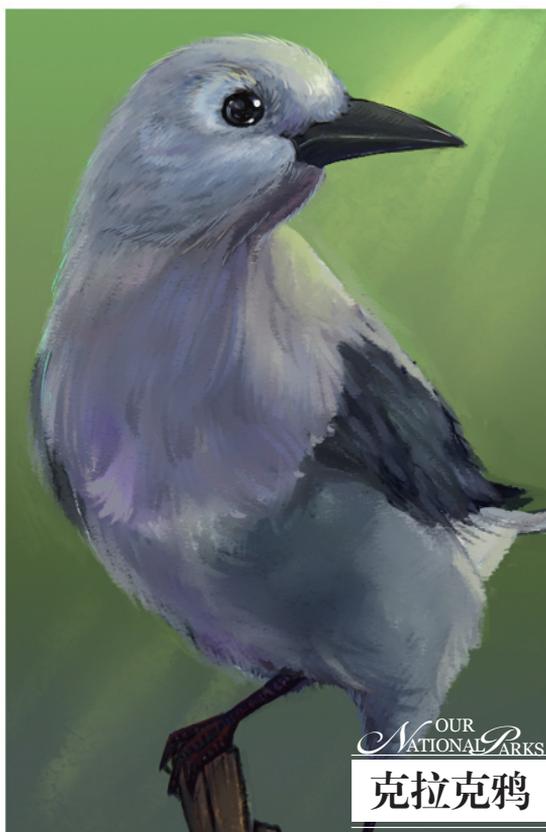
OUR NATIONAL PARKS

高山鹑



OUR NATIONAL PARKS

知更鸟



OUR NATIONAL PARKS

克拉克鸦



OUR NATIONAL PARKS

1. 美洲松鸡之王艾松鸡是一种非常强健、勇敢和英俊的鸟。一只羽毛丰满的艾松鸡相当漂亮,它那又长又硬的尖尾巴向上微微翘起,随着它每走一步前后左右地摇摆。

2. 高山鹑的羽毛非常精美,上半部分呈棕色,下半部分为白色和深栗色,身体两侧随处点缀着黑、白、灰色的斑点,靓丽可爱。头上漂亮的翎羽由两根紧紧叠在一起的羽毛组成。

3. 当你漫步穿行于庄严寂静的大森林时,你常常可以听到知更鸟的叫声。那甜美而清晰的鸣唱仿佛在说:“不要怕,不要怕。这里只有爱。”

4. 克拉克鸦身长有 1 英尺,翼展达 2 英尺,身体的主色调为灰色,翅膀是黑色的,尾巴呈白色。克拉克鸦动作敏捷、爱说爱唱,用洪亮的鸣叫和引人注目的身姿来炫耀自己。

丛，我发现一只鹿将头探进灌木丛，美丽的大眼睛正盯着我看。我保持一动不动，那只鹿大着胆子向前走了一步，然后打了个响鼻又退了回去。几分钟后它又回来了，这一次它走进了开阔的花丛，步履优雅，后边还跟着另外两只鹿。片刻亮相之后，它们羞涩地打着嘹亮的响鼻，越过环绕的灌木丛，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好奇心又一次驱使它们回来，而且又带来了另一只鹿，所有四只鹿一齐走进我所在的花丛中，看到我对它们没有恶意十分满意，开始觅食，准确地说，是在与我共进早餐，就像温顺的绵羊围着牧羊人一样——这些难得的伴侣具有最优雅的动作和气质；当它们吃着熊果与野樱桃时，我专心致志地观察着它们。它们从灌木丛上随处精选着叶子吃，偶尔从地上的花草中挑出几片薄荷叶，它们一点草也不吃。毫无疑问，鹿胃里的东西也是印第安人所吃的。

在我考察圣·乔奎恩北岔口上部峡谷时的一个夜晚，天要下雨，我寻找着干燥的地方作床，选定了一棵被雪崩摧倒的大杜松，这棵杜松的树干半支在它的树桩上，我可以躺在它宽大的树干下。在我的庇身所下面，悬崖边上还有一棵杜松，我审视了它一遍，发现它下面有一个被垂下的树枝完全保护遮蔽起来的鹿窝，这真是一个好的避难所，既可以瞭望，又可以休息。天黑前约一个小时，我听到清晰、响亮的鹿蹄声。我向下面灌木丛生、岩石嶙峋的谷底望去，发现一只焦虑的母鹿，无疑它的幼崽就藏在附近。它越过查帕拉尔灌木丛，跳上岩壁更高的山坡，不停地向后边看着倾听着，它机警的样子，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画面。我坐着一动不动，由于我的衬衫颜色与杜松树皮的颜色差不多，所以不会被轻易发现。过了一会儿，它小心翼翼地向我走来，嗅着空气，跳跃着。它越过巨石堆、灌木及倒下的树木，从峡谷走下来，它的动作真是令人羡慕地强健优美。尽管不时高高跃起，但它从不紧张，也不明显地用力。随着越走越近，它紧张地抽着鼻子，闻着各个方向的空气，直到嗅到了我的气味。然后它一跃而起，消失在一小片冷杉林的后面。不久，它又带着同样的小心与好奇回来了。来来去去五六次。就在我坐着欣赏它的

时候,一只显然是被它的吵闹所惊扰的道格拉斯赤松鼠爬上了我下面的一块巨石,像我一样全神贯注地看着它的表演。而一只跳来跳去的地鼠也闲不住了,也许它也热衷于这种表演,它忙着吃着灌木芽的晚餐,上面的浆果已经熟了,在嫩枝上像麻雀一样轻盈。

印第安之夏快结束的时候,幼鹿强壮了,鹿开始组成小群,每群从6只到15或20只不等,当第一场雪即将降下的时候,它们起程,开始下山到过冬地去了。它们经常盘桓在距离峰顶8至10英里的暖和的山腰与侧峰,仿佛流连忘返。大约在11月底,一场大面积的暴风雪将它们和老公鹿迅速驱赶到河流之间的分水岭,这些老公鹿具有丰富的地形知识。

就在鹿开始下山的时候,印第安人起程开始了他们的秋猎大行动。他们懒得到大山中去追踪鹿,而只是等着它们出来然后伏击它们。这一做法在发现成群的鹿上很有优势。繁重的准备工作做好了,旧枪修理好了,子弹造好了,猎人们洗了澡,进行某种形式的斋戒。他们说这样做是确保好运。男人和妇女,老人和孩子,一同出发了。中央营地建在著名的鹿道上,这里不久就将被鲜血染红。每一个猎手都满载而归,老太婆与年轻女郎微笑着欢迎运气最好的人,一切都变得富饶与欢快。男孩子每人用一只鹿头做武器在玩鹿斗,并逗着辛勤的妇女。妇女们忙着准备运肉,男孩子们一会儿躲在她们后面,一会儿将新鲜的兽皮投向她们,然而与别处一样,这里的印第安人也越来越少了,这种山间血红的营地一年比一年少。

公园里有豹子、狐狸、獾、豪猪和郊狼,但数量都不多。早在冰雪尚未消融的6月1日,我在托勒姆草原顶部的深山里见到过郊狼,它们以土拨鼠为食。而在牧场周围有人居住的平原上,郊狼的数量要多得多,在那里它们过着安逸的生活,享用着鸡、火鸡、鹌鹑蛋、地松鼠、兔子等等,以及各种浆果。恐怕这里已经没有野羊了,因为尽管在高高的山顶上它们是安全的,可它们都被赶到了大山

的东坡，与此同时，鹿被赶到了大山的西坡，那里的山梁上雪不会下得很深，可它们却在牧人来复枪的射程以内。

公园里的两种松鼠——道格拉斯赤松鼠和加利福尼亚灰松鼠——使整个森林生机盎然。前者数量更多，分布也更为广泛，从山麓小丘直到顶峰山巅上的主教松上，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尽管道格拉斯赤松鼠很小，但在西部山地的动物中它却是最具影响力的，据我所知，它也是所有松鼠中最靓丽的，它是松鼠中的精品，它浓缩了山里的灵气，它在野外纯自然地生活，像阳光一样不受疾病的困扰。人们难以想象这样一种动物会疲劳或生病。它占据着整个森林，并把人类也作为入侵者来加以驱逐。听听它斥骂你的口吻，看看它做出的鬼脸吧！如果不是这么小得可笑的话，它一定是个难对付的家伙。我认为，在所有大型的美洲松鼠中，加利福尼亚灰松鼠是最英俊的。它与东部的灰松鼠有些近似，但颜色更鲜亮更清晰，身体更纤柔更瘦小。它们居住在橡树林和松林中，最高高度可达海拔约 5000 英尺。事实上，加利福尼亚灰松鼠在所有主要的峡谷和约塞米蒂都很常见，而它们更多地则出现在约塞米蒂河谷、赫奇—赫奇、金斯河峡谷，然而它们却不喜欢覆盖着冷杉的高高的山梁。与道格拉斯赤松鼠相比，加利福尼亚灰松鼠是它的两倍还大。尽管如此，它在树木中穿行时所引起的响动却没有它那长着斑点的小邻居大，且在所有方面也比不上小邻居具有影响力。春天，当松果与榛果尚未成熟的时候，它仔细查看着上一年留下的树果，从半开的鳞片里寻找留在其中的不多的树子，确信附近没有敌人后，它便在叶子间的地面上收集起掉下来的坚果和种子。它那漂亮的尾巴飘飘然，一会儿在身后，一会儿在身上，一会儿纵立伸直，一会儿又优雅地卷起，像蓟花的冠毛一样轻巧光亮。它的身体似乎还没有它的尾巴重要。道格拉斯赤松鼠是一种坚强不屈的动物，它热情奔放，尖酸刻薄，喜欢自吹自擂、招摇过市，而且十分好斗，它的动作一点也没有加利福尼亚灰松鼠的优雅。它们那敏捷的动作深深吸引着观众，而它自我炫耀，像杂技小丑一样地荡来荡去，

又令观众头晕目眩。加利福尼亚灰松鼠胆小，而且大部分情况下都小心翼翼，仿佛一直期望着从每一棵树、每一丛灌木以及每一段原木后面发现一个敌人。它看上去似乎希望自己独处，丝毫没有被人看到、被人羡慕、被人恐惧的愿望。它们常常遭到印第安人的猎捕，仅出于这一点，它就有充分的理由小心谨慎。道格拉斯赤松鼠对猎人来说较少吸引力，尽管天敌很多，但它的数量可能还是在增长的。它像狮子一样大胆地走自己的路，上上下下、来来往往、转来转去，在有毛一族中，它是最快乐最幸福的，与此同时，也是最诚挚最庄严的，它是阳光的化身，它那仿佛带电的脚趾使每一棵树都像触电一般兴奋起来。如果你刺破它，你不会相信它会流血。它看上去不像普通生命那样为生计所困扰，尽管在它收集刺毯与坚果时，也显示出自己和我们其余的人一样，要为生存而工作。我从未发现过一只死的道格拉斯赤松鼠。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也没有人知道它是怎样离开这个世界的，你只能看到盛年的它，就像有些小型植物一样，只有开花的时候才看得到。

在山中的所有爬树能手中，金花鼠是最亲切最可爱的。没有什么比金花鼠更鲜丽、更欢快。比起熟悉的东部金花鼠来，这里的金花鼠更聪明，更多地树栖，也更像松鼠。它们像道格拉斯赤松鼠一样广泛地分布在北美西部山地。每一座森林，无论浓密的还是开阔的；每一处山巅和峡谷，无论灌木丛生还是光秃秃的，都因为有了这幸福的小动物而充满了欢乐和生机。你第一次注意到它可能是在针叶林带的下部边缘，那里是加利福尼亚松与黄松交汇的地方。从那里往上，无论你走到哪里，除非是暴风雪的天气，否则即使是在冬季，你也每天都能见到它。金花鼠是个特别有趣的小家伙，总是一副古怪的样子和举止，它坦诚老实，没有坏心眼，尽管它不是松鼠——它有一条真正的黑尾巴——却过着和松鼠一样的生活，它有松鼠的所有优点，却没有松鼠富于进攻的个性。

它雀跃于灌木丛中，收集着种子和莓果；在野樱桃、柚树、栗树、荆棘、悬

钩子的细枝上亭亭而立；沿着倒卧的树干或在铺满针叶和野草的林地上轻轻掠过；在冰蚀地表和大穹丘上的巨石间窜来窜去，这一切我百看不厌。当针叶树的种子成熟时，它爬上树摘下树果以备冬天之用，虽然它没有道格拉斯赤松鼠那种巨大的爆发力，但它依然勤奋地工作着，道格拉斯赤松鼠时常将它从最好的林木中驱逐出去。然后它就埋伏起来，拾取被它那跋扈的表亲摘下的刺毯，分享一杯羹，并将它们藏在枯树下边或洞穴里面。北美西部山地的动物中没有哪一个像金花鼠一样惹人喜爱，这个快活的小东西毛茸茸的，一半是松鼠，一半是地鼠。它是如此温顺、老实，总是高高兴兴的，它赢得了人们的心，在可爱的山间动物中，一直处于最可爱的位置。它辛勤地收集着种子、坚果、莓果，虽然它从没有显现出些许肥胖，但它肯定吃得很好很饱。与此相反，它看上去就像一团茸茸的皮毛，重量只比田鼠多一点。它像鸟一样轻盈敏捷地跃动，但永远都是那么从容。道格拉斯赤松鼠叫的时候可以不开嘴，而小金花鼠无论是说是唱都要开口。伴随着它的动作，金花鼠可以发出多种不同的叫声，其中有的甜美而流畅，就像滴入池塘的水一样“叮咚”作响。它的眼睛是黑的，且不停地转动，像露珠一样熠熠闪亮。它似乎特别喜欢逗狗玩，大着胆子来到距离狗几英尺远的地方，然后发出一声尖叫或带颤音的低鸣，就迅速跳开了。时间都与它的音乐是合拍的，随着每一次尖叫和低鸣，它的尾巴都画一个半圆。即使是道格拉斯赤松鼠也没有金花鼠那样有把握地立足和富于冒险精神。我曾看见它奔跑于壁立的约塞米蒂悬崖上，在那些它只要稍微一失足就会跌入万丈深渊的地方，它轻松自如地攀缘着，仿佛一只飞虫，没有一点危险的意识。如果登山者能够像它这样把握十足地在峭壁上活动该有多好啊！

在松果成熟之前，它的食谱包括草籽以及若干种蕈木属植物的种子、山莓以及又红又软的糙莓和纳特卡努斯莓。山里面再没有比它更讲究的食客了。浑身沾满花粉的蜜蜂将钝钝的鼻子插入钟形花朵，与金花鼠相比，其举止是太笨拙了。

当草籽成熟的时候，它们沿着倒下的松树或冷杉跳来跳去，它自己照顾着自己，琢磨着哪一处它看到的花丛里可能有最好的种子，然后向它奔去，选取一个它认定的好花头摘下来，把它拖到原木的顶上，坐直身子，叨出谷粒而不会吃进种芒。它转着脑袋，一边用爪子举着花头一边拨弄，好像是在吹笛子。然后它丢掉一个再换一个，一个个地换下去，每次都把花头带到同一根原木上吃。

北美土拨鼠 (*Arctomys monax*) 居住在阴冷的高山上和乱石堆中。它是一种很不同的山间居民，又大又肥，老态龙钟，当它在宽敞的家园恣意于豪华的草甸上时，显得很臃肿。然而无论怎么说它都不是一种枯燥乏味的动物。在我们认为是风暴席卷的不毛之地，它们却在高寒地带的冰川旁，呼吸着带有霜气的空气，发出欢快的呼哨，而且寿命还比较长。如果你和它一样是个早起者，那么你会经常看到它眨着眼睛从它的洞穴中出来，去迎接第一束晨光，并在它所喜欢的平顶砾石上晒太阳。当身子暖和起来了之后，它便到自己花园中的一个洞穴里去吃点，像一头苜蓿丛中的牛一样细嚼慢咽地吃着，直到吃得舒服了，它便去访友、玩耍、恋爱和搏斗。

1875年春天，我从欧文河的源头横跨山脉，去考察圣·乔奎恩中岔口源头附近的山峰和冰川。一天早晨，当我正绕着一个结冰的湖泊向前走时，我惊奇地发现了一串清晰而新鲜的北美土拨鼠的印迹。那里的雪约有10英尺厚，印迹的表面在阳光下已开始软化。这个动物是怎么想的？整个大地都在冰封雪冻之中，它出来这么早干什么？它的印迹一直通往一个方向，这说明它是有明确的目标的。正巧那印迹通向的一座1.3万英尺高的山峰正是我想要爬的。于是我沿着印迹走去，看看我能否找到它要去的地方。从山脚开始，北美土拨鼠的印迹笔直地指向了山上，从积雪融化的状况看，我知道我就在它后边不远。在一道岩石破碎部分伸出积雪之外的山梁我找不到它的印迹了，可是不久，我重又发现了它。正朝着山顶的地方，朝阳的一侧有一片开阔地带，周围几乎全被峭拔的尖峰所环绕，阳

光的热量在其中可以折射贮存，这里形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温暖的小气候。就在这一小片开阔地上，我发现了一个美丽的花园，上面长满了岩水芹、天蓝绣球、麦瓶草、葶苈等，以及一些野草，在这个小花园中，我窥视到那个跋涉者，它正享用着一顿新鲜的美味佳肴，这也许是它本季节的第一顿饭。它是如何知道这个花园的？这么高，这么远，它的洞穴上面积雪还有 10 英尺厚，是什么告诉了它这里已经开花了？从这一点看，它所具有的植物学、地质学与气候学的知识比大部分山中动物都要多。

胆小好奇的山狸生活在高寒地带，与北美土拨鼠相距不远。它挖凿运河，并在泥土之下控制着小溪的水流。一个将营地安在坡地草原边上的人，如果他的营地就在这个勤奋的山中动物的巢穴旁，那么在寂静的夜里，当他被脑袋下面新挖的小运河中汨汨的水流声吵醒的时候，他会大吃一惊的。而啮食地鼠也有一种惊醒胆小的宿营者的方法，这方法与山狸的一样令人激动。在它们拨开泥土挖掘隧道的时候，它们用力地向上拱。人们会自然地大叫：“谁呀？”接着发现了原委：“没事。继续干吧。晚安！”然后就又睡着了。

干草花鼠、大尾鼠以及林鼠也是北美西部山林中最有趣的动物。林鼠与普通的鼠类一点都不像，它几乎是普通鼠类的两倍大，有一身细腻、轻柔的棕毛，肚子是白的，薄薄的大耳朵呈半透明状，鼻子较钝，像松鼠的一样，爪子又细又尖，像针一样。由于四肢强壮有力，它可以像松鼠那样攀爬。

然而没有哪一种地鼠或松鼠拥有它一样天真无邪的样子，它很容易接近，一般来讲，它太相信别人的善意了。与它栖身其间的荆棘丛相比，它太娇嫩了，而它那粗糙的巢，也与它的样子极不相称。在这片大山里，没有任何动物的巢像它的那么大、那么醒目。它的巢由各种木棍（断枝、生满苔藓的腐烂的朽干、绿油油的嫩芽，无论光滑的还是带刺的，都是它从最近的灌木上折下来的）与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泥块、石子、骨头、鹿角等等）共同构成。整个巢在查帕拉尔灌

木丛中的地面上形成一个高起的圆锥形土木堆。有些巢高达五六英尺，偶尔会有十几个或更多的这样的巢聚集在一起；也许并不是出于社交的需要，而是出于觅食和藏身的需要。

孤独的探险家在大自然的腹地，穿行于浓密、坚硬的查帕拉尔灌木丛中。当披荆斩棘感到热了累了，他碰巧会遇到这些奇异的林鼠的一个村落。看到这奇怪的景象，他会大吃一惊，并想象着自己是在一个印第安人的村落中，渴望着在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受到款待，最初也许看不到一只林鼠，最多也只能看到两三只坐在它们巢顶的林鼠，那样子就像坐在门口一样。它们用温和的眼神打量着陌生人。它的窝位于巢的中心，由草和被嚼成粗纤维的树皮条组成，上面铺着羽毛和各种种子的茸毛。又厚又硬的墙壁既是为了防范狐狸、郊狼等天敌也是为了庇身而修建的。小巧玲珑的动物生活在它们那粗笨巨大的巢穴里，就像最柔美的花朵，如萨尔维亚·卡多塞，要用带刺的花苞保护一样。

有时林鼠的巢也建在距地面二三十英尺高的橡树杈上，那是个空中阁楼。佣人要是与这些林鼠为邻或请它们客的话，他们会把它们看做是小偷，因为它们拿走并堆积一切能够拿走的东西（刀、叉、洋铁杯、勺、眼镜、梳子、钉子、引火木等等，还有一切可吃的东西），以此加固它们的堡垒，向对手们炫耀。在西部高原深处，有一次它们偷走了我的雪镜、我的茶壶盖、我的气压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当我在一棵平卧的红杉下宿营时，被花岗岩上沙子流动的“沙沙”声惊醒，借着篝火的光亮，我发现身边有一只英俊的林鼠正在拖走我的冰斧，它用力拽着斧柄上的鹿皮绳。我向它投去几块树皮，并发出声音吓唬它，可它居然站住开始对着我唧唧喳喳地骂开了，它那美丽的眼睛里闪烁着受到伤害的无辜。

千姿百态的各种蜥蜴使公园中温暖的地方生机勃勃。它们有的超过一英尺长，有的则只比蚱蜢大一点。只有几种蜥蜴具有蛇的特性并主动进行攻击，而大

多数蜥蜴都很漂亮、迷人，并且容易相处。如果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它们那迷人的生活，我们会更喜欢它们的。这些小生命，温顺而老实，很容易被驯化。它们美丽的眼睛里，露出最为天真无邪的神情。因此，抛却来自没有蜥蜴的凉爽国度的偏见，一个人很快就能学会喜欢它们。即使在平原与山麓小丘中被认为是讨厌和可怖的角蜥，也是温和驯顺的，它们的眼睛充满了魅力；即使是在较低的森林灌木丛中生活的几种类似蛇的蜥蜴也是如此。它们优雅闲适地蜿蜒而行，姿势与蛇完全一样，它们那没有充分发育的小小的四肢爬来抓去，大多数情况下就像无用的附生物。我测量过的一只蜥蜴，其身长有 14 英寸。在我看来，它那萎缩了的四肢没有任何用途。

它们大部分都在洒满阳光的岩石上窜来窜去，并窜跃在灌木之间的空地上，其飘摇的样子很像蜻蜓和蜂鸟，而它们身上的颜色也像蜻蜓和蜂鸟一样五彩斑斓。它们从不长距离地连续奔跑，无论它们的目标是什么，它们总是从 10 至 20 英尺以外的地方像箭一样笔直蹿过去，然后突然停下来，再突然蹿出。这些暂时的停留是必要的休息，因为它们没有耐力，一旦遭到持续的追逐，很快就上气不接下气了。它们可怜兮兮地喘作一团，在没有立刻可以退身的灌木与岩石的地方，很容易被捉到。

如果你与它们相处一两个星期，并且表现不错的话，那么作为远古巨型蜥蜴的后代，这些温顺的爬行动物会很快认识你并信任你。它们来到你的脚边玩耍，带着机警的好奇心观察着你的每一个动作。你也肯定会喜欢上它们，不仅会喜欢上那些像彩虹一样色彩艳丽的蜥蜴，而且也会喜欢上那些像覆盖着地衣的花岗岩一样的灰灰的小家伙。这些小蜥蜴比蚱蜢大不了多少。它们会教你懂得，在大自然中，鳞甲与皮毛、羽毛或任何衣服一样可以很好地遮蔽身体。

在峡谷中和较低的森林里有好多蛇，但它们大多美丽迷人且没有危害。在所有到过约塞米蒂及附近山脉的游客和旅行者中，没有一人被任何一种蛇咬过，而

数以千计的游客和旅行者却被这些蛇的魅力所迷倒。其中有些蛇在颜色和花纹上可与蜥蜴媲美。只有响尾蛇是有毒的，除非其生命受到威胁，否则它将小心翼翼地保存着自己的毒液。

在我懂得尊重响尾蛇之前，我杀死了两条。第一条是在圣·乔奎恩的平原上。当时，它正围着一丛丛生草一圈圈地盘着，闲散惬意，当我发现它的时候，它正处在我跨越它的两脚之间。它把它的头垂得低低的，尽管有被践踏的危险，但它并没有企图攻击。那是30年之前，当时我认为无论在哪里发现响尾蛇，都要把它们杀死。我没有任何武器，在光滑的平原上，一英里之内都没有一根木棍或一块石头。于是按照据说是鹿的做法，我用跳上去踩踏的方式去杀它。看着我的脸，它发现我有伤害它的意思，于是迅速盘成一团，准备出击以自卫。我知道它在爬行的时候是不能进攻的，于是我便一把一把地将土和草泥扔到它的身上，引逗它展开盘成团的身体。它在自己的领地上坚守了几分钟，一边做出威胁的姿态，一边进攻着，随后，它起身准备离开我。我向前跑去，并跳到它的身上，它迅速转过头来，我的脚跟踏空了，而它也没有咬到我。经受了这样的烦扰和折磨后，它一边勇敢地出击以保护自己，一边多次试图脱身。然而最后我的脚跟不偏不斜地踩了上去，它被踩得很疼，接下来的几下重踏踩死了它。我为杀戮而感到痛心，在远离天堂的地方，我下决心要做到至少像蛇一样公平和友善，除非出于自卫，不再杀死蛇。

我想，第二次杀蛇也是可以避免的，对此我一直感到痛心和悔恨。我在约塞米蒂盖了一个小木屋，为了取水方便，也为了听到水的乐音和交际方便，我从约塞米蒂河引来一条小溪，把它一直引到小屋里。小溪沿着墙边流淌，不会挡路，流下的溪水刚好激起层层涟漪并发出悦耳的低唱，尤其是在夜里我睡着独卧时，它是绝好的伴侣。随后，几只青蛙来到小溪里嬉戏，而一条蛇也来了，我估计它是为了捉青蛙来的。

每次远足而归，我常常带回一大捧植物，部分是为了研究，部分是为了装点一下环境。我把它们放在屋子的一角，将它们的茎浸入溪水中以保持它们的新鲜。一天，当我拿起一捧已经开始枯萎的植物时，我发现在花的下面盘着一条大响尾蛇。领地的合法主人被突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与我面面相向，当它明确地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利居住在这个房子里时，这个可怜的爬虫不知所措。它不仅为自己的暴露而惶恐不安，同时也显示出严重的羞怯和尴尬，就像一个基本上诚实的人在门后被可疑地捉住一样。尽管它盘曲着身体有所准备，但它非但没有进攻或威胁要进攻，反而慢慢地把头垂得尽可能地低。它的脖子笨拙地打着弯，一脸羞愧的表情，好像恨不得有个地缝要钻进去。我曾与许多野生动物对视过，我确信自己对这条倒霉的蛇的想法不会曲解。我不想杀死它，然而我有许多客人，其中许多是小孩子，而我又常常夜深才回来，于是我决定它必须得死。

从那以后，我在这些山中大概见到了100条或更多的响尾蛇，我从未故意去打扰过它们，而且即便是意外遭遇，面临着被踩踏的危险，它们也从没有严重地干扰过我。一次，我正跪着点火，一条响尾蛇爬到了我的胳膊弯下。这条蛇只是从我所选定的宿营的地方离开，当时一点危险都没有，因为我保持一动不动，让它静静地爬走。我感到自己特别危险的只有一次，当时我正从托勒姆峡谷出来，通过一个陡峭的边侧峡谷，走向约塞米蒂河的源头。在一个地震形成的崖锥上，一块巨石挡在了我的面前，这块巨石很高，我站在它下边的石头上，伸手只能触到它的上沿。我撑着石沿向上爬，就在我的头刚刚探上平坦的巨石顶部时，我看到了一条盘着的响尾蛇。我的手惊动了它，它对我做好了准备；即使在这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当我的头到了距它不足一英尺的地方，它也没有进攻。最近一次在大峡谷旅行时，我一天遇上过两条响尾蛇。一条的身体没有盘成圈，它平整地蜷曲在河岸一侧两块砾石之间的一块狭窄的地方，它的头埋在身体下边，像

嘎啦莲叶桐一样发出“嘎啦啦”的响声，做好了扑向青蛙或鸟的准备。我迈步的脚从它的头上掠过，两者相距只有一两英寸，然而它只是把头缩得更低。一次我在一片特别烦人的鼠李丛中披荆斩棘，开辟道路，我把树枝拨开，放到一片开阔地的旁边，然后将我的一袋口粮扔到开阔地上，胳膊腾出来之后，我也随之向前推进，这时我看到一条小响尾蛇在我的粮食口袋下面摆动着尾巴。当看到我的时候，它愤怒地盯着我，一副正义不容侵犯的样子，仿佛在问我为什么把那东西扔到它身上。它那样子，我应该放过它，可它却怒不可遏地出击了，我只好退后，从另一侧的开口处出去。然而，它却一直在倾听着，当我透过灌木看见它时，它正与我对峙着，仍旧是一副“你敢过来吗？”的表情。我徒劳地试图解释，我只是想要回我的粮食；可它却坚定地守卫着粮袋前面它自己的领地。于是我向后退了十几竿远，保持一动不动约半个小时，当我回来的时候它已经走了。

一天晚上，日落不久，在峡谷中一段特别崎岖并堆满巨石的地方，我为找一块可以睡觉的平地转了很长时间，终于，我欣喜地在河岸的冲积沙地上找到了一小块合适的地方，附近很多漂流而下的木头可以用来点燃篝火。然而当卸下自己的行囊的时候，我发现这块土地的主人是两条蛇。我可以在这个蛇巢中平安无事地度过这个夜晚，因为我知道它们是从不会在夜晚闯进营帐的。可是，我怕过一会儿还会有别的蛇来，地方是这么小，它们要是不知道我的存在，很有可能在我给篝火添柴的时候被我踩到。为了避免可能的拥挤，我把营地安在了一块地震震落的巨石上。

约塞米蒂公园中有两种响尾蛇，而在我考察约塞米蒂河盆地时，我以为我发现了一种新的响尾蛇。我看到一条头部长有奇怪的附生物的蛇，那附生物分成两叉，走得近一些后，才发现那奇怪的帽子原来只是一只青蛙的脚。我砍下一根树枝，轻轻敲打着蛇，直到它把可怜的青蛙吐出来，或者说让青蛙倒着退出来。当

那只青蛙摆脱死亡谷的幽暗，重见天日之后，它好像懵了一样眨了眨眼睛，然后跃进小溪，显然欢畅无比。

在所有的沼泽、湿地、池塘和湖泊，无论那里有多冷、多高、多与世隔绝，青蛙都很多。它们是怎样爬到这些高山上的呢？当然不是跳上去的。穿过无数英里的巨石和灌木，那漫长而干燥的旅程对于青蛙来说是不可能的。最有可能的是它们的卵被鸭子、鹤以及其他水禽的脚带到了这里。尽管如此，它们的分布却相当广泛，而且异常繁盛。它们是这样快乐、那样健康，它们鸣叫的交响曲使崎岖的山野充满了生机。

除非人类的介入，所有的高山湖泊以及陡直的瀑布之上的河流支流都没有鱼。在北美西部山地，唯一有自然生长的鳟鱼的河流是金斯河的中部支流。尽管在这条溪流上没有陡直的瀑布，但其上的一些水跌即使在落差最小的地方也十分湍急。居然能有鱼从上面爬过来，实在令人吃惊。这条支流海拔有 7500 英尺，我发现这里的鳟鱼很多。这些鳟鱼在科恩也能游到很高的地方。在莫赛德，它们不会游到高过约塞米蒂河谷的地方，那里的高度为 4000 英尺，河流的所有支脉在这里都被陡直的瀑布截断，而在主托勒姆地区，这些河流支脉则都被赫奇—赫奇下面的瀑布挡住去路，这里的高度比约塞米蒂还低。尽管鱼无法游到这些较高的水域，但人们可以设想它们的卵可以以某种形式被播撒在那里。造物主做这种事的办法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她就只有等待人类的介入了。如今，这些从来都没有鱼的湖泊和溪流很多都充满了长势喜人的鳟鱼。这些鳟鱼是在美国鱼类委员会的大力襄助下，由渥尔顿俱乐部等私人公司撒放的。盛在普通水桶里被带到赫奇—赫奇的几条鳟鱼繁殖十分迅速。高度超过 8000 英尺的坦那亚湖八年前也被莫菲先生撒了鱼，莫菲先生从约塞米蒂带过去了几条鳟鱼。东部山坡上的许多小溪里也被播撒了鳟鱼，它们是被装在洋铁罐子里由骡子驮来的。不久，这里的所有溪流都将因这些活泼的鱼儿而充满生机，并成为吸引成千上万进山游客的一个

景点。用一小段弯曲的铁丝就能轻易地捕到鱒鱼。然而所幸的是，人们捉鱼的本领超过自己的想象。在大多数情况下，被捕获的是人。捕捞鱒鱼只是作为捕获人们身心的诱饵，以拯救人们的肉体与灵魂，这种捕获人们身心的诱饵很重要，在这上面所花费的金钱和精力都是值得的。



OUR 第七章
NATIONAL PARKS

到鸟的天堂做客

克拉克鸦经常去偷一些对自己毫无用处的东西。一次，我无意中将洗刷用的肥皂丢在了岸边，几分钟后，我便看到我的肥皂在树林中穿行飞过。

到西部山林中旅行的人们常常抱怨这里缺少生机。“那里的树，”他们说，“还不错，但是到处是一片死寂，没有飞禽，也见不到走兽。整个森林里听不到一声鸟鸣。”这一点也不奇怪！成群结队的旅行者骑着骡马而来，人喊马嘶，闹得沸反盈天；他们衣着的颜色都是非自然的，既陌生又奇异，动物们怎能不退避三舍呢！如果有腿的话，那些受惊的松树也会逃之夭夭的。然而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总是蹑手蹑脚地去接近这一切，心中充溢着虔诚与好奇，当他们满怀爱心地去审视去倾听时，他们会发现大山之中绝不缺乏生灵，而这些山中的生灵也会高高兴兴地迎接他们的到来。不必说大的动物、小的昆虫，每一个瀑布都有属于自己的乌鸦，每一棵大树都有属于自己的松鼠、花鼠或鸟儿：身体娇小的啄木鸟清理着树皮上的沟纹，一边欢快地自鸣自唱，一边灵巧地撬开松动的干树皮、探看卷起边的地衣；克拉克鸦或桤鸟在检查松塔；金莺、裸鼻雀和林莺无论休息、觅食还是忙于自家的其他事情，总是不停地放声歌唱。山鹰在头上翱翔，成群的松鸡在地

下欢快地漫步。查帕拉尔灌木丛中不时传来歌雀的鸣唱。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这里不会感到丝毫喧嚣。与东部的低矮森林不同，西部山地林带的树木平均高度在 200 英尺，当然会有不少鸟儿栖息其间，而鸟儿的歌声会始终萦绕不息。每到夏天，整个山坡，从山麓到白雪覆盖的山巅，都在鸟儿的鸣唱中震颤着；尽管到了冬季，这歌声会低沉与稀落，但它从来不曾停息。

在西部山地可以合法猎取的鸟类中，艾松鸡 (*Centrocercus urophasianus*) 是最大的一种，它是美洲松鸡之王。艾松鸡是一种非常强健、勇敢和英俊的鸟，它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不畏酷暑严寒，风霜雨雪，其忍耐饥渴的能力更是超群。它的食谱无所不包，几乎囊括了所能找到的每一粒种子、每一只昆虫。即使只吃艾灌丛的叶子，它也可以果腹，而艾灌丛在荒凉的山坡上是取之不尽的。在气温时常降至零度以下的严冬，当暴风雪咆哮的时候，艾松鸡伏在艾灌丛下，身体藏得严严实实，它的嘴不时在雪中啄来啄去，吃着赖以庇身的艾灌叶子。艾松鸡这种战霜斗雪的勇气和冲破漫漫冬夜的毅力，即使是北冰洋雷鸟也得甘拜下风。一只羽毛丰满的艾松鸡相当漂亮，它那又长又硬的尖尾巴向上微微翘起，随着它每走一步前后左右地摇摆。雄艾松鸡的样子十分英俊，它的颈项、后背和翅膀呈黑、白杂色，体重 5 到 6 磅，身长约 30 英寸。雌艾松鸡身披淡褐色的羽毛，体型较小。它们偶尔从艾灌平原游荡到开阔的坚果松和杜松林中，但从从不进入大片的针叶林带。它们已经适应了广阔、干燥、半荒漠化的艾灌平原，这里夏天烈日炎炎，冬季寒风凛冽。如果有人走过艾松鸡群，它们会蹲伏在灰色的土地上，将头深深埋下，唯恐被人发现；但当你走到距它们一竿左右的距离时，它们便优雅地拍着翅膀，一阵旋风似的腾空而起，这时的艾松鸡看上去有火鸡那么大。

6 月 28 日，在欧文河谷的上游，我捉到一只刚刚会飞的艾松鸡幼鸟。它身长只有 6 英寸，通体呈灰色，喙部还不锋利。当我捉住它的时候，它声嘶力竭，发出刺耳的尖叫。那声音酷似男孩子吹的柳笛。约塞米蒂公园的东部边缘，在莫

诺沙漠与西部山地灰色山麓相接的地方，我曾见过十只到三四十只不等的成群的艾松鸡，但是由于这里放牧着牛羊，艾松鸡的数目正逐年减少。

另一种美丽的鸟儿是蓝镰翅鸡，或称作黑松鸡，其体型只比艾松鸡略小，它们生活在主林带中，但数量不是很多。它们最喜欢草甸附近浓密的银松林，因为这里小灌木极少，前来偷袭的敌人无处藏身。在大山深处某些隐蔽的草甸或约塞米蒂河谷，分布着一片片开满鲜花的平地，这种勇敢的鸟儿成群地漫步、觅食于明媚的阳光下。当它们望见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个人时，会发出一阵急促的鸣叫，表达它们的惊异和激动，与此同时，它们从地上飞起，落在最低的树枝上，琢磨着不速之客的身份。它们全神贯注，急于看清这个奇怪的直立动物。由于对枪一无所知，当你已近在咫尺之时，它们才轻轻跳到更高的枝杈上或飞到下一棵树上，然而它们丝毫没有藏起来的意思。所以，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地观察它们。距离之近，使你足以看清它们羽毛颜色的细微差异，看清它们爪尖上的羽毛以及它们那纯真无邪的美丽的眼睛中射出的好奇的目光。然而在邻近道路的地方，黑松鸡就立刻变得非常胆小，一旦受到惊扰，它们便飞进最高最密的树冠深处，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知道如何隐身，如何保持一动不动，以及如何运用自身的保护色。在做好了跑的充分准备之前，它们是不会草率逃遁的。猎人即使亲眼看见十几只黑松鸡飞进树冠，他也只能徒劳地围着高高的松树或冷杉绕圈子。他用尽目力，盯着树上的枝枝杈杈，持枪在手，随时准备射击，然而除非他经过长期培养已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或对黑松鸡的习性了如指掌，否则他连黑松鸡的一根羽毛也看不到。然后，就在他觉得这棵树或许已空无一鸟，黑松鸡已逃入密林深处的时候，黑松鸡却一阵旋风似的拍打着翅膀冲出林梢，在加到全速之后，舒展开摇摆的双翼，悄无声息地向远方滑翔而去。

夏天，它们基本上在地上活动，觅食昆虫、种子和浆果等。在开阔地带的边缘和冰碛区，它们嬉戏漫步，进行日光浴和沙土浴。一天中酷热难耐的时候，它

们便到小水洼和溪流旁去饮水。冬季它们大部分时间在树上度过，以植物的嫩芽为食，夜里置身于密密匝匝的枝条下面。暴风雪来临的时候，它们便栖身在树干的背风向，一旦天气转好，它们就跳上朝南伸展的树枝沐浴在阳光里。有时，它们也会一个猛子扎进粗粉状的雪里拍动着翅膀打滚，这显然是在锻炼和取乐。

6月里，在海拔7000英尺以上的地方我曾见到一群幼鸟奔跑于冷杉树下。当危险来临的时候，母鸟便发出一种奇怪的叫声报警，让那些无助的小家伙们疏散开来，隐蔽到草枝树叶中间，即使是在平原的开阔地带，你也很难发现它们。与此同时，母鸟会发疯似的呼啸而来，扑到你的脚下，用翅膀拍，用尖爪抓，将你的注意力从幼鸟身上吸引过来。大约在6月中旬，幼鸟们一般就会飞了。但是即使在它们已经飞得很好了之后，母鸟还是经常让它们用跑开、藏起来一动不动的方法来躲避危险，而不管这种危险是如何地近在咫尺。显而易见，这时的母鸟仍旧把孩子们看做是没有羽毛的幼雏，为了保护处于绝境的孩子们的安全，它又开始了那充满爱子之心的迷惑敌人的表演。有时，在仔细研究了周围的情况之后，它也会让孩子们起飞。幼鸟们一哄而起，好像是被炸药炸开一般，尖叫着四散而去，神秘地落在三四百码外的地方，从视线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危险过去，母亲召唤它们之前，它们始终屏息不语。如果你继续向前走一段路，表明自己没有伤害它们的意思，你就可以坐在一棵树下，在足够近的距离内，看到黑松鸡一家的再次欢聚。来自大自然的一次感动，可使整个世界充满亲情。这些鸟儿低微的鸣音，饱含着多么动人的爱意，它穿透层层山林，震撼着彼此的心灵，也同样震撼着我们。这叫声充满了人的灵性，充满了爱的渴望，山中的每一个生灵无不被它们深深感染。

在长成成鸟之前，幼雏们始终受到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8月20日，当我经过圣·乔奎恩河源头一片草甸的边缘时，一只黑松鸡从一株枯死的杜松上飞起，那株杜松是由于雪崩被连根拔起从上边的峭壁冲下来的，它扑到我的脚边，装出

跛足的样子，又是扇翅膀，又是呼呼地吼叫。看到这场面，我猜想它一定有个巢，正在喂养第二窝小鸟。就在我寻找鸟蛋的时候，我吃惊地看到四周飞起一群身体与它们的母亲几乎一样大的羽翼丰满的幼鸟。

随着冬季暴风雪的到来，这些坚强的鸟儿非但不去寻找气候更为温暖的地方栖身，反而终年厮守在西部的高山林带。据我所知，它们对任何气候从未有过任何的不适应。由于它们以吃松树、针枞和冷杉的嫩芽为生，所以它们对于食物的来源没有任何依赖性。而这恰恰是困扰我们人类的大问题，它把我们拽到这儿、拖到那儿，使我们无法从事自己最喜爱的工作。如果我能够靠吃松树的嫩芽为生，该有多好啊！无论这样做有多么辛劳，但只要能够摆脱对食物来源的依赖，我就心满意足了！尽管人类具有各种优越的资质，但在整个动物家族中，他是为了吃饭而最费心机的一员。

高山鹑 (*Oreortyx pictus plumiferus*) 在约塞米蒂公园所有高海拔的地区都是很常见的，但它们从不成群地出现。夏季，它们的栖息地要比松鸡高很多，但它们却不能抵御冬季寒冷的暴风雪。当高山鹑的食物被埋在雪中之后，它便来到山下灌木丛生的小丘中，这里的海拔在 2000 到 3000 英尺之间。然而就像每一个真正的山中居民那样，高山鹑总是最先捕捉到春天的信息，并随着春天的到来回到最高的山中。我认为，在美洲所有的鹑鹑中，高山鹑是最漂亮、最有趣的，它比著名的白喉鹑既大又英俊，就连色彩斑斓的加利福尼亚河谷鹑和生活在亚利桑那及墨西哥的马森那鹑都比不上它。之所以人们很少提及高山鹑，是因为高山鹑作为深山中的隐士，没有人了解它。

它的羽毛非常精美，上半部分呈棕色，下半部分为白色和深栗色，身体两侧随处点缀着黑、白、灰色的斑点，靓丽可爱。高山鹑的外表格外引人注目，头上漂亮的翎羽几乎是笔直的，有三四英寸长，它由两根紧紧叠在一起的羽毛组成，看上去就像男孩子歪戴的帽子上的一支饰翎，露出一副得意扬扬的样子。它们以

家庭为单位，6到25只一群地出没于空寂的大山之中，蓟木丛下、加利福尼亚熊果及野樱桃树下、干旱的沙化洼地、冰河草原、岩石山脊以及冰川湖泊附近的欧石南丛中，到处都布满了它们的足迹。秋季，当高山草甸中的浆果成熟的时候，高山鹑更是忙个不停，它们低声“咕咕”叫着，保持着整个家庭的联络，不使一个成员走散。如果受到突如其来的惊扰，害怕来不及逃进灌木丛时，它们便腾空而起，呈放射状向四周飞去，散落在方圆半英里的草木丛中，个别的则一头扎进枝叶茂密的树里。一旦危险过去，父母们会发出清亮的尖声鸣叫，将孩子们重新召集在一起。7月底，三分之二的幼鸟便发育成熟并能振翅高飞了，然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它们很少使用它们的羽翼。不论从步态、姿势、习性，还是从总体举止上看，高山鹑都很像家鸡，但它们比家鸡要优雅得多。高山鹑东瞧西看，寻找昆虫和种子，它们一会儿仔细地翻刨落叶，一会儿又跳起来将草梢扑倒，与此同时，它们始终“咕咕”、“咕咕”低声叫个不停。

一次，我坐在莫赛德河源头的一棵树下写生，一群高山鹑从我身后的河谷中走了上来。听着它们逐渐增大的叫声，我知道它们正朝着我所在的地方觅食而来。我一动不动，等着它们的出现。不一会儿，一只高山鹑来到了距我3到4英尺远的地方，我的存在丝毫没有引起它的注意，显然它把我当成了我背靠的树干的凸起部分。我的衣服是棕色的，与树皮的颜色非常接近。很快，高山鹑便一只接一只地出现了，能够如此近地欣赏到这些悠然自得的美丽的鸟真是一种享受。我仔细观察它们的习性，倾听它们安详的低语。终于，它们中的一只与我四目相对，它惊异地盯着我，经过片刻的沉寂，发出一声特别的尖鸣，接下去便是一串“咕咕”、“咕咕”急切的低声细语，仿佛是在讲演。随着警报的发出，其他高山鹑很自然地立刻发现了我，它们也加入了这个奇异话题的讨论。这些高山鹑一边盯着我上下打量，一边唧唧喳喳叫个不停。虽然十分惊异，却没有恐惧。接着，走在前面的高山鹑一哄而散，奔向后面的同伴，向它们通报新闻。“那是什么？那是什么？”

噢，你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东西，”它们似乎在说，“不是鹿，不是狼，也不是熊；过来看呵，过来看呵。”“在哪儿？在哪儿？”“在那儿！那棵树下。”然后，它们小心翼翼地走过来，隔着树，一个个依次伸长自己的脖子，向我张望，仿佛从同伴那里打听到了我所在的位置。在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内，它们来来去去，一直试探着在距我几英尺远的地方徘徊，兴奋地谈论着我这个怪物。它们的好奇心最终得到了满足，它们开始散开，朝着它们来的方向觅食而去。而我却不愿和它们就此分手，我匍匐在灌木丛下，悄无声息地尾随着它们，用了一到两个小时的时间观察它们，研究它们的习性，看它们最喜欢的草籽和浆果是什么。

河谷鹑不善登山，除了西部边界处的低地外，它们很少进入约塞米蒂公园。河谷鹑生活在长满低矮灌木的山麓丘陵和平原地带以及果园和麦田，它们在数量上要比高山鹑多百倍。河谷鹑是一种漂亮的鸟，它的大小与白喉鹑相仿，由五根一英寸长的翎毛组成的冠羽潇洒靓丽，时而向后弯曲，时而冲天直立，时而又向前低垂。春天，河谷鹑发出“帕奇卡”、“帕奇卡”、“霍依”、“霍依”的高声鸣叫，低地中远近所有地方都能听到这叫声。随着人们在荒野定居，河谷鹑的数量迅猛增加。尽管城里来的裹着护腿的打猎者每个猎季都要捕杀大量的河谷鹑，而被男孩子和搂草打兔子式的猎人随手打死的河谷鹑也不在少数。但人类给河谷鹑带来的好处要远远大于害处，人类的垦殖活动增加了河谷鹑的食物供应，人类还消灭了河谷鹑的大量敌人——草原狼、臭鼬鼠、狐狸、鹰、猫头鹰等等。这些敌人不仅捕杀河谷鹑的成鸟，而且还劫掠它们的巢。在草原狼和臭鼬鼠大量存在的地方，一对河谷鹑养活一只幼鸟的几率不到百分之一。对于人类提供的保护，河谷鹑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虽然它们的天敌已被消灭殆尽，但它们仍然乐于在民居附近筑巢，而这些鸟儿本是十分胆小怕人的。每年春天，总有四到五对河谷鹑在我们的别墅附近生儿育女。有一年，一对河谷鹑将巢安在了距大门四五英尺远的草垛里，当人们牵着马走过距它们不足一两英尺的地方时，它们紧紧守着自己的卵，

寸步不离。好几个产卵季，一对河谷鹑都将巢安在了花园里的银苇丛中；而另一对河谷鹑则筑巢于别墅屋顶的常春藤里。观看父母领着一身绒毛的小家伙们从屋顶上下来场面真是妙趣横生。父母精神十足，急切地叫着，引导着懵懵懂懂的孩子，这一切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在说服孩子们顺着常春藤的枝蔓从主建筑的屋顶跳到门廊的屋顶上时，双亲并没有费多大劲，但要让它们从门廊的屋顶上安全地到达地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门廊顶距地面有十英尺高，这是一段最危险的行程。看上去这些娇嫩的小家伙们似乎难逃一死。焦虑不安的父母将孩子们引到屋顶一角，这里的下面长着一丛绣线菊，枝叶直接房檐，父母觉得这些绣线菊可以减缓孩子落地的冲力。经过不厌其烦的哄诱和鼓励，小河谷鹑们终于从这里纵身跳了下来，它们的身体在松软的叶子和圆锥形花序中翻滚着，最后落到甬路上，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所有的小河谷鹑都没有受到丝毫伤害。只有一只在地上躺了几分钟，好像死了一样，当它苏醒过来之后，兴高采烈的父母便带着孩子们踏上了新的生活之旅。它们骄傲地领着小河谷鹑走下别墅的山坡，穿过花园，顺着桑橙栅栏进入樱桃园。这些迷人的鸟儿甚至走进小镇和村庄，只要那里有足够大的花园而没有枪。有时，河谷鹑会走出几英里之外去觅食，每晚再回到它们安在常春藤或灌木丛中的巢。

大雁偶尔造访公园，但从不多停留。在飞越山梁的途中，它们有时也成群地进入赫奇—赫奇或约塞米蒂歇脚、觅食，如果遭到枪击，它们则只有望风而逃了。我曾见过它们从草地或河流中飞起，盘旋而上，直到飞上四五百英尺的高度，然后再列阵飞越挡在前面的屏障。然而约塞米蒂山峰的大小不仅使人类产生错觉，而且也迷惑了大雁，它们会突然发现自己距离面前山崖的峰顶还有四分之三的路程，它们在这一奇怪的高度上尖叫着，陷入了混乱，接着，它们便掉头试图从对面的山崖上飞越而过。就这样反复尝试，直到精疲力竭，不得不去休息。只有发现了河谷之后，它们才能顺着河谷脱身。春季，经常可以看到巨大的“人”字形

雁阵飞越山梁，其飞行高度不低于 1.4 万英尺。想想吧，在那样稀薄的空气中托起那样沉重的身体，翅膀要承受多大的力量呵！在这个高度，空气的密度只比海平面的一半略高一点。大雁借助美丽的阵形勇敢地飞翔，它们从容地呼吸，并不时发出嘹亮的雁鸣。越过西部山脉的峰峦之后，大雁从天空滑翔而下，来到莫诺河，在这里它愿意休息多久就休息多久。

在五六种鸭子中，只有绿头鸭和林鸭在春季进入大山深处，秋天再带着养育的一家走下山来。个别的绿头鸭和林鸭好像是对大山恋恋不舍，它们在公园较低的谷地越冬，这里的海拔有 3000 到 4000 英尺，主要溪流从不全部封冻，降雪也不会很深，而且很快就消融殆尽。夏季，除了最小的湖泊和溪流以及冰川附近漂浮着冰雪的河湖外，在海拔 1.1 万英尺高度的湖泊及大河支流上都能见到绿头鸭和林鸭。我 6 月 1 日在坦那亚湖上见过绿头鸭和林鸭，那时湖冰融化还不到一半，6 月 20 日，在布拉迪峡谷湖里，我又看到了一群幼鸟。它们一般只是成双结对地在一起，很少大群地出现。这些游泳健将们，对任何地方都不会感到崎岖坎坷、荒凉寂寞，对任何溪流都不会感到湍急危险。它们在涛声轰鸣的峡谷激流里就像在宽阔的冰川谷地那水波不兴的河滨湖畔一样，如在家中。这些全身心投入的弄潮儿在汹涌的波涛中自信地漂流，在奔腾于巨石间的浪尖上跳舞，它们戏水“弄潮”的本领要超过暴风雨中的海鸟。

在四周缀满水花的小潭中，一只母鸭带着十只幼雏一圈圈地跳着华尔兹，巨石悬在它们头上，上面、下面和旁边都是倾泻的瀑布，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有趣的鸟的图画。

我从未在约塞米蒂公园的湖中见过普通潜鸟。对于普通潜鸟来说，约塞米蒂的大部分湖泊都是禁区。即使它能一头扎进其中，却很难再离开那里，因为它的翅膀太小，而身体又太重，起飞时缺乏足够的盘旋空间。在北部拉森斯·布特和沙斯塔一带较低的山地湖泊中，能够偶尔见到普通潜鸟的身影，那里的高度有

4000 到 5000 英尺，它们凄厉的叫声使孤寂的山地更加孤寂。

在几乎所有山地湖泊的沙质岸边都能找到鸽，它们在水边亭亭玉立，一边漫步，一边觅食昆虫；只需要不多的几只鸽，就能将孤寂化为欢愉，这是多么有趣的现象。

在较小的湿地中有时能够见到沙丘鹤，与广袤的森林相比，这些小片湿地只是沧海一粟。在这海拔 6000 到 8000 英尺的地方，5 月底就有个别的沙丘鹤成双成对地在一起，那时，周围冷杉和兰伯氏松林的积雪还很厚。在秋天晴朗的日子里，你能看到成群的沙丘鹤高高地翱翔在森林上空，它们发出巨大的“库拉拉”、“库拉拉”、“厄克”、“厄克”的叫声，阵阵鹤唳使寒冷而干燥的空气颤抖不停。沙丘鹤舒展着强壮的双翼数小时地盘旋，仿佛天上的浮云，不费一点气力，在它们眼里，起伏延伸的大地就像地图一样，点缀着色彩斑驳的湖泊、冰川和草原，横亘着拖着阴影的峡谷和溪流。就这样，沙丘鹤勘查着方圆 100 英里之内的每一片青蛙沼洼、每一块沙质湿地。

山梁和穹丘之上，经常可以看到展翅翱翔的山鹰。据我观察，它们的最高飞行高度大约是 1.2 万英尺，那是在公园中部霍夫曼山的顶峰上空。只有不多的几对山鹰将巢安在这座山的峭壁上，整个夏天都能看到它们捕食土拨鼠、山狸和鼠兔等。有一对金鹰自从我 30 年前来到约塞米蒂公园时起就一直将巢安在这里。它们的巢建在内华达瀑布峭壁之上，与自由山遥遥相对。在花岗岩峭壁间的巨大空谷中，它们的鸣叫非常悦耳，而这叫声又帮助猫头鹰保持着频繁的回声。

然而在西部山地的所有鸟中，最奇特、最喧闹，同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则非克拉克鸦 (*Nucifraga columbiana*) 莫属。克拉克鸦身长有 1 英尺，翼展达 2 英尺，身体的主色调为灰色，翅膀是黑色的，尾巴呈白色。它用尖而硬的嘴啄入松塔去觅食松子，这是它的主要食物来源。克拉克鸦动作敏捷、爱说爱唱，它的叫声时高时低，它的行动飘忽不定，它用洪亮的鸣叫和引人注目的身姿来炫耀自己。它

纵身一跃，在峡谷中画出一条深深的弧线，从一座山梁飞向另一座山梁。落在枯枝上的克拉克鸦向四周机警地张望，当它再次起飞时，双脚会用力地将树枝一蹬，干枯而富于弹性的树枝在它飞走之后仍然颤个不停。它不停地高声叫着，天气平静的时候，这叫声一英里外的地方都能听得到。克拉克鸦生活在备受狂风摧残的林带上缘，这里的冰川硬地和穹丘以及犬牙差互的山梁上面分布着稀疏的松树、杜松和铁杉，在顶峰两侧的山腰，加利福尼亚松只能伏地而生，沿着山势伸展着屈曲的虬枝。在如此开阔的地方，克拉克鸦当然十分显眼。每一个人都会注意到它，但没有谁一开始就能弄清它的身份。有人将它认做啄木鸟，有人把它当成乌鸦或某种桎鸟，也有人将其视为喜鹊。它的身上似乎融合了所有这些鸟类的特性，将它们的勇气、智慧、腆腆、贼性、机警以及满腹狐疑的好奇加以结合和浓缩。它像啄木鸟一样飞翔，并用嘴敲打枯枝，寻找昆虫。它在松塔上钻出深洞啄食松子。它用脚爪按住坚果，然后将它们击碎。它的叫声很像斯特勒蓝鸦，但声音更嘹亮、更刺耳，也更冷峻，除了能发出乌鸦“哇”、“哇”的叫声和尖鸣外，它还能发出各种各样的叫声，听上去就像吹毛求疵的窃窃私语。与喜鹊相似，它经常去偷一些对自己毫无用处的东西。一次，我在教堂湖畔的小树林里宿营，无意中将洗刷用的肥皂丢在了岸边，几分钟后，我便看到我的肥皂在树林中穿行飞过，后边叼着它的正是一只克拉克鸦。

冬季，当积雪又深又厚的时候，山上松树的松塔里已空空如也，而杜松、铁杉及加利福尼亚松都被大雪覆盖，克拉克鸦只好来到山下，在黄松林中一点点地捡拾树种和草籽。它那洪亮的叫声，惊动了松鸡。然而即使是在冬季，只要天不刮风，克拉克鸦总是待在它的高山老家，与严霜抗争。一次，我在沙斯塔峰的树木线附近被暴风雪围困了三天，就在暴风雪的呼啸声中，一只勇敢的克拉克鸦来到我的营地，在被大雪埋没了一半的松树的顶枝上啄敲着松塔，没有丝毫痛苦的神色。我曾见到克拉克鸦早在6月19日就喂养幼鸟，而那是在海拔1万英尺以

上的高度，周围的一切还都是一片冰封雪冻。

它们过分地胆小，只要觉得自己处在旅行者的视野之内，它们便远远地躲开。但是，如果一个人若无其事地继续向前走，仿佛对它们毫不在意，或坐下来一动不动的话，那么它们的好奇心很快就会超过它们的警惕性。它们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一点点接近你，观察你的每一个姿势。我怀疑很少有人会喜欢这种鸟，因为它太多疑，太自负，它的叫声是那样冷峻，与之相比，山鹰的嘶鸣都要更动听、更悦耳些。然而，那些经历过艰苦磨难、勇于抗争的山里人则一定会崇敬它的勇敢和坚毅——这就是它面对高山气候的态度。它在刺骨的寒风中冲出一条路，护育着自己的幼雏，在严酷的环境中延续着顽强的生命。

在比纽斯弗拉加更高的地方，居住着小褐头雀 (*Leucosticte tephrocotis*)。从早春到晚秋，只有在冰蚀盆地和峡谷上游那冰雪覆盖的山巅才能找到它们的踪迹。春天，它在山峰间的雪地上觅食，而盛夏和秋季，它则选择到冰川上觅食。许多大胆的昆虫一出生便开始了登山旅程，它们攀上更高的峰顶，在天气平静的时候，这里每天都有海风徐徐吹来。然而这些冒险家中只有极少数能够踏上归程，重见花床。累了，感到凉了之后，昆虫们便落在雪地和冰川上，也许是被炫目的雪光所吸引，它们在这里被活活冻死。死去的昆虫仿佛躺在一块为褐头雀有意展开的白布上，褐头雀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一顿丰盛的美餐。冰上的蜜蜂、蝴蝶以及众多美味的甲虫，真是一顿吃不完的大宴。对于纤巧的食客而言，餐桌是大了些，巨大的宴会厅里荡漾着清凉的微风，吹起了褐头雀棕色的翎羽。多么幸福的家伙，没有敌手来争夺它们的所有，据我观察，没有任何鸟，即使是鹰，能够在这么高的地方生存。它们极少见到人，它们带着极度的好奇围着探险者飞翔，为迎接来访者，褐头雀有时会飞下一英里远，将人们引上它冰封雪冻的家园。

在研究莫赛德种群的时候，我沿着夹在莫赛德山和莱德山中间的大峡谷向上攀登，来到一处古老的冰川盆地，这里泉水汨汨。当我走近斜倚在莫赛德山阴影

里的一小片流动冰川时，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褐头雀，一群 20 到 30 只的小鸟飞下峡谷来迎接我，它们飞得很低，直冲我的面门飞来。它们非但没有向我发动攻击，反而从我的身边擦过，围着我的头顶一边盘旋，一边吱吱喳喳叫着。这样过了一两分钟，它们便掉转方向，导引着我走上峡谷。它们每次只向前飞行几码远，然后便落在两侧最近的岩石上，以保持与我同速前进。

我尚未发现褐头雀在冬季的栖息地。它们很有可能在东部的沙漠地带过冬，因为尽管约塞米蒂是众多山地鸟类的冬季庇护所，但我从未在这里见到过它们。

蜂鸟是山地鸟类中最出类拔萃、最引人注目的。它们深红色的喉部不时闪现在那些人们想象不到会找到它们的无数高山草甸上，如果你想与这些热爱高山的小家伙们为伴的话，你只需挥动一块色彩鲜明的毯子或手帕就可以了。

北极蓝鸫是另一种可爱的山地鸟，它们“背负苍天”，翱翔在亚高山每一座灰色的穹丘、每一道灰色的山梁上，唱着豪放欢快的歌。

约塞米蒂公园中栖息着众多大小不一的啄木鸟，它们待人和蔼，使公园终年充满生机。在这些啄木鸟中，最引人注目的有象牙喙啄木鸟、刘易斯啄木鸟和加利福尼亚啄木鸟。象牙喙啄木鸟是西部山地啄木鸟中的公主，据我所知，其体型在世界所有的啄木鸟中排名第二；黑色的刘易斯啄木鸟体型庞大，光彩照人，它飞翔的样子很像乌鸦，虽然也啄打树皮，但这不是它的主要工作，浆果才是刘易斯啄木鸟的主要食物来源；加利福尼亚啄木鸟在树皮里储存大量的橡子以备越冬之用。最后提到的这种啄木鸟非常漂亮，比其他种类的啄木鸟也更常见。在西部的森林里，它扮演着东部红头啄木鸟的角色。聪慧、欢快、勤劳的加利福尼亚啄木鸟活跃在高度 3000 至 4000 英尺的开阔的山林，给这里增添了勃勃生机，特别是在秋季，橡子成熟的时候。没有一只松鼠在收获松子时能像这些啄木鸟收获橡子一样辛苦。它们在黄松及北美翠柏木质的厚树皮上打眼钻孔，存储冬粮——一个孔眼装一粒橡子，每个孔眼的大小都打钻得恰到好处，当橡子被嵌进去之后，

两者的结合简直天衣无缝。如果不在周围抠挖，就无法再将橡子取出。就这样，每一粒橡子都被存储在一个单独的干燥的粮仓中，丝毫不受气候的影响——这种一粒坚果一个谷仓的做法，恐怕算是贮藏粮食的最累的方法了。这些鸟儿在工作时似乎从不疲倦，它们不停地拼命工作，仿佛要将森林中的所有橡子都收藏起来。从未有人见到加利福尼亚啄木鸟在存储橡子的时候吃橡子，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它们从不吃橡子，也从未打算过要吃橡子，这些聪明的鸟儿之所以将橡子储藏起来，防止松鼠和鸟偷吃，只是为了保住橡子里面可能生有的虫子。因为当橡子掉落的时候，里面的虫子还太小，不值得一吃。它们就像瘦弱的小牛一样被圈养起来，一头一圈，备有充足的饲料，一旦它们长得又大又肥，最需要它们的时候也就到了。冬季，当昆虫已成凤毛麟角的时候，这种饲养的虫子就变得身价百倍。因此，有人把这些啄木鸟比做“牧人”，每只啄木鸟都放牧着成千上万的虫子。在这一点上，加利福尼亚啄木鸟完全可以和蚂蚁媲美，蚂蚁为了获取食物，不仅种植谷物，而且还牧养植物上的寄生虫。

尽管有些自然主义者相信此类故事，但毋庸多言，这些故事都是无稽之谈。爱默生在公园的时候曾听到过有关虫子的故事，并亲眼见到许多嵌满橡子的大松树，他问（我猜测他是在向我打探原因）：“啄木鸟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把橡子嵌进树皮呢？”“与蜜蜂储存蜂蜜和松鼠储存坚果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答道。“但是，他们告诉我，缪尔先生，啄木鸟不吃橡子。”“它们吃橡子，”我说，“我见过它们吃橡子。在暴风雪肆虐的日子里，它们几乎只吃橡子。我在它们进食的时候不停地打断它们，观察那些尚为完好的、已吃了一半的橡子。它们带着壳啄食里面的橡实，就像有些人从壳外吮吸鸡蛋一样。”“那么虫子呢？”“我想，”我说，“当它们遇到一个长了虫的橡子时，它们会连虫带橡子一起吃掉。当然，如果它们找不到自己更喜欢的东西，它们还是去吃那些完好的橡子。从储藏橡子起，直到享用完橡子止，它们始终护卫着自己的食物，防止松鼠或桤鸟前来偷盗。”青黄不

接的时候，印第安人常常来到这些藏有橡子的树下，用手斧将橡子一一挖出，有时从一棵西洋杉或松树中就能挖出一蒲式耳或更多的橡子。

在整个约塞米蒂公园的几乎每一个地方都能找到普通的知更鸟，它们的叫声和动作是那样令人感到熟悉而亲切。它们栖息在山茱萸与槭树荫下的幽谷里和开满鲜花的溪岸边，漫步于草原边缘的杉木与松木林中，甚至远涉冰川湖岸和峰顶的山坡。这种欢快而优雅的鸟所拥有的体魄实在令人钦慕。它们能够在变化如此剧烈的环境中保持强健的身体。整个美洲都是它的家，随着季节和食物来源的变化，它从平原飞到高山，从上飞到下，从北飞到南，飞走又飞回。在北美西部高原，当你漫步穿行于庄严寂静的大森林时，你常常可以听到这些与你相伴的漫游者宽慰你的叫声。那甜美而清晰的鸣唱仿佛在说：“不要怕，不要怕。这里只有爱。”在这无尽的寂寥之中，知更鸟就像在花园与苹果园中一样欢快。

冰雪开始消融的时候，知更鸟便来到了约塞米蒂公园。伴随着次第开放的鲜花，它们一点点飞上高山，直到六七月份处于极顶的冰川草原鲜花开始绽放。短暂的夏季逝去了，它们像大多数其他夏季来访者一样跟随气候退下山坡，在第一场大雪降下之前尽可能逃之夭夭。与此同时，它们依旧徘徊在冰川草甸下面一点的山坡下，留恋那里霜打过的野生浆果。从那里，它们飞往更低的林带山坡，有时，终日不停的狂风迫使它们行色匆匆，沿途只能捡拾些种子和僵死的昆虫。冬季知更鸟只在约塞米蒂河谷略作逗留，11月，所有的知更鸟最终都要来到低地的葡萄园、果园和留有谷茬的田野里，在那里捡拾掉落的果子和谷粒。它们唤醒了满头白发的先驱者对往昔的追忆，谁也不会认不出这种类似家禽的鸟。然后，数以百计的知更鸟成群结队地飞往旧金山湾附近的城市花园、公园、田野及果园，在那里它们中的许多被那些贪图它们身上那一小片胸脯肉的打猎爱好者所猎杀。这时的人类看上去就是一种捕猎的野兽。再虔诚的知更鸟捕杀者也无法得到尊敬。在海湾地区，星期六是大屠杀的日子。城里的打猎爱好者带着流里流气的男孩子

来到这里大开杀戒。他们分散开来，道貌岸然地保持着标准的狩猎阵形，牵着猎犬，端着子弹上了膛的名牌猎枪。于是在这如画的风光中，一场充满可耻的狂热的大屠杀开始了。无尽的劫难之后，成千的知更鸟被击落，它们被装进鼓鼓囊囊的大口袋，其中不少受伤的知更鸟将慢慢死去，没有红十字协会向它们提供援助。第二天是星期天，大部分虔诚的屠杀鸟类的刽子手们脱去了护腿，洗干了血迹，他们手执金头手杖而不是猎枪走向教堂。在唱赞美诗、祈祷并听完布道之后，他们回到家中饕餮一番，将主的唱歌的鸟儿付诸使用，将它们放入他们的晚餐，而不是将它们放在他们的心间。他们吃着它们，嘲吮着它们那瘦小可怜的腿骨。毫无疑问，这只不过是物种间的弱肉强食，然而当小麦与苹果茁壮生长而商店里充斥着各种死去的牲畜时，那些唱着“神圣之爱”的基督徒们还不至于困窘到以知更鸟为食的地步吧。把会唱歌的鸟儿当饭吃！与之相比，焚琴煮鹤又算得了什么！

秋季，云雀大群地从丘陵和山地飞来，它们与知更鸟一样遭到野蛮的捕杀。幸运的是，我们绝大部分鸣禽仍然留在枝叶浓郁的隐身地，那里相对而言人迹罕至。

水鸟鸫在它那由翻滚着泡沫的水流所环绕的家中很少见到猎枪，在所有歌唱的鸟儿中，我最钟爱它。这是一种外观不起眼的小鸟，大小与知更鸟差不多，短小的翅膀相对较宽，紧贴在身体两侧。中等长度的尾巴向上翘起，那种点头哈腰的走路方式看上去很像鸬鹚。在河流主要支流上的瀑布和湍急的水跌一带，经常可以看到它穿行于飞溅的水花之中。这是它最喜欢的地方；相对平坦的流域也常常可以见到它的身影，在高山湖泊的岸边，间或也能觅到它的踪迹，特别是在初冬一场大雪之后，当溪水被泥雪弄成浊流的时候。尽管它没有水鸟的身体构造，它却在水中生活，从不离开溪流半步。它无畏地潜入汹涌湍急的旋涡和激流，在水底觅食，看上去在水下飞翔与在空中飞翔一样轻松自如。有时，它在较浅的地方涉水而行，不时将头探入水中又抬起，这种雀跃着啄食的姿态毫无疑问十分引

人注目。它飞翔时翅膀有力地拍击着，很像鹳，它乘着溪流上的轻风，沿着自己所喜爱的激流从一处飞向另一处，常常栖息在岸边或水流中的岩石和礁石上，偶尔也落在横斜在上面的树枝上，一旦那里适合它的胃口，它就会像树禽一样栖息其间。它具有可以想象的最古老、最优雅的身姿，当在奔腾无羁的水流中轻快地飞翔时，它的一举一动都显示出极端的快乐和自信。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在任何气候下，水鸟都在歌唱。这种甜美的长笛般的旋律相对低沉，但是比起它运动中所显示出的活力来，这鸣声要平淡得多。

在荒野的山溪间，这勇敢的小歌唱家的生活是多么浪漫多彩呵：它用瀑布与水跌旁的苔藓筑造着它那凸起的圆形鸟巢，而在飞溅的水花滋润下，苔藓筑就的鸟巢保持着一片鲜绿！毫无疑问，它歌声婉转，因为它周围的空气中充满了音乐；它每一次呼吸就是一段乐章，它的第一堂音乐课早在它出生之前就已经上过了，因为鸟蛋随着瀑布的轰鸣在振动。鸟儿离不开溪水，溪水离不开鸟儿，优美与狂野，轻柔与强大——在溪水的激湍中，鸟儿看上去险象环生，然而却高枕无忧。我就这样不停地写呀写，可为的是什么呢？去看看它吧，去爱它吧，把它作为一扇窗子，透过它便可以看到大自然那颗热诚的心。



OUR 第八章
NATIONAL PARKS

激流、岩爆以及“天崩地裂”

转瞬之间，我便被雪崩冲到了谷底，只觉耳边“呼呼”风响，仿佛升仙一般。经过一天的艰难跋涉，才爬了一英里山路，如今只用了大约一分钟就下到了起点。

北美西部山地那欢唱着溪流是世界上最著名、最有趣的溪流，它们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慕名而来的旅游者，穿行在妙趣横生的峡谷中，年复一年，乐此不疲。沿着这些溪流，经过漫长的跋涉，上溯到它们的源头，当我们了解了它们的历史，看到了它们一年四季之中在大自然里的千姿百态之后，我们不妨鸟瞰它们那壮丽全景：它们从所有的山脉涌出，仿佛刺绣的花边，它们那银色的支流交织在群山万壑之中，一路欢歌笑语，奔向它们的家——大海。涓涓小溪克服一路艰难险阻，从一块岩台落到另一块岩台，从一个水潭注入另一个水潭，泉水叮咚，好似一串动听的钟鸣，它们轻轻地流淌在卵石与细沙构成的河床上，融入湖泊之中，水光潋滟，涟漪闪闪，如诉的微波轻轻拍击着湖岸，摇曳着岸上的丛丛灌木、依依芳草。较大的溪水与河流以其无法控制的能量在峡谷间展现着它们的清澈与秀美。在泡沫飞溅的宽阔的峡间平地上，水流以平缓的斜度呈梯级倾泻而下，随处泛起美丽的旋涡，四溅的水雾在阳光中幻出彩虹；在冲过崎岖的峡谷与挡在河道上的巨石

时，水石相击的轰鸣久久回荡。在瀑布上，水势汹涌，奔放豪迈，而在穿过绿荫掩映的长长的森林流域时，水流却变得平缓舒畅，水光如银，水声如诉，使大峡谷中充满了美妙的歌声，使万物充满了生机。

北美西部山地现有的河流都还年轻，与为它们准备好大峡谷的古代冰川相比，它们留在大峡谷上的印痕微不足道。只是很短一段地质年代以前，它们还都被掩埋在冰川之下。冰川渗出的水形成了河流，这些河流在水晶般的河道中低声吟唱或发出银铃般的“叮咚”声，而温暖的天气则使表面的冰雪融化或化作阵雨。最初，只有在温暖的气候中，这些被掩埋的河流才会有部分见到天日，而一旦冰霜封冻了表面，溪流就消失了，尽管它们仍在冰下或在冰体之中终年流淌。

当冰河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冰盖开始缩小，从平原低地向后撤退，于是河流的较低部分形成了，在融化的冰川边缘，有洞穴状的开口，河流便从中而出，随着冰盖的退后，河流越来越长，然而在几个世纪之中，河流的支流及干流的上游部分仍被掩埋着。饱经沧桑之后，它们也将见到天日，在新生的大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随着气候的持续变化，每一条支流及其更小的分支与主要干流渐渐地形成了。最初，水中尽是冰川风化土砾，混浊不堪，随着河流的水源——冰川退到湖盆以上的位置，冰川中的固体物质沉淀在湖盆里，而河水也就越来越清澈了。

目前位于阿拉斯加东南的河流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早期的历史进程。在那些作为河流水源且融入大海怀抱的冰川中，只能看到冰面上的小溪以及冰山尽头迎着潮水、翻腾汹涌、旋涡阵阵的浊流。在那里，冰川处于衰落的最初阶段，从岸边向后撤退，在它们那融化着的前沿，有许多洞穴和孔径，我们可以看到河水从中而出，形成了不长的干流。夹杂着风化土砾的滚滚激流水花飞溅，咆哮着从边缘的冰碛地表向外奔泻，直至大海，在它们那刚刚诞生的、变换无定的两岸，很有可能寸草不生。而在那些较为温暖的峡谷和沟壑，冰川主脉都已融化的地方，河流的主要干流便完全地形成了。它们的两岸覆盖着美丽的森林，这时，它们远在

雪山之上的上游支流却仍被掩埋在逐渐缩小着的残余冰川之下。从冰封的黑暗到朗朗的乾坤，从泥沙俱下的混浊到晶莹剔透的澄澈，它们展现着河流形成的每一个环节。

随着冰河期那艰苦卓绝的打磨塑造工作的结束，北美西部山地那波光闪闪的所有河流便终年奔涌、澄澈碧透了，只有在积雪融化得很快的春天温暖的天气里以及不同寻常的冬季山洪暴发时和夏天被称作“乌云爆发”的大雷雨来临时，河水才会变得混浊。除非冰碛地表已经疏松或植被遭到羊的破坏，否则即使是在山麓小丘的矿区之上，河水也不会混浊；因为上游盆地的岩石是洁净的，水势最盛的溪流也只卷带着不多的森林漂浮物——树木、树枝、片片树皮、树果、树叶、花粉颗粒等等，与此同时，水流中还夹杂着一些云母碎片、沙粒和石子，它们沿着陡峭的主河道的河床向前滚动。在地势最高的冰川发源处的几条支流中，有几处河段被河底细细的岩泥搅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这些泥沙会在它们进入的第一个湖泊中就沉淀下来。

在山脉的北部，布满孔穴与裂隙的火山岩层层叠叠，泉水沉入地表并在地表之下流淌很长的距离，它们像以冰川融水为源的溪流一样，在黑暗之中摸索着前进，直至最终奔涌而出，形成一个滔滔汨汨的泉眼。这种经过过滤了的泉水清冽、澄澈。有一些最大的泉眼看上去就像个湖，泉水从幽深的岩盆底部喷涌而出，巨大的水量为年轻的河流提供着水源。另一些泉水则从壁立的悬崖上水平的裂隙中涌出，那震耳的轰鸣从半英里以外的地方都能听到。这种北方的大型山泉蔚为壮观，其典型的泉眼有 20 至 30 英尺深，10 码至 100 码见方，在费瑟河、皮特河、麦克劳德河以及福尔河等河流的主要支流上分布很多。

总体而言，约塞米蒂公园以及北美西部高地上的泉水，虽然大部分情况下数量较多，但相对规模较小，它们在冰碛地表上与在积雪的两岸间淙淙流淌，涓涓细流呈不规则状平缓地淌在地表和地表附近的地方。山脉南部的岩石多为不渗水

的清一色花岗岩，由于花岗岩几乎不溶于水，因此这里的溪流格外纯净澄澈。尽管在洁净澄澈这一点上它们都是相同的，但在上游及中部的的主要林区里，溪水不仅鲜美甘冽，而且呈现着不同的颜色，并变换着不同的口味，就像温度一样变化莫测。由于溪水暴露在天地之间的时间不同，也由于它们各自流经的岩石区和植被区不同，尽管这些差异极小，但正是这些差异造成了水质的不同。总有一些溪流在瀑布和羽状水跌中经历了更多的风吹日晒，每一条溪流所接纳的奔涌翻腾的水的流量都有很大差异；而每一条溪流所流经的植被从种类到数量也都存在着差异。它们有时掩映在树荫中的湖泊湿地，有时则暴露在阳光下的湖沼间。

我发现最好的水出在欧文斯河北岔的一条支流上，那里距离约塞米蒂公园的东南边界很远，海拔为 950 英尺。那里的水不仅甘冽清亮，而且味道醇美、沁人心脾。25 年前我曾带到那里去的一批朋友至今还对那里的水赞不绝口，他们将之比做“美妙的香槟水”。相形之下，最好的美酒在那种水的面前，也只是粗劣的饮料。

我带去的那一行人将营地扎在一座松树林中，住了约一个星期，那座松树林位于一个环抱着芦苇丛的草甸旁，小溪穿过草甸，溪水涨满了两岸。无论是风霜满地的清晨，还是早餐之前的时候，无论是夜晚，还是在白昼的热浪里，人们无不渴望着从溪流中啜吮清冽的冰水。人们俯下身，从涨溢的洪流中大口大口地喝着，唯恐使用杯子会破坏它的美味。

在一次旅行中，为了探寻这条溪水的源头我吃尽了苦头。这条溪水的水源来自山脉轴心及其附近的大块流冰和雪崩冰堆，正是它们上面的积雪融化构成了溪水的源头。最初，溪水水平铺般地流淌在粗砂和从花岗岩山脊上崩下的卵石以及来自雷德山的不规则的板石上面。然后，它那细小的支流汇集到一起，从布满冰碛物质的河床上奔泻而下，形成一串串湖泊、草原及清冽多水的沼泽，湖沼草原由不长的石质沙岸彼此相连，四周环绕着石南属植物。在此之下，随着两岸积雪的

泉源源不断地供应着水流，小溪欢快地奔涌盘桓在白皮松与垂柳、赤杨丛中，周围是芬芳四溢的草本植被。就在我们宿营的那个草甸子上面一点的地方，小溪穿过一片巨大的地震形成的岩石崖锥，在那里溪水剧烈地翻滚，惊涛拍岸，充分经受了阳光的灼晒，一次又一次激起白色的浪花。至于这里的水质为什么如此美妙绝伦我却不得而知，因为附近峡谷中的其他溪水也同样激流澎湃，所流经地区的矿物构成和植被构成也基本上是同源的。大草原北侧的托勒姆苏打泉流淌着公园中最好的矿泉水。山里人喜欢这里的水，并认为它有治病的功效，然而所有这些水丝毫无法与欧文斯河的香槟水媲美。

有一种十分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一些北美西部山地的湖泊和溪水是看不见的，或在某种气候条件下，是几乎看不见的。山中居民、猎人、投机家、清醒而敏锐的观察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这并不是一时的错觉和幻觉。这些山里人中的一位曾经腿部骨折，在他疗伤期间我看护过他，他总是心怀感激地向我报告他所发现的一切奇观。一次，他从托勒姆河源头归来，兴冲冲地跑来，大声叫着：“缪尔，我发现了这山里最古怪的湖！它所在的地方地势很高，什么都不生长，如果它不在阳光下闪烁你就看不见它，你一脚踏进湖中的时候，你会觉得那里什么都没有。当你第一次知道那里有个湖的时候，你已经身在其中了，你会踉跄地倒在水中，听到激起的水声。”秋季，伊利洛埃特溪的溪水几乎是看不见的，所以，当你沿着河道前行，在一场阵雨之后从一块河中巨石跳到另一块河中巨石上时，你会不时失足踏入澄澈空明的潭水中。

除了不多的几处地势低矮、气候温暖的山坡外，从十一二月到次年的五月，大部分地区直至六七月份，作为泉源的积雪常常覆盖着整个约塞米蒂公园，而山峰北坡最冷的地方，其深度在1.2英尺至3.3英尺，那里的冰雪终年不化。在积雪区的下部边缘，雪的厚度很少超过2到3英尺；在中部林带雪区，雪的厚度有10英尺；而在顶峰山脉山巅之间阴森的沟谷和圆形盆地中，积雪厚达15至20

英尺。在辐辏状的长长的长坡脚下，块块流冰和雪崩形成的冰堆是个例外，它们构成了常年不断的泉源。

将山体染成洁白、使溪水焕然一新的晶莹的初雪一般在九、十月份飘然而落，这时正是迷人的印第安之夏，一枝黄花与龙胆往往正处于盛花期。这种印第安的夏雪与掩埋了6月的花园的姗姗来迟的春雪一样，一两天后就会融化，而花草却加速地生长着。那种构成山中泉源的冬季暴风雪很少在11月底之前降临。低垂的彤云在空中盘桓，无声地酝酿着什么，仿佛在飘落到森林和溪流上之前，仔细地审视着它们。随后，纤巧的雪花或晶莹的冰晶出现了，它们在空中盘旋着飞舞，不久鹅毛大雪便充满了整个天空，天黑压压的，白昼仿佛黑夜一般，大雪催促着山中游子回到他们过冬的营地。第一场雪一般约有2到4英尺厚。这以后，天气断断续续地放晴，不是很冷，风暴一场接一场，积雪一层压一层，直到降雪量达到三十至五六十英尺。然而由于积雪的挤压作用，以及蒸腾和融化，上述中部地区的积雪很少达到10英尺厚。即使是在最冷的天气里，蒸发也从来没有完全停止过，每两场风暴之间的阳光可将表层的积雪多多少少地融化一些。夏季贮存在岩石里的热量将底部的积雪融化，这一点可以从第一场暴风雪后的溪水暴涨看出来，整个冬天，这些溪流都能保持稳定持续的水量。

在兰伯氏松与银杉的密林中，那里的海拔高达8000英尺，绝大部分降雪都积存在原地，直至它们融为溪水之前，始终保持为一个完整的泉源。而在较为稀疏的二叶松林中以及树木线以上寒冷荒凉的山坡上，积雪在落到地上一两天之后，如果遇上低温，雪就会变成干燥的粉末状，在伴随着强风的暴雪作用下，雪体常常发生剧烈的滑动。于是，在饿虎争食般的咆哮声中，在压城乌云般的雪崩席卷下，树木被摧折了，封冻的湖泊被掩埋了，溪流也不能幸免，此时它们正在暗无天日的雪下河道中流淌着，仿佛又一个冰河期来临了。在高高的山梁上，天风浩荡，一个个螺旋状的雪檐形成了，它们与雪崩造成的冰堆共同维持着几乎整个夏季的

水源。只有在罕见的从北方刮来的风暴中，积雪才会被掀起，落地变成细细的雪尘，它们被吹到辐辏在一起的北部山脊上，形成耀眼的帛带，长达数英里，在空中飘荡，轻盈美妙。

最大的暴风雪过后，常常是一阵特殊的沉寂，在森林里，这沉寂格外浓重、庄严。巨大的林木默然肃立，仿佛中了符咒一般，它们就这样默然肃立，直至晨曦射入压满积雪的树冠。接着，雪从树顶的枝头筛落下来，不断碰击着较低的树枝，直到将下面树枝挂着的积雪全部“哗啦啦”地震落。每一棵树都是一个银装素裹的空心冰锥，从外面看去，积雪神话般地不断崩落，在阳光下闪烁着七彩霓虹。卸去积雪的树枝如释重负，它们向上弹起时在整体的宁静中激起了一阵微澜，仿佛它们的动作是有意而为。在暴风雪过后晴朗的清晨，可以看到这种“无边落雪萧萧下”的壮观景象，从树上崩落的积雪形成了一个相对突起的雪环，而树根底下则是相对较低的雪坑，这样林间的积雪就高低不平了，但这对积雪的持续时间和溪水的流动影响不大。

在山系的顶峰之巅，巨大的风暴雪崩时有发生。它们咆哮着，从宽阔的陡坡和狭窄的沟壑奔泻而下，在它们如此慷慨地馈赠着冰雪的冰川上画出道道优美的弧线。

向下来到中部地区的主要峡谷，那里大量的积雪聚集在海拔三四千英尺高的峭壁崖头，长距离坠落时的空气摩擦使它们化作了细细的雪尘，这种飘落的雪尘常常可以持续一两分钟，在壁立的悬崖前形成一道薄薄的半透明的面纱，当阳光穿过它们时，格外美丽迷人。大部分在峡谷中发生的雪崩都像河流支脉上的瀑布水跌一样，有着自己规律的流动渠道。当积雪第一次从山坡上向下面的雪盆滑动时，人们可以听到低沉的轰鸣，随着雪崩的越来越近，那轰鸣也越来越大。不久巨大的雪崩就会映入眼帘，只见它越过沟沟坎坎，一会儿展开成浩浩荡荡的洪流，一会儿又收拢为飞流直下的激湍，在它扬起的阵阵云雾里，飞旋着钻石般的雪尘，

仿佛水花四溅的美丽瀑布。与水跌和瀑布相比，雪崩的生命转瞬即逝，尽管它缺少奔泻的水流所常常发生的澎湃涛声，然而它那闷雷般的轰鸣、它那珍珠般略带粉色的洁白以及它的外观、它的步态、它的姿势和它的总体表现，都与水跌和瀑布极为相似。

除了这种常见的风暴雪崩以外，还有另外两种雪崩——年度雪崩和世纪雪崩，尽管它们对泉源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它们却使景色更加多姿多彩，由于结冰与解冻频繁交替出现，积雪被压得十分坚实，正是这种重压下的积雪导致了年度雪崩。年度雪崩发生在峡谷和山的侧翼。海拔 9000 至 1 万英尺的地方是年度雪崩的多发地，那里山坡的倾斜度足以使冬季干燥的积雪紧紧地附着在地表之上，直到春天的融雪使它们松动变滑。随后，庞大的冰体以排山倒海之势开始移动，移动的冰体不会掀起云雾状的雪尘，但它冰晶四溅，蔚为壮丽。某些巨大的冰体可以像霹雳一般，在持续平稳的能量推动下下滑一英里多远。而壮观的世纪雪崩可将上部的山林成片地摧毁，剃出片片很宽的寸草不留的空地，这种世纪雪崩发生在海拔约 1 万至 1.2 万英尺高的山阴一侧。在正常情况下，那里的冬季积雪，数年来稳如泰山，其下山坡上的树木可以毫无干扰地长到 50 至 100 英尺高。当世纪雪崩从森林中席卷而下的时候，它们往往横扫一切，土壤与林木被同样裹挟而去，从树木线到冰川草原，它们拓出一条宽二三百码的通道，将连根拔起的树木头朝下成排地抛在诸如冰碛边缘的地方。雪崩通道两侧仍然挺立的树木上的疤痕与断枝，记录着雪崩的厚度，当我们在那些被连根拔起的树木上统计年轮时，我们发现这些声势恢弘的雪崩大约每个世纪只发生一次，有时间间隔的时间更长。

在漫天飞雪的几个月里，山里人很少来到大山深处，看到为数众多的雪崩，而更少有人能够体验到在崩落的雪体上滑行的惊险经历。在我所有的山间跋涉中，我只享受过一次雪崩之旅。旅程的起始是突如其来的，而终点也是戛然而止，尽管在这种时刻人的思维很快，我却丝毫没有感到这种旅行有什么危险。约塞米蒂

一个宁静而晴朗的早晨，一场暴风雪过后，山上积了三四英尺厚的新雪，为了饱览尽可能多的雪崩，也为了抢在阳光改变了群山与森林的容颜之前看看它们银装素裹的新形象，我早早地就出发了。我试图从一个侧谷爬上山梁的极顶，那里高出河谷 3000 英尺，可以俯瞰全景。由于封住峡谷的积雪十分松软，我知道攀登将非常艰难，并预测需要三四个小时。然而事实证明其艰难程度要比我预计的严重得多。一路上我大部分时间都陷在齐腰深的雪中，在有些地方，积雪甚至将我没顶掩埋。在松软的积雪中经过一整天的艰难跋涉，距离日落还有半个小时的光景，我却仍旧处在顶峰之下数百英尺的地方。于是我降低了自己的期望值，指着能赶在日落时分登顶，然后在星光下迅速返回。然而那一天，我却未能实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愿望。就在我踏着深深的积雪快要走到积雪重压下的峡谷起点的时候，雪崩发生了，转瞬之间，我便被雪崩冲到了谷底，只觉耳边“呼呼”风响，仿佛升仙一般。经过一天的艰难跋涉，才爬上的约一英里山路，如今只用了大约一分钟就下到了起点。当积雪突然开始滑动时，我本能地向后一仰，后背着地，双臂张开，以免陷入雪中。幸运得很，尽管这个峡谷十分陡峭，但雪崩途中却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岩坎和崖壁，否则就会造成积雪飞扬，然后落下埋成深堆。整个雪崩过程中，我从未被掩埋过。我只是被嵌在雪体的表面或稍稍凹进表面一点的地方，身上时时擦过轻纱般的雪尘，发出“嘶嘶”的声响。由于我下面或我周围的积雪在崩落的过程中与我的身子是连为一体的，所以尽管我的身体东摇西晃，我却没有感到任何颠簸。当崩落奔泻的积雪停下脚步时，我发现自己正在一个被挤压得起伏不平的雪堆上，毫发无损。霍桑^[1]说：尽管乘轮船、乘火车旅行时，要饱受烟尘、颠簸、难闻的气味以及汽笛刺耳之苦，但缥缈的蒸气使旅程充满了仙境般的诗情画意。这次在雪花的银河中翱翔是我所有旅行中最忘情的一

[1] 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美国小说家，代表作为《红字》。

次。许多年以后，每当我回忆起这次旅行，心中总是激动不已。

春天，所有的雪崩尘埃落定，积雪迅速融化，溪水在山间歌唱，那歌声是如此悦耳动听。每一处泉源无不涨溢着一池春水，在太阳的召唤下，无数条溪流奔涌到一起，交汇成河。太阳刚一升起，它们就开始奔涌、歌唱，直到日落时分，它们的声势越来越大，随着寒冷的霜夜降临，它们逐渐趋于沉寂。即使在洪水期，上游河流白天的水量也是夜晚的两倍。河水有规律地涨落，就像大海的潮汐一样。在最暖和的6月里，洪水达到了峰值，这些溪流仿佛是在大声欢呼，它们一起拍击着汹涌的波涛，就像爆发出的雷鸣般的掌声。

初夏的溪水最为清澈，水流晶莹剔透，深而不浊，满而不溢，夜间的水深与白天的相差无几，春天那种巨大的昼夜差异如今已变得很小，使人难以察觉。天气几乎总是阳光高照、万里无云，湖泊、河流、花园、森林，万物以其全部热情而激昂的生命活力，呈现出它们最闪亮的容颜。大部分植物都处在花叶的鼎盛时期，令人艳羡的水鸟已经筑起了满是苔藓的小巢，现在，它们正站在瀑布旁水花四溅的岩坎上，唱着最美最甜的歌。

恬静的秋季里，一年的工作结束了，果实熟透了，鸟儿离开了小巢，种子脱出了种壳，整个大地仿佛是在休息，闪烁着仁慈而祥和的光芒。随后，溪水下降到最低水位，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与欢腾，变得沉静而安详。有些较小的河流支脉，其支流没有伸到顶峰山巅常年不息的泉源，于是它们便缩小成了涓涓细流。盆地中的积雪消失了，现在，向这些河流供水的只剩下规模很小的冰碛泉了，在流经温暖的冰碛地表以及在砂石中间从一个水潭流向另一个水潭的途中，冰碛泉水大部分都蒸发了。即使是主要的溪流，水也很浅，很容易蹚过去。它们那巨大的瀑布和水跌，如今已水量大减，丝丝缕缕地从一处浅滩落入另一处浅滩，轻柔而可以亲近，展现着常变常新的美丽。

托勒姆河与莫赛德河的水声最为悠扬，这两条河灌溉着几乎整个约塞米蒂公

园，仿佛有着巨大树冠的橡树，向着辽阔的远方伸展着它们的支流。这两条河最上游的支流都发源于位于莱尔山上的同一处泉源，那里的高度约有海拔 1.3 万英尺。冰川顶端所覆压的山岩已被刨蚀成薄薄的一片，上面满是裂隙，一部分冰川融水透过这些裂隙向南流淌，构成了莫赛德河最上游处的丰沛水源；而冰川融水的主要部分则穿过裂隙向北倾泻，成为托勒姆河的源头。当它们分流了 10 至 12 英里之后，这一对双胞胎向着西部的大方向流去。在最初的 30 英里中，落差很大，水流湍急，白裙般的水跌和瀑布布满了约塞米蒂河谷。到了约塞米蒂下面，河水变成了灰色的激湍，打着旋涡，河道摇摆不定。它们穿过山麓小丘间覆盖着查帕拉尔灌木丛的峡谷，横跨金色的加利福尼亚平原，直到汇入圣·乔奎恩河，在那里，经历了漫长跋涉的两条河流相距只有约 10 英里远。

主峡谷的长度从 50 英里到 70 英里不等，其深度从 2000 英尺到 4000 英尺不等，它们嵌在山系中坚固的崖壁之间。尽管有些地方崎岖坎坷，难于通行，但它们仍是最引人入胜的道路，沿着它们可以通向最壮丽的水光山色。它们充满了生命与动感，讲授着最生动的大地雕塑课。支离破碎的峡壁，清一色的悬崖，看上去像是由独立的山峰构成的山系，它们被塑造得形状各异：高贵的穹丘、塔峰、凸出高地的圆形坡顶以及群峰丛簇的尖峰巍然屹立，阴森森的侧谷间隔其中。然而，无论其成品的高度、大小与做工的精细程度有多么奇妙，绝不会出现怪模怪样的畸生儿，这里没有“大自然的怪胎”。一切都是那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内在的和谐旋律构成了一首壮美的岩石之歌。

峡谷景观中最引人入胜、最具影响力的次生特征之一是巨大的崩落崖锥，每隔一两英里就有一个斜倚在峡壁下的崖锥。在中约塞米蒂地区，这些崖锥一般有 300 到 500 英尺高，由见棱见角的巨石构成，这些巨石保存完好、稳如泰山，上面生长着繁茂的灰色苔藓、树、灌木和娇美的开花植物。一些最大的巨石有四五十英尺见方，重量可达 5000 至 1 万吨。在花岗岩裂口特别巨大的地方，可

以找到几块直径近100英尺的巨石。这些奇妙的巨石堆遍布整个山脉的所有峡谷，在较为狭窄的一些地方，它们将峡谷完全堵塞了，山里人恐怕没有谁会忘记正是它们使道路变得格外坎坷难行。即使是那些习惯于将一路上遇到的所有东西席卷而去的桀骜不驯的河流，在有些地方也会被这些巨石拦住去路。排山倒海的洪流咆哮着、翻腾着，不费吹灰之力就将成串的巨石冲得溃不成军，然而它们无法搬动个头最大的岩块，这些巨岩承受了数个世纪的所有冲击，它们留在了河道之中，岿然不动，像岛屿一般，巨岩上是片片花园，下面环绕着白浪，上面点缀着花朵。

对于这些崖锥的起源，我长期以来有很多疑问。显然，这些崖锥来自它们上边的悬崖，每一个崖锥的大小都与峡壁上的破损大小近似，它们那棱角鲜明的粗糙表面与圆而平滑的完整部分形成了鲜明对照。我还发现，这些崖锥不是由一块一块的巨石慢慢累积起来的，也不是像常规那样逐渐受到风化侵蚀，几乎每一个崖锥都是在同一次滑坡中瞬间形成的，在最近的三四个世纪中体积没有增大。因为在这些崖锥上生长的树木，其树龄都有三四百年，某些生长在崖锥顶部距离峡壁很近的树木，竟没有一块伤疤、一根断枝，这说明，自从这些树木生长在这里以后，几乎再也没落下过一块岩石。不仅如此，从崖锥上面生长着的树木与苔藓来看，山系中的所有崖锥几乎年龄都相同。所有的现象明确地说明，古代曾发生过一次剧烈的地震。然而我将这一悬疑搁置了几年，没有下结论，我造访了一个又一个峡谷，反复观察，沿着整个山系，对两侧峡壁下的崖锥高度以及它们表面的坡度角一一进行了测量，并对崖锥巨石的组合方式、固定方式以及它们坠落的地方——岩壁缺口进行了研究，仍不敢轻易得出结论。只有当我亲眼见到一次崖锥的形成过程，有关崖锥形成的种种疑惑才消失了。

一天凌晨，大约两点钟的时候，我在约塞米蒂河谷被地震惊醒。尽管我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眼福，饱览这种形式的风暴，但对于这种异乎寻常、惊心动魄的震撼我是不会搞错的，我跑出邻近森蒂诺岩的我的小屋，又惊又喜，高声喊道：“大

地震！”我确信我将要有所发现。地震十分强烈，而且时时发生着变化，震波一阵紧接着一阵袭来。人走路时要保持平衡，就像走在波涛中的轮船甲板上一样，高耸的峭壁想要逃脱被震碎的命运似乎是不大可能的。我特别担心的是前临绝壁的森蒂诺岩，它的高度有 3000 英尺，很有可能被震落。我躲到一棵大松树背后，希望能够避开滚落的巨石，如果它们能够滚到这么远的话。我这时才确信，是一场地震造就了崖锥，而证实这一点的证据不久就出现了。

那是一个月光朗朗的宁静夜晚，万籁俱寂，在最初的一两分钟里，只有来自地下的低沉的震响和树木摇曳的“沙沙”声，仿佛是在与大山进行摔跤一般，造物主屏住了呼吸。随后，突然之间，在这奇异的沉寂与震颤之中爆发出震天动地的咆哮。位于河谷上游不远处的鹰岩坠落了，我看到它像我所长期研究过的上千块巨石一样坠落下来。由于摩擦，鹰岩在空中画出一道闪亮的光弧，朝着谷底倾泻而下，它的坠落创造出一个宏伟瑰丽的奇观——1000 至 1500 英尺长的火弧，在惊心动魄的岩石狂飙里，它就是一道彩虹。巨大的轰鸣浑厚而低沉，令人难以置信，仿佛整个大地就是一个活着的生命，终于向她的姊妹星球们发出了呼唤。对我来讲，似乎我听得到的所有雷声浓缩在一起也赶不上一个山间崖锥形成时所产生的轰鸣。那么设想一下吧，当数以千计的古老崖锥沿着整个山系同时诞生的那一刻，天空中回荡着的是怎样的轰鸣呵！

主要的岩爆不久就结束了，急于看到新诞生的崖锥，我在月光中沿着河谷向上奔跑，一直爬到巨大的岩峡前面。经历了狂泻一般的坠落后，它们已完全站稳了脚跟，它们在自己的位置上慢慢地安顿下来，彼此间挤擦着，发生低沉的声响。除了一束碎石从崖锥顶部的崖面上“稀里哗啦”地流下外，看不到一点动静。山岩最小的碎片构成了一层尘雾，飘浮在上空，仿佛是一道横遮整个峡谷的天棚，一直持续到日出之后。空气中弥漫着被碾成齏粉的洋松的气味，这些洋松来自一片小树林，它们像杂草一样被铲平、碾碎。

我在附近转来转去，想看看还有哪些新的变化，我在河谷的中间发现了印第安人，他们吓坏了，显然，他们害怕发怒的岩石之神会杀死他们。有几个在河谷中过冬的白人都聚集到老哈钦斯旅馆的前面，互相交换着意见，想要立刻飞到平稳的地面上，他们看上去和印第安人同样惊恐万状。观察惊恐万状的人总是十分有趣，无论导致他们惊恐的原因是什么。地震使每一个人都胆战心惊。日出后不久，又有一阵沉闷的轰鸣，仿佛远方传来的雷声，接着，又是一系列的震颤，然而其剧烈程度远远赶不上第一次。山崖和穹丘像果冻一样抖动震颤着，高大的松树和橡树摇曳它们的枝干，“呼呼”作响，产生出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效果。随后，交谈着的一群人立刻鸦雀无声了，他们的脸上呈现出特别严肃的表情。在这些冬季芳邻中，有一位特别值得一提，他比别人更有思想，我常常和他一起交谈。他坚信河谷是在突发的自然灾变中形成的。这时，我对他开玩笑说：他那“天塌地陷”的假说不久就会得到证实，因为脚下发生的震颤很有可能就是形成另一个约塞米蒂谷的灾变的前兆。它可能将地面吞噬，使河谷的深度增加一倍，把条条道路抛在三四千英尺的空中。就在这时，第二次地震袭来，看着他变得一脸严肃的样子真有意思！他坚信“天塌地陷”的宇宙起源说，按照这一神秘的学说，悬浮着的河谷地面、所有的穹丘、堞崖随时都有可能轰然崩陷，而这一想法正困扰着他。为了让他高兴起来，我从事物的另一个角度对他开玩笑说：“好了，高兴高兴吧，笑一笑，鼓鼓掌，现在慈祥的大地母亲正用她的膝盖顶着我们一路小跑，她在逗我们玩呢！”然而这个善意的玩笑却显得没有诚意，失去了效果，仿佛只有巨大的恐怖才属于大自然创造美的事业。即使在所有大震都结束之后，我也无法使他坚定信心。相反，他将他小铺的钥匙递给我，和一个与他有相同想法的人一起逃到平原去了。大约一个月后，他回来了，然而每天都发生剧烈的地震，这又一次把他吓得飞奔而去。

两个多月，几乎每天岩石都在震颤着，那震颤时大时小。我在桌子上放了一

桶水，来观察地震的规律。从山体深处传来的闷雷般的轰鸣常常继以从北方而来的剧烈的水平震波，在此之后，往往还有上下扭动的震颤。与形成了今日峡谷风光的那一次造就全山系巨大崖锥的地震相比，这次约塞米蒂地震，人们有时称之为因约地震，其破坏力要差得远。造物主的行动总是那么从容不迫，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她只是将山体轻轻一摇，就创造出一片新天地，不仅改变了高高的峰峦和山崖，也改变了河流。随着这些岩石的崩落，每一条溪流都开始展开新的歌喉，因为在有些地方，成千上万的巨石被抛入了河道之中，使河道崎岖难行，呈半阻塞状，在昔日水流平缓的地方，受到阻滞的河川形成奔涌咆哮的激湍。有些溪流被完全堵塞，漂浮的树木、树叶等填充在巨石的缝隙里，于是形成了湖泊与平缓的河段。随着有东西不断填充，在巨石中间，也形成了平坦的草甸，如今一些溪水就在这样的草甸上缓缓流淌。与此同时，一些崖锥则占据了昔日草甸和树林的位置。于是坎坷的地方化为坦途，平坦的地方却变得崎岖坎坷。然而总体上讲，最初所呈现出的混乱与坍塌，终将成为风光无限的自然景观，因为无论构成崖锥的岩石有多大，每一个崖锥都将逐渐种满丛林和花草，成为悬崖峭壁下起着支撑和装饰作用的基座。

在这个美妙的杰作中，每一块岩石都经过精心的挑选和测量，并被安放到最佳位置，比庙堂中的砖石还要巧夺天工。如果片刻之前你还倾向于把这些崖锥看做是一个个乱七八糟的石头堆的话，那么就攀到其中一个的顶上去吧，把你的登山鞋系紧，然后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大胆冲下来，勇敢地从一个巨石跳上另一块巨石，保持速度均匀。这时你会感到你的脚正在踏着节拍，然后你就能迅速发现蕴涵在岩石堆中的音乐和诗韵。这是多么好的一课！整个大自然都讲述着同样的故事。各种风暴、激流、地震、天崩地裂以及“宇宙灾变”等等，无论最初它们看上去是多么神秘、多么无序，但它们都是大自然创造之歌中的和谐音符，是上帝表达其爱意的不同形式。



OUR 第九章
NATIONAL PARKS

格兰特将军公园的主人

巨杉像居住最久、身体最壮的居民，充分地掌控着这块土地。与周围的树相比，它看上去神态举止都异常神奇，仿佛鹤立鸡群。

巨杉(巨红杉 *Sequoia gigantea*)是大自然的森林杰作,也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最大的生物体。其在古老岩石中的残迹显示,它属于一个古老的世系,具有一种恍若隔世的奇异气质,从远古时代继承下来的纯种外观证明它是美好往日的树木。当这一属的植物很普遍的时候,其中的各个种在今天荒凉的北冰洋地区、北美内陆及欧洲都十分繁盛,然而经历了漫长多变的气候变迁之后,只有两个种在它们所面对的艰难险阻面前生存了下来,这便是巨红杉和常青杉。前者的分布只局限于北美西部山地的西面山坡,后者则分布在海岸山脉,但除了个别红木林延伸到俄勒冈外,两者在加利福尼亚都有分布。总体而言,太平洋沿岸是针叶树的天堂。在这里,它们几乎都是参天大树,所显示出的壮美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到的。这里气候温和,大地永远不冻结,终年享有丰沛的降水和充裕的日照。尽管如此,要解释巨杉的巨大身材并不容易。最大的巨杉约 300 英尺高,直径达 30 英尺。在平原和高草原生长的所有树木以及肥水充足的人工林木,如圆形树

冠的橡树、槭树、山核桃和榆树，它们从未梦想过大地能够承受如此巨大的生命体。常见的松树、枞树似乎对巨杉一无所知。巨杉默默无言，沉静地独立，一副天神般的形貌；它们是如此古老，数以千计现在仍然健在的巨杉早在哥伦布从西班牙远航^[1]时就已在用千年来给自己计算年龄了，而当迦勒底^[2]的智者星辰的引导下走向婴儿耶稣的摇篮时，这些巨杉已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或精力充沛的壮年了。就人类而言，它们是相同的昨天、今天和永远，是永恒的象征。

对于它们非同凡响的威严简直找不到恰当的语汇进行描述，更遑论它们的美丽。除了兰伯氏松，它们的大部分邻居似乎都是永无休止、不断向上生长的小家伙。而巨杉虽然高高地秀出众树之外，却似乎十分知足，它那圆圆的树冠像一块云朵保持着平衡，没有一点要继续长高的意思。只有年轻的巨杉才会像其他针叶树那样显现出对天空的渴求，它们拥有一个长长的迅速生长着的树头，充满了向上的热望。事实上，整株树在头一两个世纪里，或在它长到 100 或 150 英尺高之前，都呈一个箭头的形状，与它那令人肃然起敬的高龄相比，它对风的敏感就像一只松鼠的尾巴。随着树龄的增长，下边的树枝逐渐掉落，上边的树枝也日渐稀疏，直到几乎脱光。而所剩不多的树枝则膨胀得异常庞大，它们不断分杈，在枝梢形成圆形的长满叶子的枝丛，树冠则呈现穹丘的形状。然后它便在达到极致的力与美中巍然屹立，展现着庄严的风采和旺盛的生命力，将些微的震颤传递到每一片叶尖、每一根枝梢以及发达的根系的每一个部位。它像一座花岗岩的穹丘那样沉静，最早迎来玫瑰色的晨光，最后一个向夕阳道晚安。

那些没有被野火或雷电伤害的完美的样本巨杉生长得都非常规则，整体上呈几何对称的形状，但也不都是千篇一律。在总体上不走样的前提下，呈现出丰

[1] 哥伦布于 1492 年 8 月 3 日于西班牙萨尔特斯海滩出发，同年 10 月 12 日到达美洲华特林岛，1493 年 3 月 15 日返回萨尔特斯海滩。

[2] 迦勒底是一个古代地区的名称，公元前 625 年—公元前 539 年期间，开始有部落进入该地区。

富多彩、变化多姿的个性。粗壮的巨大主干稳如泰山，树皮呈深紫褐色，地面上约 150 英尺不蔓不枝，尽管有的地方滋出一簇浓密的枝芽，但它们只是起到一种装饰性的作用，平行的长长树沟使主干看上去就像有凹槽的廊柱一般。它以同样的胆略向各个方向伸展着枝条，没有受到气候的影响。在那些老树上，主要分枝屈曲盘结，大部分与主干呈 90 度角向外直直地挺出，然而它们向四周伸展的范围总有一定的尺度限制，使它们不致枝蔓无度。在北美西部山地，没有任何其他一种树像巨杉这样有如此浓密的叶子，而外形又如此优雅细腻，所有的叶子都收紧得服服帖帖的，形成一种理想的样式。偶尔也能看到从主干上长出一根棱角特别突出的虬枝，直径有 5 到 8 英尺，年龄可能在 1000 岁，它不羁地向外伸出，仿佛决心要冲破规则的曲线的约束，然而与其他所有树枝一样，一旦达到树身总体外形的极限时，巨大的枝干就会消失在浓密的叶丛里，仿佛整棵大树生长在一个看不见的钟形玻璃罩中，而那些从理想的树身形状中冒出的小树枝则给人一种自由生长的印象。

除了令人瞩目的高龄以外，在遭受雷击和经历上千次暴风雪摧残后，这种规则的外观是巨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巨杉另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则是那具有简洁的雕塑美、与其高度和分枝广度相比显得特别粗壮的主干，许多巨杉的主干在距离地面 200 英尺的高度上半径仍有 8 到 10 英尺，看上去不像树干，倒像是被精心模造和雕塑出来的建筑廊柱，而粗壮的巨大枝干则像屋顶的椽架支撑着美丽的穹形树冠。

根系的大小与树的其他部分是相衬的，在没有主根的情况下，根系向远方水平地伸展着，构成一个范围达 200 或 200 英尺以上的海绵状网络。露在地表的根脉是如此巨大、细腻，显示出无穷的力量，它的长度远远超出目力所及的地方。尽管第一眼看上去，自然的根肿显得臃赘，像一道拱壁，没有丝毫的美感与力度，然而当你一旦退后到足够远的地方将全树尽收眼底时，它的美感与力度就会立刻

呈现在你的眼前。主干循序渐进的变细过程十分精微，这一点体现在巨杉在极高的高度上主干仍然十分粗壮——正如我们已经见到的那样，在 200 英尺的高度上主干直径达 10 英尺的巨杉并不罕见。确有不多的几种树其粗大的主干堪与巨杉相媲美。刚毅、完美的外形，总是引来充满惊异的仰慕，巨杉看上去总是卓尔不群、遗世独立，一副与众不同的神态，极其庄严、郑重。虽然如此，它的外貌却并没有丝毫的怪异。在华盛顿及温哥华岛昏暗的针叶林中，披着光滑的红黄色薄树皮及浓密的大叶的浆果鹃，看上去就像从南方木兰丛中走失的迷途者，而充满神奇色彩的巨杉与其邻居相比似乎更像这里的主人，仿佛居住年代最久、身体最强壮的居民一般充分地掌控着这块土地。就像与友善的人们相识相知一样，它很快就与松树、银杉、云杉这些新树种熟悉起来，它仿佛是在握手一般地握着它们向外伸展的枝干，并抚摩着那漂亮的小树们。土生土长的红杉恍如隔世，它拒你于千里之外，毫不在意你的存在；它只对风儿诉说，心里只装着天空，与周围的树相比，它看上去神态举止都异常神奇，仿佛鹤立鸡群。只有北美西部山地杜松与巨杉完全相似，几千年来，它不屈不挠地挺立在冰盖之上，冷峻无声，一身斑驳，它这种远古的遗风酷似巨杉的特征。

成年巨杉的树皮有 1 至 2 英寸厚，呈肉桂般的深棕色，在老树的背阴一侧和小树上，树皮略微有些发紫。这一颜色与树下的灌木丛及花海融为一体，美不胜收。冬末，当积雪还深达 8 到 10 英尺厚时，巨杉便已鲜花怒放了。淡绿色的雌花约有八分之三英寸长，绽放在成千上万数不清的枝梢上。雄花的数量更多，它们呈淡黄色，约有四分之一英寸长。当金色的花粉成熟时，它们将整个树身染成金黄，洋洋洒洒，弥漫在空气里，远近的地面都蒙在这层薄薄的花粉中。

杉果呈鲜亮的草绿色，约有两英寸半长，一英寸半宽，由 30 至 40 个紧紧排列在一起的菱形鳞苞组成，每个鳞苞的基部生长着 4 至 8 粒种子。种子极小极轻。每粒种子的长短只有八分之一英寸至四分之一英寸。这还不包括它周围一层薄薄

的护翼，这层护翼可以使它们在坠落的过程中摇摆飘浮，并被风吹到远离大树的地方。

雪花飘落的“沙沙”声是能够听到的最大的响动之一。巨杉种子掉落的声音，即使是偶尔落在扁平的叶子或剥落的小片树皮上，也像雪花飘落的声音一样微弱。与之大相径庭的是“砰砰”坠落的杉果。大部分杉果是被道格拉斯松鼠摘掉的，它们要储存巨杉的种子，尽管那种子很小。在宁静的印第安之夏，这些忙碌的收获者们带着象牙质的镰刀一早就投入了工作。从早餐刚刚结束的时候开始，几乎一整天熟透了的杉果都均匀地“乒乒乓乓”地不停坠落。如果不是这样被收获的话，这些杉果中的杉子会散落而去，但杉果会留在树上达数年之久。在结果的季节，树上总是果实累累。在两个直径分别为一英寸半和两英寸的取样树枝上我数出了480个杉果。没有任何其他加利福尼亚针叶树能结出这么多的种子，或许它的亲戚海岸山脉的红杉是个例外。一棵树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种子成熟，而丰年中一大片巨杉林所结出的种子足以将全世界的山坡都种满巨杉。浓密的叶丛是鸟类筑巢的温馨场所，在某些枝高、叶密的青葱的绿塔中，数千代鸟儿繁衍生息，伟岸的大树每年都要从巢中摇落成群的欢唱的鸟儿，就像从杉果中摇下阵阵带有护翼的种子。

巨杉保持青春的时间远比它的邻居们长。大部分银杉在它们生命的第二个或第三个百年中就衰老了，松树在它们生命的第四个或第五个百年中开始衰老，而生长在它们身旁的巨杉却仍旧风华正茂。在松树的垂暮之年，巨杉尚青春年少，在1500岁之前，巨杉是不会达到它株身与美丽的巅峰的，在有利的条件下，巨杉不到3000岁是不会开始衰老的。毫无疑问，很多巨杉的年龄要超过3000岁。在金斯河岸高大的巨杉中，有一棵树的直径达35英尺18英寸，这还不包括树皮，我数了数年轮，有4000多，历经数十个世纪的山间风雨，它没有一丝老朽的迹象。导致它们死亡的原因是一些意外事故，而不是像动物那样导致死亡的原因是器官

的衰竭。只有叶子是因年老而死亡，它们的凋零是由它们的构成决定的；然而叶子每年都要更新，其他重要器官——木质部、根部、树皮及苞芽也是如此。北美西部山地的树木大部分因疾病而死。巨大的银杉为真菌所吞食，相对而言，它们之中很少有能活到 300 岁的。然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损伤巨杉。我从未见过一棵巨杉生病或显现出哪怕是一点朽败的迹象。它活过数千年，直到被火烧死，被风吹倒，由于根部受伤而死亡或遭到严重的雷击而损毁。普通的雷击是不会给巨杉造成重创的，在我的漫游中，我只见过一棵巨杉是一下子被击死的。尽管在加利福尼亚低地雷电极少，在北美西部山雷电却很普遍。在六七月份，几乎每天都有一场小雷阵雨将林带冲刷一新。大约正午时分，雪山般的美丽云朵在静寂的天空中迅速增长，密布的阴云形成一道荫凉，随之而来的阵雨却很少持续超过一个小时。但这些短暂而柔和的雷阵雨却会让不少树木受伤或丧命。我曾见过 200 英尺高的银杉被从中劈开，直到根部，连一截残存的树桩都不留。被劈碎的树干以树根处的坑洞为圆心呈放射状向四周倒伏，像轮子的辐条一般。而巨杉却不会被从头到脚劈开并倒伏，一般地，它只是被削落一个四五十英尺长的长满木瘤的树梢，而主干只被削去短短的一截，大约有 4 英尺长。美丽的玫瑰红色的断木残枝将一片面积为 100 英尺或更大的圆形地面覆盖住。我从未见过哪一棵巨杉被连根劈开，哪怕是劈开到主干开始分权的地方，然而在斯坦尼斯拉斯丛林我见到了一个例外，那是一棵直径有 12 英尺的巨杉，它的大部分都被劈成了碎片，只剩下一个 75 英尺高的光秃的树桩。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是所有的老巨杉都被雷电劈去了树头。“翘首企盼的事情都会降临。”然而在所有生命中，巨杉也许是唯一一个等候了足够长的时间来确信自己会遭到雷击的。数千年来，它就站在那里，准备好等候雷击，它向每一片飘过的云朵伸出树梢，仿佛是在邀请命运的到来；它祈祷天堂之火，把它视为一种祝福；而当老的树头一旦被劈落之后，一个形状相同的崭新的树头会立刻开始生长。每一个幼芽、每一根树枝都亢奋起来，努力挽

回损失，就像蜜蜂失去了蜂后一样。那些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呈水平状生长的树枝立刻改变方向向上生长，枝头的叶丛参照老树头的形状重塑出一个一模一样的新树头。即使是树干半腰的分枝也尽一切努力向上生长，协助这一再造树头的奇特进程。

对于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树木，它们的高龄要比它们庞大的身躯更加神奇，它们无畏地挺立，经历了多少个千年，迎着命运给它们带来的一切，战胜了暴风雨、山火和时间，它们硕果累累、楚楚动人，为众多依赖它的慷慨而生存的小动物们提供着食物和庇护所。其他在体积与年龄上堪与巨杉媲美的树种有：澳洲金合欢、塞内加尔猴面包树、墨西哥落叶松、红豆杉以及受人尊敬的黎巴嫩西洋杉，在这些著名的树中，有些直径可达 10 至 30 英尺。我们从书本上知道有些橡树的树龄始于创世之初，然而奇怪的是，我无法找到有关这些树木年龄的确凿记录，只是根据传统和假设的平均生长速率去进行估测。在已知的树木中，没有任何树种可以在株体、树高和直径上与巨杉一比高低，就我所知，也没有任何树种像巨杉这样经历了如此众多的世纪，为我们展示了如此生动和富于联想的历史画卷。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金斯河森林中的“丰碑”足足有 4000 岁，在计算年轮的时候，我们发现它的直径在公元之初就已不小于 27 英尺了，而多次观测又使我推测发现的其他一些巨杉可能比它还要老 10 或 20 个世纪。至于那些中年巨杉，它们也有几千岁了，但它们还只是孩子，有道是：

目睹了穆罕默德头上一轮新月闪烁的光芒

多少朝代逝去

多少灾难今天已被淡忘

……目睹了圣树的年月

以及督伊德^[1] 巫师们用神秘的树枝祛邪的时光

当它们高居其他树梢之上的时候

建筑者们刚刚把哥特式飞梁架在殿堂上

大树和大树林过去常常被视作神圣的纪念碑和殿堂加以崇拜。然而就在卡拉维拉斯森林被发现之后不久，这些最大的树种之一竟为了一个树桩的缘故而被砍伐！那些苦心孤诣的煞风景的人在见到世界上最大的树木之后，当然还要看看最大的树桩并在上面起舞。

在头两个世纪里，树高的生长速度一般在每年 8 至 10 英寸。当然，所有特别大的树都是老树，但那些大小相同的树其年龄却大相径庭，这是由土壤、生长空间大小等因素不同而造成的。根据我自己对年轮的计算，一棵生长在草原边缘直径约为 10 英尺的树，它倒下时的年龄只有 259 岁，而同一树林中另一棵与之大小相仿的树，虽然生长的环境不如前者优越，但已有 1440 岁了。在卡拉维拉斯，被砍下作舞池的树直径达 24 英尺，但只有 1300 岁，而另一棵与之大小相仿的竟只有 1000 岁。

下面是从我的笔记本中抄录的有关巨杉的尺寸记录：

半径 (英尺 英寸)		高度 (单位：英尺)	年龄 (单位：年)
0	13—4	10	7
0	5	24	20
0	5	25	41
0	6	25	66
0	6	28 1—2	39
0	8	25	29
0	11	45	71
1	0	60	71

[1] 督伊德：古凯尔特 (Celtic) 文化中的祭司，意思是“橡树的智者”。

续表

3	2	156	260
6	0	192	240
7	3	195	339
7	3	255	506
7	6	240	493
7	7	207	424
9	0	243	259
9	3	222	280
10	6		1440
12	1		825
15			2150
24			1300
25			2300
35	8 树皮之内		4000 以上

1. 在 200 英尺的高度直径为 6 英尺
2. 在 200 英尺的高度直径为 7 英尺

在导游的带领下，只用可怜的一个小时，走马观花地去参观一个被玷污了的喧闹的小树林，你几乎一无所得。你应该一年四季长时间徜徉在野生的森林中，独自一人去观赏去谛听。春天，风是香甜的，它时而上，时而下，拂过巨大的查帕拉尔植物群落，它穿行在满是树脂、松香与土地蒸发的味道的森林中。大部分情况下总是晴空万里，有时也飘来几缕浮云，海风在新的山梁上加剧，这种白天温暖、夜晚凉爽的天气对于鲜花的绽放十分有利。巨杉新结的杉果簇生在一起，它们的花期已过，你可以随处见到它们上个秋季细小的种子在发芽。这些种子第一次浅浅地植根大地，张开那柔软的子叶。随后，你会很自然地去思考它们是怎样在这山地气候里一点点神奇地生长的，时而为冰雪覆压，宁折不弯；时而直曝于夏日的骄阳里，像不卷曲的蕨类一般；风华正茂时它们积极向上，历经无数年的风风雨雨它们长大成材，庄严而自足，这是植物乃至所有物种中最伟大的一员，它们是永生的。

在这些大树下面，是一些小型植物，它们秀出新叶，绽放着鲜花，欣欣向荣，

即使将山丘与沟谷的大树全部除去，只有它们也仍旧是一片葱茏茂盛。在融化着的积雪的岸边，地面上是蓝色的紫罗兰和一些叶子奇妙地垂落着的较大的黄花；溪流那长满苔藓的岸边生长着杜鹃花、虎耳草、雏菊与百合花；在它们后边一点，树木的下面以及山间树丛四周阳光充裕的地方，生长着悬钩子木、绣线菊以及扶移、唢呐草、黄水枝、风铃草、唇形科芳香蒙娜德拉、勿忘我等属植物，它们中的很多就像著名的苏格兰雏菊一样不朽，所缺的只是伯恩斯将它们唱给家乡的每一颗心。

在这些赏心悦目的植物艺术品中，鸟儿正忙着筑巢，工作的同时，有的鸟儿在鸣唱，有的鸟儿默默无语，但其他鸟儿，特别是正在筑巢的冠黑啄木鸟，它们像住在未开发林区的人们一样聒噪。随后，林中每一个鸟巢都成了新婚的洞房，风在头顶轻声低吟，溪流与鸟儿一起歌唱，而远方的瀑布与雷声则构成了管风琴那“滚滚”的深沉音符。

夏季，白天几乎总是在持续的光照中过去，万里无云，阳光洒向林梢，而在树荫深处，每个清晨都会有微弱的光线照射进来。新生的叶子和果实长得很快，景象蔚为壮观。种子在成熟，幼鸟学习着飞翔，与鸟儿同样欢快的成群的昆虫搅动着空气，每一阵风吹过都带来一片欢腾，它们“嗡嗡”的叫声与鸣唱和瑟瑟的微风交织在一起；夜晚，每一个灌木丛和小树林里都充满了雨蛙平和的“吱吱”叫声，这是最甜美最安详的声音，在地球旋转于天宇之中的时候，它们倾诉着大地内心的喜悦。

秋天，风声比任何时候都要轻柔，空中充溢着“瑟瑟”的天籁之音，鸟儿无言，收获着的松鼠们并没有给林中带来多大的惊扰与响动。大部分种子都成熟飘落了，充满阳光的空气穿过可爱的昆虫，映得树木色彩斑驳，岩石与树木，一切都沐浴在金色的光芒里；天堂的色彩洒向草地和丛林，一片叶子就是一片浪漫，空气、大地和水沉浸在超乎想象的宁静里；在神圣的色彩赞美诗中，孕育着生命的日子

在晨昏的交替变换里逝去。

冬天突至，风暴阵阵袭来，山顶上丝帛般的极光和风声的音调都向山中居民发出了足够的警告。你听到树梢间奇异的低语，仿佛巨人们正在一起共同商议。一个接一个，颌首摇曳，有招呼，有答言，传播着消息，直到全都达成一致，一齐唱起雄壮的歌，以此欢迎这一年中第一场大风暴。它们在昏黄的乌云与飞雪中绰约挺立，好似飞舞的流云雨花中矗立的灯塔。从安舒的庇身处去观察巨杉们的举止，你会发现即使是风暴咆哮得最喧嚣、巨杉摇动得最狂热的时候，它们也不失去那神仙一般的气质，从不像松树那样折腰俯首，它们只是优缓而庄严地颌首与摇曳，它们笔直地挺立，没有丝毫争斗的迹象。尽管它们从未停歇，但它们既不与风为敌，也不与风为友，它们庄敬自强，一副与世无争的神态。由于有叶子浓密的枝梢和阔大的树头，巨杉比起它的邻居来要承受更多的积雪的重压。一场风暴过后，天气开始放晴，白雪覆压下的巨杉美不胜收，无论多么寒冷，都值得去野营观赏。整株大树银装素裹，放眼望去，高大的树身就像一座层层叠叠的白色巨塔，每一层间都有一道蓝色的阴影作为间隔。

仲冬时节，森林深处与冰川的裂隙和洞穴一样冰清玉洁。松鸡、鹇、不多的啄木鸟以及其他顽强的鸟们整个冬季都居住在树丛中，晴朗的日子里，可以看到松鼠像往常一样活跃地四处蹦蹦跳跳。它们钻进自己的储藏室，从不空着嘴冒出来，它们一头扎进疏松的积雪的速度毫不亚于鸭子潜入水中的速度。与此同时，风暴与阳光在交替着歌唱。

最为壮丽的景色之一出现在晚冬，开满鲜花的巨杉像一株巨大的一枝黄花，将它们的花粉播向整个森林和白雪覆盖的大地，这是显示大自然永恒的生殖力与对鲜花的热爱的最为壮美的景观。

我在巨杉林中最成功的旅行之一完成于1875年秋，那一次我去考察了位于马里波萨丛林南部的当时人们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的巨杉地区，以期对林带有一

个综合印象，并尽我所能获得这一种植物的特殊分布情况及其历史概貌。而我特别急于了解的是，为什么自从冰河期以来，巨杉的分布越来越广泛；作为对巨杉的影响，什么样的条件有利，什么样的条件不利；巨杉与气候、地形、土壤和与之共生的其他树木等的关系；是否像普遍的推测那样，巨杉正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我对北部丛林的整体状况已经熟稔于心，但除了我在金斯河与科恩河源头附近高原的旅行中所得到的—些浮光掠影的印象外，我对林带南端一无所知。

我的登山旅程几乎都是徒步进行的，带着尽可能少的行李，靠篝火取暖，这样我就可以不受束缚地轻装前往我的研究需要我去的任何地方。这次西部山地旅行预计时间漫长，有人劝我带上一头野生的骡子来驮运全部行囊和一双毯子。注意到当我从山顶上下来重新装满面包袋时有时神色疲惫，那牲口的主人十分友善地向我保证说，他的“小棕骡”正是我所需要的，它像木节—样结实，从不疲倦，身体低矮瘦削，正好适合在灌木丛中穿行，它能够像金花鼠那样攀缘，像野羊那样在岩石间跳跃，凡是人能去的地方，它都能去。然而尽管它是如此坚强，天生—副登山的筋骨，可在我们的旅程中它还是疲惫不堪、饥肠辘辘，也有好几次被挤在岩石缝中或卡在查帕拉尔灌木丛里，就像挣扎在蜘蛛网上的一只飞虫，我实在不忍看到它的惨状，宁愿它离开我独自回到它的家中。

大约8月底，我们从约塞米蒂出发，我们的第一个营地安扎在著名的马里波萨丛林。在这里及毗邻的松林中我用了将近—周的时间，仔细考察丛林的边界，以期找到巨杉更大范围延伸的蛛丝马迹，但一无所获。然后我一头扎进了杳无人迹的大森林，向东南方向行进，希望在大溪河源头那浓密的银杉与松树林中找到新的巨杉林带或老巨杉林的痕迹。对于巨杉的生长，这里的土壤和气候似乎最为有利。可是在我攀上印第安附近—个名叫万姆洛的危岩之前，我却没有发现—棵巨杉和任何巨杉的遗迹。在万姆洛，我清楚地看到在弗雷斯诺上游有—片林木葱茏的肥沃盆地。无数巨大的黄松树梢高耸、层层叠叠，在山坡上形成交织的发辫

的样子，而更高大的兰伯氏松则在浓烈的秋光中伸出超级臂膀。在西南远方，光芒四射的地平线边缘，我发现了巨杉那巨大的穹形树冠，它们高高耸立，秀出林外，独自构成浓密的长长树林。在这王者之树中有某种奇妙的吸引力，即使在很远的地方，也能以难以形容的狂热将我们吸引过去；它那无与伦比的高度和巨大圆润的圆形轮廓使它在任何相伴的树木中出类拔萃；在一些高耸的山梁上，一旦有一棵年龄最大的巨杉达到株体的极限，它看上去就像林中的神灵。我跑回宿营地，准备好小棕骡，越过分水岭，一直来到弗雷斯诺丛林腹地。然后我在草木茂盛的溪流边选择了一处营地，烧好了一杯茶，便自由自在地出发了。我走在褐色的巨杉之中，赞叹着四周这些新发现的林木的茂盛。第一个吸引住我的注意力的奇特现象是一片大面积的塌方。溪流一侧的土地塌陷下去约有 50 英尺深，上面所有树木都被抛入了溪流的谷底。大部分树木——松树、冷杉、红木和巨杉仍旧笔直生长，没有受到损伤，仿佛什么意外的事情都未发生一样混沌无知。沿着山谷滑坡的边缘考察，我看到许多树的树根都裸露了出来，而且还发现一棵长在平伏的老干上的直径约有 15 英尺的巨杉，看上去似乎属于上一个世代。塌方发生在七八年前，我欣喜地发现不仅绝大多数巨杉没有受到损伤，而且与之相伴的许多幼芽和小苗正在滑坡前沿的新土中自信地生长着。尽管年轻的松树、冷杉与肖楠正和它们在同一起点上开始争夺阳光的赛跑，但这些年轻的巨杉都已有 8 至 10 英尺高，它们生机勃勃地向上生长，仿佛对永恒的生命充满信心。山谷深处，我在一片不超过两英亩的粗糙多石的土地上，数出了 536 棵前途无量的年轻巨杉。

弗雷斯诺的巨杉覆盖面积约有 4 平方英里，在我徒步考察丛林的边界，热切地打量每一棵树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座漂亮的木屋，它坐落在浓浓的树荫里，这是一座没有经历过风雨侵蚀的新木屋，就像一株刚刚倒下的树那样散发着浓烈的树脂气味。我信步向前，想弄清楚是谁建造的小木屋。在门旁边的一只树皮做的凳子上，我找到了一位眼神疲惫的白发老人，他正若有所思地读着一本书。隐

居的地方被一个陌生人发现似乎使他很吃惊，然而当我解释说我只不过是一个树木爱好者，在山中游荡研究巨杉而已时，他向我表示了欢迎，让我把我的骡子放到屋门前一小块草坡上，并请我和他住在一起，保证要让我看看他驯化的树木以及与我的研究有关的许多奇妙的东西。

晚饭后，夜幕降临，这位和善的隐者描述了他在矿上的生活，这种生活与大部分早期淘金者的经历大体相同——一种像连绵起伏的群山一样不断大起大落的生活。自从1849年淘金热潮以来，他走遍了北美西部山地的大部分地方，像水手测量水深那样钻入无数个可能有希望的洞穴，挖掘河道引来溪流，用使不完的力气在洒满金光闪闪的石砾的河床上筛金，与此同时，生命的正午就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黄昏。随后，健康与黄金都没有了，游戏结束了，他输了，就像一头受伤的鹿在这寂寥的森林中踽踽而行，等待着落日的召唤。这里很多人惨淡的生活色彩是多么令人悲哀。如今，当初那场黄金大战的喧嚣早已荡然无存！不知有多少有趣的劫余之人在这片淘金地区隐蔽的角落中过着漂泊、困窘的生活！也许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像这里这样拥有如此之多的有趣的奇人。我的隐士朋友名叫约翰·A·奈尔德。他是一个善良的好人，他走进森林，把这里作为自己的归宿；他由衷地热爱大自然，意识到在这阴霾沉沉的最后日子里，最好的莫过于看不到金子的闪光。他从鸟、松鼠、植物那里得到了爱与大自然的承认，令人欣喜的是他对森林无声的影响的反应是那样敏感。当他凝视着守卫在他的小家周围的树木时，他的眼睛熠熠放光。松鼠和高山鹑听到他的呼唤来吃食，他轻柔地抚摸着被积雪压弯的巨杉幼苗，期望它们能够茁壮成长，直冲霄汉，成为丛林的主宰。在他的最棒的树中，有一棵就在他的小木屋后不远，他骄傲地将我带到那棵树前，力图获得我对巨大的树身的夸赞，并让我对它进行测量，看看森林中是否还有比它更大的树。经测量，这棵树的半径只有26英尺，当他听说马里波萨格里茨利巨杉更大时他有些泄气。我努力安慰他，说他的这棵树要高一些，结构更细腻，而且

也许它长的位置也要有利一些。他还带我去看一些死去的大枯树。这是一些巨大的树干的残余，据他估计，这些树当初要比现在活着的树还大，尽管它们倒伏在潮湿的地面上，数个世纪以来暴露在野火和风雨之中，但木质仍旧完好。巨杉的材质不仅颜色鲜丽——新伐下时呈玫瑰红色，而且像松木那样易于加工，但它几乎永不磨损。在花岗岩上用巨杉木造一座房子，那房子的寿命将和它的地基差不多一样长久。事实上，似乎只有火是唯一能够征服它的物质。在这些远古时代的树干残余中，我选择一棵切下一片木头，尽管它肯定已在潮湿的林地上躺了380多年，实际时间可能是这个的三倍，但无论从颜色、硬度，还是从完好程度上，它都与从活着的树上切下的木头没有区别。在此，时间是这样确定的：从上面切下样本木头的树倒下时，陷入地面，形成一个约1200英尺长、5至6英尺深的坑；在这个坑的中间，一截树干被焚毁的部分长出了一棵直径4英尺的银杉，它的年龄有380岁。这说明巨杉树干已躺在那里380年了，此外还要加上银杉取而代之的那截树干被焚毁之前的未知时间，而在这一段之后，不朽的杉树种子又被弹落在准备好的土壤里并生根发芽。由于巨杉的树干从不会被一次林火全部吞食，而这类林火只有经过了长时间的间隔后才会发生，又由于巨杉倒下时形成的坑在巨杉被清除之后往往要等上数个世纪才会再长出植物，所以可以证实，上面提到的那个巨杉残干躺在地上的时间可能已有千年或更久了。类似的遗迹随处可见。这些倒下的树中之王带着树根，砸出长长的大坑，它们显示出冰河期以后这一物种的发展历史及分布状况。这个丛林最有趣的特征之一是，巨杉在丛林里各据一方，自由自在地生长。在老树周围，嫩芽、幼苗、小树和中年的树聚生在一起，兴旺发达，没有一点濒临灭绝的迹象。与之相反，它们似乎都在说：“所有的事情都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就意味着万寿无疆。”然而，不幸的是，一个木材公司正在附近建造一座大型工厂并开挖一条运输木材的水道，这肯定会造成广泛的破坏。



OUR
NATIONAL PARKS

约塞米蒂奔放豪迈的瀑布



OUR NATIONAL PARKS

瀑布形成泡沫翻腾的弯曲的宽阔水幕和流苏般的水帘，水势汹涌，奔放豪迈，水流以平缓的斜度呈梯级倾泻而下，随处泛起美丽的旋涡，四溅的水雾在阳光中幻出彩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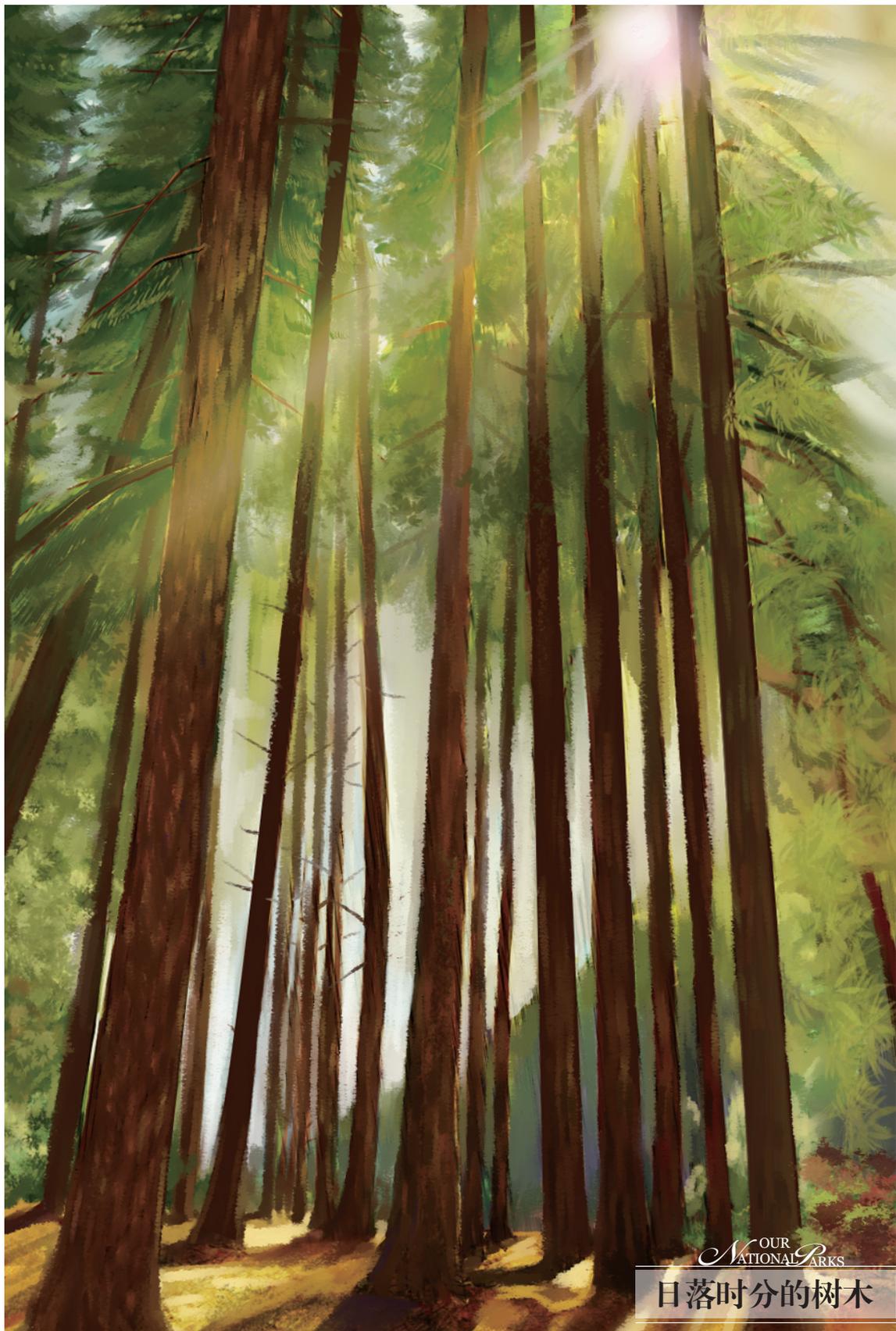


OUR
NATIONAL PARKS

莫赛德河

OUR NATIONAL PARKS

托勒姆河与莫赛德河灌溉着几乎整个约塞米蒂公园，仿佛有着巨大树冠的橡树，向着辽阔的远方伸展着它们的支流。这两条河最上游的支流都发源于位于莱尔山上的同一处泉源，那里的高度约有海拔 1.3 万英尺。



OUR
NATIONAL PARKS

日落时分的树木

OUR NATIONAL PARKS

日落时分，树木闪烁着金色的光芒，陷入了宁静的沉思，怀着对太阳崇敬的依恋在等待着，仿佛巨大的殿堂中弥漫着震撼人类心灵的圣洁与庄严。太阳落下的一刻，树木似乎结束了它们的祈祷，开始自由地呼吸。



OUR
NATIONAL PARKS

极光

OUR NATIONAL PARKS

冬天突至，风暴阵阵袭来，山顶上丝帛般的极光和风声的音调都向山中居民发出了足够的警告。你听到树梢间奇异的低语，仿佛巨人们正在一起共同商议。一个接一个，颌首摇曳，有招呼，有答言，传播着消息，直到全都达成一致，一齐唱起雄壮的歌。

在杉果里有一种砂粒状黑色物质，这种物质有时也出现在树干的下半部分和树根中，它可以立刻溶解在水里并呈现出美丽的紫色。这种物质是一种强烈的收敛剂，据说印第安人将它用作烈药。奈尔德先生向我展示了他用这种物质做的墨水，我试了一下，发现很好用，这种墨水写起来流畅自如，而且色泽牢固。的确，巨杉的一切看上去都是永恒的。这些有趣的树木构成了北方最大的丛林，我只在这里逗留了一个星期，因为在下雪之前我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这个隐者似乎对我依依不舍，他试图让我保证在完成了这一季的工作后与他一同过冬。尽管有其他工作在等着我，但小棕骡是一定要赶回家的，因此我只能保证在回约塞米蒂的路上到他这里小住一两天，给他讲些森林中的新闻。

以后两个星期，我是在圣·乔奎恩开阔的盆地中度过的，我爬上无数山梁，在由松树和杉树构成的林海中考察。然而直到我翻过位于金斯河最北面的支流丁凯溪对面的盆地南部的分水岭，我在它们之中既没有发现一个巨杉的树冠，也没有见到一处断干的残迹。在这条溪流上有一个小树林，据说是在我到来之前两年由两位追赶一头受伤的熊的猎人发现的。就在蹚水走过丁凯溪的一条支流时，我遇上了一位牧羊人。我向他打听这附近巨杉的情况，他回答：“我对它们太了解了，因为仅仅几天前我还到了它们那里，把我的羊放到巨杉林中。”他是一个从东部来的新手，这是他第一次在西部山地过夏天，我非常想知道巨杉给他留下的印象如何。我问他巨杉是否真的像人们说的那样大，他热烈地答道：“噢，是的，先生，敢和你打赌。它们是鲸鱼。我过去想象的巨杉从没有超过我听到的加利福尼亚大树的一半大，然而它们是巨人，一点没错。他们告诉我，这里的一棵巨杉是全世界最大的树，我猜测这是真的，因为它的直径量过去有 40 英尺长，而围着树身要走上很多步才能绕树一周。”他非常诚实，并信誓旦旦地要领我去那片树林，不让我错过看到那棵最大的树的机会。为了准确，测量在距地面 4 英尺树根隆起之上的地方进行，测量结果显示直径只有 32 英尺，这很让那个年轻人扫兴。

“只有 32 英尺，”他惋惜地说，“只有 32 英尺，我一直以为它有 40 英尺！”然后他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没关系，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棵大树；树不会耍弄人，先生，你可以从中锯下一片 30 英尺宽的木片，边缘笔直，没有树皮，全都是好木头，没有朽坏的地方，结实坚固，它可以像车床那样将来自缅因州的骄傲的白松切成碎片。”沿着丁凯溪的三条小支流分布着许多其他优秀的巨杉样本，我注意到几株茂盛的中等大小的巨杉生长在花岗石岩台上，很明显它们不像松树和冷杉那样对土壤的深度有依赖性，它们攀附在岩石的裂隙中，将根系远远地伸展开去，以寻求水分。

溪水十分清澈美丽，流过灌木和花丛，流过蜂蝶纷飞的快乐草原，这是丛林自己的溪流，西部山地的纯净水终年流淌，苔藓、叶子和大树海绵状的根系过滤着每一滴水。树林最引人入胜的特色之一是一个由鲜花和蕨类植物环抱的小瀑布，瀑布的下面有一个溢满水的澄澈的池塘。它多么欢快地歌唱着大自然呵，这曲调又是多么甜美呵！尝尝其中的味道，你会感到就像它的歌声一样甘甜，只有深谷中河流那被减弱的咆哮传到林中来，那声音很像大海的翻腾和风的呼啸。在如此美丽的森林中有如此迷人的瀑布和池塘，一个好的异教徒会被尊崇为可爱的仙女。

从这里走下一英里深的金斯河主峡谷，我牵着、拽着、推着我那头耐心的很能吃苦的骡子穿过一英里又一英里的草地和灌木丛，蹚过无数条溪流，走过崎岖的岩坡和崖锥，在峡谷中爬着上下，终于来到了南边的巨杉大森林。在狭长的地平线上，皇冠般的巨杉树头使人振奋。一天半后，我们抵达巨杉林附近旧的托马斯矿洼地。从那里向东北行进，我找到一处壮美的森林，约有 6 英里长、2 英里宽，绝大部分由巨杉构成，其中的树丛一直向东延伸到巨石溪。在这里用了五六天时间，我欣喜地发现，无论老幼，无数的巨杉都能适应这里的气候、土壤和周围的环境，生长得格外惬意舒适。

在这些巨大的树林中镶嵌着无数草原，它们的四周由巨杉紧紧环抱。从地面

高耸云天的树冠、巨杉的树干之间有宽阔的空间，它们画出美丽的线条。这里的年轻巨杉要比弗雷斯诺丛林和丁凯丛林的多，而且更加茂盛，它们或是按照家系彼此间隔，亭亭玉立，或是簇拥在老树周围。在每一棵遭受雷击的可敬的树旁，总有一棵或更多处于全盛期的大树，而每一棵这样的大树四周，又有很多年轻的巨杉和丛密的巨杉树苗在生长。年轻的巨杉在进行一场我无法形容的激烈竞赛。在生长速度上，直径五六英尺、高达150英尺的巨杉与几英寸粗的幼苗几乎没有区别，它们所展示的青春期的习性和特征将它们的大小完全掩盖了。即使是那些经验老到、能够通过测量普通树木就估测个八九不离十的人也推断不出巨杉的年龄。一天早晨，我在草原边上注意到三棵长得很快的尖尖的幼苗，其中最大的一棵我估计直径约有8英寸。当我对它进行测量时，我大吃一惊：它的直径是5英尺6英寸，树高约有140英尺。

在一片15平方码的沙地上，我数出94株茁壮成长的巨杉幼苗，而同在这一片沙地中还长着4棵兰伯氏松，这便是巨杉与它的邻居争夺土地的一个例子。在这里我还注意到在一片不超过1英亩的土地上生长着从1英尺到50英尺高的年轻的巨杉，这是一片被野火烧得干干净净只等巨杉前来填补空白的空地。这片在浓密的查帕拉尔灌木丛中被烧出的净土显示出作为树木生命巨大破坏者的火有时也能为随后的新生命生长创造有利的条件。没有其他因子，如打洞动物、火、洪水、滑坡等等的协助，只凭倒下的老树就能为森林的不断更新提供新鲜的土壤。因为随着老树的倒下，土地就被翻耕了，仿佛平整过一般。在每一个拔起的巨大的树根旁那宽阔荫凉的树坑里，许多茁壮的幼苗在生长。

我在金斯河见到的巨杉树中最大的一棵，也是据我所知年龄最大的一棵，是一个巨大的巨杉树桩，我以前曾提到过它，它约有140英尺高，树根隆起之上树皮以内的树干直径为35英尺8英寸，年龄超过4000岁。树的底部已被火烧去了将近一半，我用了一天时间锯下烧成木炭的表皮，一直锯到树心，借助放大镜来

数年轮。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数出了 4000 多一点的年轮，这数字毫无疑问，但我无法得到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在树受伤的地方年轮被打乱了。根据它现存的部分推断，这是一棵漂亮、高大、对称的巨杉。在失去树皮之前，它的直径接近 40 英尺。在最后的 1672 年中，直径增加了 10 英尺。在这片森林南面不远处有一个美丽的小树丛，如今绝大部分已划在格兰特将军国家公园中了。

在干溪河的一条支流上，距离海德林场不远的大分水岭两侧，我发现有零星生长的巨杉。溪流南侧的山梁从山脚到山顶长满了巨杉。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卷呵！在我所有的林海漫游中，我从未见过如此壮丽的景象。林海中的每一棵树都是那样秀丽挺拔、完美无瑕，它们庄严的穹形树冠在山坡上层层叠叠，蔚为壮观，就像宁静的天空中不断升腾的一道积云。

在这片美丽的森林里，林场正繁忙地制造着一小块痛楚的破坏中心，尽管面积很小，但蔓延的速度令人心忧。只有较小的最容易触及的树木遭到了砍伐。直径 3 至 10 或 12 英尺的厚木被成串的牛拖到缆车那里，再由缆车从空中将它由陡峭的山峰一侧运向林场的平地，在那里，它们中间最大的将被用炸药炸成易于锯开的大小。由于木材十分脆弱，经过这种爆破和粗心大意地掉落在不平的地面上，木材的一半或四分之三都被浪费了。

我花了数天时间考察那道山梁，在空地上数着众多树桩的年轮，然后重新装满我的面包袋，向南方挺进。在穿过卡维阿与托勒河那广阔崎岖的盆地的一路上，巨杉占据着主宰地位，它们构成了一条几乎没有间断的林带，有六七十英里长，按照冰川刨蚀的地形，沿着起伏的大山绵延伸展。

一天又一天，走过了一个丛林又一个丛林，跨过了一个峡谷又一个峡谷，我开拓着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这条路对小棕骡来说有些地方是太崎岖了，对于我来说却充满了喜悦，因为这条路上几乎随处都能见到巨杉的身影。我们穿过崎岖而充满画意的红木溪盆地、卡维阿的北岔口和马布尔岔口，这里覆盖着茂密的

森林，到处是美丽的瀑布，有的飞流直下，有的横空斜落，形成泡沫翻腾的弯曲的宽阔水幕和流苏般的水帘，在阳光的照射下姿态万千。从那里我们攀上马布尔和中部岔口分水岭，走进那里的森林。在对卡维阿盆地进行了一番普查后，我觉得这部分巨杉林带似乎是最棒的，我于是将其命名为“大森林”。生长在一起的茂盛的巨杉构成了一座纯粹的森林殿堂，在草原的边缘，是它们柱廊般的树干，有时它们也与其他树种共生，从俯看着炎热的山脚与圣·乔奎恩平原的花岗岩海角，直至海拔 5000 到 8400 英尺距老冰川泉几英里的地方，巨杉广泛地分布着。

当我走进这片壮丽的自然景观中时，已是日落时分，树木闪烁着金色的光芒，仿佛陷入了宁静的沉思，怀着对太阳崇敬的依恋在等待着，人们自然会放轻脚步，小心翼翼地蹑足于其间。我继续向前走，在杰出的树木中不断地看到更为杰出的树木；我被这宁静所征服，仿佛巨大的殿堂中弥漫着震撼人类心灵的圣洁与庄严。太阳落下的一刻，树木似乎结束了它们的祈祷，开始自由地呼吸。我听到鸟儿还巢。在一片平坦的草甸边上我也找到了过夜的营地，那里视线开阔，等距排列的大树站立护卫在两侧。小棕骡在大理石峡谷中爬上爬下，度过了艰难而疲惫的一天。在为可怜的小棕骡找到一处安身的好地方之后，我为自己铺好了床铺，做好了晚餐，躺下身透过廊柱穹顶仰望繁星。这些永远屹立的廊柱倾吐着它们的深爱，远远超过人类心灵的虔诚。然后，我走上草甸，在朦胧的光线中端详巨杉。它们看上去比白天里还要浓密高大，高昂起巨大的树冠伸向天空的深处，伸向繁星的中间，有些闪烁的星星就像绽放在巨杉枝头的花朵。我燃起一堆大火，照亮了最近的巨杉那高大的褐色树干以及它们脚下的小草和落下的杉果与树叶。欣赏着这景色直至入睡，我梦见无际的森林，并为小棕骡开路。

欢快的鸟儿迎来黎明，松鼠们在日出之前就开始了工作，现在作为它们食物的杉果成熟了，为了冬天必须迅速采摘贮藏起来。我那油茶和面包渣构成的早餐不久就吃完了，留下疲惫的小棕骡去进食和休息，我继续前行进行我的研究。在

各个方向上巨杉都主宰着森林。大部分巨大的杜松都是稀松地分布着，但既不是巨杉的对手也不是巨杉的伙伴。它们只是为自然景观增添一点色彩而已。在嶙峋的山脊上和披着厚厚的冰碛土壤的山坡上覆盖着各种年龄的树木，它们将优美的枝叶伸向每一条溪水的岸边，每一片草甸。在金斯河北面与世隔绝的森林里，沼泽与草甸十分罕见或者说根本没有；这里在主要的分水岭那宽阔的山顶上，有成串的美丽沼泽和草甸，它们镶嵌在大森林的深处，仿佛是一种点缀和装饰，溪流与阳光使它们那平坦而美丽的胸怀总是明亮而膏腴。

日上三竿，坐在其中最美的一片沼泽或草原上，只觉得世界上再没有哪里的森林景观堪与这里媲美。长满鲜花绿草的草坪有四分之三英里长，平坦地在秋日柔和的阳光下伸展着，呈现出棕色、黄色和紫色；小溪岸边勾出两条绿色的线条，偶尔夹杂着几小片杜香和猩红越橘。草坪的边缘，是流苏状的杜鹃花和柳树丛，在那一片橘黄色中，闪亮着点点红宝石的光彩。仿佛一幅图画。再往后是一道300英尺高拔地而起的绿色长城，笔直的褐色树干又粗又壮，好像高高的擎天柱；在树干的上半部分，圆形的树冠枝叶浓密，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年轻的巨杉为深绿色，上了年纪的巨杉则在绿色之中透出微黄。在整体队列稍前一点的地方，矗立着一棵被雷击过的老巨杉，它伸展着满是木节的虬枝，上面覆着灰黄色的苔藓。在它的四周，是一片巨杉幼苗，它们那纤细的嫩芽惊人地完美，似乎一片叶子和芽苞都是多余。这就是那个金色下午卡维阿草原的画卷，我凝视着每一种变深、闪烁的色彩，仿佛看到了时时刻刻向前推进的太阳的崭新杰作，与此同时，每一棵树都带着上帝君临时的虔诚与崇敬。一个无拘无束的人在这样的美景中尽情畅游，时间会在不知不觉中逝去。我一会儿在惊异中默默伫立，一会儿信步而行，变换着视点，端详每一棵独立的树木。我走向每一块不同的色彩，看看它们是怎样染就的，又是怎样构成的。将自己的喜悦自由自在地流露出来，我为大自然这永恒的活力和壮美而欣喜若狂，做梦也从未想到附近会有人类存在。突然，这美

景被一阵单调的“哞哞”声所打破，在遥远的草原尽头出现了一个人和一匹马，他们看上去与这景观很不协调。一头大熊一头乳齿象或大地懒与这古老的大森林可能会更相衬些。无论怎样，在经历了孤独的行程之后，见到自己的一个同类总是令人高兴的。我跨出一步，以使自己能被看到，并大声喊叫，那个骑马的人勒住他那飞奔的小野马，等我走近他。除了迷惑的脸上露出的笑容外，他似乎惊得瞠目结舌，直到我说在如此孤寂的地方与一个山中同伴相遇我很高兴。而后他突然问道：“你在干什么？你怎么到的这里？”我解释说我是从约塞米蒂穿越峡谷过来的，我只是来看树的。“噢，那么我知道了。”他说，让我大吃一惊，“你肯定是约翰·缪尔。”他赶着一群马，经过艰难的跋涉，从低地将它们赶到这片森林草原来吃草。我的面包袋里只剩下一点点碎渣，于是我告诉他我已几乎弹尽粮绝，问他是否能够匀给我一些面粉。“噢，当然了，你可以从我的东西中随便拿。”他说，“在离这里两三英里的一个草原边上，有一个巨大的空木头，那就是我的营地，沿着我的足迹走，你就能找到。我必须赶着这些迷路的马，但是晚上之前我会回去的；顺便说一句，到了我家你尽可随意。”他纵马向北跑去，我回到自己的营地，让小棕骡驮上全部行囊，下午3点钟，我发现了他的老巢，那是一棵被火烧空了的倒下的巨杉——一座由一根木头构成的宽敞的小木屋，烧焦的木炭为它勾出了轮廓，尽管历经数个世纪，但它仍旧温馨、新鲜，既可以抗御风霜雨雪，也能够抗御地震，似乎比最耐久的岩石堡垒还要长寿，而比起最为富裕的国王所享有的园林来，这里的花园与丛林的景致要远为壮美。小棕骡找到了丰美的饲草，我找到了面包，我一边吃着，一边从那永远敞开的巨大的圆形门洞向外张望。不一会儿，那位乐善好施的山里人走了进来。我一边十分惬意地休息，一边听着他有关树木、动物、冒险等的讲述，而他一边讲着，一边则忙着准备晚饭。当被问及巨杉的分布状况时，他在回答中对我们曾走进的那个森林提供了许多详细的情况。据他所知，这一树种向南方绵延分布很远，他不知道具体有多远。

我在这个营地半径六七英里的范围内转了几天，考察森林的边界，对树木进行测量，并攀上制高点获得一览无余的概貌。从分水岭的南侧，我看到由巨杉覆盖的巨大山系一直伸向茫茫的远方，沉入深深的峡谷，这预示着我有好几个星期的工作可做。迄今为止，我已外出跋涉了一个多月，我开始担心自己的考察会被降雪所中断，因为冬天正在走近。“路总是人走出来的。”当不需要任何路的时候这话说起来很轻松，但对于一个牵着一头骡子越过峡谷泄洪道的西部探险者来说，这句古老的豪言壮语就显示出了意义上的分量。穿过北美西部山地的道路是由冰川造就的，路径清晰，人类、野兽和鸟类都沿着它们走过，其中一条甚至成为机车过往的通道；然而沿着山脉的走向既没有天然的路径，也没有人工的通途，探险者如果沿着与冰川道路呈90度角的方向行进，那么沟壑和山梁将横亘于他的面前，而那些支杈的峡谷、沟壑和顽强的查帕拉尔灌木丛则更加大了行进的难度，无数几乎垂直的绝壁令人裹足不前。对于我自己，往哪个方向走都不难，但是对于小棕骡，却常常令人灰心丧气，因为尽管它在同类中是最坚强最灵巧的，但走起这种路来，仍要别人帮助，并费尽力气。起初小棕骡桀骜不驯，现在已十分温顺了。松开缰绳，它不仅不跑，而且随着自己遇到的麻烦越来越多，它越来越依恋我，我也开始依恋它，把它看做是一个绝境中的好孩子去帮助它。这样一来，工作就变得轻松了。告别了巨杉树洞中那位善良的居民，我们又一次消失在茫茫的大自然中，我们缓慢地向南方行进，每一座山梁都有巨杉在召唤并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在卡维阿中岔口与东岔口之间的森林里，我遇上了一场大火，由于火是影响树木分布的主要因素，我于是停下来观察它，看看它对巨杉究竟有什么作用，而这作用又是以何种方式施加的。大火爬上东岔口峡谷那被查帕拉尔灌木丛所覆盖的陡峭的山坡，熊熊火焰就像一道燃烧着的宽大的瀑布，它一会儿低头去吞噬绿色的灌木，一口气便吞下数英亩的灌木，一会儿它又蹿向高空，仿佛在瞭望远方，

选择前进的道路，然后，又俯身下来继续吞噬着。窜动的火舌、滚滚的浓烟及其迅猛的势头与剧烈的咆哮掩盖了山火作用中一切沉静而有序的内容。一旦遇到浓密的森林，仿佛泛滥的洪水一般的野火，就像激湍注入湖泊一样变得平静而安宁了，它在树下平坦或坡度较缓的地面上蔓延，细细地品着由针叶与鳞叶压缩而成的蛋糕。火苗不过一英寸，在烧到小灌木和雀麦草干枯的枝丛时，火苗会蹿起一两英尺高。只有在被积雪压折的大的枝杈堆积的地方和在被雷电击落的年长的巨大树头的附近，才会偶尔燃起熊熊大火。

我将小棕骡拴在一条小溪旁的一个不大的草原边上，这是一个很容易脱身火海的地方。然后，我谨慎地选择一个坚实的中空树干作为自己的宿营地，因为它看上去似乎不会被燃烧着倒下的树木砸坏，我在树干里用蕨草和树枝打好了地铺。那一夜，神奇的自然焰火是那样美丽、动人，使我难以入睡。这里没有被山火围追堵截的危险，因为在北美西部山地的主要林带，即使刮起大风，山火也极少甚至从不像它们在浓密的落基山森林和在俄勒冈与华盛顿的瀑布山的森林里那样，以宽大的火帘席卷所有树木。在这里，山火总是从容不迫、慢条斯理地从一棵树延烧到另一棵树，人们可以在近处进行观察，尽管如此，在燃烧的巨杉周围走动还是要多加小心，避免被落下的枝节及枯死的树冠的残余砸着。尽管白昼是进行观测研究的最好时光，我却每晚夜游，在寂寥的黑暗中欣赏着这生动的壮丽美景。地火蜿蜒前行，轻轻地擦过压得紧紧的树叶，冒出轻烟，留下长长的线痕。遇到干枯的草茎和枝芽，地火会窜出数以千计的小火苗；遇到草丛和灌木丛，地火则腾空而起，形成飞舞的凶猛火舌；遇到大小树枝混杂成堆的地方，在大风的劲吹下，地火会燃成冲天巨焰。在向外伸展的根肿及紧紧生长在一起的树木之间，是巨大的红色飞梁。山坡上熊熊燃烧的巨大树干就像炽热的铁柱，紫色的火焰蹿上高高的树身，沿着树皮上的沟槽迅速爬行，闪烁着颤抖的光芒，将干燥的枯树冠燃成一支美丽的火炬，不时产生巨大的咆哮声，并爆发出耀眼的光亮。那些身披

低垂的羽状树枝的年轻巨杉在一道二三百英尺高的火焰中被吞食殆尽。

最难忘最壮美的景观之一是平躺在山坡上的倒下的巨大树干，通体火红，像刚出炉的铁棍一样闪耀着光芒，它们有的长达 200 英尺，直径达 10 到 20 英尺。经过反复的灼烧之后，树皮与朽木都被烧光，那烧焦的树表满是裂纹和落叶，红宝石般纯洁而鲜丽的光芒迅速闪遍它们的全身。几乎没有一丝火焰和一缕青烟，在夜晚它们造就出一种瑰丽的效果。另一种壮观有趣的景象是在活着的大树梢头熊熊燃烧的火焰，这种燃烧在大约 200 英尺高的绿色枝杈之上的火焰与地上的野火完全隔绝，看上去就像瞭望塔上燃烧的烽火。从一个观测点，我有时可以看到十几个或更多这样的火焰，那些远方的火焰看上去就像森林上方的巨大繁星。最初，我不知道这些巨杉灯火是如何被点燃的，然而就在第一个夜晚，在四处等待与观察中，我一遍又一遍地看到了这个全过程。老树上满是纤维的厚树皮为几乎是连续的深槽所隔断，树皮的侧边滋出坚硬的纤维须，这是树干生长时不断向外胀出崩裂的，当烈火开始在树脚下爬行时，它会沿着这些纤维须蹿上被闪电击毁的树干顶端，燃起一串明灭闪烁的美丽的淡蓝色火焰，并发出切切的低语声。在印第安之夏，这些被闪电击毁的树干顶端很可能存有一些树叶、树枝及被松鼠咬食过的杉果鳞苞与杉子护翼，它们会立即燃着。这些成串的火光，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火流，它仅持续一两分钟，然而火流中火势较大的部分却可以变换着不同的亮度烧上几天或几个星期，像喷泉一样喷吐着火星。与此同时，透过树枝，有火红的木炭块不断筛落下来，间或会有重达半吨的大树枝被烧断落下，营造出惊心动魄的气氛。

一次雷击所劈落的大堆枝干堆积在巨大的老树周围，它们所燃起的熊熊烈焰构成了夜晚另一道壮观的风景线。强烈的火光使我在距离它们 300 码外都能阅读普通印刷品，周围被火光照亮的一圈树木更是令人难忘。其他的熊熊烈火像瀑布一样咆哮着，在斜坡上生长的树的上半部分燃烧，被积雪压折的树枝滚下山坡，

被树木拦住去路，而高高在上的树枝则被上升的气流冲得摇曳不定，似乎是在痛苦中翻腾扭动。也许在所有这一切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场面就是树龄在一两个世纪的巨杉幼树的迅速灭亡了。在其他相对平缓的火焰中央，你会看到一株枝叶繁茂、亭亭玉立的小树突然间燃起烈焰，一条 50 至 100 英尺或更高的熊熊火舌从地面直冲树梢，燃起的烟柱随着上空漫卷的风弯曲着飘散。要点燃这些绿油油的树木，在它们下面必须有干燥的木头燃起强大的火焰，升腾的气流才能达到将叶子和嫩芽中易燃气体蒸馏出来的热度；随后，不是下面的树枝逐渐被点燃依次燃烧起来，而是整棵树仿佛同时爆燃一般，随着巨大的爆鸣和旋动，一条二三百英尺高的火舌腾空而起，又在一两秒钟之内熄灭，使锥形的绿树变成一根黑色的滋着向下弯曲的侧枝的死木杆。几乎所有被焚烧倒下的树木都是头朝山顶的方向躺在地上，因为它们朝向山顶的一侧被焚烧的要更为厉害，由于掉落的树枝滚下山坡，被它们挡住，燃起烈焰，而朝向山脚的一侧只有堆积的树叶和细枝，它们被火焰很快吞食，对树本身没有丝毫伤害。然而身披绿装、没有树脂的巨杉，其木质的燃烧非常缓慢，要焚倒一株大树，需要多次山火的焚烧，山火只是每隔几年才间歇燃烧一次，当被巨大树干挡住的滚落的木头积累到一般水平，其燃尽后只在巨杉树干上留下一道浅浅的伤疤，这道伤疤随着以后的山火不断加深，直到远远偏离了重心，于是当树最终倒下的时候，当然是朝向山顶的方向。在一些烧痕很深的树上，木质层中重叠的愈合部分显示距离上一次灼伤的发生已经过去了数个世纪。

当一株大的巨杉倒下时，它的树头像遭受雷击一样分崩离析成小的碎片，它们大多会在第一次找上门来的野火中被吞噬殆尽，而树干则在数个世纪的山火和风雨中被缓慢地消蚀掉。火的最有趣的作用之一就是在树干中打出一个隧道样的空洞，这个树洞大得可以容下骑马人在其中驰骋。所有这些著名的树洞都是坚实的木头被烧掉后形成的，因为巨杉从不会因为朽蚀而形成空洞。巨杉倒下时，断

开的树干会齐刷刷地截成几段，仿佛锯开的一般；就在这些截断的关节部位火苗蠕动蔓延。由于断开的端头巨大，所以它们可以在基本不受天气影响的情况下燃烧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当彼此相向的燃烧着的巨大端头被烧开后，它们的外圈便不再燃烧了，火焰在树干的中心继续燃烧，于是树干的端头就开始深深地向内凹陷。热力从一边辐射到另一边，火焰在每一截树干中独立地燃烧，直到树洞的半径大到从一边辐射到另一边的热力不足以维持它们的燃烧。所以，只有特别大的树才能够被火焰打出洞穴，并留下一圈外壳。

火焰只有从地面才能攻击到大树，在吞噬大树脚下的落叶和腐殖质时，它们可以侵袭大树，但除非正巧有大量落下的树枝堆积在大树脚下，否则它们不能损伤大树的一根毫毛，巨杉那海绵状、没有树脂的树皮是一道几乎阻燃的厚厚铠甲，它们起到了巨大的保护作用。因此，树龄最高、没有伤痕的完美的巨杉都发现在地势几乎水平的地方，而那些生长在山坡上的巨杉，由于挡住了滚落下来的残枝断干，所以它们在朝向山头的一侧都有深深的疤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有时它们被焚倒。最令人伤心的事情就是眼看着被冬雪压弯了腰的充满希望的小树，虽然勇敢地向上抗争，却被大火吞噬，没有挽救的余地，眼看着那些朝气蓬勃本应万寿无疆的完美的年轻巨杉在瞬间化作死去的枯干。而太阳仍然快乐地俯瞰着林梢中扯开的口子，将黑烟染成美丽的褐色，仿佛一切都是美好的。

在烟云下面蒙难的森林里，我们继续向南推进，走下东岔口峡谷的一个侧谷，又向上攀登，走进一片片毫不逊色的新的森林。在小棕骡休息的时候，我却在疲惫与困倦之中无休止地闯荡，每晚或每天只在我的林中之家睡上一两个小时。对于“四脚”着地的旅行者来说，在这里开出一条路变得越来越艰难，用句俗话来说，就是“不可能”。以距离计算，一整天的工作只能推进两三英里。尽管如此，我还是在日落之前不久找到了一处迷人的宿营地。那里的草十分茂盛，而且还有一座可供研究的森林，它已有很多年没有遭受火的洗礼了。宿营的树洞显然是熊最

喜欢的巢穴。在一些树上6到8英尺高的地方，它们在松软的树皮上用酣畅淋漓的有力划痕留下了它们的签名，那是它们像猫一样立起来舒展四肢时留下的。每一个利爪都是一支钢笔，它们用一双前掌画出一个规则的线条交错的尖拱形，优美的弧线非常醒目，形成一种真正的装饰效果。我一边观察一边谛听，一边期望着看到签名的书写者被这不习惯的惊扰所吓跑。小棕骡也在观察和谛听，因为骡子出于本能是惧怕熊的，而且它们的鼻子对熊很敏感。当我放松缰绳后，小棕骡不仅没有去找最好的草，反而谨慎地待在篝火边，寻求保护，但它十分小心不踩到我。在深邃的宁静中星夜逝去，当我从甜美的沉睡中醒来时，玫瑰色的晨光早已射入了丛林深处。

这里的巨杉林带宽度与河北岸的差不多，从附近山脉的主林带直到远方霜气重重的山峰，都有巨杉稀疏地分布着，大部分巨杉生长在冰碛地区，没有多大变化。

在熊洞上面攀登的两天里，我与鹿有一次妙趣横生的幸会。太阳刚刚升起，四只鹿来到位于查帕拉尔灌木丛中野生花园里的我的宿营地，在经过了一番小心翼翼的观察之后，它们开始和我一起静静地共进早餐。我保持一动不动，很快就赢得了它们的信任，它们离我是那样近。我一边欣赏着它们优雅的举止，一边毫不困难地观察辨别它们所吃的植物，由此所得到的知识和同情心要远胜于到这里来猎杀它们的人。

随着我们翻越南峡谷，进入图勒盆地，毫无寒意的印第安之夏将浓墨重彩的金色风景染得更加浓重。这里的巨杉林分布更广，沿着森林的边界或随着覆盖着壮美的巨杉的山脊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奔波，工作量是巨大的，在探索、研究和欣赏之中，无数的日子不知不觉中逝去。小棕骡对暴风雪的印象太深了，时时挂在心上。尽管我从不骑着它走，在我旅行的时候总是将它留在营地吃草休息，但小棕骡还是变得双倍地倦怠，而战无不胜的吃饭问题又一次困扰着我；最后一点可吃的面包渣已被吃掉，即使在连羊都无法到达的最崎岖的岩石丛中也很难找到

一点草。一天下午，我望着向南方伸展到天边的巨杉林海，一边试图找出一条通行道路，一边计算着自己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还能够走上多远，这时，响起了一声清脆的来复枪声。我欣喜地循声而去，巴望能找到个能又分给我点食物的猎人。在几百竿的距离里，我发现了打了马掌的马蹄印，它们一直通向两个印第安牧羊人的营地。我到达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个正在做晚饭。他奇怪地打量着我，看到我饿了，给了我一些羊肉和面包。他一边指着西边一边很有信心地说：“一会儿印第安人就来了，他说英语。”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2000只羊在一片飞扬的尘土下从巨杉林中钻了出来，来到营地下面的一片草原上，接着，那个会讲英语的牧羊人进来了，我向他解释了我想要什么以及我正在干什么。就像绝大多数白人一样，除了金子以外，他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一个人到这里来周游，所以他一遍遍地问我发现了什么矿。我试图让他讲些关于树和野生动物的事情，然而不幸的是，他是一个从图勒保护区来的开化的印第安人，他上过学，被认为是个文明人，言谈之间，流露出对“不开化的印第安人”的不屑。当然，他所继承的印第安人的特点都已消失殆尽了。他说巨杉向南生长得很远，因为他从波特维尔到隆恩·派恩翻越山岭时见到过它们。清晨，他友善地送给我几磅面粉，并向我保证在南岔口的锯木场我将得到更多的面粉。

第二天早晨，我掉转方向，向西行进，决心开拓出一条直通草原的道路，让巨杉去等候我。我们很走运，就在我们在查帕拉尔灌木丛中向下穿行了不到半英里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工厂的喧嚣，于是我们欣喜地迂回了过去。在锯木厂，我和小棕骡饱餐一顿，然后便沿着尘土飞扬的运木头的道路向平原走去。据我计算，最近的牧场应在三四十英里以外。然而当我们刚走了10英里的時候，我便发现在路旁100码左右的地方有一座小木屋，屋前直直站着一个大个子，好像一棵挺立的松树，他看着我们在漫天飞尘中步履沉重地走下来。由于看不到有青草

和干草料的迹象，我没有停步，走了过去，而他却喊道：“是旅行的吗？”然后又走近了些，“你是从哪来的？我怎么没有看见你爬上去？”我回答说我是从北边穿越森林过来的，是来探看树木的。“噢，那你一定就是约翰·缪尔了。停一下，你累了；过来休息休息，我给你做顿饭吃。”我解释说我在沿着巨杉的林带走，像羊一样，我的骡子饿了，所以必须到低地草原去。“不必，不必，”他说，“那边有个牲口棚，里面装满了干草和粮食。把你的骡子牵到那里去吧。那个牲口棚不是我的，可它的主人拉木材去了，没关系的，他是位白人。过来休息休息吧。你一定很累！再往南走不远就是巨杉。我对那一地区很了解，打猎时都走遍了。过来休息休息，让你那可怜的小骡子也休息休息。你是怎么把它带过峡谷的？是轱辘着它过来的，还是背着它过来的？它真可怜，不过它会长起膘来的，我要送你一匹马并同你一起上山，你去探看树木的同时我去打猎。这将是一项短暂的工作，因为巨杉分布区的终点不远了。”我理所当然地停了下来，真诚的邀请是无法拒绝的。在落基山与北美西部山地，他自己也时常挨饿和疲劳。如今他拥有一群牲口，独自生活在这里。他的小木屋约有8×10英尺大，一端是门，另一端是壁炉，床被紧紧安装在一侧的木头上。没有一句多余的客套，他便将我带进了屋子，让我躺在床上，然后伸手到床下，摸出一袋苹果，建议我在晚饭做好之前先“嚼”着苹果。在这个被常常称作是自私的美好世界里，我从未见到过如此周到热情的好客者。

第二天，这个山里人诚心诚意地将马主动备好，并装妥了全部行囊，为出发做好了一切准备。披挂整齐之后，我们迅速来到河的南岔口，中午刚过不久，我们就重又置身于巨杉林中了。在图勒与鹿溪之间的分水岭处，我们建立了一座中心营地，那位山里人去猎他的鹿，我则带着两三天的干粮去考察森林。正如我了解的那样，不久就到了鹿溪南岔口巨杉林带的尽头。为了确认这一点，我从鹿溪的最后一处巨杉林又向南走了很远，在树林中寻找巨杉的踪影。我走过克恩盆地，

登上几处制高点，俯瞰绵延的兰伯氏松树林，在向南延伸的广袤的兰伯氏松林中，我没有发现一盏巨杉树冠秀出林表。在重返营地的归途上，我对在克恩河分水岭东侧正对着鹿溪北岔口的地方发现的巨杉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树种所跨越的山口高度约为 7000 英尺，而我还听说另一处巨杉林中流出的溪水注入了图勒中岔口对面的上克恩地区。

因此可以看出，尽管巨杉林带长达 260 英里，但绝大部分巨杉分布的金斯河南岸，其长度只有大约 70 英里。然而，虽然越向南方，巨杉分布的范围越广阔，但在树的大小上没有什么区别。对于生长在适宜环境中的成年的巨杉，20 英尺的直径和 275 英尺的高度或许是它们的平均水准。半径达 25 英尺的巨杉并不少见，很多巨杉都高达 300 英尺。金斯河畔巨大的巨杉树桩是我这次旅程中见到和测量过的最大的树桩。通过在林带中断地区的树林周围进行搜寻，没有发现巨杉有在现有分布范围之外曾经存在的任何迹象，偶尔见到的掉队者，也都局限在主体林外一两英里的地方。它们都是一些年轻的巨杉，而非久经沧桑的老树。在所有的巨杉林中都能找到古老的巨杉残迹以及巨大的主干倾倒时砸出的土坑和留下的根冠，然而在巨杉林外，则见不到它们的踪迹。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过去的 8000 到 1 万年中，巨杉覆盖的地区并没有缩小，有可能从冰河期以后，巨杉覆盖的地区就一点没有缩小过。假设当初曾为巨杉所覆盖的这片地区中的每一棵树都已倒下，那么火和风化作用会将它们消灭得无影无踪，而由 500 吨到近 1000 吨重的巨大树干倒下时所砸出的坑槽及由掀起的树根掘出的碗状大坑则在大树最后一点残迹消失数千年后仍然看得到。由于渣滓不断向内沉积，这些记录中的一部分无疑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被抹去，而在丝毫不受这一作用影响的平坦的山脊顶端，也没有一点这样的记录被永久铭刻在上面。

仅在那些最初被学生们观测过的北部丛林里，只有不多的树苗和幼树取代了老树的位置。因此，这一树种被认定正在加速走向灭绝的境地。现存的只是一

些在所谓的生存斗争中得以苟延残喘的遗老遗少而已，它们龟缩在最后的阵地进行顽抗，那里是一些潮湿的谷地，有特殊的适宜它们生存的条件。而林带南端那连绵不断的大森林却给人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在这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森林中没有一棵树在为生存而挣扎。尽管常常有一些无稽之谈，称北美西部山地的气候越来越干燥，在这种不断加重的干旱进程中，肯定会使巨杉之王遭受灭顶之灾。然而年轮的部分显示，在最近的 40 个世纪中，气候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更进一步，巨杉与它的邻居或对手一样，在干旱的土地上是能够生长和生存下来的，这一点是反复被证实了的。“那么，为什么，”也许有人会问，“巨杉林总是选择水源充足的地方落户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巨杉创造了溪流。那种认为有水才有森林的观点是错误的。事实正相反，实际上是有了森林才有的水。大树的根系布满了大地，形成一块海绵，将云彩施与的甘霖贮藏起来，化作川流不息的清澈的溪流，而不会让它变成破坏性的短命的山洪去狂奔野跑。蒸发也被阻挡住，在巨杉的树荫深处，空气保持静止不动，燥热的干风停息了。

由于巨杉与它相邻的树种一样不仅能够干旱地区生存，而且生长得很好，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与巨杉为伴的巨大的湿润区是巨杉存在的一种结果，而不是一种原因，而那种基于巨杉的生存要依赖大范围的湿润区的假设而得出的巨杉昔日的分布范围要比现在广泛，而它正走向灭绝的结论是错误的。事实上，我的所有考察结果显示，一旦出现长期干旱的现象，兰伯氏松与冷杉将先于巨杉死亡。再一次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如果巨杉的这种局限性很强的不规则的分布被看做是干旱造成的结果，那么其林带越向南树木就不应该越茂密，而应该逐渐稀疏，直至消失才对，因为南方的降水少。

那么，如果它的这种特殊的分布不是由土壤与湿度的优势条件所决定的，又是由什么所决定的呢？在我进行这次旅行前的很多年，我注意到北部的巨杉林都分布在北美西部山地的土壤带上，这些土壤带都是在整个冰盖开始断裂成一个个

独立的冰川时最早暴露出来并为捷足先登的植物敞开大门的地方。在我考察圣·乔奎恩盆地并试图解释巨杉存在的原因时，我发现这里的每一种条件似乎都适合巨杉的生长，这又使我想到，巨杉林带那令人瞩目的断裂区正处在圣·乔奎恩与金斯河盆地巨大的古代冰川上，落在超过 50 英里的山脉顶峰上的积雪汇入巨大的古代冰川，将冰冷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通过对这个问题的不断深入思考，我继而感到在斯坦尼斯拉斯与托勒姆丛林之间 40 英里宽的巨大的北部林带断开区正处在斯坦尼斯拉斯与托勒姆那巨大的冰川上，而在莫赛德与马里波萨丛林之间较小的巨杉林带断开区则处在较小的莫赛德冰川上。古代冰川越宽，巨杉林的断开区就越大，在巨杉林生长得十分茂盛的卡维阿与图勒河盆地，由于地形的原因，这一地区最早解除了冰封开始回暖，并没有受到冰河的破坏，冰河从它的左右两侧流入金斯与克恩谷地。总之，林带所经过的地面哪里冰雪消融得最早，哪里现在就生长着巨杉；而在同样的高度和时间，哪里古代冰川逗留的时间长，哪里就没有巨杉。至于还有哪些因素促使巨杉在最古老、最温暖的主要土壤带上生长，我却说不出来。我冒昧地认为，鉴于南方的巨杉林所显示出的更加古老的特点，所以巨杉很可能是在其他树种到来之前，从南向北分布，直至冰河期结束的地方。对于问题的这一方面，目前还十分朦胧，然而，我们所指出的巨杉与古代冰川体系之间大体的关系却是清晰的。一旦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所有现存的巨杉都是生长在相对新鲜的冰碛土壤上的，而这一山系本身则是在最近才刚刚被塑成形，从冰河期的冰封中裸露出来的，那么许多无序的谜团就会消失，和谐将取而代之。

尽管如此，我们从这一巨大的树种身上所观测到的后冰川期的所有迹象却显示出这样一些结论：自从冰河期结束之后，巨杉在北美西部山地从未广泛分布过；其现存的森林大部分还尚未达到全盛期；假如它们已经达到过全盛期，那么对于这一物种来说，后冰川时期的日子很可能还没有过半。当然，如果从一个更宽泛

的角度来看，考虑到这一属植物明显的远古特征，以及作为一种植物或植物个体所显现的丰富的远古特征，如果将我们另两个硕果仅存的树种——西部山地大树和海岸边上的常青杉与业经发现、由希尔和雷斯克罗描述过的在第三纪冰川和白垩纪盛极于环北冰洋地区、欧洲及我们本土的广泛区域的众多化石树种相比较，那么，要说分布仅限于加利福尼亚狭长地带的我们这两个幸存的树种是这一属植物树种与个体的残余，并濒临灭绝，还不足为奇。然而即使不计树种与个体繁殖与再扩展的存在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濒临灭绝的时期也会从白垩纪开始跨越数万年。据我的观察，迄今为止除了野火、斧头和牧人与牲畜的摧残外，没有任何不利的气候变化和疾病能够威胁到这些巨大的神树的生存。在造物主的关照下，它们是安全的，通过人类组织进行保护，对巨杉的破坏则会进展很快，而保护工作才仅仅开了个头。马里波萨森林隶属于州并受到州的保护；建立于十年前的格兰特将军及巨杉国家公园由一队骑兵有效地守卫着，骑兵队接受内务部主任的领导。较小的托勒姆与莫赛德森林也与此类似，它们被划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内，但不多的一些分散的小片森林却几乎一点保护都得不到，虽然它们隶属于国家政府，在北美西部山地森林保护区之内。

可能有一半以上的巨杉已被售出，它们现在已落入了投机家与伐木场主手中。甚至就连无论其自身还是被初次发现时都极具历史趣味的只有 90 株巨杉的美丽的卡拉维拉斯小丛林现在都已为一个木材公司所拥有，与卡拉维拉斯丛林一起现在归该木材公司所拥有的还有面积更大的南部丛林或斯坦尼斯拉斯丛林。

被保护的巨杉中最大最重要的一片位于大巨杉国家公园，现在从维斯里亚分段旅行，可以从容抵达。林带横跨壮丽的卡维阿盆地，有七座市镇坐落其中。然而正因为它的巨大，所以它才应当扩展得更大。其自然的东部边界是北美西部高原，北部和南部以金斯河和科恩河为界，这里拥有两河源头壮丽的风光，十分之九的巨杉树就生活于其中。私人砍伐不仅发生在巨杉公园，而且发生在其他地方

的最好的森林中，所有这样的森林都应该由政府逐步收购，以制止乱砍滥伐，因为所有这些为私人拥有的森林对于它们的所有者来说并不具备什么价值。应该尽可能地对这种出卖林木的巨大失误进行纠正。这些森林在涵养调剂山区水源方面的价值要远远超过伐木与养羊所创造的价值。对于依赖灌溉生活的平原居民来说，抛开更重要的用途不谈，巨杉就是他们的生命之树，是他们永驻的春天，在炎热无雨的夏季，为低地源源不断地送去生活用水。每伐倒一片丛林，就有一条溪流干涸。因此，整个加利福尼亚在大声疾呼：“救救生命之源的树吧！”历史迟早会做出公正的评价：只有当我们确信现存的巨杉能够得到拯救，那么这种呼吁才会停下。



OUR 第十章
NATIONAL PARKS

森林的“美国梦”

任何一个白痴都会毁树。树木不会跑开……伐倒树的人没有谁再去种树，而即使他们种上树，那么新树也无法弥补逝去的古老的大森林。

无论人们多么不把它放在眼里，但对上帝来说，美国的森林是他的巨大乐趣，因为这些森林是他所栽种的最好的森林。整个大陆就是一座花园，从一开始，它似乎就比地球上所有其他公园和花园条件优越。为了备好森林生长的土地，这块大陆在大海之中历经平整与筛选，那是充满无限爱意、用心良苦的平整与筛选，大陆被抬出水面，又浸入水中，一遍又一遍加温，被挤压折皱成沟谷与峰陵、山峦与小丘，升腾的火山烈焰造就了底层土壤，经过犁耕、平整，塑造出各种景物，由冰川与河流铺就土壤，每一个元素都在生长变化，不断美化，不断升高。历经时间的充分酝酿，这片大陆长出了片片树丛、林带，以至辽阔茂密的森林，林中的树木是世界上最大、最美的，其变幻多姿与果实累累也是世界之最。闪亮的大海是它的疆界，波浪与冰山是它的花边；灰色的沙漠分布在它的腹地；北部是长满苔藓的冻土地带，南部是热带草原及鲜花盛开的温带草原和平原；湖泊、河流闪烁于大森林及无林

区之间，欢快的鸟兽出没其中。

在这片可爱的大陆上，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美丽与和谐、善良与健康，充满了无尽的养分。

这些森林由约 500 种树木构成，它们之中所有的树木都对人类有着某种用途，其大小从 25 英尺高、地面直径不足 1 英尺粗直至 400 英尺高、直径超过 20 英尺不等。它们像基督的使徒一般宣讲着唯美主义的信条。在冰川消融之后的多少世纪里，造物主一天天地养育着它们、装点着它们，造物主就像一个人，像一个充满爱意、真诚而辛勤的园丁工作着。她抚摸着每一片叶、每一朵花以及每一个生满苔藓的沟槽密布的树干；她把它们变成弯曲的弧形，整饰着它们，塑造着它们，并使它们平衡地发展，用最可爱的颜色渲染它们；一会儿翻云覆雨，带来一片荫凉，一会儿又是一片阳光灿烂；用和煦的微风吹得树叶“沙沙”响；用暴风雨锻炼它们的每一根神经；修剪它们；将花朵和果实缀满它们，将积雪压在它们身上，年复一年，造物主不断地装扮着它们。枝条扶疏的橡树和榆树变化多姿，核桃与槭树、板栗与山毛榉、冬青与刺槐，枝枝相交互，从大西洋岸边直到阿勒格尼生物地带那富于褶皱的沟谷与峰峦，它们撑起了一座枝叶浓密的半透明天棚。夏季，它们翻着绿色的巨浪，秋天则是一片金紫，而在静静的冬季，光秃的枝杈交错掩映，形成一道珍珠灰色的凝固的寒雾。

向南，在一小片一小片彼此相连的沼泽中广布着浓郁的平顶柏，其中那草丛茂盛的热带草原仿佛湖光般熠熠生辉。加利福尼亚月桂、木兰以及棕榈丛不停地闪烁着欢快的光芒，枝繁叶茂，鲜花盛开。向北，在缅因和奥塔瓦，耸立着洋溢着松香气的尖顶常绿树——白松、云杉、铁杉、西洋杉，它们肩并肩，缀满了紫色的树果，它们那簇生的针叶闪烁明灭，覆盖着山峦、沼泽以及崎岖的高地和穹丘，它们勇往直前，直冲霄汉；树荫下的土地有时冰封雪冻，有时苔藓茵茵、鲜花烂漫；星星点点的海狸草原，长满了百合与野草；湖光像眼睛一样闪烁不定，银光

激湍的河流和小溪滋润、映照这广袤的大自然。

从那里向西，在肥沃辽阔的密西西比盆地，在湿润平坦的低地，在凹陷的洼地，在圆形的山峦，在阳光灿烂的大草原以及公园的开阔处，在半阴半阳的地方，遍布着浓密的橡树、榆树、山核桃、蓝果树、橡胶树、鹅掌楸、檫木、栲树、椴树及月桂。在大湖周围地区，遍布着浓密的松树。从那里再向西，森林的左右环绕着多草的平原与沙漠，其宽度达 1000 英里。这里生长着洋松和松树、白杨与柳树、坚果松与杜松以及仙人掌，它们毫不在乎干旱，绵延不断，越过重重高山，越过片片荒漠，一直与覆盖着落基山脉的浓密的多树种松林以及沿着湿润温暖的太平洋海岸分布的壮丽的森林相连。在那里，新的松树种类、巨红杉、洋松、银杉以及它们这一类植物中的巨人巨杉像草原上的草一样密密地生长在一起，它们那尖塔形的树冠勇敢地直刺云端，树梢距离覆盖蕨草与百合花的地面有 300 英尺，它们在漫长的年代里默默肃立，炫耀着天国所没有的上帝的森林。

这里的森林发展到了它们的极致。从那里它们向北绵延到冰封雪冻的阿拉斯加，在海岸与河畔，生长着勇敢的洋松与冷杉、杨树与赤杨，它与北冰洋遥遥相望。美国的森林！世界的荣耀！从东到西，从北到南考察一遍，它们比想象的还要富饶，它们生生不息、深不可测，完全可以为鸟兽、昆虫以及亚当的孩子提供足够的食物。人们用不着去担心挪威没有松树，黎巴嫩和喜马拉雅没有红杉和喜马拉雅杉，亚马逊盆地没有藤蔓覆盖的雨林。有了如此种类众多、和谐自然、丰富多彩的树木，就是造物主似乎也会满足于北美的森林，而歇手不再栽植更多的林木。

因此，当几个世纪以前它们与大自然欢快相处的时候，它们达到了发展的极致。拿着石斧的印第安人与咬啮的山狸、吃草的麋鹿一样不会对它们造成伤害。

即使是印第安人放的火和强烈的闪电加在一起，似乎也只起到了随处清洁草原以便向日葵寻找阳光的好作用。然而，当白人的钢斧在震颤的气氛中响起时，它们的气数尽了。每一棵树都听到了预示着噩运的声音，升腾的烟柱在天空现出不祥的预兆。

我想我们不必为美洲水牛去哀悼。在大自然的万物中，它们不得不让位于更好的牲畜，尽管这样做没有采取野蛮形式的必要。与此类似，大自然 500 种野生树木中的许多也不得不为果园和玉米田让路。在国家的殖民和文明化过程中，对于食物的渴求要比对于林木和美的渴求更重要。早期的殖民者被饥饿搞得头晕目眩，他们把上天作为自己的向导，认为上帝之树只是些较大的杂草，格外难除。正因为如此，他们没有长远的眼光，这些虔诚的破坏者们发动了无休止的森林战争。

木屑纷纷溅落，上百万株美丽的大树倒下了，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它们燃烧的浓烟冲上云霄已有 200 多年了。从缅甸到佐治亚的大西洋沿岸几乎都被夷为废墟之后，那些食物与金钱的寻求者们熙熙攘攘，又越过了阿拉甘尼，进入肥沃的中西部，在肥沃的密西西比河谷和大湖周围地区巨大的松林里，粗暴的破坏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速度在蔓延着。从那里再往西，成群的被称作是殖民者的破坏者正在辽阔的落基山区热火朝天地开辟着道路，以前所未有的疯狂砍着、烧着，直到他们到达大陆蛮荒的一端，进入太平洋海岸那最后的原始大森林。

而后，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为光山秃岭而悲伤，如今大声疾呼：“救救我们剩下的森林吧！”这就不足为怪了。目前的砍伐肯定已经走得够远了，不久木材就会短缺，将没有一处森林留下来供我们休息和祈祷。被保护起来的剩余的森林将产出大量木材，为所有正当的利用提供持续的供应，只要不在这一地区进一步破坏，它们仍将覆盖着那些发源于山区，向人们脚下干旱的谷地提供灌溉用水的

泉源与河流，并防止造成浪费的洪水，永远成为每一个人的福祉。

世界上每一个文明国家都不得不去关注自己的森林，假如不能有效地制止浪费和破坏，使美国变得像巴勒斯坦和西班牙一样荒凉，那么我们也必须这样做。在严重的饥荒、战争及无休止的过度工业化中那相对平静的时刻，普鲁士懂得了森林对人类进步的重要性，而文明的进步只会使它变得更加不可或缺。

因此，就像平肖^[1]先生指出的那样，普鲁士已通过不再允许将森林转为私人所有的方式挽救了森林迟早被毁掉的命运，而国家的林地却没有闲着。与之相反，在不毁坏森林的前提下，国有林地应该尽可能地多出木材。在对其森林的管理上，普鲁士正确地将森林视为整个民族的财富，它时刻把全民的共同利益放在眼前。

在法国，从1870年开始国有森林就不再售出。另一方面，花在林业上面的5000万法郎中的大约一半都被用在了工程项目上，以使荒芜地区重新覆盖上植被成为可能。规定在大多数情况下，失去森林的地方首先要被接着改为山间牧场。法案中有关私有林地的条款纷纭复杂。私人林地主须在砍伐林木之前至少四个月通知政府，而森林主管部门可在下列情况下禁止砍伐：为了保持山地的土壤；防止土壤风化及水土流失；保存泉眼与水道；保护海边沙丘及海岸等等。凡是没有获得许可就砍伐其森林的业主将被处以巨额罚款，此外，还有可能被勒令在被砍伐的地方重新种上树木。

在瑞士，像我们一样，当发现许多法令不够完备后，他们于1865年建立了瑞士林业学院，不久，联邦林业法也生效了，该法在全国近三分之二的地方具有约束力。根据其中的条款，为了贯彻森林法，各州必须雇用一定数目的受过适当

[1] 吉福德·平肖：美国林业学家。

教育的林业人员，并为他们支付报酬；对于常规的用材林采伐，规定其首要任务是使每年的采伐量与每年的新增木材蓄积量相等，不得超出。

俄国政府于 1888 年通过一项法令，宣布禁止在被保护的森林中乱砍滥伐，至于其他森林，则“只有在其后果不会打乱森林与农业用地之间和谐关系的前提下”才可以采伐。

在森林管理方面，就连日本都走在了我们的前头。日本的森林面积约有 2900 万英亩。封建主视林地为珍宝，并颁布了有力的保护法令。而在最近的内战中，明治政府摧毁了封建体制，它宣布昔日封建主所有的森林将成为国有财产，在全国颁布施行了森林法，并在东京设立了一所林业学院。森林管理部门并没有满足于目前的林地比例，它准备到所有国家去，将一切对日本有用并且能在日本茂盛生长的最好的树木都栽植在自己的国土上。

在印度，系统化的森林管理从大约 40 年前就开始了，这项工作遇到的困难很有国家特色：野火蔓延及来自木材场主和定居者的反对等等。所有这些困难与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没有什么区别。政府所有的森林总面积约为 7000 万英亩，而其中 5500 万英亩则在林业部的管辖之下，其面积要比我们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地的总和还大。管理的主要目的是有效地防御森林大火，为林木再生提供一个充分的系统工程，为林业产品提供廉价的交通运输；迄今为止，其效果极其有益且令人鼓舞。

由此可以看出，在对森林的保护与管理上，几乎每一个文明国家都可以给我们上一课。

尽管我国的森林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政府没有为它做出一件有效的的事情，相反，他却像一个富有而愚蠢的人，将继承来的一份完美的财产肆意挥霍，将他的田野、草原、森林、公园随意出售、浪费和让人劫掠，自信这份财产多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现在，很显然森林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要想阻止森林的毁灭，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年复一年，劫余之后的森林在刀斧与野火面前逐渐缩小，而现存的法律既不能保护木材不被破坏，也不能确保在最需要的地方使用木材。

正如公共土地管理局前监督员 E. A. 鲍尔斯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保护政策的基石就是 1817 年 3 月 1 日通过的一项法案，但该法案从未提供过保护。它授权海军部长将生长活栎与西洋杉的土地辟为保留地，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合众国海军提供木材。1831 年 3 月 2 日通过的一项法案对这条法律做了扩充，其扩充的条款规定，任何人出于非海军建设的目的，在合众国的土地上砍伐活栎、圆柏或其他木材，将被处以不少于其所砍伐木材价值三倍的罚款，并处以不超过 12 个月的监禁。就像鲍尔斯先生指出的那样，这条陈旧的法律是以建立一支木头海军为着眼点的，而今天合众国政府不得不将林木保护的重心移到西部干旱地区。在那里，这条法律所涉及的海军木材林木却一棵也找不到。

根据 1878 年 6 月 3 日的一项法案，除了有关矿产的法律外，在现存的法律约束下，住在落基山脉诸州和附近地区以及达科他的波纳菲德人可以从禁止进入的公共土地上伐取木材。根据同日生效的“木石法案”，在某些限制之下，太平洋诸州及内华达那只宜生长树木，而一旦失去了树木则不宜种植的土地可以以每英亩 2.5 美元的价格出售。

根据 1875 年 3 月 3 日的法案，所有被授予土地使用权和土地通行权的铁路出于建设目的，都可以从沿线附近的公共土地上伐取林木，而这些铁路公司却乱砍滥伐，他们毁坏的木材是他们所使用的木材的 100 倍，这种毁坏主要是由他们让火随意向森林中蔓延造成的。殖民法规定，每一个在新兴家园定居的人可以进入宜林宜农的土地，这就为获取公共林木的所有权提供了一种方式。

植树法案是一个例外，根据这项法案，只要在几英亩的土地里种上一些树苗，每一个新到无树平原定居的人就可以得到 160 英亩的土地，以上就是法律中唯一以保护森林和促进植树造林为目的的条款。只要以这些法律中的一条为依据，一个合众国的公民就可以随意使用公共森林。

要说明植树法案的效果，只需指出一点，那就是在根据这项法案进入的 3800 万英亩的土地中，只有不到 100 万英亩获取了许可证。这就是说，有不到 5 万英亩的土地上被种上了低矮可怜、几乎无望的树苗，而与此同时，政府却听任数百万英亩的高大林木被偷盗、毁坏和无偿出售。

根据 1878 年 6 月 3 日的法案，在科罗拉多以及业经组织起来但尚未取得州的地位的地区，新到的定居者出于开矿和教育的目的可以在矿区土地上砍伐林木，这在实用的西部就意味着可以在任何种类的公共土地上，以任何目的砍伐和焚烧任何一片森林。这也就是说，为了他们的矿井与道路，投机家、矿主以及矿业、铁路公司可以合法地任意伐取所有林木，而对于那些受约束的新到的定居者来说，即使其农场与牧场附近没有矿山或者他不知道矿山所在，那么也很难指望他能自我约束，不去砍伐他所需要的能找到的林木。

木材与食物一样是生活必需品，无论如何，向一个拓荒者宣讲偷盗政府的林木不对都是困难的。对他们来说，从政府那里索取与从大自然中索取是一样的，从野生的森林中砍伐树木就像从湖泊河流中取水一样，良心上不会有丝毫自责。对于他们来说，保护森林就像保护大海洋一样愚蠢与无用，因为在他们眼里，森林与海洋一样都是无边无际、取之不尽的。

为保护公共领地的林木不被破坏，联邦土地办公室雇用了特殊的土地督察员，其职责是替以地区检察官为代表的政府在提起诉讼与监督诉讼方面收集证据。而西部的林木盗贼很少被起诉，因为处理这类案件的大部分法官本人与他们一样也犯有同样的罪行。目前这种无序而不公正的体系几乎将所有人都置于政府的对

立面。就像鲍尔斯先生所揭示的那样，要想总结这一体系的无能为力，只需提出一点，那就是在从 1881 年到 1887 年这 7 年之中，从政府所有的土地上被偷走的有据可查的林木价值为 36 719 935 美元，而追回的款项只有 478 073 美元，与此同时，仅特殊督察员的工作费用一项就耗资 455 000 美元，需要加上的当然还有案件的审判费用。这也就是说，在价值约 3700 万美元的林木上，政府一无所获。

而同一时期，那些连小偷都没有得到它们的好处的被山火吞噬的林木估计价值超过 2 亿美元。土地委员与内政委员们不断呼吁重视这种毁灭性的灾难，并请求国会出台必要的法律，以进行适度的改革。然而忙于进出口课税表一类事务之中的国会对这些呼吁及其他请求置之不理，我们国家中最具价值、最脆弱的自然资源正在以以往从未有过的速度被迅速劫掠和焚毁。每年的所谓“保护工作”拨款仅够支持 25 名森林督察员在野外工作，除非对林木采取了足够的保护，否则森林督察员本身也会像林木一样需要保护。

要改变盗伐毁林的现状，急需一项合理的永久政策，这一点，每一个对美国森林有些许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

在东部及北部太平洋沿岸，那里降水丰沛，很少有人认为长久以来作为燃料和木材的树木有什么珍贵的。而在落基山区及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那里的森林十分易燃，那里平原的粮食生产完全依赖灌溉，因此，民意一年比一年更加倾向于对覆盖着水源的所有联邦政府的森林实施永久保护。

甚至那些长期以来习惯于偷盗的那一地区的林场主现在也愿意在法律的约束下为他们的锯木场购入木材，其中一些人可能是出于迟到的良心发现，但大多数人，尤其是小型锯木场场主，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愿看着别人不付钱地偷盗，而自己为偷盗而付钱，不仅是偷盗，而且还有破坏。更重要的原因是，在那里一个锯木场偷盗的费用与十个锯木场偷盗的费用是差不多的，所以，普通的锯

木场场主已无法再与大型木材公司竞争了。

很多矿主发现，在他们矿井附近的秃山上，木材已经变得稀少而昂贵了，他们也在呼吁对森林的保护，至少是保护森林不被林火焚毁。那些保守而奢侈的农民也开始意识到一旦山地失去了森林，用以灌溉的溪流在夏季就会干涸，而在冬季则会肆虐，随着树木的消失，土壤、风景乃至一切都会消失。所以，他们顺理成章地跻身于树木之友的行列。

大湖区周围所有壮丽的针叶林曾经都是合众国的财产，现在却几乎没有多少还属于合众国了，它们已化作了木材和轻烟，大部分化作了轻烟，而政府从中没有得到一个美分。只有它们所生长的土地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而每英亩的售价是两个半美元。

在南部诸州，还随处有一些大片的政府林地，但它们相对不那么重要。只有西部的森林在规模和价值上意义重大，然而尽管这些森林面积仍然广大，但它们也在迅速消失之中。去年夏天，在太平洋海岸山脉中那无与伦比的红杉林里，合众国林业委员会居然无法找出一片属于政府的林木。

根据 1878 年的“木石法案”，该法案称作“灰尘法案”或许更恰当，每一个合众国的公民可以拥有 160 英亩的林地，只要他支付每英亩两个半美元，就可以获得其所有权。出于对法案实施进行限制的目的，需要一些道义上的努力，该法案要求每一个林地的购买者必须宣誓，保证他进入林地完全是出于本人需要，同时，该法案还禁止任何组织进入大于 160 英亩的林地。然而，就在该法案之下，富有的公司却以欺诈手段获取了 1 万英亩到 2 万英亩或更多的林地所有权。他们一般采取以下步骤：一个想要获得一大片红杉或兰伯氏松林地的木材公司，第一步是蒙蔽土地督察员，然后就雇人进入他们想要获得的林地，在取得了名义上的合法手续之后，这些受雇之人立即与公司立契约转让土地。在大自然中对政府发假誓是无人责问的。鲍尔斯先生遇到了这样一个案子，一个木材公司

雇用了每一条船上的所有船员，这些船只可以抵达红杉林带的所有港口。这样船上的每一个人都在进入了 160 英亩的林地之后与木材公司订立契约，将土地转让，而木材公司则向每一个海盗般的船员支付 50 美元，作为对他们所遇麻烦的补偿。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巨大的红杉林及位于西部内华达山地的许多兰伯氏松林都落入了外国及当地资本家的手中。在经商活动中，山姆大叔并不常被称作傻子，他却以每英亩两个半美元的价格出售了数百万英亩的林地，而这些林地上面所生长的每一棵树木的价值都超过 100 美元。这些无价的土地竟被合法地出售，面对这种疯狂的交易我们却无能为力。根据永恒的正义的法律，由于竞争激烈，即使是狡猾的购买者也没能利用到其价值的百分之一。在被伐倒的大树中，每一株约有一半被丢在地上化为轻烟和灰烬。较好的一半被锯成木材卖给合众国的公民或外国人，这是在褫夺国家的光荣而没有造福他人，这是彻头彻尾的恶劣勾当、黑暗交易。

红杉是极少几种可以从树桩和树根发芽的针叶树之一，对于伐木工与林火所造成的伤害，红杉自身具有一种立即修复的能力。一株红杉一旦被伐倒或焚烧，它立刻就会萌生出一丛生机勃勃的幼芽，假如允许这幼芽生长，那么几十年之后，它就能高达 100 英尺，其中最强壮的最终将长得与当初的大树同样伟岸。在红杉林中，可以找到次生及再次生的大树，它们的树龄在千年以上，在枯焦的残枝断干周围像雄伟的庙宇一样环绕耸立。然而在 100 英亩被乱砍滥伐的土地上，只有不到 1 英亩的地方可以重新长出森林。

与之相反，邻近地区所有人的思想、宗教及迷信观念都在试图阻止林木的再生。从树根及树桩上萌发的幼芽被一遍又一遍地砍去，人们在最佳时机使用最有效的手段置红杉于死地而后快。去年夏天，我们在海岸边上最大的伐木场之一看到有 30 名男子正在被砍伐光的地方工作着，他们在“月黑之夜”砍掉红杉的幼芽，

声称在这一孕育未来的时刻被砍下幼芽的树桩和树根将永远不会再萌发了。就这样，这些生机勃勃几乎是永远不会死亡的大树终于被消灭了，在被砍伐与焚毁的大部分红杉林区，黑色的树桩如今就是它们唯一的纪念物。

红杉是海岸山脉的荣耀。它沿着西侧山坡绵延分布，在从俄勒冈边界以外直到桑塔·克鲁兹南部那长达近 400 英里的地方，它构成了一条宽约 10 英里的几乎是连续不断的林带。其连绵壮丽、浓密伟岸超出了世界上其他所有的用材林。其中直径在 10 至 15 英尺、高度达 300 英尺的树并不少见，有些树的树高可达 350 英尺甚至 400 英尺，树的基部直径有 15 至 20 英尺或更粗。而树下的大地则是一个长满新鲜茂盛的蕨草、百合、白珠树与杜鹃花的花园。能够在株体上超过红杉这种大树的只有它的近亲——西部内华达山地的巨杉，也称巨树。两者之中，红杉肯定要高一些，但巨杉的树围比红杉要大，而且更重，在姿态上也更加优雅、伟岸。

尽管在过去的地质年代里，这一属的植物十分普遍并拥有很多的种，但这两种杉树是已知的世界上仅存的巨杉属植物。红杉仅存于海岸山脉，巨杉则仅存于北美西部山地。

作为木材，红杉的生长真是太好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锯木场正在红杉林的沿海边缘忙碌着，尽管这些锯木场拥有“所有最先进的设备”，但每英亩红杉巨大的木材出产量使之在供应枯竭之前仍不断档。在某种程度上，巨杉也被用为木材。巨杉比红杉稀少得多，而且幸运的是，巨杉林也比红杉林更加难以到达。

它们在海拔 4000 至 8000 英尺高的地方，沿着北美西部山地的西侧，形成一个时断时续绵延约 250 英里的林带。那些重得难以处理的巨大圆木被人用火药炸成易于加工的大小。因此很大一部分最好的木材被炸碎和毁坏了，而那屈曲盘结的巨大树冠则作为废物被付之一炬，其覆盖范围内的树木，无论大小都被大火

焚毁。尽管如此，这一树种还没有濒临灭绝的危险。它已被栽植到欧洲的很多地方，并在那里茂盛地生长，而原始林中最为壮丽的部分已被辟为国家公园和州立公园。这些公园有由加利福尼亚州管理的约塞米蒂附近的马里波萨巨杉林以及位于金斯河、卡维阿河与图勒河流域的格兰特将军巨杉国家公园，由内政部长领导下的一小队合众国骑兵正有效地保卫着它们。然而没有一棵红杉生长在任何一座国家公园里。迄今为止，就我所知只有通过接受赠与或购买的方式，政府才能使1英亩这种美丽的森林回到自己的手中。

随着殖民与国家建设的飞速发展，无论是在移交私人所有的森林里，还是在政府所有的森林里，对于林木的合法需求都在逐年增长，伐取木材的方式却是极其粗放和浪费的。

在大多数林场中，只使用了最好的树木中的最好的部分，剩余的残枝断干都被扔在地上等待大火的吞噬，而这火又将毁灭剩余的那些不太想要的林木以及森林所赖以延续生长的幼苗。每一座林场都是一个破坏的中心，它浪费和焚毁的林木要比它利用的林木多得多。

矿山也是一样，它们在野外用火，而常常不顾火会蔓延多远，这种由人为放火和事故起火所引起的无数火灾间接地消耗和毁坏了大量林木。为使岩石裸露出来以便于发现矿藏，投机家们故意在林木最浓密的地方放火烧荒。为了来年夏季便于放牧他们的无数牲畜，或许也为了在某些地方改善草场，每年秋天，羊的主人及牧羊人也在林中放火。刀斧并没有挥向每一棵树木，羊却是一棵也不例外。在国家公园建立之前，在唯一不受政治势力干扰破坏的可靠而有效的政府武装——军队守卫着这些公园之前，羊真是一棵树也不放过。这不仅仅是因为在一年中最干燥的时节牧羊人会放火焚烧一切可以燃烧的东西，而且羊会吃掉每一片绿叶，即使是幼小的针叶树苗也不能幸免。当它们由于数量过多而处于挨饿状态时，它们就到山边松软的土壤中去刨挖幼苗，春天的洪水冲走了这些土壤，于是

大地最终变得一片荒芜。

在所有大批出现于森林中的破坏者里，造木墙板的人是最幸福的。二三十年以前，有一种用木槌和楔刀劈制的薄片状长长的木墙板，其需求量很大，人们用它来搭盖畜栏。

今天，人们在这种木墙板与普通墙板之间，仍更偏爱前者，尤其是那些用兰伯氏松劈制的木墙板，因为它们在最灼热的阳光曝晒下也不会弯曲和开裂。丰收之后，打完场，在加利福尼亚漂泊的冒险家们常常聚在一起商讨他们冬天的计划，他们的谈话很有趣。

在一次这样的聚会上，我听到一个人一边平静地吸着他的烟斗一边说：“弟兄们，这份工作一干完我就去搞鸭子。那那边有大钱，而你却不用花一个子。图勒·乔去年在野鸭子身上挣了 500 美元。到乔奎恩去打鸭子，把它们几十只一起从脖子捆上，运到旧金山。如果谁厌烦了在沼泽里跋涉、害怕染上风湿病，那他只管离开鸭子，到康特拉·科斯塔山地去打鸽子和鹌鹑。这可是一个好买卖，你是你自己的老板，所有的一切都那样有趣。”

在另一伙人中，一个胡子拉碴的家伙拖着长声，话音里带着一点自吹自擂的意味，说道：“对于有些人来说，鸟的生意很不错，可我的买卖是打熊，偶尔打一只鹿一只加利福尼亚山狮换换口味。熊膘总有市场，有时你还可以卖熊肉火腿，任何时候它们都像猪肉火腿一样受欢迎。而且在我的这个买卖中，只要熊不是太大，数量不是太多，那么你就是你自己的老板。北美大灰熊我也不把它们放在眼里，它们是找着挨枪子；黑熊和棕熊的熊膘好极了，我只要把它们弄到手，运气好的话会从它们身上发一笔大财。每次我都去搞它们。”另一个家伙说一旦雨季来临，他将去捉一批小野马，赶它们一起拉犁，好在圣·乔奎恩的平原上种植小麦。然而，除非发现某项工作在同等安逸、同等自由的条件下更能挣钱、更有保障，否则人们首选的还是木墙板主意。

造木墙板的人用一匹极便宜的小野马或一头骡子驮上一双毛毯，带上一袋子面粉、几磅咖啡、一把斧头、一把楔刀和一把横切锯，上山来到最容易去的松林里。这些松林一般都位于矿山与林场的路边。

然后他走进原始森林，那里，在北美西部山地阳光充裕的开阔山坡，高高耸立着处于最佳生长状态的兰伯氏松，无论从株体大小上还是从秀美程度上，这些兰伯氏松都是全世界上百种松树的树中之王。

在溪流边的草原上选一处最佳的地方建造小木屋，卸下牲口身上驮着的东西，把它放到草原上。接着便一棵接一棵地砍起松树来，直到找到一棵他确信可以很容易劈开的松树。他将树伐倒，锯成4英尺长的一块，从中劈开。第一斧劈下时，树的直径约有7英尺，这样他就有了盖房和打家具的全部木料，可供墙壁、屋顶、房门、床架、桌子和凳子之用。除了他的劳动之外，只需要几磅重的钉子。幼树的主干构成了宽敞的建筑框架，这框架一般为6英尺乘8英尺大小，木墙板就钉在上面，边缘处彼此重叠。从中锯出木墙板的同一块木头的剩余部分则被劈成方块，用它们来做烟囱，木屋的里面则用泥土涂抹填充。有了充足的燃料，在自己的炉火边，他就可以安居乐业了。随后，他便去劈制木墙板出售。木墙板被50片一捆或100片一捆地绑在一起，它们4英尺长，4英寸宽，约四分之一英寸厚。他把最初的几千片木墙板卖给最近的林场或商店，以换取生活日用品。然后，他以各种可以做到的方式打出广告，声称他有绝好的兰伯氏松木墙板出售，交通便利，价格便宜。

一棵大松树上，只有完全没有侧枝、容易劈开的下半部分才被利用，也就是说，一棵高200英尺的树，被利用的可能只有10至20英尺；所有的剩余部分都被扔掉，让它腐烂或让林火吞噬。

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树木被深深地砍伤，当人们发现它们的木纹不够理想后又放弃了。在北美西部山地和俄勒冈南部瀑布山那绵延约600英里的广大地区

海拔在 3000 英尺至 6000 英尺的几乎所有比较容易到达的山坡都在遭受着这种乱砍滥伐。

多么幸福的强盗啊！居住在最美丽的森林里，沐浴着最有益于健康的空气，日夜呼吸着怡人的芬芳，饮用着凉爽的活水。春天，脚边是玫瑰与百合花，弥漫的芬芳与鸣响的钟声仿佛在为他们的破坏行为喝彩。没有一个人对他们说“不”。他们没有购买一块土地，没有缴纳一分税款，住在天堂里，既没有来自天国的使者约束，也没有来自华盛顿的官员责罚。每一个风雨飘摇的木板房都是一个破坏的中心，以这种平静的形式刺激起来的毁坏规模是不可估量的。

人们并不完全了解，每一年，大量林木遭到砍伐，销往国内外的市场和矿山，而被毁掉的林木却是被利用的林木的 5 到 10 倍，它们大部分为蔓延的林火所吞噬，而只有联邦政府才能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夏季穿越西部的旅行者不会忘记沿着各条铁路线燃烧的焰火吧。当看到大陆东部的森林所遭受的破坏时——说这个国家不久将变得一丝不挂，而每一个人将不得不出长出胡须以掩盖它的赤裸，而他要感谢上帝至少天空还是安全的。假如他到了西部，那么他会发现那里的天空都不安全。夏季的几个月中，大部分山区都笼罩在由林场和林火所造成的浓重的黑烟里，没有一束阳光能够从中透过。整个天空，日、月、星辰以及云彩统统消失得无影无踪。真正是暗无天日。如果想要从平原上看看那里的景物，那么将一无所见，它们就像在月亮上一样朦胧。

半打横穿大陆的铁路公司用漂亮的彩色图片宣传它们沿线的美景，每一份广告都称之为“风景之路”。其实“大破坏之路”、“烟尘之路”或“灰烬之路”才是更真实的写照。每一列列车都要穿过阴郁的烟雾和悲凉的废墟，铁路公司在它们的广告中或许应该这样措辞：“来吧！沿着我们的线路旅行。我们这条线路是最黑暗的线路。它是唯一真正的冥间之路。天是黑的，地也是黑的，两侧焦黑的树桩、原木与炸碎的大树绵延不断，它们好像半死不活地在向天空寻求拯救，它

们那无声的控诉最令人心碎。完美的黑暗，我们工人的超群技术再加上优越的气候条件和树的类型，使我们沿线枯焦的草木更深，灰烬更深，而所展现的满目疮痍则是无与伦比的。这片大陆上，再没有哪一条线路能够像我们这条一样充分展现‘破坏的丑恶了’。”这才是合情合理的宣传词，无论你赶上哪一条线路，你都会觉得那就是最恶劣的一条。

从森林中开辟出一条路来是必要的。然而被伐倒的树木并没有用来充作机车的燃料和公司使用的木材，它们被胡乱地丢在那里，不断被机车及沿线宿营的工人所引起的火星点燃。无论是意外起火还是有点点火，这火都会毫无约束地烧进森林，爱烧多远就烧多远，从而造成巨大损失。每一条线路上防火员或许还有资格夸赞一下他们线路的美丽。在活着的树边上清除出来的一道防火隔离带上，生满了枝叶茂密的花草以及随时准备拔地而起的幼苗，大自然总是随时准备修复它的伤痕。

然而在大陆西部没有一条这样的路线。去年夏天，我在落基山脉 300 英里以内的地方看到六处由火车机车火花引起的火灾，在场的人无一前去扑救。它们会蔓延到附近的森林并烧毁数百平方英里的林木。只要他的院墙和房子没有受到威胁，州里面就不会有一个人愿意花上一小时时间去扑灭它们。

像风暴一样未经阻止的所有乱砍滥伐已经持续了两个多世纪，政府现在开始对它的森林实施合理管理虽嫌太迟，但正是时候。如果明智地利用仍归其所属的约 7000 万英亩的林地，那么对整个国家来说也足够了。这些剩余的森林大部分分布在山坡上，这也正是它们最起作用的地方，它们一旦从那里消失，继之而来的将是无数的恶魔。它们所覆盖的地方太高也太陡峭崎岖，无法从事农业生产，除了目前的林木作物以外，那里不适合任何其他作物生长。

事实已经反复证明，一旦这些山峰失去了它们的树林和灌木，并被羊群和由牧羊人、林场工人、投机家、劈木墙板的人以及各种冒险家所点燃的无数山火搞

得光秃秃的，那么无论是平原还是高山，都会很快变得只比沙漠稍好一点，与它们目前的肥沃形成鲜明对照。大量的降水伴随着冬季积雪的融化，较大的溪流将膨胀成破坏性的洪流，刨蚀出岸边犬牙差互的深壑，将肥沃的腐殖质和土壤与沙石一起冲走，堵塞它们的下游河道，并使之泛滥，在平原的田野上铺就一层没有肥力的风化土砾。随之而来的是干旱与荒漠化。

在它们的自然状态下，或在明智的监理下，驱逐造成破坏的羊，预防山火，有选择地伐木，保护幼树、灌木及覆盖着草本植被的草地，这些森林将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源泉与美的源泉。森林清爽的荫凉使土壤和空气保持着湿润，于是草和各种开花植物及灌木孕育而生，它们与由树根组成的海绵状网络一起吸收、涵养雨水及融化的雪水，并将它们压入泥土，经过过滤渗透，在土壤中轻轻流淌，形成永不干涸的溪流。所有的松针、根须、草叶及倒下腐烂的树干都是堤坝，它们蓄存了丰富的水，并以溪流的形成释放出终年不断的生命之水，而不是将它们累积在一起，然后突然奔泻而出，成为短命的洪水肆虐。在这片大陆干旱的一侧的每一个人都开始发觉了这一点，看着这种浪费行为不断持续发展，他们对政府保护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我们听到的反对保存森林的呼声主要来自那些富有而大批偷窃林木的盗贼。长期以来，他们一直被允许偷窃和毁坏，平安无事，任何对偷窃林木的制止行为都被维护“既得利益”的人谴责为不合宗教习惯的粗暴干扰，会威胁到不合理的安宁。

黄金，黄金，黄金！金属的呼声是多么有力啊！

即使在国会，金钱的势力也很大，尽管他们乔装打扮，但他们会在林业一类的议题上与全民族论争、对抗，尽管掩饰得很容易被忽略，但其中显然牵涉到极少数人的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喋喋不休的胡言乱语淹没了上帝本人的声音。然而林业已迎来了新一天的黎明。诚实的公民明白被践踏的只是政府的权利，而

不是殖民者的。为了公众利益，只有对属于每一个人的森林予以保护，并把剩下的每一英亩林地合并在一起由联邦政府管理，以此作为统一管理政策的基础。人们不会总被自私自利的对手欺骗，无论这对手来自木材、矿业公司还是来自羊的主人或投机者，也无论他怎样狡猾，打着什么神奇诱人的幌子。

爱默生说事物不会被长久地扭曲。我们的森林似乎是个例外，它被扭曲的时间已经很久了，如今，它已近乎覆巢之卵，忍无可忍了。当然，从长远的进程看，世界是不会倒退的。

在过去几年中所取得的令人振奋的进步说明公众的意识正在觉醒。在西部创立了四座国家公园和 30 个森林保护区，其覆盖面积接近 4000 万英亩；在所有大城市的街道和公路两侧及宽阔的公园里植树，以满足自然品味和对本真的美景的渴望，而这种品味和渴望也正是上帝某种程度上赋予每一个人类和动物的。名闻遐迩的纽约中央公园^[1]在创立之初甚至受到了勇气、毅力和率直遭到误导的正人君子们的反对，然而它却勇往直前，赢得了胜利。如今，这座公园备受赞誉。

因此，我们有信心相信我们伟大的国家公园和森林保护区也会得到同样的结局。将有那么一个时期，富人们会显示出冷漠，因为他们为财富所迷惑；将有那么一个时期，数百万穷人会显示出冷漠，因为他们为贫穷所困扰，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从未见到过森林；将有那么一个时期，强盗们会声嘶力竭地抗议和反对，他们像撒旦一样邪恶与咄咄逼人。然而光明一定会到来，破坏者的狐朋狗友将徒劳地祈祷和哀叹。

合众国政府一向引以为自豪的是它敞开胸怀，对寻求自由、家园和食物的每一个国家的正人君子都表示欢迎。欢迎他们吧，就像大自然一样欢迎他们！迎接

[1] 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的大型都市公园，面积约 3.41 平方公里，于 1873 年建成，历时 15 年。中央公园经常出现在影视作品中。

他们到森林中去，就像迎接他们到草原、到平原上一样。对于正人君子而言，四海皆可为家。他们是被天堂所邀请的人，当然更应该允许生活在美国。每一片土地都会被他们美化。让他们像鸟儿从灌木丛中啄食莓子、为筑巢而衔取苔藓和树叶一样，自由自在地为建造家园和生产粮食去从山中捡拾黄金和宝石，去砍去伐，去挖去种。

大地将乐于供养他们，松树会自愿地从山上下来构筑他们的房子，就像红杉自愿地从黎巴嫩来到所罗门的庙宇一样。森林不会因他们的这种利用而退化，他们这种温和的影响丝毫不会造成林木的减少，就像太阳不会因照耀而受损一样。而那些地地道道的破坏者——在最美妙的丛林和花园中播撒死亡与混乱的毁树者和行尸走肉，让政府去驱逐他们，宣布他们的末日吧。必须不断重申，必须千万牢记，那就是在保护措施的执行还十分迟缓的现在，乱砍滥伐正在日复一日地加快着速度。斧锯在疯狂地忙碌着，木屑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地飘洒着，每个夏季，国家公园以外数千英亩无价的森林，连同它们的灌木、土壤、泉水、气候、景色及宗教，随着烟云消失得无影无踪，与此同时，却没有雇用一名护林员。

所有种类的地方法律法规都尝试过了，却都无能为力，每一个文明民族与他们自身经历的惨痛教训说明，我们残存的森林的命运掌握在联邦政府的手中，如果要想从根本上挽救残余的森林，就必须迅速动手。

任何一个白痴都会毁树。树木不会跑开，而即使它们能够跑开，它们也仍会被毁，因为只要能从它们的树皮里、枝干上找出一块美元、获得一丝乐趣，它们就会遭到追逐并被猎杀。伐倒树的人没有谁再去种树，而即使他们种上树，那么新树也无法弥补逝去的古老的大森林。一个人终其一生，只能在古树的原址上培育出幼苗，而被毁掉的古树却有几十个世纪的树龄。

在这些西部的森林里，有些树的长成需要3000多年的时间。这些树生机盎然、

亭亭玉立，在北美西部山地的大森林里摇曳着、歌唱着。自从耶稣时代，在所有美妙而沧桑的世纪里，长久以来一直是上帝照看着这些树，把它们从干旱、疾病、雪崩以及上千次毁灭性的风暴与洪水中拯救出来；然而现在他却无法从白痴手中拯救它们了，能够拯救它们的只有山姆大叔。